一个一个

苗山四鳳 (追逸劍客故事之二) 曹若冰· 著本故事氣魄雄偉,內容緊凑,情節曲折奇異,高潮迭起,筆調輕鬆生動,佈局變化,在在出人意外。書中人物讀來確是栩栩如生,活現紙上之感,祗看書中主角三戲苗山四鳳一節,已值回本刊代價。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追魏劍客故事之二 [苗山四鳳],由曹若冰執筆,是篇內 容情節發展啣接【修羅令】,過程中打鬥激烈,高 潮迭起,佈局變化,在在出人意表,祗看文中主角 三戲四鳳的一段精采塲面,莊諧並重,令你捧腹 * *

下期裡,我們爲了迎合讀者所需,謹將武盲先 生(台灣政大教授,本屆文學獎得主唐文票先生) 之し教人怎樣著寫武俠小說?了一文以及古龍之 楚留香的故事——前序〕以巨大篇幅刋載,以上兩

篇都是難得一睹的珍貴作品,他們對於著寫武俠小 說之種種實際情況與寫作意境,作出有層次及具體 性之概述,能使讀者在一氣呵成之下閱讀兩篇精采 的文章,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敬希屆時先睹爲快

下期巨型故事是馬雲的俠義傳奇小說: L 情劍 絕刀〕,是篇寫盡湖海中恩怨情仇,俠義倫理事蹟 。故事中描述一柄情劍,一把絕刀,分別操縱於兩 名江湖高手之上,再加上一名冷艷異常的女殺手, 於是……過程驚險緊張,令你看後拍案叫絕。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苗山四鳳(追魂劍客故事之二)

本文故事闡接」修羅令「未了之情,馬英超 在艾玉霜父子殷殷相邀下,終於在鎮上多事 盤桓數天下去……今期故事中的發展,更是 高潮迭起,波譎雲幻,哀艷動人………… 曹 若 冰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斑豹張英(歷史武俠傳奇小說)

馬前張保 犠牲護主 重整門戶………海

俠骨柔情般若禪 (兩期完俠情小說) ◀下▶

龍山奪神劍 俠士制羅刹…………醉仙樓主38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秘密檔案三〇七(浪子奇行錄故事)

奇謀妙計 借艇割禾………馬

紅袍殺手(俠情中篇故事)

師兄妹北上 夜探保皇帮……………高 皇63

路(俠義奇情小說)◀續完▶

揮劍殲損友 同滅此朝食…………東 方 英7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筆點龍記(長篇連載)

脫胎兼換骨 併肩闖毒陣…… 臥 龍 生89

劍氣白雲(長篇連載)

逸98

浣花洗劍錄(長篇連載)

人死鬼上門 風雨最無情……古 龍 105

玄機妙算(機智掌篇) ……機 智 子59

黎仁超勇奪七星刀(武林軼事)麥海雲84

第103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 印人:羅 威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出版者: 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 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ED 刷

>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 143.00 1.台灣:半年港幣\$ 77.00

一年港幣\$153.00 郵:半年港幣\$ 90.00

一年港幣\$180.00

半年(26期)-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台灣總經銷·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塲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毎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空 拳 走 一頁定價

捉 全書 龍

部



乘

派

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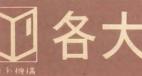
重

云

豐色 故 腸







六頁定價港

大書店超級市塲均有售 環球出版社印行

高 人施絕學

隱隱的响着一陣一陣的悶雷。 片鳥雲,遮蓋了天空的日頭,天邊

馬英超自從和艾永昌父女分手之後,

他便孤獨落寞地走着;心裏有一種茫然之 他只覺得心裏好空虛,好空虛……他不知道,也說不出來。

突然一

天空閃過一道電閃,緊接着一聲震人

好像欠缺了什麼,也好像是失落了什

文圖

曹若冰子成

金鰲戲四圓

只有三數里外,有一座茅屋。 他心裏暗說:「我必須得加快脚步走 他抬眼四望了一下,四外一片荒野,

於是,他立即騰身飛掠,直朝那座茅

屋奔去。 正好,他剛奔近那茅屋兩丈左右距離

處,雨就下起來了。 那座茅屋是間小茶館兒,在這四野無

人家的地方,這間小茶館兒,顯然是有心

他奔進小茶館內,身上雖然未成落湯

小茶館兒門外有一棵大楡樹,大楡樹

:不然非成個落湯鷄不可。」

人專爲過路的行旅客商歇脚用的

鷄,但外衣却已經濕了

聲道: 「好馬!可比我的那匹馬好多 小茶館兒裏有一個客人;那是位二十

一三歲年紀,容貌艷麗的紫衣少女。

快之事。 不是為兩阻心煩,便是心中有着什麼不愉

什麼心事……」 但可能是大戶人家之女,而且似乎還有着 少女是何許人?爲何一人獨行?看樣子不 ·他一面喝着茶,一面在暗想:「這紫衣

修地

那大榆樹下拴着的那匹胭脂馬,發出

「店家!」

步走出來,雙手端着一個小竹筐子,向紫 實在沒有好的飼料,只有這麼一點兒玉米 衣少女笑說道:「姑娘!我這荒野小店,

一句。 的神情,微點點頭,她竟然連話也懶得說 小竹筐子裏看了一眼,現出一副莫可奈何

馬前 那馬想是已經餓極了,立刻歡嘶一

能魂劍客故事之

下拴着一匠模樣神駿的胭脂馬。 馬英超目光一瞥那馬,心中不由暗讚

那紫衣少女不時的輕蹙黛眉,看樣子

馬英超在一張桌子上坐下,要了壺茶

了一聲長嘶。

紫衣少女黛眉不由又是一蹙,叫道。

跟麥輔子,您看還可以麼?」

店家將小竹筐子拿到大楡樹,放在那

,低頭向小竹筐子裏嚼吃起來。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看樣子一時半會

「來了 ·來了!」 店家由後面屋裏快

那紫衣少女閃動着秋水般的美目,朝

是雙眉深蹙地望着外面的雨勢發呆。 兒還不可能會停。 馬英超神情冷漠地坐着,紫衣少女則 店家坐在一邊,背倚着牆壁在打盹

那紫衣少女一雙水汪汪的美目,也正好朝 人感覺到太以無聊。 也許是雨意惱人,也許是靜坐久了令 馬英超有點無聊地轉臉望去,巧了

他望了過來。 他展顏一笑。 四目相接,那紫衣少女竟弧犀微地朝

不禁被那動人嫵媚的笑意笑得心頭怦然一 馬英超雖然是個性情冷漠之人,但也 那一笑,美極,也動人嫵媚至極

可是,馬英超他沒有,只朝紫衣少女會沒話找話說,上前逗搭。 這要是換個人,在這一笑之下,一定

漠的樣子 禮貌地點了點頭,臉上神色依舊是一片淡

紫衣少女既然跟他說話,他自是不便 他雖然沒說話,那紫衣少女却開了口

陣雨眞討厭,令人進退不得。」 姑娘是要去延津麼?一 馬英超淡笑了笑道。「這雨的確討厭

道該去那裏,唉……」輕嘆了口氣,又道 紫衣少女黛眉蹙了蹙道:「我也不知

麼回事?這麼一個美麗動人的少女,怎麼 馬英超不禁一怔,暗想道:「這是怎

擊? 着什麼?難道她遭受了什麼沉痛傷心的打 會說出這樣悲觀消極的話來?這話又意味

異之色地望着紫衣少女。 他心裏暗想着,臉上不由頓時現露詫

不好接。

馬英超沒有接話,這話,他覺得有點

哦!我們倒是同病相憐的 我從小就是個孤兒。

人呢。

紫衣少女忽又

一聲輕嘆道。

「眞煩死

馬英超淡漠地笑了笑道。「在下確是

些不同。」 有點兒奇怪,不過在下與姑娘的看法却有

怎樣不同?

「在下認爲,世界上沒有走不完的路

,也未在意

馬英超也正感枯坐無聊

,見她走過來

不是走不完,而是……」語聲一頓,笑話似乎有點兒道理,只是應該改正一下 早就到達延津了麼?」 去延津,若不是遇上了這場雨 笑,又道·「打個譬喻來說吧,如果我要 ,此刻不是 ,笑了 「你這

題,不是真正走不走得完的問題。 馬英超本想更正說: 「這是觀念的問

陝地輕「嗯」了一聲。

「相公要去那兒?」 這一 要去那兒?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原本 問,問得馬英超立刻皺了眉。

的地方。一 於是,他搖了搖頭道。「我沒有一定

M 4

「怎麼?」紫衣少女雙目微睜地道。

不 ,語聲甜美的問道·「相公從延津來?」 理。他微一點頭道:「正是。」 紫衣少女忽然輕嘆了口氣,道:「這

:「人生的路程是走不完的。」

一相公也沒有家麼?」

紫衣少女忽然一笑道。一你覺得很奇

怪,是不是?」

週,連個說話聊聊的伴兒也沒有

她說着竟站起嬌軀,朝馬英超走了過

,這場兩眞無聊,若不是恰巧跟相公相

來。

程。」

嗯。 紫衣少女淡淡說道:

停歇,彼此就要各奔西東,問了又做什麼名,他自然也懶得問她。本來也是,雨一

他自然也懒得問她。本來也是,雨只是偶然相逢,紫衣少女沒問他的

非,也顯得有些牽强,不够完美。 這話聽來雖然有點道理,但却似是而

只是,他話到口邊却又嚥了回去,淡

紫衣少女話題忽然一轉,望着他問道

毫無目的,只能說是走到那兒算那兒。

酒 得能相遇聊天。爲一個緣字,我謹以茶代 有緣,這場兩雖然討厭煩人,但却使我們 端起自己的茶杯,含笑說道:「我們真是 ,奉敬相公一杯。」 「謝謝姑娘。」馬英超立即伸手拿起

于拿起茶壺替馬英超添滿了一杯茶,然後

閒聊了

一陣子之後,紫衣少女忽然伸

茶杯,朝紫衣少女一擧,一口喝乾。 片刻之後,雨勢已經漸小。 紫衣少女望着笑了笑,沒再說話。

紫衣少女緩緩站起身子,走向店門口

站立,長長的吁了口氣。

突然

覺 的雨空中震盪,令人心中生起了凜悸的感 她發出了一聲長嘯,嘯聲在灰雲低垂

馬英超聽得心頭不由一震!暗忖道:

M 5 來…… 仍是一副冷漠的樣子 依舊若無其事的坐在那兒沒動,臉色神情 此女好精深的內功,我怎地竟未有看出 他心頭雖然驚震,只是他仍未在意

遠而近。 馬英超抬眼朝店外望去,只見四騎黑 一陣緊促急驟的轡鈴聲遙空傳來

望向紫衣少女,而紫衣少女嘴角正含着笑 馬飛馳奔來,他心中不由微微一動,轉眼 意的望着他。 **蓮忙站起身子,三步併做兩步的趕到店那店家本來在打盹,已被轡鈴緊驚醒**

。馬背-門口,準備招呼客人 背上是四個黑衣少女,忽地同時一勒四騎黑馬,勢如旋風般地奔馳到店外生意上門了,怎能不上前迎接招呼。

馬韁,刹住奔勢 身掠起,身如飛鳥般掠落店門 陣馬嘶聲中,四個黑衣漢子已 ,四個黑衣漢子已由馬 口

媽呀,怎麼城隍廟裏的判官、小鬼全都跑。立時不由倒抽了口冷氣,心說。「我的店家一看這四個黑衣漢子的容貌長像

說是判官、小鬼,眞是恰當不過。

吊客眉,一眼 棒的狼牙棒 當先掠落的一個黑衣漢子,是個一身 ,一張臉白慘慘的,雙眼有若銅鈴 血盆嘴,手中提着一根形似哭喪

尺的矮個子,人矮, 第二個,是個臉如黑炭,身高不滿五 ,小嘴巴,露出兩顆黃黃的大門牙,

> 背上交叉的揹着一雙短拐 第三個高瘦無比,瘦得只賸一副骨架

子 ,一副陰陽怪氣的樣子。手裏握着一柄 青慘慘的一張臉,臉上 ,寒光閃閃冷氣森森逼人。 的表情似笑非

肩後斜露着劍柄,雙目如炬,寒芒攝人。 緬鋼長刀 第四個,長像活像鍾馗,紅鬚繞頰 四個黑衣漢子身形掠落,突然一齊哈

麼? 哈仰天狂笑。 望着紫衣少女問道。 笑落,肥胖漢子把目光一瞥馬英超 「紫鳳姑娘! ·得手了

說道: 把他弄走吧 馬英超一見這四個黑衣漢子的容貌長道:「人在那兒,趁雨勢未停,你們快道:「人在那兒,趁雨勢未停,你們快

相 山四鬼一,紫衣少女則是「苗山四鳳」中,便知自己猜的不錯,這四個果然是「苗一聽肥胖漢子稱呼紫衣少女「紫鳳姑娘」 ,心中立刻已猜到四人的出身來歷,再

的「紫鳳」 們五個,就是你們的老邪婆師父親自來 想找死…… 也未必能奈何得了我呢,看來你們五個在 他心中不由冷笑暗道:「別說只是你

暗道:「不好!」 花,四肢發軟無力。心中不禁陡然一驚 他心念才動,陡然感覺到一陣頭暈眼

氣還好,一提眞氣,立時更覺頭暈,四肢 也更加的發軟無力。 連忙急提一口眞氣。那知 ,他不提真

現在,他明白了。是着了紫鳳的道兒

在替他添茶時做的手脚,他竟然沒有發覺 ,這眞是…… 對了,一定是那一杯茶 一定是紫鳳

內,向店家查問求登區商議,便走了回頭路。

,趕來這間

,父女倆略一 小茶館兒

,向店家查問求證事實的眞假

在事情獲得證實之後,父女倆心裏駭

到了新鄉城內,也傳到了

剛到達新鄉的艾

開來。傳

於是,這件事情很快的

着這件事。

小茶館兒內又有過路客人入店歇脚喝

。以他的性情,此刻若不是四肢無力,他

馳而去。 ,一左一右的架起馬英超 四鬼中立有兩鬼大步走到馬英超身旁 紫鳳語聲一落,便朝四鬼揮了揮手 ,出店上馬,飛

遠難的事。

子兒的茶錢也沒有撈着。」 早上開門到現在,賣了兩壺茶,却連一個 楞。他心裏在暗自咒罵着··「眞倒霉,從 店家猶自站立在門口,望着他們的去向發 小茶館兒內,一切歸於平靜。只騰那

勾當,他好心地替馬英超直唸菩薩保祐

雨停日出。

他添滿的那一杯茶上 他心中略一思索,巳知毛病在紫鳳替

怪呢?

對於這事,店家以為是綠林响馬鄉架

中了暗算了 怎麼中的暗算呢?

有這一回的經驗,下次就不會再上當了。 可是,眼前這情形,他還有下次嗎? 可是,眼前這情形,他還有下次嗎? 只見紫鳳的臉色神情頓時有如換了個 只見紫鳳的臉色神情頓時有如換了個 公子,我這也是沒法子,寫了想由你身上 找到你的那位朋友,只好暫時委屈你了, 就望你不要見怪。」

今馬英超中人暗算被掳,他父女既然知道

馬英超對艾永昌父女有教命之恩,如

豈能袖手不管?

苗山 可是,

「四鬼,四鳳」都有一身極高的 他父女有能力管得了嗎?

見怪?馬英超才沒有那種心情見怪呢

父女二人的武功,要想從「四鬼」紫鳳五武學功力,他父女心中都明白有數,以他

人手中救出馬英超來,那可說是勢比登天

霜的芳心裏則是又急又亂。

艾永昌是雙眉深鎖,一籌莫展。艾玉

英超被擴去了何處,然後再作計較

父女倆幾經磋商,終於決定打聽出馬

然而・第三天ー

鬼 和紫鳳的所在?

不知馬英超被擴去何處?也不知苗山

艾永昌父女一點消息也沒打 很快地,兩天過去了

聽出來

四四

延津城却出現了奇事

英雄。」 狂草大寫: 在一座大廟的石粉牆壁上,寫着兩行 「追魂劍客傲武林,候教天下

追魂劍客」如今正住在延津城內。 延津城的江湖人傳說紛紛,

住滿了。 住滿了。 住滿了。 於是,這週圍數百里內,黑白兩道的

魂劍客」,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震江湖,劍下已毀過不少成名高手的 看這位崛起江湖還不到一年,即已煞威名 雖然,大多數人此來的目的,是想看 「追

,也有不少人是因爲「追魂劍客」

的 來會會這位「追魂劍客」,與之一較强弱的這種太過狂妄,太過目中無人,特地趕

」的影子 是第三天了,却無一人見到過「追魂劍客 可是,各方江湖豪雄齊集延津城已經

黑兩匹的黃昏 夕陽西下 這是各方江湖豪雄齊集延津 一駿馬。 時分,延津城中奔出了一位一紅 日落黃昏。 城第四天

馬上則是個虬鬚繞頰,腰懸長劍,形如 紅馬上是個姿容艷麗的紫衣少女,黑 的黑衣壯漢

二人縱馬出城,胡如海忽然忍不住的「四鬼」中的「賽鍾馗」胡如海。

M 6

說道:

「姑娘!

你覺得奇怪麼?」

百里內的各方江湖人都引了來,他自己却友,反而在城中弄這種玄虛,把這附近數友,反而在城中弄這種玄虛,把這附近數數與人類,以上,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們可以一個人,一個人們可以一個人們可以一個人們 思? 又藏頭縮尾的不現身露面,他這是什麼意

呢? 紫鳳微一沉吟道·「以你的猜想看法

輩。 客』雖然名震江湖,但說不定是個虛名之 胡如海道:「以我看,他這『追魂劍

的雙掌却連他的衣角都沾不上。」 ,跟他搏鬥十多招,他連手都沒還,大姊聽說大姊跟他動手的事麼,以大姊的武功 胡如海道:「可是這麼多天了,他怎 紫鳳搖頭道:「那不可能,難道你沒

麼還不去救他的朋友呢?」 頓又起,道:「聽說,他跟他

還有心情在……」 朋友已經被我們弄去了這麼多天,他怎麼 那位朋友一向是形影不離的,如今他那位

麼? 「老四,你怎麼這麼口沒遮攔,胡說些什 他話未說完,紫鳳陡地沉聲叱喝道。

聲,沒再說話。 胡如海被叱喝得話音一窒,熙熙乾笑

折馬而行,沿着小路飛馳。 二人出的本是南門 ,但南行不久,便

奔出兩名壯漢將二人的馬繮接了過來。 莊院之前。二人飄身下馬,莊院內立即 莊內大廳上正坐着六個人,也正是另 盏茶辰光過後,巳抵達一 座松柏環繞

廳中的三 不到他的踪跡!」 在當中的「四鳳」之首——紅鳳說道:「 紫鳳跟胡如海一進入大廳,紫鳳不待 鳳 「四鳳」之首一 之首——紅鳳說道:「三鬼」開口,便對坐

先坐下歇歇,我看這事有點兒奇怪。」 紫鳳跟胡如海分別坐下 江鳳雙眉微蹙了蹙,道:「二妹!

沒 ,我就不相信他能够逃出我們的手掌 綠鳳突然一聲冷哼道·「他再神出鬼 心

們去找他,然後他再跟踪我們到這裏來救 看他這麼做的目的,是不是在故意引誘我 白鳳美目轉了轉,說道。「大姊!

上你可會留意身後?」 了點頭,抬眼望着紫鳳問道:「二妹! 「嗯!這倒有可能。」紅鳳沉吟地點

一點動靜。」 「留意了。」紫鳳點頭道:「沒發現

了,然後我們大家一起去城裏找他去。」的意思,不如先把那個小白臉兒書呆子宰 然嘿嘿一笑道:「就怕那小子不來,依我 「四鬼」中的老三「冷無常」徐青忽

思。 去實在丢人,讓人笑話,我讚成老三的意 勞師動衆,而且還摸不着他,這事要傳出 「老三說的是,爲了那少年,竟然讓我們 老二「矮無常」陰立武一拍大腿道:

並不是好主意,我不讚成。」 一笑說道。「老二!我認爲老三的意思 老大「奪命無常」皮成剛陰陽怪氣地

老四「賽鍾馗」胡如海突然哈哈一聲

了。」 小子都對付不了,在江湖上也就太沒臉面 小子都對付不了,在江湖上也就太沒臉面

心裏的秘密 紅鳳心裏因爲另有打算心事 ,只是不便向人說出而已 ,也是她

的問題。」美目一瞥「冷無常」余青道、雖然十分簡單,只是我們應該顧慮到後果 說道:「你們把事情看得太膚淺 「你懂個什麼,沒有餌,怎麼釣魚。的問題。」美目一瞥「冷無常」徐青 ,尤其這件事實在魯莽不得,殺一 因此,四鬼話聲一落,她便淡淡一笑 ,太容易 個人

開口辯駁。 徐青心裏雖然有點不歸這話,但他沒

物。鳳又是「四鳳」 因為,在苗山 是「四鳳」之首的大姊,是個權威人「四鳳」的身份高過「四鬼」,而紅因為,在苗山「金瞳仙娘」崔瑶珍手

立。 人影一閃 他一閃,一個黑巾蒙面的黑衣人當門傲 應外院中响起一聲冷笑,接着廳門口

追魂劍客」。然而,他眞是那「追魂劍客 嗎?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這蒙面黑衣人,正是那名震江湖

然一震,紛紛站起。 「四鳳、 四鬼」等人心中全都不禁猛

劍客 聲怒喝,身形幌動,他們就要撲向 喝,身形幌動,他們就要撲向「追魂綠鳳首先▼聲嬌叱,「四鬼」跟着同

紅鳳突然沉喝道:「站住一

聽紅鳳的,立時一齊剎住撲勢目視紅鳳 紅鳳緩緩說道。「人家來此是客,我 「四鬼」聞喝一怔,他四個可不敢不

M 7 們做主人的豈可冒失無禮。」 語聲一頓,轉朝「追魂劍客」含笑說

道。

「閣下先入廳請坐。」

跨步入廳,傲然坐下 「追魂劍客」沒說話,冷哼了一聲

粉粉落坐,坐定,紅鳳凝目含笑道:「閱 心裏很生氣麼? 紅鳳朝紫鳳等跟「四鬼」微一擺手

廢話,我那位朋友他現在何處?」 紅鳳道:「你放心吧,他很好,是你 「追魂劍客」語冷如冰地道。「別說

的朋友,我們怎會不以禮相 他放出來吧。你們想要怎麼樣,全由我一追魂劍客」冷冷道。「那麼就請你

,我們要是拿你當作敵人 ,他還能活到今這種神氣 ,好像我們是什麼深仇大敵似的「呀!」 紅鳳嬌笑道:「看你說話的 天麼?我們只不過是要借他請你來談談而 人接着。

E 我談什麼?你說吧。 「哼!這可眞是榮譽的邀請,你想跟

爲朋友,跟我們衷誠合作 紅鳳道。「一句話,希望你跟我們成

伏牛山中的寶藏。」 合作什麼?」

你想要我跟你們聯手?

都有利。」 「正是這意,這樣的話,對我們彼此

「這是你的意思,還是你們山主的意

「你們的山主知道?」 是我的意思。」

魂劍客」圈在常

當中。

圈在當中

「目前還不知道。」

「你想你們山主會同意?」 我想絕沒有問題,山主一定會同意

萬一不同意呢?

的

一還有別的話要談的麼?」 「我有把握,這絕不會有萬一。 「追魂劍客」沉吟了一下

才好再說。 頓,說道:「要等你先答應了這件事 「有是有。只是……」紅鳳語聲微頓

把我那位朋友放出來再說吧。 「追魂劍客」冷冷道。「那就請你先

紅鳳道:「你可是答應跟我們合作了

切免談。 跟我談朋友談合作,似乎意存要脅,也太 「追魂劍客」冷然搖頭道:「你這樣 ,在我未見着我那位朋友之前,一

他語聲冷凝如冰,令人聽來感覺很不

出了一聲冷哼。 因此,他話聲一落,立刻不由同時挑眉發 「四鬼」靜坐一傍,心中早感不耐

人一眼,冷冷道·「四位可是不服?」 「追魂劍客」目光冷電般地掃視了四

你談合作,咱們豈能容你這樣說話?」應該放識相點,要不是咱們紅鳳大姊要跟 冷無常一徐青熙熙一笑道·「閣下

手之意。 ,同時挑眉瞪目,大有話不投機,立即動 紫、綠、白三鳳在傍也全都口發冷哼

大廳中的空氣頓時變得緊張起來,那

擺了擺手,目視「追魂劍客」笑說道:「紅鳳見狀,忙朝「四鬼」和三鳳等人 答應麼?」 你的意思可是只要我先放你的朋友,你便

件下作任何承諾。」是以後的事,我從不願意在別人的限制條 「追魂劍客」猶疑了一下,道:「那

盛氣废人,未免也太不識好歹了。」 紅鳳臉色微微一變,道。「閣下如此 「追魂劍客」說道:「我生性向來如

此。 從沒有向人如此低聲下氣過,我這樣一再 紅鳳道·「你該知道我們苗山的人可

容忍,你要弄清楚,我並不是怕你。」 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我也沒說你們怕我, 「追魂劍客」冷冷道:「怕不怕我,

是不是?」 大姊!我看你就別跟他徒費唇舌了,他旣 冷無常徐青又忍不住一聲冷笑道:

一點顏色看看好了。」 然敬酒不吃要吃罸酒,干脆就讓我先給他 話落,身形一閃,人已掠出廳外院子

笑道:「大姊!你雖是一番好意,奈何他的一個,但性子也最急、她也跟着一聲冷 妄得讓人生氣。」 却不識好歹,他實在不知天高地厚,也狂 白鳳在 「四鳳、四鬼」 中是年紀最輕

道:「要我先放人可以,只是你必須先露 語聲一頓,條然轉朝「追魂劍客」喝

兩手給我們開開眼界才行 紫鳳,綠鳳也同聲附和他說道。「對

形勢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本來,他是可以避開紅鳳的目光,不

平常得很。

紅鳳巳經走到了「追魂劍客」的身旁

,「追魂劍客」原來也只不過如此,稀鬆

這時,三鳳跟「四鬼」心中都在暗笑

但是,他不能。

追魂劍客」的名頭。 因爲他是「追魂劍客」 ,他不能弱了

起震顫,心神已經再不能鎮定。 吸引住了,心中有點兒恍惚起來;身驅微 漸漸,他被紅鳳雙目中的那奇異光采

步一步的後退,後退。紅鳳的脚步在緩緩向前逼進,他則在 突然間,紅鳳的右掌輕揮,拍出了一

要。」

來,讓我們一階風采?」

「追魂劍客」冷然搖頭道・「無此必

學

今天我就讓你看看苗山天下無敵的神功絕

語聲一頓,黛眉微挑了挑,又道:

突然一笑說道·「閣下可否將蒙面巾 丈許之處站立,目注「追魂劍客」稍頃

取下

地道。「你且退後,讓我來。」

話落,緩步走近「追魂劍客」

對面的

· 「閣下也太冷傲無情了。」 怒,她臉色一變,雙目突射寒電地冷笑道 是爲理所當然,可是紅鳳心中却是又氣又 已生愛慕情愫。他拒絕露出眞面目,在他

「閣下也太冷傲無情了。

一抬待要出手,紅鳳却及時抬手一擺阻止

「冷無常」徐青脚下跨前兩步

,雙掌

是醜?是個什麼樣的長相?

「追魂劍客」自然不知紅鳳私

心對他

眞面目,看看自己私心愛慕的郎君是俊深

掌 紅鳳原以爲,他一身武學功力奇高

不可能奈何得了他的 憑她這僅有三成火候的「金瞳」魔功,絕

凌空飛起。 出 ,「追魂劍客」的身軀竟隨着她的掌力那知事情竟大出她意外地,她一掌拍

意借勢飛起,趁機欲走。

的身子已砰然一聲,摔落地上

紅鳳心中不由又是一怔,皺眉暗道

會如此不濟,不堪一擊。 她以爲他是故裝的,因爲她不相信他

靜地看着地上的「追魂劍客」 於是,她默默地站在那兒沒動,只靜 ,看他究竟

_

,你閣下應該先讓我們瞧一瞧你的神功絕

是,紫鳳等三人既都這麼說,她也莫可奈 不便過份反對。 紅鳳心中雖然不願意把事情鬧僵,可

子裏,準備動手一搏。 况且,那「冷無常」徐青人已站在院

下 ,你聽見了麼?」 紅鳳黛眉暗嫩了嫩,沉聲說道:「閣

請吧,說眞話,對閣下的絕學,我正要領 紅鳳暗暗吸了口氣,道。「那麼閣下

都臉泛笑意,三人身形齊動,掠落院中 教一番呢。」 冷傲的個性,應該也立刻閃身掠落院中跟 她這麼一說,傍立的「三鬼」立時全 話旣已說價,以「追魂劍客」往常那

猶疑。 才是。 可是,奇怪地,他心裏却掠閃過一絲

一四鬼」動手一搏,給「四鬼」一頓教訓

麼?……

毫無所知。 且是有如電光火石般一閃即逝,紅鳳當然 幸而,猶疑只是他自己心裏的事, 並

走向廳外 紅鳳跟紫、 白三鳳,也立即邁步

,以抗「金瞳」魔功。 他連忙運功守住心神,竭力保持鎮定

脚步,朝他身旁走去

與接觸的

紅鳳心中不禁一怔,還以爲他這是故

可是,她心中方自一怔,「追魂劍客

「他在攪什麼鬼?……」

在攪什麼鬼?

她心中忽然泛起了疑念,緩緩移動着 可是,片刻之後,他仍然沒有動靜。

「追魂劍客」冷漠地道。「我耳朵不

龔,句句入耳。」

他爲何猶疑?怕什麼?又在担心的什

牙,把心一横,站起身子,昂然地大踏步他心裏猶疑一閃之後,旋即暗暗一咬

隨後走向廳外。

「追魂劍客」一走到院中 「四鬼」

在她那一掌之下,昏過去了 上,沒有一點兒動靜。 ,可是,「追魂劍客」仍然靜靜地躺在地 這情形很明顯,「追魂劍客」已經傷

的蒙面黑巾。

身伸手,閃電般抓下了「追魂劍客」臉上 紅鳳的臉色神情猶豫了一下,倏地俯

常的後悔。不該那麼冒失拍出那一掌 原來她扯開黑巾,展現在她眼前的 突然,她雙目奇采飛閃,心中却是非

只是,如今他雙目緊閉,臉色微現蒼

竟是一張淸秀俊美絕倫的臉孔

然受傷不輕 她伸手一探他的鼻息,鼻息輕微,顯

不起,害你傷得這麼重,我實在不該拍出 她內心不由甚感歉疚,暗說:「真對

一掌的… 這時,三鳳跟 「四鬼」 等人全都走了

個書呆子朋友還俊,還令人愛。 雙目奇采飛閃地說道: 紫鳳一見「追魂劍客」 「眞俊,比他的那 的臉孔,也是

「眞不中用,眞是個浪得虛名之輩。 「冷無常」徐青却突然冷哼一聲道。

去理紫鳳他們,她默默地抱起「追魂劍客 的身子,走向大廳,轉向後院 此刻紅鳳心中是旣急且亂,那有心思 人兒。

絕代美人,亦算得紅粉中的翹楚,是個美

俗語說得好。美人愛英雄。

紅鳳雖非

隨魔姬」名震武林的「金瞳」魔功。

至此,他心中突然明白了,這是「金

已經老大不小了呢。

何况,她芳華虛渡巳雙十有四,年紀

股奇異炫人的光彩。

片刻之後,紅鳳的雙目中突然現出兩

是什麼三貞九烈的女子

有私心,那是關係一個「情」字。

客 步

,雙掌合十,目光凝注逼視着「追魂劍

紅鳳臉色一變之後,脚下突然跨前一

,這是爲公,除此之外,她還另

「四鳳」自幼生長苗山,出身「金瞳

雖然不是淫娃蕩婦,但也不

在弄什麼玄虛?…

他心中不禁大爲奇詫不解,不知紅鳳

拉攏成爲苗山屬下

,奪取伏牛藏寶,雄霸

出

聲怒哼。 紫、綠、

,雖因他一身武學功力高絕,一心想將他

紅鳳自月前與「追魂劍客」動手之後

未受激,只冷哼了一聲,依舊冷然傲立。

說法。

紅鳳臉色不由又是一變

白三鳳和「四鬼」

,同時發

無敵,那只是妳們自誇自擂,自以爲是的 展吧。不過,妳要認爲苗山武學便是天下

可是「追魂劍客」對此竟未惱怒,也

「激」字

這話,雖然令人惱怒,但實際却是個

紅鳳道:「難道閣下不能見人?」

鳳等人動手,但情勢已成騎虎,已無法挽

「追魂劍客」心中雖然實在不想與紅

。他冷然一哂道。「如此,妳就盡力施

又怎得不 生愛慕?

「追魂劍客」一身武功高絕,她私心

黙後悔起來,後悔實在不該把話說僵。

可是,現在後悔也已經遲了,來不及

,練成了「金瞳」魔功,他心中不禁有

他再也想不到,紅鳳竟已獲傳苗山絕

自然,她也更急切的想看到他的廬山

夜,三更巳過。

檀木床,羅帳玉鈎,鴛鴦枕兒成雙, 紅鳳的香閨中,靜悄悄地。

的「追魂劍客」。 只是床上的人兒只有一個;是那位受了傷 紅鳳靜靜地坐在床邊兒上,她黛眉

慶,呆望着「追魂劍客」那淸秀俊俏的臉 她心裏在想·「難怪他要以黑巾蒙面

俏郎君· 她心中對他巳是愛極 ,不願以眞面目示人,原來他竟是這麼個 她不時的伸手撫摸着他的臉兒,顯見

實。 不錯,也由紅鳳的動作上獲得了絕對的證 俗語有云。如兒愛俏。這話一點兒都

來。 對無碍,但在天亮以前,是絕不可能醒過 她雖已給他服過療傷靈藥,傷勢已絕

中閃漾起兩道灼熱的光彩。 **倏然**,她臉上飛起了兩杂紅霞,雙目

解帶 接着,她牙兒輕咬,站起嬌軀,寬衣

她想幹什麼?……

這是誰?眞是個煞風景討厭的人。 房外突然响起一聲冷笑。

房門輕响,燈光搖曳中,房中已經多 紅鳳心中怦然一驚。

的酥胸,抬眼望去。 紅鳳本能地一把抓起衣裳,掩住裸露

> 黑巾蒙面。 信自己的眼睛,因爲這人也是一身黑衣 她神情不禁愕然一呆,她幾乎不敢相

「你是誰?」 赫然又是一個「追魂劍客」

紅鳳神情一呆之後,立即冷聲喝問道

嗯,如假包换。」 你是追魂劍客?」 追魂劍客。」

「那麼他是……」

「追魂劍客」一眼,冷冷道:「是妳傷「追魂劍客」目光瞥視了床上昏睡中

的

了他? 紅鳳道·「現在我也正在救他。」 妳在救他?

「我要不是在救他,我怎會讓他躺在

「只怕妳是別有用心吧?」

我

紅鳳本想穿上衣服的,但她眼珠兒一 「妳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你以爲我別有什麼用心?」

說道·「你知道我是什麼用心嗎?」 地下床站在「追魂劍客」面前,嫣然媚地轉,竟連掩在酥胸的衣裳也丢開了,赤裸

麼? 紅鳳道。「我在拿他代表你。」 「追魂劍客」一怔,道:「代表我什 「追魂劍客」搖頭道:「不知道。」

顫動着,媚笑着說道:「是呀!自從那夜 知道麼?」 跟你動手以後,我心裏一直在想念你,你 嗯。 」紅鳳扭動着蛇腰,胸前雙峯

語聲一頓又起,道。「要不是爲了你

就沒有命了。」 ,你那位書生朋友跟床上的這位,他們早

「追魂劍客」淡淡道:「這麼說,我

紅鳳道:「謝倒不必,只要你明白我

的心意就好了。」 「追魂劍客」冷冷道。「可惜妳表錯

絲毫不感興趣,如果妳有興趣,那妳就找實在話,對妳這份心意,我無關消息 床上躺着的那位好了 在話,對妳這份心意,我無福消受, 紅鳳雙目一瞪道。 「追魂劍客」淡漠地一笑,道。「說

只是,妳會失 这的。」 語聲微微一頓,淡笑了笑,又道。「 「失望?」紅鳳朝床上看了一眼道:

「爲什麼?」 「因爲他跟妳一樣,也是個女人,兩

個女人能做那件事麼?」 「妳眞健忘,她就是妳見過的那艾姑 「他也是個女人?

娘。 原來床上躺着的那位「追魂劍客」是

個冒牌貨,是艾玉霜喬裝的。 馬英超,而是艾玉霜姑娘攪的鬼。 內黑白兩道江湖人物的「追魂劍客」不是 大廟的石粉牆壁上留字,引來週圍數百里 至此,事情已經明朗化了,那延津城

」胡如海前往延津城中查探「追魂劍客」 是貨眞價實的「追魂劍客」,要不然,她 們便不會得上當中計,讓紫鳳跟「賽鍾馗 ,紫鳳在小茶館兒裏擄刦的那位俊書生就 當然,這也是因爲紅鳳她們並不知道

的踪跡了。

突然一跺脚道。「原來是你們在故意戲弄 」是艾玉霜姑娘,她芳心不由又羞又怒, 紅鳳一聽床上躺着的冒牌「追魂劍客

別自我陶醉了,我還沒那好的閑情呢。」 紅鳳惱怒了 他語氣中充滿了不屑,讓人聽來心中 「追魂劍客」冷笑道:「戲弄妳? 顧不得穿衣裳, 心裏一

咬牙,立即暗暗運氣行功,雙掌一 的「金瞳」魔功了 目陡睜地凝注着「追魂劍客」 顯然,她又在施展苗山譽稱武林絕學 雙

光彩。 刹那間,她雙目中幻現出一片奇異的

過份大意輕敵。 於這名震武林的苗山絕學魔功,却也不敢 功力高絕,並未將紅鳳放在眼裏,可是對 「追魂劍客」雖然狂傲自負一身武學

艘指風直朝紅鳳的氣海穴擊去 轉,口中立時一聲冷哼,抬手曲指彈出 他一見紅鳳雙目中幻現異采,光華流

一身武功自是不弱,突聞指風破空輕响擊 ,心中條然一驚,急地嬌驅一側旁閃避 紅鳳身爲苗山「四鳳、四鬼」之首

手直抓紅鳳的右腕脈門 「追魂劍客」陡地一聲冷笑,跨步探

之感。 詣,他快,她也不慢;一扭腰,人巳閃入 可是,紅鳳的武功身手確有不俗的

床側帷幔之後。

成品字形由帷幔後面射出 「嗤嗤」聲响中,寒芒電射,三枚暗器 「追魂劍客」正要跟踪撲去,驀聽得

這是苗山名震武林的獨門暗器一

有苗山獨門解藥,子不過午必死。 子午釘釘身喂有劇毒,如被打中 「追魂劍客」冷笑道:「雕虫小技,

也敢用來獻醜。」

右掌疾揮,三枚子午釘立時全被他的

掌力震飛。

然而,他這裏剛將三枚子午釘震飛,

帷幔後面突又飛射出數道黃光。

向「追魂劍客」身上,而是射向地面 那數道黃光形似彈丸,只是它並非射 追魂劍客」看得心中不由微微一怔

大感詫異不解。 他這裏方自微微一怔,那裏那些黃色

彈 **丸**,巳落紛紛爆炸開來 刹時烟霧瀰漫滿室,而且有一股似香

喜女色。

長大,養成一副冷淡高傲的性格,平素不

似臭的氣味。

便頭腦昏沉,四肢發軟無力,昏然欲睡。 道這必是江湖傳說的苗山「迷香毒霧」。 他雖然功力精深,對這種毒霧可也不 追魂劍客」心中立時恍然明白,知 「迷香毒霧」只一吸入少許,人

身抱起艾玉霜姑娘,轉身電射出房飛掠而 他連忙屏住呼吸,閃身跨步床前,俯

巳走得沒有了影子。 等到紅鳳穿好衣裳追出房外時 ,他早

M10

進入。 遊兩,他停步略微打量了一下,便即掠身 奔,一口氣奔出十多里,忽見路旁有一座 ,一口氣奔出十多里,忽見路旁有一座「追魂劍客」抱着艾玉霜姑娘掠身飛 X

好

他放下艾玉霜姑娘,立即仔細檢查她恰好,這是一座無人的破廟。

的傷勢。 她雙眸緊閉,昏迷不醒,臉色微現蒼

白 着一股愛意,只因他好强之心太重,乃將 心底那份愛意自抑着。 ,但呼吸却甚平匀。 他對她的印象原就十分美好 ,心底有

底的愛意,不由又增濃了幾許。 此刻他見她爲他受傷,那份自抑在心

尤其是她身上那股少女所特有的陣陣幽香 ,往他鼻管裏直鑽,更是引人遐思。 他雖是自小隨師習藝,在深山荒谷中 况且,她此際雙頰嫣紅,鼻息沉沉

自然的被引起了些微的衝動 剛的年輕男人,在這等情形,心中也不禁 但是,他到底是個男人,是個血氣方

吟 他這才條然驚覺,暗說道:「我這是 嬌靨上微現痛苦之色。 艾玉霜姑娘口中發出了一聲輕輕的呻

輕按着姑娘的腕脈閉目凝神診脈 怎麼啦,竟忘了檢查她的傷勢……」 於是,他立即一歛心神,以右手三指

氣。 片刻之後,他收回手,緩緩輕吁了口

他不禁雙眉微蹙,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辦才他已診斷出艾玉霜的內傷很重,爲此

的在顫抖,剪 人,終於,他暗一咬牙,伸手去解姑娘衣 他望着姑娘沉吟了許久,為了療傷救 ,顫抖得好不厲害 ,他的那隻手似乎有點不聽話

酥胸,雙峯微隆 解開了,呈現在他眼前的是;令他心胸忍 不住一陣激盪的紅兜肚兒和凝脂般白玉的 好困難,好困難。姑娘的衣襟終於被

手也顫抖得更厲害了。 盪,伸手去解姑娘貼胸的紅兜肚兒;他的 紅兜肚兒解開,他也清楚地看到了: 他連忙深吸一口氣,抑制住心胸的激

一口氣,眞力凝聚掌心,按在姑娘的酥胸 色掌印。 姑娘那白玉般的酥胸上,有一個清皙的紫 他雙眉不由又是一皺,旋即他又深吸

上。 ,終於緩緩地睜開了一雙美目。 盞茶辰光過後,姑娘的嬌軀微微蠕動

掌,直擊在「追魂劍客」的肩膊上,她嬌 軀也乘勢躍起,雙手按着衣襟,驚聲道: 胸上。她芳心不由又羞又怒,猛然抬手一 解開,黑衣蒙面人的一隻手正按在她的酥 艾玉霜人一清醒,一見自己的胸衣被

幌 ,淡然笑道:「我怎麼了,艾姑娘?」 艾玉霜嬌靨兒飛紅,一 「追魂劍客」 被她一掌擊得身驅幌了 面扣着衣襟

「追魂劍客」若有所悟地一笑,說道一面說道••「你怎麼可以如此無禮。」

他出手奇快如電,令人頗有閃避不及

傷。 「姑娘!我並不是無禮,只是在替妳療

怎會毫無痛苦,能一躍而起? 她明白了,是她誤會了他。

,她原已傷在紅鳳掌下,傷勢頗重,此際

經他這麼一說,艾玉霜這才恍然記起

「呵……」艾玉霜愧歉地說道。「對

原來這「追魂劍客」竟是馬英超。起,馬大哥!是我誤會了你。」 馬英超淡淡道。「不要緊,姑娘也別

樣?還有什麼不適的感覺麼?」

艾玉霜微一搖頭道:「謝謝馬大哥

我已經完全好了。」眨了眨美目,問道: 「是你將我救來這裏的?」

淡然地點了點頭,沒說話。 馬英超又恢復了他那習慣性的冷漠

一跺蓮足道:「你這人……怎麼啦?」 馬英超愕然一怔,道•「我什麼怎麼 艾玉霜見他沒說話,芳心不由有氣的

「姑娘要我說什麼?」 你怎麼不說話?」

不由暗暗一嘆。話鋒一轉,問道。「我爹 這話問啞了艾玉霜,怔了一怔 ,心中

看。」 道:「姑娘在此地歇着,我這就趕回去看 呵……」馬英超倐然長身站起,說

炒っ 艾玉霜吃驚地道:「我爹還在那莊中

馬英超道·「因爲急着救妳,我竟將

馬英超微一沉吟,道:「不!妳不能

馬英超答道:「一是因爲妳傷勢初癒 艾玉霜美目凝注道:「爲什麼?」

,二是妳跟我同去,反而不能使我專心對 艾玉霜芳心不由有點發急地嬌喊道。 話落,立即邁步往廟外走去。

,我……實在有點不放心。」 艾玉霜道·「我看我還是跟你一起去 馬英超脚步一停,回首凝望着她。

「喂!你等一等

「不放心你。」 「不放心什麼?」

「是爲什麼?」 「那倒不是。」 「妳怕我不是四鳳四鬼之敵?」

馬英超不由一怔,問道。「這又是爲 「我怕你會殺了她們。

山的人結仇,尤其是『金瞳魔姫』。」 艾玉霜眨眨美目道· 「我不願你跟苗

般,

飄逸若仙地行了過來。

下苗山的勢力太强,人太多。」 「有道理麼?」

『灰衣帮』的人也很多,實力也很强 「哦。」馬英超淡淡道•「姑娘該知

茜山不同,『灰衣帮』的實力雖然很强, 艾玉霜微微點頭道:「我知道,但與

却不能與苗山比。」

呢? 經傷在她們的手下,或是落在她們的手裏 馬英超笑了笑,問道。「要是令尊已

她們的手裏,豈能置之不顧? 傷在苗山「四鳳、四鬼」的手下或是落在 艾玉霜默然了。的確也是,要是老父

寬恕敵人的原因。」 儒弱,寬恕敵人,便是替自己留下禍根, 姑娘應該明白這道理,這也是我向來不願 馬英超倐又一笑,說道:「仁慈就是

電射飛掠而去。 話落,也不待艾玉霜再說什麼,騰身

乎有點道理,但她心裏仍感覺得難過,也 感覺很失望。 艾玉霜站在那兒沒動。他的話雖然似

改變一下多好……」 她心想·「他的性情觀念要是能稍稍

突然一

莊中,怎麼辦? 她想起了老父,萬一老父真陷身在那

掠去 她芳心不由憂急起來,擰身便往廟外

只見一位老比丘,脚下有若行雲流水

生得慈眉善目,不像邪惡之人,芳心這才 她心中先是一驚,及至看清楚老比丘

稍安。 朝她展顏一笑,說道。 老比丘停步站立在她對面六七尺處 「姑娘!貧尼可以

跟妳談談麼?」 艾玉霜心中不由感覺奇怪地暗忖道。

> 姑娘的? 「我身着男裝,她怎能一眼就看出我是個

妳別驚疑,貧尼是專程來找妳的。 她暗忖間,老比丘接着又道: 「姑娘

輩有何見教?」 艾玉霜定了定神,道:「老人家找晚 老比丘說道。「貧尼是想求妳做一件

事 「求我做一件事?」艾玉霜詫異地道

「老人家!我請教法號是?……」 「貧尼上白下雲。」

效勞何事? 對白雲師太,她雖然從未耳聞,根本 「哦。原來是白雲師太,師太要晚輩

廟裏去坐下來談如何?」 是這位白雲師太,一定是一位世外高人。 不知是何許人,不過,她有個直覺感,就 白雲師太含笑說道。「姑娘!我們到

膝坐下 艾玉霜沒說話,微點了 於是,二人走進廟內,在殿中地上盤 、點頭。

很難得的人才。」 玉霜稍頃, 妳心地仁厚,又深具慧根,實在是一個 坐定, 語音慈祥地含笑說道。「姑娘 白雲師太慈目凝光地注視着艾

問道。「姑娘!妳是在担心妳爹麼? 點兒心神不安地道: 白雲師太似乎巳看透她的心事,含笑 艾玉霜此刻正担心着老父的安危,有 「謝謝師太誇獎。

客棧裹了。」早已離開那莊院,這時恐怕已經回到城裏 白雲師太道•「放心吧。姑娘!妳爹 艾玉霜點頭道。「是的,師太。」

白雲師太正容說道:「姑娘!出家人

有求於妳,自是更不會怪妳。」 之常情,貧尼怎會怪妳,何况貧尼此來還 誠打謊語,貧尼怎會說謊欺騙妳。」 身爲人女,心憂自己父親的安危,這是人 晚輩一時失言,尚望師太原諒勿怪。」 白雲師太慈祥地一笑,道。「姑娘! 艾玉霜連忙就着坐姿微一檢袵道。「

到的,晚輩無不盡力。」 是什麼事,師太請說,只要是晚輩能做得 艾玉霜美目眨動了一下,道:「究竟

娘。」 艾玉霜肅容欠身道:「晚輩不敢當, 白雲師太雙掌合十道。「貧尼謝謝姑

師太請別多禮。」 一個人,妳答應麼?」 倏然一肅,道··「姑娘!貧尼請求妳拯救 白雲師太又慈祥地笑了笑,旋即神情

才能救他。」 艾玉霜一怔,道:「拯救一個人?」 「嗯。」白雲師太點頭道。「只有妳

艾玉霜美日一凝,道: 「是馬大哥。」 「就是剛才跟妳一起的那少年人。」

,貧尼要妳拯救他。 「正是他。姑娘-·目前他正走向魔道

妳也正在這樣做,但是貧尼怕妳會搖動快 心,所以特地來求妳。」 語聲微頓,笑了笑又道:「貧尼知道

心中產了一連串的疑問…… 艾玉霜大感詫異不解地望着白雲師太 「哦……」

白雲師太爲何要求她?對馬大哥爲何

裹有許多的疑問,是不是? 口,道:「姑娘!對貧尼的請求,妳心 艾玉霜想問還未開口,白雲師太却開 她跟馬大哥又有什麼關係?

,師太!您…… 艾玉霜毫不猶豫地一點頭道:「是的

要妳存心爱他,妳就必須有决心,堅定妳 氣,說道:「姑娘!別存着什麼疑問,只 白雲師太不待她說完,忽然輕嘆了口

自己的信念。」 語聲微頓了頓,又道:「他需要愛,

只有愛才能改變他,包括他的氣質和個性 和平與安寧,妳都必須拯救她。」 姑娘!爲妳自己,爲他,爲天下武林的

家跟他是?……」 白雲師太抬手朝她一擺,慈笑地說道

艾玉霜眨眨美目道:「師太!您老人

「姑娘!妳先別問這個,將來妳都會明 艾玉霜美目凝注道·「師太認爲晚輩

一定能够改變他?」 白雲師太反問道·「姑娘!妳有决心

艾玉霜略微遲疑了一下,道·「晚輩

只要妳有决心 白雲師太點頭一笑道。 ,一定能够,他本性原是善 「這就是了

是一定要决心去做,絕不能稍有灰心,用白雲師太道:「姑娘!不是試試,而 艾玉霜道·「那我就盡力試試。」

0 1|1

妳的爱心與耐心,終有一天妳會獲得成功 ,他也一定會屬於妳的。

艾玉霜嬌靨上條然泛起了紅暈,含盖

記住,于萬不能告訴他貧尼求妳拯救他的 艾玉霜詫異地道: 白雲師太接着又道。「姑娘!妳必須 ,對他對貧尼將都會不好。」

會明白,姑娘!妳答應貧尼麼?」 艾玉霜點頭道。「晚輩遵命,一定盡 白雲師太道。「此中原因,日後妳自 「這是爲什麼?」

心盡力去做就是。」 「謝謝妳。姑娘!」白雲師太慈目中

尼該走了,他馬上就回來。記住!千萬別閃過一抹異采,緩緩站起身子說道:「貧 提說起貧尼的事。」 閃過一抹異采,緩緩站起身子說道:

跟着白雲師太走到廟門口,默默地站着沒艾玉霜跟着站起身子,心中亂紛紛的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白雲師太的背影 白雲師太飄然走了,她却木然地站在

早巳消失不見。 **那兒望着白雲師太去遠了的背影出神。**

艾姑娘! 她身旁响起了一個輕柔的聲音道。「 妳在想什麼?」

不能怪我。」

已經站立在她身旁。他是幾時到她身旁的 她竟然毫無所覺 艾玉霜猛然一驚,側臉一看,馬英超

這時,馬英超已除去了臉上的蒙面黑

脯說。 「呀!啉了我一跳。」艾玉霜拍着胸

馬英超道。「對不起,我沒有想到這

個。

你沒找着他老人家麼? 艾玉霜眨眨美目,問道:「我爹呢?

心妳一人在這兒等,所以我先趕回來。」 都走光了,我本想去追他們的,却又不放 馬英超搖頭道:「那莊裏所有的人全

先回城裏去了,別担心他老人家了。」 ,芳心不由一甜,柔聲說道··「我爹也許 艾玉霜聽他語氣中對她含着關懷之意 馬英超道•「但願老人家已回城裏去

了,否則,我與『四鳳、四鬼』他們决不

機 他說時雙目冷芒電射,臉龐上滿佈殺

就又想殺人,你那樣子好怕人。 眉頭道:「看你,又來了,三句 艾玉霜看得心中不由暗暗一凛,皺皺 ,又來了,三句話不到

霜!我只不過是這麼說說而已。」 馬英超威態連忙一歛,笑說道:「玉

我,以後別動不動就殺人,好麼?」 如果情勢對我不利,別人要殺我時,那 艾玉霜語聲輕柔地道:「大哥!答應 馬英超點頭道:「我答應妳。只是,

不承認你就是『追魂劍客』了吧?」 話鋒一轉,道:「大哥!你現在總該不能 「那是當然。」艾玉霜微點了點頭

能代爲守密。」 馬英超點頭道。「玉霜!我希望妳仍

沒有? !我們回城裏去吧,看看我參究竟回去了 艾玉霜含笑地點了點頭,道:「大哥

> 於是,二人展開身法,直向延津城奔 「好。」馬英超點點頭。

來了 回到客棧裏,果然,艾永昌已經早回 ,而且已經睡了。

這是一席惜別酒筵。

跟馬英超。 房間裏,主客只有三個人;是艾永昌父女 地點在延津城裏「醉仙樓」上的雅座

過馬英超。 裏去盤桓一些日子,他父女也誠懇地邀請 希望馬英超能跟他父女一起走;到他們家 艾永昌父女要回家,雖然,他父女都

有他的事情,他必須在江湖上闖蕩。 但是,馬英超却婉言謝絕了。 因爲他

老人家真是越想越有氣,你小子竟然辜負氣憤地說道。「呸!不識抬舉的東西,我 裏有人猛地一拍桌子,一個蒼老的聲音 人家姑娘的一片心意。」 三人正吃喝間,驀聞隔壁雅座的房間

超臉上却立刻變了色,雙目寒芒閃灼 艾永昌父女聞言全都不禁一怔 ,馬英 ,隱

啦?一壺酒還沒喝完,怎地竟說起酒話來人的聲音笑說道:「老爺子!您這是怎麼 了,您這是在罵誰呀?」 人的聲音笑說道:「老爺子 那蒼老的話音一落,便聽得一個年

罵誰,自有人心裏明白。哼!那老兒也眞 臉的唉聲嘆氣,要是我老人家,寧願將聞 丢人,有閨女還怕嫁不出去,偏偏愁眉苦 蒼老的聲音似乎氣兒很大,道。「我

概也不敢伸手管了吧?」 「嫁給我?」年輕人的聲音道。「我

你敢拿話激我老人家?」 年輕人的聲音道。「老爺子!您可別 蒼老的聲突然哈哈一笑道:「小子

家豈會不知道,老實說吧,這件事我老人 **宽枉我,我怎麼敢拿話激您。**」 小子!你的鬼心眼兒我老人

當眞?一

家不但要伸手管,而且也管定了。」

你敢小看我老人家?」 「我老人家說話,幾時不兌現過,小

分明全是針對馬英超和艾玉霜之事而發。 人之美可是件功德無量的好事。」 馬英超聽得却是雙眉高挑,寒着一張 這番話,艾永昌父女全都聽得出來 「那麼,老爺子!我先敬您一杯 ,成

咱們喝酒,酒樓中高談闊論,旁若無人的 艾永昌見狀,連忙招呼道。「少俠! 看他那神情,似是就要發作 臉孔,雙目威稜電射凜人。

事情常有,與咱們無關。」

口。不過,他心中却在冷笑地暗忖道。 馬英超沒說話,默默地學起酒杯喝了 說着學杯邀飲。

事情,看來他是活得不耐煩了…… 「哎呀! 他暗忖間,忽聽那蒼老的聲音又說道 年輕人的聲音道: 不好,小子。 「什麼事啊?老爺

子

瘋語的口氣,似是對我而發,他敢管我的

隔壁那老兒不知是何許人,聽他那瘋言

着我老人家不順眼,想來宰我,那你怎麼 蒼老的聲音道:「小子!如果有人瞧

這種念頭,那他眞是不想活了。」 長眼的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對您老人家動 真會說笑,放眼當今天下武林,有那個不 年輕人的聲音笑道:「老爺子!您可

馬英超聽得心中不由一動,暗道: 我心中想的事情,那老兒怎麼知道

我老人家報仇,是不是?」 我老人家要是被害,你一定不會饒他,替 只聽那蒼老的聲接着又道:「小子

他的。 眼的人,徒兒一定替您報仇,絕不會饒過 「老爺子 您放心吧, 真要有那不開

是師徒兩個 原來隔壁雅座房間裏的一老一少,竟

驀地一

不好了,我的冤家對頭來了,小子! 那着老的聲音大聲嚷叫道:「哎呀! ·咱們

家對頭在那兒? 年輕人的聲音道:一老爺子! 您的冤

碰上,我這條老命準得完蛋。 我老人家得趕快躲開他們,要是被他們 「在街上,就快到酒樓門口了,小子

上望去;只見東邊街上快步奔來四男四女是靠窻臨街,聞言不由全都探首窻外朝街 ,正是那苗山 馬英超跟艾永昌父女的雅座房間,本 「四鳳、 四鬼 八個

老見?……」

的瞽目老人。 聲震耳的報君知聲音,衝出一個鬚髮俱白 他暗忖未已,隔壁雅座襄突然响起

長衫,背後斜揹着一柄長劍。 慌慌張張的樣子,手裏的報君知左搖右幌 個臉黑炭般十七八的少年,穿着一件青布 不時發出 只見他脚步蹌踉,似是酒醉,又像是 「噹」 的聲响。他身後跟着一

啦 跑慢點兒,當心撞上了。 只聽那少年喊道:「老爺子!您怎麼

維 爹一 艾永昌低聲地說道。「無影金鰲雲天 您知道他是誰嗎?」 艾玉霜一見,不由望着乃父問道:

艾玉霜美目不由一 解,道: 「眞是他

嗎? 他。 馬英超點頭道。「一點也不錯,正是

上場了。」 語聲一頓 ,說道:「玉霜 ,好戲就要

見那 道。「哎呀!乖徒兒,快跑呀! 絕學可厲害得很啦。」 向街上奔去,一面奔跑 艾玉霜連忙探首凝目朝愈外望去;只 「無影金鰲」雲天維脚下跌跌撞撞的 ,口中一面直嚷 人家苗山

要跑,他應該向左才是,但他却往右

迎上。 這一來,正好跟 「四鳳、 四鬼」對

般地將「四鳳、四鬼 雙方奔勢都很快速 四鬼」 身來, 的路擋住 ,眼看就要撞上 身子 温住,手裏的

> 兒,乖徒兒!替我看看,是不是跑錯了地道··「哎呀!這是那兒呀,怎麼有野人味報君知蔵的「噹噹」直响,口中却直嚷嚷 那黑臉少年先前似乎還不太明白

今已恍然醒悟過來,站在旁邊說道。 前,已經對上了 我看您就別跑啦,人家就站在您面 不成。」雲天維手裏的報君知又「 ,還跑個什麼勁兒。」

快告訴我,應該往那兒跑才對? 還不想死,可憐我雙目失明,不辨方向 連敲了兩下,嚷道。 ,不辨方向,

「爹!您看得出這是怎麼回事嗎?」 艾永昌沉吟地低聲道。「看這情形 艾玉霜聽得不由掩嘴而笑,低聲道。

他跟苗山之間可能有什麼過節。」

四異」之二,一向遊戲江湖,是位風塵異 「無影金鰲」雲天維名列當世武林

有什麼過節,所以才故意戲弄「四鳳、 艾永昌原以爲雲天維跟苗山 的人可 四能

爲那 好像並不知道眼前的這聲目老兒是誰? 一四鳳、 他在暗想道: 鳳、四鬼」都是一臉茫然的神色,他倏然發現情形似乎不是,因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摸了一把。 聲敲响 突然,雲天維手裏的報君 ,其快如電 一個身子猛地向前一衝 剛好在紅鳳的右頰上 知又「噹」

就是一掌拍出 紅鳳頓時大怒,徒地一 聲嬌叱,揮手

的掌勢 剛好,正巧轉到紫鳳身旁。他上身前傾望勢,脚下一個蹌踉,身子滴溜溜一轉雲天維口裏一聲「唉呀」,順着紅鳳

,嘴兒正碰在紫鳳的香腮上 紫鳳氣得抬手出指就戟,但是雲天維

的口裏却已嚷了聲。「好香。」 紫鳳的玉指才一戟出,雲天維身驅一

救我,她們要打我呢。」 了白鳳的身後,口裏叫嚷道:「乖徒兒快幌,不但巳避開了紫鳳的一指,人也閃到 ,不但已避開了紫鳳的一指,人也閃

白鳳的背上 他口裏嚷叫着,左肩一歪,恰好撞在

白鳳被撞得嬌驅前衝了兩步,猛地旋 「老鬼!你找死!」

身叱喝道。 抬手出掌,快如電閃地拍 此 時,綠鳳巳是一聲冷笑, 出。 跟着

手,飛起一脚踢出

這一來,「四鳳」立時全都出了手,原來雲天維肩撞白鳳之際,他的左手

一流高手,但却是奈何雲天維不四鳳」的武學功力,雖然都是當

盡一身所學,竟連雲天維的一片衣角也沾 直逗得「四鳳」嬌叱連連。然而,她們展 的樣子,但在 ·知,另一隻手却東摸一把,西捏一下;齊施中,却飄忽無定。他一隻手拿着報 只見雲天維的身形看來雖是踉踉蹌蹌 「四鳳」的粉拳、 玉掌、蓮

一面不住的嚷嚷道。「哎呀!不行啦,這 雲天維一面戲弄着「四鳳」,口裏則

啦,快跑啦,別再呆着啦,再呆下去就跑四個小妞兒太厲害,我老人家就要吃不消

艾永昌一

聽這話,心中不由微微一動

超一 了 ,暗忖道: 該走了。」 他心中這樣一 ,說道:「少俠! 「這話難道是對我說的 想,立刻側臉望了馬英 咱們別儘看熱鬧

馬英超沒表示意見

英超,艾玉霜下樓出店而去。 艾永昌招來店伙計,算過店賬,與馬

的黑衣中年大漢 上的馭者是一個身形魁梧高大,神態威武 ,那裏東街上馳來了一輛雙套馬車,車轅 這裏艾永昌父女跟馬英超剛離去不久

的聲音說道:「妳們都住手。」馬車一到,車廂內立刻响起 車廂內立刻响起一 個甜美

一齊走近車前躬身行體。 四鳳 聞聲立時停手後退,與 四四

瑤珍 金瞳魔姬」,又號「老邪婆」的崔美艷少婦;她正是名震苗疆的苗山

是五十開外之人。 她年紀看來雖只三十多歲,事實上已

「金朣魔姫」崔瑤珍目光瞥視了雲天 ,望着紅鳳問道。「那瞎眼老兒是

阻住弟子等的去路,而且瘋言瘋語,學紅鳳搖頭道:「不知道,是他無故 十分輕薄。 ,是他無故攔 動

一眼,道:「妳們四個對付不了他?」 「哦。」 崔瑤珍目光又瞥視了雲天維

> 角也未能沾上 使的是什麼身法,弟子等四人竟連他的 紅鳳道:「這老兒古怪得很,不知他

面前走了過來。 ,緩緩站起身子跨步下了車廂,向雲天維 有這等事?」 崔瑤珍眉鋒微微一皺

那裏呀,那些小妞兒都走了沒有?」 雲天維突然嚷道。 那黑臉少年本來站在一邊,可是這時 「黑小子呵!你在

竟不見了 崔瑤珍走到雲天維的面前,目光凝注 人影,不知他躲到那兒去了。

識。」
高人?何必眞人不露相 雙眉微蹙地說道。「閣下是武林那一位 ,跟孩子們一般見

麼? 別再裝下去了,你可知道是誰在向你問話 吃的瞎子,並不是什麼武林高人矮人。」 小老兒只是個跑江湖替人算命看相混飯 語聲一頓,又高聲叫嚷道:「黑小子 雲天維搖頭道:「大嫂子 紅鳳在旁一聲冷笑道。「瞎老兒」 你在那裏啊,我們該去做生意了。」 妳弄錯了 你

道:「不是一位太嫂子嗎? 雲天維怔了怔,翻動着一雙白眼珠

認識我 再裝瘋賣優小家氣了,我不相 崔瑶珍忽然輕聲一笑,道。 「閣下 信你眞不

別

你也住在苗山 雲天維一怔,旋即倏然大喜地說道:我,告訴你吧,我住在苗山。」 崔瑤珍不由也是一怔,詫異地道。 ! 那眞巧極了 ,我們是鄉親啦。」

住在苗 笛山,我還有個媳婦兒住在那兒呢,雲天維點點頭道··「我瞎子從前正是 ,我還有個媳婦兒住在那兒呢

> 我趕出來啦。」 ,她就不要我

「鳳凰谷 山什麼地方?

呀!我們當眞是鄉親呢,你那媳婦兒她是 不是姓崔?」 崔瑤珍臉色條然一變,雙目 。旋而,金光斂隱 ,微笑着說道。 金光陡然

見? 頭道: 「大嫂子」 對!對極了 敢情妳也知道我那媳婦

她還很熟呢。 崔瑶珍淡淡道。 「我不但知道她

大嫂子 「阿!這下子可好了,遇上鄉親啦 妳送我回家去好不好?

送你回家去就是。」 起一層寒霜,說道:「你放心吧,我 「這當然好。」崔瑤珍的臉上突然現了!妳沒我匠多三女

朝雲天維衝去。 話聲中,水袖突然一揚 ,一股香風直

好香呵,好香。」 雲天維突然聳聳鼻子,說道: 「呵!

「哎呀!這是怎麼了,我頭有點兒量 他口裏說着,身子忽然搖幌起來

睡着了。 不成,我得睡一會兒才行。 話落,身子一歪,躺倒地上不動了

店裏去,好好地照料着他。 道:「這瞎子怪可憐的,你們先把他送回崔瑤珍却笑了笑,回頭朝「四鬼」說 崔瑤珍却笑了笑,回頭朝

維的身子而去。 ,暗暗出指點了雲天維的穴道 「冷無常」徐青立刻應聲大踏步上前 ,抱起雲天

午正,日正當中。

蹣跚,走得一副很吃力的樣子。 右手拿着一根竹杖,踽踽獨行着。他脚步 白的駝背老人,左肩上揹着一個小包裹, 由延津往開封的大路上,一個鬚髮蒼

個晚景凄凉而又孤獨的老人。 他形單影隻,神情落寞,看來,這是 申時剛過,開封已然在望。

面日英武的青年壯漢,正圍着一個十六七 了刹那,隨即邁步直朝樹林邊走了過去。 林裏傳來,駝背老人神情一怔,停步沉思 走近樹林邊,抬眼朝林中望去,三個 一聲嬌叱,由路旁十多丈外的一座樹

歲年紀的小姑娘在激門。 名壯漢,臉上却毫無懼容 刄,只拿着一根細長的皮馬鞭兒,獨敵三 厲。只是,那小姑娘手裏雖然並未使用兵 三柄長劍,寒光閃閃,那招式頗具凌

現在那兒,叫什麼名字,這並不犯法呀!事,妳說有人跟我長得很像,問問妳那人意態有點輕浮的含笑說道:「這可眞是怪 少年書生。他輕搖着摺扇,目視小姑娘,中拿着一柄摺扇,神情瀟洒,飄逸的藍衫 得快,豈不要挨妳幾馬鞭麼。 姑娘!妳也太不講理了 一邊,站立着一個年約二十多歲,手 ,要不是我閃避

睛看看,姑娘是什麼人,你們竟敢仗着人,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哼?你也不睜大眼 「認錯人也是常事

> 娘的敵手。 是三支劍,就是再加上三支,也未必是姑 多欺侮姑娘。呸!别作夢了,別以爲你們

大有來頭之人,我倒要請教妳的尊姓大名姑娘!妳好大的口氣,這麼一說,妳必是 藍衫少年書生忽然哈哈一笑道。「小

藍衫少年書生雙眉微微一挑,道。 小姑娘冷笑道:「呸!你配!

小丫頭,我就教訓你。」 小姑娘突然一聲冷哼道。「你敢叫我

好個刁蠻的小丫頭……」

壯漢的圍攻,右手振腕抖鞭,馬鞭兒筆直 話聲中,嬌驅一閃,已脫出三名青年

藍衫少年書生微微一笑,右手摺扇的直朝藍衫少年書生當頭抽落。

知他一身功力必然不俗,要不怎敢?何許人物,但見他竟以手中摺扇點來。已 小姑娘雖然並不知道藍衫少年書生是抬,迎着小姑娘的馬鞭兒鞭梢點去。

電般反捲倒回。 扇點上,口中一聲冷哼,倏地挫腕一帶 她自是不肯讓自己的馬鞭兒讓他的摺 的一聲暴响,閃

的直朝他抽到。 他丫頭兩字才出口 藍衫少年書生一笑道:「丫頭…… ,馬鞭兒突如靈蛇般地疾伸,又巳筆他丫頭兩字才出口,小姑娘陡地一聲

只得閃身橫跨一步避開。 再以手中摺扇相迎,已是不及。莫奈何 這一鞭,奇快如電,藍衫少年書生想

邊跨步閃避,他剛一跨步,身形尚未站穩可是小姑娘似是早巳料想到他會往旁

鞭跟着出手

,道說:「你知道厲害了麼,還敢欺侮姑一驚,忙不迭地一仰身形,倒縱出丈外。一驚,忙不迭地一仰身形,倒縱出丈外。 娘麼? 鞭

鞭,心中不由頗爲惱怒,小姑娘話聲一落藍衫少年書月一日 知我並不是怕妳。」 ,他立時冷聲說道。「妳太不講理了, 藍衫少年書生一時大意,險險挨上一

「呸!別臭美了,你真能够傷得了我 「我是怕誤傷了妳。」

人叫什麼名字不可。」

「那妳就休想走出這片樹林。」

不曾被人嚇住過。」 「呸!你別吹大氣了,我小飛狐還從 「小飛狐?」藍衫少年書生一怔,道

也知道我的外號?」 嗯。」小飛狐明眸微睁地道。

的?

麼說來,我們是自己人了

「呸!誰跟你是自己人。」

她的馬鞭兒已經又如閃電般倒回,第三 是好友

藍衫少年 書生只覺得眼前鞭影

然一聲大笑道:「小姑娘!妳聽清楚了,

阮義,此刻正横釗劍站立旁邊,阮平忽

是「銀劍堡」的「銀劍三英」阮平、

阮雄

那先前圍攻小

飛狐的三名青年壯漢

小飛狐明眸一眨道:

「家父與『塞外飛狐』沙天鵬當年曾

「你不怕我,那你爲什麼不出手?」

,只是今天妳非得說出那個跟我長得像的 「我能不能傷得了妳 ,那是另一回事 我不說便怎麼樣?」

「妳叫小飛狐?」

藍衫少年書生道·「妳可是從大漠來

藍衫少年書生忽然朗聲一笑道。「這 小飛狐冷冷道:「是便怎麼樣?」

兒一披,一臉不屑之色。」說完小嘴 你們『銀劍堡』就能嚇唬得了我?哼!原 現在妳該相信我的確是自己人了吧。」 少堡主。」 了怒意,喝道:「小丫頭,『塞外飛狐』 說,又臉露不屑之色,臉上不由立時泛起 誰,所以才刁蠻不講理,如今聽她這麼一孔玉龍原本以爲小飛狐先前不知他是 來你們是想仗着『銀龍劍法』欺負我,『 『銀劍公子』孔玉龍?」 們公子便是名滿天下武林『銀劍堡』的 孔玉龍點頭得意地一笑道:「不錯 小飛狐明眸微微一睁,道:「你就是 「呸!」小飛狐又啐了一口,道:「

瞧不起『銀龍』劍法,妳太也不知天高地 當年也不敢說這種話,妳小小年紀,竟敢 「我就是瞧不起,怎麼樣?」 小飛狐霍地跨前一步,臉兒一揚,道

外飛狐』管教管教妳。 小丫頭,妳既這麼說,今天我倒要替 孔玉龍心中突然怒氣上冲,喝道。 『塞

,疾朝小飛狐肩井穴點到 話落,修然進步欺身,手中摺扇

,小飛狐口中一聲冷哼,塌肩側身避開

暴响,横掃而出 摺扇,右手皮馬鞭兒一揮, 「叭」 的 一聲

十分激烈。 刹那間,但見扇影鞭影縱橫,打鬥得

無法還攻 玉龍居然只有招架的份兒,手中短扇竟然 可是,扇短鞭長,二十多招過後,孔

不 個十幾歲的小妞兒都對付不了,這話誰也 若說「銀劍堡」的「銀劍公子」連一

劃、快逾疾電,片刻工夫,立將小飛狐的 倏地一變,展開了一輪搶攻,挑,點、打 一根長鞭迫得無法施展。

二十招不到,孔玉龍驀地一聲大喝道

抬手裏的摺扇道··「我看還是冤了吧,只

「亮劍?」孔玉龍輕蔑地一笑,抬了

巧燕翻雲,倒縱出丈外,但她手中的皮馬大喝中,小飛狐倐然一聲驚呼,身似

鞭已被孔玉龍奪出手去。 小飛狐頓時氣得臉色發白,手中皮馬

回 鞭被人奪出手去,這大概還是她生平頭一

然齊地哈哈大笑,阮平說道:「小妞兒, 妳還兇不兇了?」 站立在一邊的「銀劍三英」見狀,忽

們一個也別想活。」 們神氣什麼,姑娘可跟你們沒完,今天你 見綠芒電閃,手中已握着一柄冷氣森森逼 禁一陣紅,一陣白。她倏然抬臂反探,驀 人的短劍,圓瞪着一雙明眸,喝道:-「你 小飛狐幾曾受人這等譏笑過,臉上不

M16

孔玉龍目光瞥視了她手中的短劍一眼

,淡淡道:「妳也用劍?」

了你們『銀劍堡』的人,別人就不配用劍小飛狐雙眉倏地一揚,道:「難道除

』專用兵双,武林中自是誰都能用, 似乎有點班門弄斧。」 意思只是說在『銀劍堡』人的面前用劍 孔玉龍淡然一笑道:「劍非『銀劍堡 我的

問

示着誰都不配在「銀劍堡」人面前用劍。 「班門弄斧」跟他那自負的神態,却暗 他口中雖說武林中誰都能用劍,但那

吧!」 她嬌靨一寒,冷叱道·「別廢話,你亮劍 得小飛狐恨不得立刻一劍扎他兩個窟窿。 他那種自負的神態,那種語氣,眞氣

明白『銀龍』劍法並不足以傲誇天下武林 你們的性命,只是因爲你是『銀劍公子』 閃動,道··「其實我就是不用劍,也能取 憑這柄摺扇,就儘够妳吃力的了。」 我偏要在劍法上勝你才心滿意足,讓你 「呸!」小飛狐手中短劍一振,寒芒

持,恰好合了他的心意 究竟有什麼奇絕獨特之處。小飛狐這一堅 ,便是想看看名震武林的『銀龍劍法 人連連點頭,他之所以一直靜坐林邊不動 所以今天你非亮劍不可。」 她這番話,只聽得坐在林邊的駝背老 L-

一要你管。

不僅不值得,還有點大才小用,也太自貶的小姑娘,若以「銀龍」劍法與她搏戰, 法極是自負,他認爲小飛狐只是個十多歲 孔玉龍素向心高氣傲,對「銀龍」 劍

身價

「死行!你非亮劍不可。 因此,他眨眨雙目,冷漠地一笑道:

「不行便又怎麼樣?」阮平突然插嘴

了。 說話,等我先收拾了他 小飛狐雙眉一揚,道。「呸!誰跟你 ,你們三個也跑不

大笑。 「銀劍三英」不由又是發出一陣哈哈

她到底只是個十七歲的小姑娘。 小飛狐被笑得急了 ,氣得幾乎要哭

進去。 上敲得很重,瞇着雙眼,緩緩往林內走了頭,忽然立起身來,故意將手中竹杖在地 一直靜坐在林邊的駝背老人微皺皺眉

立時一齊抬眼凝注。 小飛狐跟孔玉龍等人發現有人走來

道•「小姑娘!妳別跟他們打架吧。」 後目光落在小飛狐的臉兒上,沙啞着聲音 眼,朝孔玉龍等人一個一個的看下去,最 等人丈許之處停步站立,仰起臉,瞇着雙 駝背老人微微氣喘的走到距離孔玉龍 小飛狐心中正沒好氣,明眸一瞪,道

家一個小姑娘?嗯? 玉龍,瞇着眼睛道:「你們爲什麼欺負人 **能背老人碰了個釘子搖搖頭,轉向孔**

比較善良,脚下跨前兩步,望着駝背老人 話 ,他是懶得開口 孔玉龍神色冷淡的看了他一眼,沒說 「銀劍三英」的老三阮義,心地爲人

> 走開吧。 說道:「老人家!沒你的事,你還是快些

多沒意思… 」了兩聲,眨眨眼睛道:「那你們就別欺 駝背老人楞楞望着阮義,口 ,男人欺負女人,大人欺負小孩 中「呵呵

「老三! 老二阮雄性情比較暴燥 你跟他囉囌個什麼,攆他走就是 接口說道。

你的那條老命多活些日子。 老大阮平忽然朝駝背老人揮揮手說道

頭變了,唉……」 駝背老人搖搖頭道:「年頭變了

地上矮身坐了下去。 的走向小飛狐身後,在丈許多遠的一塊草 着竹杖,一副龍鍾老態的樣子,一步一步 他嘴裏說着,不但沒有走開,反而挂

理,他心中不由大是起疑。 **場面,避之唯恐不及,那有反而走近的道** 兒古怪,若是常人,碰上這種動刀動劍的 孔玉龍一直冷眼看着這駝背老人有些

短劍,喝道:「我叫你亮劍,你聽見了沒 可是小飛狐却不管這些,她一挺手中

再亮也不遲。」 了,只是妳得先贏了我手中這柄摺扇 孔玉龍雙眉一挑,冷冷道:「我聽見 ,我

她動手 顯然地,孔玉龍是瞧不起她,不屑用劍跟 肯亮劍,這對她而言,無異是一種侮辱 小飛狐一再出言相逼,孔玉龍始終不

她生性倔强,孔玉龍越是不肯亮劍

的意思啦,你怕『銀龍』劍法勝不了我,珠子一轉,忽然輕聲一笑道:「我明白你 丢了你們『銀劍堡』的威名。對不對?」 她就更要他非亮劍不可。她心念電閃,眸 孔玉龍雙眉一挑,道:「誰說的?」 「我說的,要不然你爲什麼不敢亮劍

大多數的人,都受不得一個「激」字。 只不過是徒具虛名…… 『銀劍堡』威震武林的『銀龍』劍法, 我動手?」小飛狐披披嘴道:「看來你 俗語說得好··「請將不如激將」,絕

,雙眉高挑,道・「妳一定要我亮劍?」 果然,孔玉龍被激怒了,他臉色一變 小飛狐冷冷道:「不過如果你不敢就

銀龍』劍法。 妳既然這麼說,我就讓妳見識見識『 孔玉龍陡然哈哈一聲狂笑道。「好

銀劍已然出鞘。 簧,「嗆」的一聲輕响,銀光一閃,龍紋 他右手握住腰間的劍把,拇指一按把

易施展的。」 告訴你吧,『天痴』劍法等閒我也不肯輕 小飛狐忽然格格嬌笑道。「這才是

天痴』劍法?」 孔玉龍心中倏然一驚,道: 「妳會 -

爲小飛狐是天痴上人的徒弟。天痴上人性「銀龍」劍法難勝「天痴」劍法,而是因 「天痴上人是妳的什麼人?」 孔玉龍雙眉一挑又垂,目光凝注地道 孔玉龍心裏有點猶豫了,他倒不是怕 小飛狐道:「是我師父,怎麼樣?」 小飛狐冷冷道:「怎麼?你怕了?」

> 要是勝了,必將觸怒天痴上人。萬一天痴 找上「銀劍堡」來,那豈不是個大麻煩? 上人爲護短,爲爭他「天痴」劍法的榮譽 果不勝,那會有損他「銀劍堡」的威譽, 情怪僻,最喜護短,他跟小飛狐動手,如 他本是個城府甚深,工於心計之人,

聲叔叔呢,我還能跟妳動手麼?」是我托大了,認真說起來,妳還得叫我一是我托大了,認真說起來,妳還得叫我一娘!我們算啦。我們這是不打不相識,不 什麼我們也不該因這一點小誤會動手。站往找『銀劍堡』跟家父研討砌磋劍術。說 」跟家父是老朋友,令師昔年也曾數度前 來,我們更不是外人了,令祖『塞外飛狐 他心念電轉,突然哈哈一笑道:「這麼說

有所顧忌,不願跟小飛狐動手,免得惹來 法之敵,不敢動手 知道你的心意麼,還不是自量不是天痴劍 現在却又說得這麼好聽,哼!你以爲我不 。今天不動手可不行,剛才你們那麼兇 「呸!別自說自話皮厚了,誰要叫你叔叔 麻煩,可是小飛狐却依然不肯罷休地道。 他雖因小飛狐是天痴上人的弟子心中

定要逼我動手?」 雙眉高挑,臉色沉寒地冷冷道:「妳真定要逼着他動手。他心中不禁忍無可忍 孔玉龍想不到小飛狐竟然這般刁蠻

,劍虹如電,身隨劍走,出劍直朝小飛狐地抬腕振劍,銀龍劍在胸前劃了半個弧形不得不發。孔玉龍他沒再說話,臉色凝寒 面門點去。 情勢擠逼至此,有如拉滿了的弓弦, 小飛狐道。「少廢話,你動手吧。」

有精湛不俗的造詣。 一招,即已顯出「銀劍公子」在劍術上實

劍劍身削去。 三尺,手中短劍疾揮,綠芒閃動,竟朝銀 小飛狐突然格格一聲嬌笑,側身橫跨

嬌軀向後暴退。 金星飛濺中,小飛狐陡然發出一聲驚呼, 兩劍相接,「嗆」的一聲暴响,綠芒

劍劍身。 孔玉龍身形也向後疾退,低頭檢視銀

色。 「銀劍三英」在旁見狀,臉上齊現驚

明眸現露驚色地望孔玉龍。 小飛狐望去,只見小飛狐左手撫着右腕 駝背老人不禁雙眉微皺,抬眼凝目朝

險險脫手震飛 未被削斷,反而將自己的虎口震痛,短劍 一招就想削斷孔玉龍的銀劍,沒想到銀劍 顯然,她是仗恃自己的短劍鋒利,第

定要妳識得『銀龍』劍法的厲害。」是仗恃手中短劍鋒利,好得很,今天 是仗恃手中短劍鋒利,好得很,今天我一十分惱怒,瞪目沉喝道:「丫頭,原來妳们米粒般的缺口,劍身受損,他心中不禁 孔玉龍低頭檢視銀劍 一振手中銀劍,正要發招攻出 ,劍身已現出

的中間。而且有一股無形暗勁,迫得孔玉 於此際突然橫身站立在孔玉龍小飛狐二人 在小飛狐身後丈外草地上的駝背老人,竟 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人影一閃,那坐

龍的身形一窒,不得不收招停勢後退 小飛狐口中發出了一聲驚「咦」。孔玉龍心中不禁凜然一震。 0

命案? 小飛狐明凝眸一道:「他是誰?」

字? 小飛狐臉色一變,道:「他叫什麼名

駝背老人道。「聽說好像是姓何。」

劍似遊龍,快如閃電,雖然只才出手

下 多 的名號?一 少都聽說過或見過,怎竟從未聽說過閣 皺道:「當今武林稍有名氣的人物,我 孔玉龍腦中思緒飛轉了轉,雙眉微微

公子』當然不會聽說過。」 麼,小名號又不是响亮的萬兒,你『銀劍 駝背老人淡淡道··「我不是說小名號

劍直朝駝背老人胸前刺去。

由近而遠,直往封邱方向飛奔馳去。 驀地向林外竄了出去。只聽得一陣馬蹄聲

小飛狐眼圈兒忽然一紅,一捧嬌軀,

「我剛從封邱來。」 「你怎麼知道?」

「在什麼地方?」

人稱

『屠龍老人』。

駝背老人道:「小名號,小老兒外號

孔玉龍目露疑惑之色地望着駝背老人

,問道··「你說的可是真的?」

駝背老人神色忽然顯得一片冰冷地道

「你不信?」

麼? 一變,聲調一冷喝道·「老兒!你想找死 修然,孔玉龍的心中忽有所悟地臉色

「那怎麼會,小老兒雖然已經一大把年紀 ,但是還不想死呢。」 「找死?」駝背老人一怔 ,搖頭道:

是活得不耐煩了。」 道。「老兒!你竟敢戲弄咱們公子,你大 意來了,老二阮雄雙目突然一瞪,沉聲喝 站立在一邊的「銀劍三英」 也都會過

不少麻煩,你該爲你自己高興才是。」來說,雖然感到有點失望,可是却也省去

孔玉龍道·「爲什麼?」

駝背老人淡然一笑道·「我問你

,你

人被殺在那家客棧裏確實沒錯。這事在你

駝背老人冷冷道:「信不信由你,有

桐柏三虎武功雖也不錯,但怎會是他敵手

孔玉龍道:「聽說他武功身手極高

,怎麼可能殺得了他?」

氣勢像要吃人的樣子。 阮雄生得豹頭環眼,他雙目一瞪,那

要我找他的目的是爲什麼?」

的胆,怎敢戲弄你們公子。」 道。「小老兒沒有呀,小老兒怎麼有那大 駝背老人駭得後退了一步,連連搖頭

再裝瘋賣傻了,閣下究竟是誰?說吧,別再裝瘋賣傻了,閣下究竟是誰?說吧,別 駝背老人道·「我就是我, 我既沒裝

得很像,你要看看究竟。對不對?

道:「不錯!你怎麼知道的?」

這番話,只聽得孔玉龍不由連連震動

駝背老人淡淡一笑道:「那你就不必

『銀劍公子』的名頭,所以你要找他跟他

,出道江湖雖然不久,聲名却已蓋過你

駝背老人道·「因為他的出身來歷如 孔玉龍心中一窒道。「這個……」

較高下强弱。同時也因爲聽說你跟他長

老人』,你不相信,我就莫可奈何了。 瘋賣傻,也沒小家氣。 駝背老人道・「姓名當然有,只是我孔玉龍道・「難道你沒有姓名?」 我說我人稱『屠龍

M18

背老人,沉聲問道:「閣下是誰?」

那姓名很不中聽,你聽了會更生氣。」

孔玉龍雙目倏然一凝,上下打量着駝

我對你不客氣。」 聽看,可不准信口開河胡謅,否則就別怨和玉龍道:「只要是眞姓名,說來聽

,道。 會信口開河胡謅的。」臉色神情倏然一 孔玉龍陡地一聲怒喝,銀虹一閃 駝背老人點頭道:「你放心吧 「小老兒姓朱單名一個中字。」 ,我不 ,挺 肅

作 宗」兩字具有諧音之妙;他把朱中兩字聽 信口胡謅佔他便宜。 「祖宗」 顯然,孔玉龍是聽錯了。朱中與「祖 ,認爲駝背老人是存心戲侮他

自稱姓朱名中,際實也是採諧音 沒有 駝背老人也不真姓朱名中,他之所以 「祖宗」

勝你也不光采,我用樹枝,你用竹杖,這

然而,孔玉龍他眞是聽錯了嗎?

之意。 不動。只目光如電,灼灼地注視着刺來的 孔玉龍挺劍刺出,駝背老人竟然凝立

劍鋒。 際,孔玉龍却突然沉腕收劍,臉色寒凝如 眼看銀龍劍劍尖巳距離他胸前尺許之

試試是眞是假?」 劍公子』劍下從來不殺不還手之人,我要 冰地道。 駝背老人淡然一笑道:「我聽說『銀 「你爲何不還手,也不閃避。」

你亮兵刃吧。」 孔玉龍冷冷道: 「現在已經試過了

龍劍法名慶天下武林,能有機緣領敎銀龍 駝背老人忽然輕嘆了口氣,道:「銀鼠劍公子『不是隨便可以戲梅的。」 孔玉龍道。「不錯,今天我要讓你知 駝背老人道: 「你眞要跟我動手?」

> 都險露驚愕駭然之色。 「銀劍三英」則瞪大着六隻眼睛,全

林高手 龍鍾的駝背老人,竟然是個內功深厚的武 來時,他心中就覺得這老兒有點古怪,起 了懷疑,却未想到這個看來庸俗而又老態 雖然,孔玉龍早在駝背老人走進林山

,喝道:「老兒!你是誰?」 孔玉龍心中一震之後,旋即震目怒瞪

劍法絕招……」 眞了不起,竟能接得下名震武林『銀龍』 答理他,却向小飛狐笑說道··「姑娘!妳 駝背老人冷冷地看了孔玉龍一眼,沒

兒這可不是多管閒事,而是因爲封邱城中 開口,可是駝背老人却朝她搖手一笑又道 有關,所以 出了命案,我猜想那命案可能與你們雙方 「姑娘!妳先別開口,也別生氣,小老 小飛狐黛眉一揚,小嘴兒一噘,才要 我才特地告訴你們

小飛狐秀眉一皺,問道:「出了什麼玉龍聽得全都不由微微一怔。

駝背老人說道:「一個年輕書生被殺

這位公子長得差不多的樣子。」

駝背老人目光一瞥孔玉龍,道:

「桐柏三虎。」 「是什麼人殺了他?」

是我沒有兵刄,只有這一根竹杖,如之奈劍法絕學,這實在是件十分光采的事,可

駝背老人搖頭道:「沒學過, 孔玉龍道:「你會不會用劍? 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只學過

說罷,幌了幌手

·的竹杖

,聳聳肩

他說來每一句話都帶有骨頭 0 ,不是赔

幾招打狗杖法。」

細枝樹葉。冷笑說道:「用劍跟你動手 驀然抖手將手中的銀龍劍擲插在丈外地上 含戲梅之意,便是意含譏諷 飄身去折下一根樹枝,立掌如刀,削去 孔玉龍直氣得俊臉發青,冷聲一笑

樣比較公平,來吧。」 ,果然不錯,不過,你雖然狂傲,看來還 「江湖傳說『銀劍公子』爲人十分狂傲 駝背老人冷冷地望着他,突然大笑道

此,你小心了。 話聲一落,他立即冷聲一笑,喝道: 算得上是條漢子,你出招動手吧。」 孔玉龍心中早巳氣極怒極,駝背老人 「如

,快疾如電地直朝駝背老人咽喉點去。 話落招發,手中樹枝一震,以枝代劍

式威勢自是凌厲驚人 使來,實跟一柄長劍並下差遜什麼,其招 亦有精深不俗的火候。一根樹枝在他手中 中的青年俊彦,不但劍術造詣不凡,內功 銀劍公子」名震武林,爲當今武林

泉 喉定然立被洞穿 這一招如果真被點中 ,鮮血泉湧,頓時命歸黃 ,駝背老人的

招就要了駝背老人的老命。 顯然,孔玉龍心中巳生殺機,存心一

點向他咽喉威勢凌厲的一招。 有點手忙脚亂地身驅向後一仰,脚下踉蹌 ,險險沒有跌倒,但也恰巧避過孔玉龍那 **麥厲,他似是慌了手脚,口中一聲驚叫,** 駝背老人眼見孔玉龍招發如電,威勢

朝駝背老人胸前大穴遞到 中樹枝招變「遊蜂戲蕊」 孔玉龍出手一招點空,狂笑一聲,手 ,奇快絕倫地又

駝背老人才又故技重施,裝作手脚慌

亂地閃身斜退避開。可是孔玉龍身形一閃 是孔玉龍陡覺手指點處堅逾鐵石,觸指生 痛,右手樹枝連忙一揮掃出,藉着那一揮 時一聲狂笑,喝道··「老兒,躺下吧。」 ,點在駝背老人的「期門穴」上。口中同 ,人巳到了駝背老人身側,左手駢指如戟 可是,駝背老人並未依言躺下,反而

杖一揮,「叭」的一聲,正敲在孔玉龍的 駝背老人比他還快。駝背老人出手了,竹 他身形暴退奇快如電,可是,他快,

掃出之勢,身形暴退。

拿樁站穩。 形搖幌,脚下連打了兩個踉蹌,才能勉强 這一下敵得實在不輕,痛得孔玉龍身

駝背老人突然哈哈一笑道。「怎麼樣

?我這一招打狗杖法還不差吧? 圍住,橫劍蓄勢,似要聯手合擊。 三人身形同時閃動,成品字形將駝背老人 「銀劍三英」見狀,立時一聲怒喝,

「怎麼?三位在旁邊可是看得技癢了,也 駝背老人目光環視了三人一眼,道。

想凑熱鬧嚐嚐我這打狗杖法的味道?」

果然是一位高人。」 龍却已朝他一搖手,目光有如冷電般地望 看背老人,冷冷道:「我看走眼了,閣下 老大阮平雙眉一挑,才要開口,孔玉

這麼個只會幾手打狗杖法的老頭子,要是你這話錯了,那眞會讓人笑掉大牙,像我 也算得上高人,那麼,像你這種名震武林 『銀劍公子』又算是什麼呢?別捧我 駝背老人神色淡漠地笑了笑,道··「

心中明白,駝背老人所言實是句句都有骨番話,聽來也似乎有點道理,但是孔玉龍 ,意含諷刺。 他說時神情雖是一本正經的樣子,這

當然,孔玉龍他也知道,今天週上了

,一爭勝負雄長。 他生性狂傲,雖已明知駝背老人是個 人物,但他仍要跟駝背老人全力一搏

怎能就此畏縮罷手。 中的名頭,在這等勢成騎虎的情形下,他 事實也是,以他「銀劍公子」在武林

振手中樹枝,正要發招攻擊 只見他雙目一瞪,精光如電激射 ,

驀地一

林來,竟是那小飛狐去而復返。 一陣馬蹄聲爆响,一騎紅馬,疾衝入

不知她爲何去而復返? 孔玉龍跟「銀劍三英」全都不由一怔

道。「老兒!跟我走,我有話要問你。」 小飛狐人馬已衝到駝背老人身旁,嬌喝 就在孔玉龍跟「銀劍三英」一怔之間

> 着駝背老人的胳膊向上一 頭向林外飛馳奔去。 人提上馬去。一手同時一 話未說完,人在馬上已探臂伸手,抓 帶馬韁,馬巳回 提,竟將駝背老

他似乎連掙扎都未掙扎 不 這眞是怪事,駝背老人一身武功頗高 ,小飛狐竟能輕易的將他提上馬去,

這是爲什麼?……

向林外追去。 道:「追!」連忙率同 孔玉龍一怔之後,定過神來,立即喝 「銀劍三英」 掠身

狐人馬已馳百丈以外。 孔玉龍不禁氣怒得直是跺脚,咬牙恨 可是已經慢了一步,追出林外,小飛

恨不巳。 頭一聽說那姓何的年輕書生被殺就急 阮平在旁勸道·「公子!別氣了

?那一路人物,我們也必須摸清楚他。」 前往封邱城中走走,定能遇上他們的 封邱城中客棧裏查問詳細情形,我們只要 的。還有那駝背老兒他究竟是個什麼來歷 們只要前往封邱城中走走,定能遇上他們 了,她去而復返帶走駝背老人,必是前往 阮義接口說道:「老大說得不錯,我

以後再遇上他們兩個時,不管是什麼地方 華絕招,以致落敗,被那老兒戲弄了去。 大意,不屑一出手就施展『銀龍』劍法精 稍飲地微一點頭道。「剛才是我太過輕敵 儘管施展『銀龍』劍法精華絕招對付他 孔玉龍聽得二人這麼一說,這才怒氣

,騰身躍上馬背,當先直朝封邱城方向馳 說罷,邁步去解開拴在樹幹上的馬韁

紛上馬隨後馳去。

她竟然一帶馬頭,轉向一條荒僻的岔路上 她應該直奔封邱城才是,然而,半途中 小飛狐帶着駝背老人縱馬疾馳,按理

定會隨後追來,爲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糾纏 之處,她料想孔玉龍等人心中必然不甘 ·所以才轉向岔路。 駝背老人被小飛狐提上馬背,貼身坐 其實這正是小飛狐的心思聰明的機警

帶我去什麼地方?」 怕的樣子,沙啞着聲音道·「姑娘!妳要 在鞍後竟然並動也不動一下,裝得一副害

殿。 小飛狐沒好氣的道:「好地方,閻王

姑娘!妳可行行好,我還不想死 「啊呀!」駝背老人忽然叫嚷道。

答我,便沒你的事,要不然,哼!我可也 不是什麼好人。」 • 我只是要問你幾句話,只要你誠實的回 小飛狐「啐」了一聲道:「別裝蒜了

跑。」駝背老人嘴裏說着,身軀突然向下 一歪,滾落馬鞍,跌在地上 「妳也不是好人,那不行 ,我得趕快

那馬本是一股前奔之勢,小飛狐反手小飛狐反手一抓,却未抓着。

遠去,並忙一帶馬頭,又轉了回來 一把未能抓着駝背老人,馬已奔出五六丈

想必是跌痛了,一手撫着腰, ·必是跌痛了,一手撫着腰,口中「哎駝背老人滾落地上,跌了個四脚朝天

這人好沒道理,竟然想跑,眞是活該。」 視駝背老人,一副兇霸霸的樣子道··「你 小飛狐飄身躍下馬背,雙手叉腰,瞪

幹坐起,道:•「我怕呀,妳說妳不是好人點背老人抬頭看了她一眼,手撫着腰 ,我怎麼不趕快跑。」

你好好跟我合作了,我不抽你幾鞭子才怪小嘴兒忽地一撇,道:•「哼!若不是想要 了好不好,你不知道人家心裏有多煩。」 小飛狐秀眉一皺,道:「你別跟我裝

呢。」 妳那麼兇霸霸的樣子,誰敢跟妳合作,不 「跟妳合作?」駝背老人搖頭道。

在空中發出「叭」的一聲爆响,但並未抽 成。我不跟妳合作。」 小飛狐雙目一瞪,右手條揚,皮馬鞭 「你敢! 剛才你在那樹林中,

> 』他豈會輕饒你。」要不是我去教你出來,哼!那『銀劍公子 駝背老人心中不由在暗笑。「也不知

我跟妳合作什麼?先說來我聽聽看。」 道是誰救了誰,妳實在太刁蠻了。」 他心裏在暗笑,口中却問道。 「妳要

別人我早拿鞭子抽他了。」 我並無惡意,所以才耐着性情問你,要是 ,道: 「我知道你不是常人,也知道你對 小飛狐明眸望着他,忽然輕嘆了口氣

上坐下 道··「我猜想你一定知道那個姓何的被殺 的原因,我要你據實告訴我。」 她一邊說着,一邊走到路旁一塊石頭 ,抬手掠了掠鬢邊微亂的秀髮,又

他爲何被殺的原因?」 駝背老人眨眨眼睛道: 「姑娘想知道

小飛狐點點頭。

「我要替他報仇。」

了一陣激動,凝目問道: 駝背老人心中微微一怔,也立時掀起 「姑娘是他的親

殺他,我知道這原因你一定清楚。」 不會武功的書生,那『桐柏三虎』爲何要 這你就別管了 ,我只問你,他是個

經死了,而且他的一位朋友,隨後也到達 碰上了這件事,我到達那客棧中時,人已 爲什麼要殺他,我並不清楚,我只是趕巧 駝背老人搖頭道:「那『桐柏三虎』

「嗯,一個黑衣蒙面人。」 「他的一位朋友?」

然一動,道·「可是『追魂劍客』。」 「一個黑衣蒙面人?」小飛狐心中忽 「你怎麼知道『追魂劍客』跟他是朋 對了,正是他。一

友? 一他的屍體現放在什麼地方,你知道 是『追魂劍客』自己說的

「不知道,已被那 『追魂劍客』弄走

他說的確實是眞話嗎?那就只有天知 「我是從來不說謊的。」 「你說的可是眞話?」

道了。 生,就不可能有「追魂劍客」那等武林高 虎」爲什麼要殺他?他如果只是個文弱書 她心中突然生出了懷疑。她想••「桐柏三 小飛狐秀眉深蹙地默然沉思了 起來;

> 書生。 手的朋友,他既然跟「追魂劍客」 · 那他就不該眞是個絲毫不懂武功的文弱 一是朋友

那裏去找他呢?… 追魂劍客」向來行蹤飄忽,有若神龍,到 她心念電轉;認爲只要找着「追魂劍 ,這些疑問定能全部明白。只

「你還沒告訴我你的姓名呢? 忽然,她明眸一凝,望着駝背老人道

呀。 駝背老人笑笑道。 「我姓沙,名字叫小娟 「妳也還沒告訴我

飛狐二 ,外號叫

賈駝子 「我姓賈(假) ,認識我的人都叫我

好。二 「那我以後就也叫你賈駝子了 ,好不

「當然好。」賈駝子點點頭道。「別

人都是這麼叫我的。」

在你跟我走吧。」 沙小娟忽然格格一笑道。「好了 「去那裏? ,現

我去作個人證。」 「我要去找『桐柏三虎』報仇 ,你跟

不去。」 賈駝子心中暗暗一笑,搖頭道:「我

兄一揚,又在空中發出「叭」 你敢! 沙小娟秀眉倏地一挑,手中的皮馬鞭 的一聲爆响

拿鞭子抽我才成。」 起也可以,除非妳對我和和氣氣的 是怕妳兇霸霸的拿鞭子抽我,要我跟妳 賈駝子嚇得一縮頸額子,道:「我說 ,絕不

M20

就是,其實,我也只是嚇嚇你,不會眞抽 頭說道:「好啦!以後我絕不拿鞭子抽你 你的。說實在話,我心裏煩透啦。」 沙小娟眨眨眼睛,似乎無可奈何的點

我想問妳一句話,可以嗎?」 賈駝子雙目條然一凝,道:「姑娘,

,語氣也和氣了許多。 「那姓何的書生跟妳是什麼關係?」 「什麼話?」沙小娟的神情當眞不再

「妳跟他認識很久了麼?」

「才認識他只不過兩天,我們就分開

300 「你們才認識兩天,爲什麼就分開了

搖頭,忽又輕嘆了口氣,接道。「早知他大漢去傳他武功的,沒想到……唉!」搖裏很喜歡他,本想事情一辦完,便帶他回 會被人殺害,我就不跟他分開了。」 「因爲我要辦事情,有他在一起不大 沙小娟忽然嘆了 口氣道:「我心

賈駝子眨眨眼睛道:「姑娘要傳他武

嗯。」沙小娟點點頭

姑娘要做他的師父麼?」 ,我不會做他的師父的。」

沙小

娟搖搖頭

那麼將跟他怎麼稱呼呢?」 姑娘要傳他的武功,却又不做他的師父, 賈駝子詫異地道:•「這可就奇怪了

不做他的師父這是我的事,要你管。」您的這麼嚕囌,問得這麼詳細幹嗎,我做 沙小娟突然又瞪了眼,道:「你這人

賈駝子哈哈一笑道:「好!我不問就

性兒引發了,手中皮馬鞭兒倏又一揚,發那知他這一笑又把沙小娟那兇霸霸的 是 出了一聲爆响,隨又挫腕收回,嬌喝道。 「你敢笑。」

賈駝子道:「好!我不笑,笑也犯法

沙小娟道:「別再嚕囌了 他嘴裏說不笑,心裏却在暗笑不已 ,我們快走

夜,二更正

起了毛毛細雨 下午,本來還是很好的天氣,這時忽

這時候下起雨來。 追魂劍客」的行踪,老天竟不作美,偏在追魂劍客」的行踪,老天竟不作美,偏在 沙小娟在客棧的房間內來回的踱着

行踪的。可是賈駝子在酒醉飯飽之後,便煩惱,等雨停了再去探查「追魂劍客」的她本想找賈駝子聊聊天,暫解心裏的 了夢鄉。 四仰八叉的躺倒床上,呼呼大睡,早就入

所知,連叫都叫不醒,她無可奈何,恨恨 掠身冒雨的走了。 地罵了聲•「死豬。」賭氣的擰身出房, 她到他房裏去看了好幾趟,他都毫無

身上屋,他立刻就下了床,跟了下去。 一舉一動全未逃過他的聽覺,沙小娟剛掠 賈駝子閉着眼睛裝睡,可是沙小娟的

一追魂劍客」如果髮在這封邱城中,一定沙小娟心中這時只有一個意念,就是

投宿在客棧內,封邱城中的客棧雖然有不 有所發現的 家,只要耐心地一家一家找下去,總會

雖然,她已找過五六家客棧,毫無發 她一家一家的找下去

她是個十分好强的小姑娘,只要她自 但並未因此而氣餒。

在一家客棧的屋頂上停了下來。 認爲是的事情,她是决不會氣餒的。 終於,她發現了一個自以爲是的目標

書。 書生打扮之人,正在聚精會神的低着頭看 一間客房的窓戶半開,窓前桌邊坐着一個 那是一家位於一條小街上的小客棧

無法看到他的面目長像。 因爲那書生在低頭看書,所以沙小娟

神龍的『追魂劍客』……」 之人,說不定就是那向來行蹤飄忽,有若 地注視着。她心裏在暗想•「這書生打扮 她伏身那間客房對面的屋脊上,靜靜

忽然,那書生抬起頭來,朝黯黑的天

灼灼逼人 張十分俊美的面孔,雙目有如星星般神采 沙小娟看到那書生的面目了

爲自己的想法不錯 是「追魂劍客」 有這等神采灼灼逼人的眼神?她越想越認 這一來,她更認爲這書生大有可能就 ,一個普通的書生,那會

又低下 那書生抬頭朝天空看了一眼之後,便 頭聚精會神的看書。

風雨越來越大,沙小娟渾身衣裳已經

的看下去,定能看出他的行徑來。 目的地住在這種小客棧內,只要自己耐心 心中的想法,認爲「追魂劍客」絕不會無 ;她仍然靜靜地伏在那最沒動,因爲在她

無其他動靜,也無一點睡意。 無意地朝沙小娟的伏身處瞥視一眼外,並 除了偶而抬起頭來看看夜空,又似有意若 那書生仍在低着頭聚精會神的看書

作劇的得意的微笑。 絲微笑,那笑容顯得有點神秘,有點像惡 爲那書生剛才抬起頭來時,嘴角竟含着 忽然,沙小娟發覺有些不對勁了, 因

雨淋…… 經發覺我在這兒,故作聚精會神的在看書 坐着不動,存心作弄我,讓我在屋上受 她心中忽然一動,暗道•「難道他已

你半夜 到自己被作弄了,心裏立時冒了火,暗道 我是好欺負的呢。」 「好呀 她素向任性,想到即以爲是,她一想 她想到即做,絲毫不多份愿地伸手入 ,哼,我不給你點苦頭吃,還以爲 ,你竟敢作弄我,讓我挨雨淋守

時,立刻打出洩憤。 懷摸出兩粒神砂,準備等那書生再抬頭來

嘴角才現笑意,沙小娟手裏的兩粒神砂巳 經出手,兩縷烏光,直朝書生雙目射去 等了不久,那書生果然又抬起頭來

仇,只因被作弄之故,竟用神砂射人雙目 · 全未放應萬一傷了人家雙目的後果。 說來也眞凑巧,她兩粒神砂剛出手 她實在是個非常任性的姑娘,無怨無

,微微覺得有點寒冷起來,可是

被雨濕透

那書生忽然打了個呵欠,像似已經困倦

突然伸手掩上窗戶,跟着燈已熄滅,好像 情形顯然,那兩粒神砂並未傷着書生 「你識得『天痴神砂』?」 沙小娟心中微微一驚,目注書生道。

上床去睡了

林 ,如何不識,妳看,可是這兩粒?」 右掌一攤,掌心有兩粒米大的烏黑鐵 書生點頭道:「『天痴神砂』威震武

而且看樣子書生也根本不知道有人在暗

在自己之上。 接去,而且一瞬之間,居然悄悄到了身後 打出的兩粒神砂竟被書生不着痕跡地輕輕 沙小娟心中更吃驚了,她沒想到自己

,但却小嘴兒一到撇,道··「是又怎麼 是,她生性從不服人,心中雖然吃

生窻前撲去。

驀地

那兩粒神砂爲何不見踪影的原因,口中冷

了一聲,身形一長,便要掠身向書

這一來她的氣更大了,她沒有去深思

,既未打中書生,竟如泥牛入海,不見踪自信,極少失手,可是今天兩粒神砂打出

沙小娟對自己的暗器手法,素向深具

砂

,正是沙小娟的「天痴神砂」

是? 微一 樣 書生眞是好修養,神情仍然瀟洒地微,能接着兩粒神砂,有什麽了不起?」 笑,道:「我沒說我了不起呀,是不

笑! 沙小娟雙眸倏地一瞪,說道:「你敢

房裏去談談如何?」 • 道 • 「好,我不笑,小姑娘,請到下面 書生不禁愕然一怔,但旋即回味過來

嘴角,道:•「你神氣什麼?」

那書生微微一笑道··「我並沒有神氣

沙小娟臉色不禁倏然一變,旋即一撇

客」的書生。

站立着個人,正是她認爲可能是「追魂劍 見身後另一棟屋宇的屋頂上,神情瀟洒地 小姑娘,妳怎地這般心狠呢?」

她身後响起一個輕柔的聲音說道:

沙小娟心頭陡地一驚,閃電旋身,只

多大?」 沙小娟不悦地道:「誰小了,你又有

那麼,姑娘請。」 書生連忙道:「對不起,我說錯了

到房中談談了,害得妳淋了這久時間的 呵,早知道是一位姑娘,我早就請妳下去

,眞對不起。」

你房裏就到你房裏去,我還怕你不成! 想知道書生副底是不是「追魂劍客」,同 實在不好受,她明眸微轉了轉,道•「到 時也因爲外面仍下着雨,渾身衣裳濕漉漉 沙小娟本來不想到書生房裏去,但却

房內將油燈重新點上。 書生淡淡一笑,當先飄身下屋 ,進入

> 房內,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她頭上的雨水沙小娟隨後飄身下屋,氣唬唬的走進 順着兩鬢往下流,活像個落湯鷄。

掉,咱們再慢慢的談。 兩件衣褲,說道。「姑娘,先將濕衣裳換 笑,却又忍住,從屋角一隻書箱中,拿出 書生見她這副落湯鷄的樣子,幾乎想

一個男人的書箱中,竟然有女人的衣褲 而且都是上等質料。 沙小娟神情不禁一怔,心中大感奇怪

便路口 她怔怔的望着書生,想問,又有點不

一這是我妹妹的衣裳,姑娘先換上吧。」 書生似乎已明白她的心意,解釋道:

的房中,該不該換衣裳,但她接過衣裳後 在身上,實在十分難受,於是她伸手接過 ·却坐着沒動。 雖然她並不計較此時此地,在一個男人 沙小娟本想拒絕不換,可是濕衣裳穿

怎不換衣裳。」 到她坐着沒動的原因,催促地道••「姑娘 書生雖是聰明絕頂之人,却一時未想

,我怎麼換? 沙小娟臉色倏然一紅,道:「你在這

出房去,並順手將門帶上 書生恍然一悟,不由笑了笑,擧步走

整齊之後,才將房門打開,回到椅子上坐 到帳後,迅速的脫去濕衣換上 沙小娟先將房門扣好了,這才移步轉 點,却也將就可穿,她穿着 ,那衣褲雖

坐下後,雙目微微一凝,道:「請問,姑書生含笑回入房內,在另一張椅子上

娘可是『天痴上人』門下?」 「不錯,怎麼樣。」

沙小娟雙目突然一瞪,道。「我問你「不怎麼樣,姑娘貴姓?」

話了?」 的話 書生微微一怔,道••「姑娘問我什!,你還沒回答,反而問起我來了。 「姑娘問我什麼

「姑娘可是與他有仇? 「你是不是『追魂劍客』

「哦。」 「沒有,我要向他打聽一件事

「姑娘看我像嗎?」 「你究竟是不是?」

「鬼才知道。」

什麼事,能告訴我嗎?」 書生搖頭笑,道:「姑娘要向他打聽

道:「有一個姓何的書生被人殺害了, 知道這件事麼?」 沙小娟雙目凝視着書生,沉吟了一下 你

「姓何的書生?」

我要找他證實這件事的眞假。」 殺後,『追魂劍客』把他的屍首弄走了 英,聽說『追魂劍客』是他的朋友,他被 「嗯。」沙小娟點點頭道:「他叫何

英。」 的可就是那傳說被『桐柏三虎』所殺的何 「哦。」書生眨眨眼睛說道••「妳說

「我也是爲這件事而來。」 「正是他,你也知道這件事? 你跟何英也是朋友?」

想查明事後那 「我倒並不担心那何英是否被殺,而是 對此,書生沒有作答,只笑了笑,道 『追魂劍客』是不是眞的現

着說道: 「這麼說來,姑娘誤以爲在下是

書生似想朗聲大笑,但又忍住,微笑

『追魂劍客』,所以才用『天痴神砂』

談,我間你,你是不是『追魂劍客』?」啐」了一口道:「呸,誰要到你房中跟你

一提起淋雨,沙小娟的氣又來了,一

意思?」 沙小娟雙目凝注道。「你這話是什麼

過身,那麼何英便沒有被殺。」 書生道··「要是『追魂劍客』真的現 你是說因爲何英有『追魂劍客』那

是怎麼回事?你可把我弄糊塗了。」 塗了,迷惑地轉動着眸珠子道·「這到底 等武功高絕的朋友,他就不會被殺?」 沙小娟被書生這種模稜兩可的話弄糊 嗯。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友? 「你們認識多八了。」 沙小娟點點頭

書生微微一笑道:「姑娘跟何英是朋

「妳知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嗎?」 「讀書人,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

他不會武功? 會。」沙小頻搖搖頭。

「妳很喜歡他麼?」 「試過。」、「一點也不會。」 「妳試過他麼?

生長大漠的女兒家,性情爽朗,但面對着 「我本來是要帶他回大漠去的。」 一個俊面少年,也不由得略顯扭妮地道。 沙小娟臉兒不由微微一紅,她雖然是

「傳他武功。」 「做什麼?」

揚,道·「你可是認爲我不配?」 書生條然笑笑道:「收他做徒弟?」 沙小娟誤以爲書生小瞧她,秀眉兒一

「不是。」書生搖搖頭,道。「妳當

然配,不過,我也認識一個何英。」

「難道是他?」

今武林一流。」 「絕錯不了,他不但會武功,而且當

朋友了?」 因爲她早就懷疑過,她沉默了一下,道 「這麼說來,『追魂劍客』果眞是他的 沙小娟對何英不會武功的信心動搖了

「他們是二而一,一而二。」 「不只是朋友?難道是……」 「不只是朋友。」

問 ,只用迷惑不解的目光望着書生。 書生笑了笑道:「妳不明白?」 沙小娟不禁又糊塗了,不過這次她沒

沙小娟搖搖頭。 「何英就是『追魂劍客』,『追魂劍

跟他沒完。」 揚,道。「好啊,原來他在作弄我,我可 也就是何英,如此妳明白了吧?」 「呵!」沙小娟明白了,立時眉兒一

身,何英就沒有死,而且憑『桐柏三虎』 只要那人死後,『追魂劍客』確實眞現過 也絕對殺不了他。 」 書生微微一笑,又道:「所以我說,

上也綻開花朶般地笑容道:「那人死後, 『追魂劍客』確實現過身,倒是眞的。」 沙小娟心裏不煩了,安心了,俏臉兒

「妳怎麼知道?」 「有親人目見。」

「是誰?」

麼地方?」 書生星目電轉,凝目問道:「他在什 「一個駝背老人。叫賈駝子。」

> ,他當然不是眞駝子了。」 沙小娟詫異地道•「我被他騙了。」 書生一笑道•「姑娘妳被他騙了。」 「他不是說他姓賈麼?賈是假的諧音 「跟我住在一起。」

他就是何英? 沙小娟心中也恍然若悟地道:「你說

,道••「他壞死了,我找他去。」 話落,身形一閃就向房外撲了出去。 書生道・「也就是『追魂劍客』。」 「呵!」沙小娟忽然從椅子上跳了起

已然在望。 的客棧掠去,她恨不得一步掠到客棧內, 靨。沙小娟含着一肚子惱怒地直朝她投宿 一頓鞭子。她身形飛掠,她住的那家客棧 立刻將賈駝子從床上拉起來,狠狠地抽他 雨停了,月兒從烏雲中露出了它的嬌

家客棧的屋頂電掠而起。 --一條黑影,身法快絕地從那

的打扮身影。 二三十丈遠,但在月光下,她已看清那人 一身黑衣,黑巾蒙面,正是「追魂劍客」 沙小娟心中不禁一怔,雖然相隔尚有

這一下我可不饒你。」 她心裏暗說。「好呀!你竟然想跑

展到絕頂,隨後追去。 她連忙提起一口質氣,將輕功身法施

達一倍。可是,她出身「飛狐」世家,又 難將她甩掉。 外號「小飛狐一、再快的輕功身法,也很 覺,飛掠的身形立時加快了,比前快了幾 她剛追出不遠,前面那黑衣人已然發

> 中 「飛狐」外號的來由。 她這不是輕功身法,而是在飛,也就是 立時揚起兩片翼形羅巾,人巳騰空而起 她口中冷笑一聲,雙臂突然一張,手

到城下的一片樹林之中。 望,心中不由一震!急忙兩個起落,投 黑衣人似又發覺身後風聲有異,回頭 轉眼工夫,已追進黑衣人身後數丈

這時,沙小娟已警近黑衣人身前四五

下:竟跟黑衣人落了個前後脚。 即雙翼一歛,身似飛鳥投林般,也飄然而 丈左右,一見黑衣人掠身投入叢林中,立

落下,便冷笑一聲,身形凝立不動。 黑衣人一見身後追來之人,已經跟踪 沙小娟身形一落地,立即嬌嗔地道。

哼!原來你這麼壞。」 有氣,道。「你爲什麼不裝駝背老兒了? 一好哇!你冤得我好苦,竟然還想跑。」 沙小娟見他不言不動,心中不由更加 黑衣人冷然凝立,不言也不動。

是駝背老兒?」 黑衣人開口了,語冷如冰地道:「誰

「我?姑娘認錯人了。」 「你,你認爲我不知道?」 我認錯人?」沙小娟冷笑一聲道:

「我問你,你是不是『追魂劍客』?」 「你是不是也叫何英?」 「不錯,正是在下。」

即暗吸了口氣道。「他是我一位朋友。」「何英?」黑衣人心中微微一震!旋

人在搗鬼。 ,何英,『追魂劍客』,分明全是你一個 沙小娟氣得雙眉高挑道。「你還要裝

「自然是有人告訴我的。」

,不是何英。」 「那麼我告訴妳,我是『追魂劍客』 「不告訴你。」

將蒙面黑巾取下給我看看。」 「你還想賴,你要不是何英,那你就

「妳也見過『追魂劍客』?」 「他就是化成灰我也認識。 「妳認識何英?」

身, 對不對?」 「姑娘追我,便是認爲我是何英的化

英,咱們便算沒事,是不是?」 我因有急事,不能多躭擱,只要我不是何 黑衣人突然冷漠地一笑,道:「好! 「你要不是就揭開面巾讓我看看。」

,你走你的。」 刻一點頭道。「當然,你要不是何英沙小娟已認定書生告訴她的不會有錯

是個俊美少年,却不是何英。 娟一見之下,不禁一怔,這黑衣人雖然也 黑衣人突然抬手將黑面巾揭起,沙小 「那很好,姑娘請看吧。

「妳已看清,在下要走了,告辭。」 「當然不是。」黑衣人放下蒙面黑巾 你眞不是何英?

他剛一轉身,沙小娟突又嬌喝道:

沙小娟道:「何英是不是真死了?」 黑衣人似乎急着要走,隨口答道••「 黑衣人問道。「姑娘還有事要問?」

M24

死了

「屍首呢?」

沙小娟因聽何英真的死了,神情不由 黑衣人語聲一落,人已電掠而去。

呆,心中也不由一慘。 忽然,林中响起了沙啞的聲音道。

原來妳在這兒害得我好找。」 她飛快地回頭望去了只見那黑衣人還在 沙小娟霍然回身,赫然竟是那賈駝子

月光下飛掠 這一來,她確信了一件事,

那個書生。如今她已親自見過「追魂劍客 口道:「誰要你來找我?」 ,根本就是三個人。她被人欺騙作弄之後 不是何英,賈駝子也不是「追魂劍客」

上了壞人。」 質駝子道··「我是關心妳的 「哼!我怕誰。

快亮了,咱們回客棧去吧。」 「好,不怕就不怕,算我多事,天都

客 手蒙面,淚水從指縫間流出,飛身直向城生起一股難抑的難過跟悲傷,突然,她雙 狂奔而去。 得證實,何英真的死了,她心中不由立刻 沙小娟爲了求證,所以尋找「追魂劍 ,現在,由「追魂劍客」的口中已獲

喃自語道。「唉!我使她傷心了……」 由一陣激動,搖搖頭喟然輕嘆了口氣,喃 賈駝子看着她狂奔去的身影,心中不

担心沙小娟,無奈何,只好騰身隨在沙小 他本來想去追那黑衣豪面人的,但又

娟之後往城中掠去。

神情不由有點意外的一怔。 响起了「篤篤」的敲門聲。書生開了房 了「篤篤」的敲門聲。書生開了房,第二天的一淸早,書生剛起床,門上

是個鬚髮花白的駝背老人。 書生一怔之後,旋即笑了,道:「原 他原以爲是送茶水的店伙計,那知竟

裏面坐。」 眞是大哥。」含笑擧手肅客。「大哥」 書生道。「小弟果然沒料錯」賈麻子 賈駝子笑笑道。「想不到吧」

賈駝子正是何英,也就是貨值價實的 選 魂劍客」馬英超。 原來這少年美書生竟是那位馬雙压 馬英超進入房內坐下,馬雙玉也落了

座。坐定,馬雙玉首先開口說道:「大哥 **心是不得已的事,如不趕快斷去她的念頭** ,我怕她愈陷愈深。」 你可知道你傷了一個少女的心?」 「我知道。」馬英超點點頭道・「這

胡三虎現在還在到處找他呢。」 「大哥!不是小弟說你,你的手段也太狠 些,那胡二虎死得不明不白,胡大虎跟 馬雙玉默默地望着馬英超稍頃又道。

關得住我的事情不多呢。」 馬雙玉道。「大哥該知道,武林中能 馬英超道:「你全知道了?」

馬雙玉嘆了口氣,道:「昨夜那假扮扮我,我挖空心思的計劃幾乎全毀了。」 弟!你知道麼,昨夜如果不是恰巧有人假 馬英超淡笑了笑,話題一轉道··「賢

大哥的人是誰?」

「艾玉霜。」

她爲你做了不少的善事。」 「又是個痴情的姑娘,大哥可知道,

倒覺得她有些多餘之學。」 「善事?」馬英超聳聳肩胛道•「我

「大哥跟她見面了麼?」

「大哥可知她武功突然進步之因?」

成全她的。 「我想一定是那『無影金鰲』雲天維

「不是。」馬雙玉搖搖頭。

「不是?」馬英超一怔,道:「那麼

「哦。」馬英超忽然站起身說道: 「是白雲師太。」

小弟有句話,希望大哥能够見容。 我該走了。 馬雙玉跟着站起身來說道。「大哥

「賢弟請說。」

「得饒人處且饒人。」

會濫殺無辜的。」 「賢弟放心,我會記住這句話,也不

馬英超點頭笑了笑,轉身邁步而出 「還有艾姑娘,她對大哥一片痴情,

上 有點軟弱無力地坐了下去,呆呆坐在椅子 希望大哥能跟她見面,跟她好好談談。」 ,雙目中湧起了一些晶瑩的東西,似乎 馬雙玉望着他的背影,喟然輕嘆了口

(請繼續留意「追魂劍客」故事之三

「臥雲仙子」。)



之酷、之深。 ,西一片的,讓你可以看清了他倆的受罪由於受刑太多,故而,囚衣囚裙是東一爿 憐,全是被折磨得血跡模糊,刑傷遍體 ,走着他不應走的路。 後面還有犯人,唉!這兩個可看來可

着的步向大堂。 顯露出他們的可憐,反而,是坦然的

岳雲,名義上的女婿張憲。 歲的少保公,副樞密使,岳飛!及其養子 還是那幾個喪盡天良的秦槍黨羽,萬

俟高,羅汝楫等人提審,不過,今天的審 法堂之地,巳經嗅出了這股特別的氣氛。 訊是有着幾分特別之氣氛,岳少保來到這

突然有了異樣之舉動 四一年 陰森森之詔獄中,竟然又再提審獄囚 ,紹興十一年,歲次辛酉—公元之 十二月之廿七,大理寺獄中

面色, 有不少衙役的推擁,可是,他脚步沉穩地 歲左右,雖然, 個精壯,沉着的壯士,年才卅來, 以看到了他的威嚴,他的誠悲,憔悴的 一陣堂威呼喝下。鐵鍊聲中,出現了 却讓此人無比的精神掩蓋着,雖然 囚衣囚裙,但是,你還是 四十

不過,這三個囚犯全是一個樣,並不 流

是誰?是震天動地的民族英雄,州九

败百戰,殺得金人叫爹呼娘的 那能想得到,自己在沙場馳騁。身歷大小 這一對爲金人視之爲虎的勇將,他倆 ,而却會讓

己的父帥招呼時,心中突的湧起了一陣心 自己人折磨得如此狼狈……當兩 人聽得自

「你我早已經明白,何必令權奸看輕 「父帥……」聲音有些抖

兒不怕死,只可惜,死不得其所,如此而 是突有所感,你我生離死別之期已臨,孩 「父帥,唉!不是孩兒畏蒐無能,而

,就沒有天里?……之為更魁禍首,難道之爲反叛,將你,視之爲罪魁禍首,難道 白 看中原百姓,飮聲吞泣,不過,末將不明之時局,不死又待如何?忍辱偷生?睜眼年,誰能保個長生不死,再說:處於如此 皇帝親賜,而現在,竟然將我岳家軍, ,就沒有天理?… ,精忠岳飛,這面錦旗,是皇后親綉 一是!末將也有如此之感受 人生百

誰忠,誰勇。」 「有民意、史書會證明,誰奸誰惡,

森的答話。 證明誰奸誰忠的!」是萬侯高的奸笑,陰 「岳少保,嘿嘿……百年後,也難能

面前。 供狀,很鄭重其事地,親手送到了岳飛的 安活命,何必呢?」是羅汝楫手中拿了張 皇上也認準了你,你不放漂亮些,還想苟 ,畫與不畫也全一樣,朝廷是吃準了你, 「這裏有供狀一紙,你請畫供,其實

岳飛十分明白,這是他最後的時刻到

…突然,他嘆了口氣,想到慘死的張保。 ,他眼中威光吐露,還想講,還想斥责

以理解的 字評語,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是完全可 以長勝,臨敵不亂,甚至於搏得了金人八 以說是,謀定而動,也因此,岳家軍之得將領,大家提出意見,共同參商考訂,可 軍事上有所措置,一定首先召集這幾十個 韃虜,還我河山爲主的,因此,少保公對 卅個,由於大家的戰鬥目的一致,以驅除 、士卒,甘苦與共,而親信將領,有廿來 少保公在戰場上,號勇善戰,對軍將

令岳少保感慨。 烏有,捕風捉影的罪名,令岳少保苦痛, 了岳少保的對頭,指證權奸的所擬的子虛 到詔獄,甚至,還有幾個爲秦槍收買,作 害而入怨獄時,有的是不敢與權奸碰,有 不想擅離軍隊,他們無人來到臨安,來 岳家軍中的統制,大將,在岳飛被陷

顧一切 探監,並且帶來了更爆炸性的消息。 大將,統領具有相等戰功,却又永不居功 甘心情願爲岳少保家將的馬前張保,不 今年 張保見到岳氏父子, 。來到了臨安的大理寺獄中,他來 十一月的上旬 ,岳家軍中與那些 乃老同伴張憲受

笑。

令天下人看到了岳某的不幸,而令權奸嘻

朝廷如此的酷虐……功臣 到如此之刑辱時,如此英雄的張保,大串 大串的淚珠,奪眶而出,他慘厲地說: ,你爲何忍!好,走! 到那裏去!」

隨末將打出這個鬼地方。

M26

一元帥!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講個明 如此容易!」

> 獄。」 金狗畏服,梁小哥是鐵定了心,要翻牢封 元帥!只有你敢與金狗對仗,也只有你令 中原父老,傷透了心,也恨透了這世道, 性之人,也難忍其萬一,可是,朝廷上有 秦槍無論如何得陷害你,又何况,皇上已不少路,我找到梁小哥,他已得到消息,一日,末將之所以直到今日趕來,我是走了 人接受了,這一接受和約,不打緊,却令 與金狗締和,言辭之卑屈,簡直是稍有血

有着森厲之氣。「你在胡說什麼?」 「張保,」這一聲是威嚴,沉着,並 句句真言!」

且

「這一麼來,豈非坐實了 ,本帥之罪

名

日 ,這是違犯法紀,還是叛上亂國,這會 ,岳飛就算跳入西江,也難有清白之一 「岳某不奉的詔,擅自出獄。唉,張 「是非將來自然明白。」

元帥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顧自己龍位,他們永不會放過你,因此, 「梁小哥說,權奸處心積慮,皇帝只

敗名裂。 於事何補,元帥,你時時以直搗黃

龍爲素旨!

來號召天下軍民,支持我直搗黃龍啊。」 「張保,岳某身敗名裂,試問用什麼

「張保!好好去吧!」 「這個…

可別忘了,岳某被陷而死,好過身

在張保身後出現 傳到衆人之耳裏,而一個青衣客,突的 「到那裏去!」一聲令人心震的呼叫

「你去不了啦,哈……

突的流下了眼淚。 戎馬,忠勇貫日的岳少保,想到這裏,他 的是保全實力,張保再有什麼不幸,一生 己父子,翁婿,死,就死了,目下最重要 秦檜門下。張保勢必會成爲一個證人,自 岳飛首先感到一陣寒意,分明來的是

毕視,對酷刑之藐視。 沒一滴,這表示了,岳少保對權奸手下的 們的岳少保,武穆公非但沒叫,連眼淚也

張保的關心。

個大旋轉,首先滾過,張保這一招,唉 一什麼?還想動手,張保,哼哼,你

見官,二不須上印,他只是嚴密監視着京 計的請出來,然後,在臨安府排了上個名 上有極大的聲望,也因此,爲權奸千方百 ,算是府衙門中的捕頭,不過,他一不須 一切來往的生客,老奸也怕有岳飛 會來對他們不利 ,這個靑衫客

是他們無形的保鏢

些戰將,以一對一,脫離戰場的近身搏擊 極大的差別,自己有獨特之內功,對付這 野戰,與江湖上的小巧功夫,近身搏擊有 他自以爲是,始終認爲,戎馬生涯,攻城 青衫客看中,照理,應該召集手下,或者 些代其四外查訪,張保的出現, ,單身捉賊、希望能代老奸立個大功。 ,還不是手到擒來,所以,他就是這樣的 ,至不濟,也得與衙門打個招呼吧,唉, ,有些保護老奸,及其手下 所以,也帶來了八個弟子,所謂代其分 青衫客之上任,當然是明知茲事體大 的宅第, 就爲這個

公練軍用的基本技藝,也是後人所奉爲主惡,就是內家武功,也是一代名家,武穆穆公非但長槍大戟,戰陣六韜有超人之成穆不非但長槍大戟,戰陣六韜有超人之成郡,任武穆是當年江湖大俠,又 而化成的。 璧的岳家散手,就是武穆公參透武當長拳

手,嘿嘿,青衫客是三招之內,就得送了 使暗中有刦獄之打算,也不敢明目張胆的 有關近身搏門,更有專長,今日,張保即 不少技藝,又何况,張保乃是步兵將領 死的,有十幾年,着着實實學得了岳公的 將自己兵双帶了進來,如果,瘋魔棍在 張保爲岳公之家將,跟隨岳公出生入

巳有主意,稍爲一停,青衫客的回龍手巳 看清了對手的本領,恨其爲虎作倀,心中 這個青衫客。第一招爲青衫客避過,他已 張保心痛主 ,不壞,這個青衫客是掌法巧妙 ,這口惡氣就此噴向了

在如此酷厲的「藏衣拷」重刑下,我

今日,他流淚,是對部屬的感動,對

拱一迸,一股勁風向那青衫客抖到。 就見他一陣風似的,一招天門開,雙掌一 形微起,冷冷的,看了這青衣客一眼,將 自己的長衣下擺提一提,束束緊,突然, 但是,張保又如何,他毫不畏懼,身

吃了狂妄自大的虧。 可不是我對手!」青影閃動下,青衫客是 ,這個青衫客他是吃了虧,吃了什麼虧? 青衣客是江湖人物,他自以爲在江湖

風。 ,出手又緊又密,將個張保困了個密不透

交個朋友,只要你招子放光,見風使幎 你,可不會像岳氏父子他們那樣,說不定 哈!將來有你的好處,否則,哼哼,對付 妄。「張保,乖乖的,跟我走,咱們可以 付得十分勉强,這就更引起了青衫客的狂 ,你會死得比他們更慘。」 張保是見招拆招 ,看得出有幾下,

何,只見他愁眉苦臉,步履踉蹌,有幾次是精彩,而神態是越形的驕狂,張保又如是精彩,而神態是越形的驕狂,張保又如 ,幾乎讓青衫客的掌風拖翻了。

我一用勁 「張保 ,就能把你壓翻在地,你信不,再硬掙,也掙不了幾個照面

拐伏地採芝」這八仙跌有正着,有輔着, 着來對付青衫客,下文自有交待。 有實着,還有變着,並且,循環往來,一 而雙手却分陰陽,這一着有個名堂, 輩,就該看個淸楚,張保這一交,跌得有 跌了個觔斗,唉,青衫客,你是個江湖前拖入壓圈,一壓之下,張保是一個踉蹌, 不必你講,青衫客的壓字訣展開 ,八變六十四,張保爲什麼要用這一 ,這是一着八仙跌,這是藏頭收腿, 「力壓滄海」,一股拖力 ,先將對 一鐵 ,第

?自己大獲全勝,好了,可以押解他走, 至少,可以令朝廷上反對派,張口結舌。 保刦獄的題目,岳飛是無論如何得有罪 走入秦相府,這是個大好的證人,有了張 現在,青衫客是大爲得意,張保倒地 青衫客雙手順勢想壓,壓碎張保的背

> 客之雙手只離張保之背部三寸時,眼前一骨,大椎,好,你算是陷入了圈套,青衫 就知巳中了道兒,突然,胸前一股逆氣上 衝,心神大震,他,他那裏會這種手法。 客之背後,青衫客喊聲才起,頸後一麻 滾出,而一個「黃龍現」,人已到了青衫 純陽飛劍斬黃龍」,一個旋捲,人已從側 張保更快,「伏地採芝」 花,壞了,靑衫客立即有所警覺,但是 ,立即已化爲

是?你……」說到這裏,張保是簡直想笑保全了我元帥的聲名,老賊,你,是人不的抖亂訣門中,你死後一無傷痕,我可以 起來 才故意讓你打了這多掌,現在,你已爲我 「老賊,我是要你死得身無傷痕,這

地 ,然後, ,他癱倚在牆,慢慢的 青衫客是目瞪口呆 對岳少保跪地請罪 ,死得十分自然,張保呸了一聲 ,慢慢的,滑倒在 ,漸漸的。漸漸的

岳少保是苦痛地搖了搖頭道•「張保

「唉,元帥,我,一生未違過你的命「鼓勵人心,不可式意,抗金……」「走!元帥,走到那裏去?」

示 「你是我的好將領。」 ,現在,不是了,我……」

爲身有刑具,而且又身受刑傷,無法出手 他頭往牆撞,一聲响,血光現,腦漿迸裂 ,死在敵方身邊,岳少保,岳雲,張憲因 ,這一個抗金大將,就此死在大理寺獄中 「元帥恕罪,」張保言聲未畢,只見「張保,不可。」

> 上。 斷錢珍珠,洒落在張保這張微帶笑意的臉 張保之身旁,抱起了這微溫的屍身,嚴如 阻攔,岳少保心如刀割,他慢慢的 ,走近

如何傷心 主身邊,在他認爲這是極佳的選擇,但是 ,他又想不想到,他的故主,他的同伴會 張保是死得萬分滿意,死在自己的故

「父帥!」

勇有爲的好漢,爲我送命。 「嗯,想不到,如此好身手 ,如此忠

死在疆場的啊!」 「應該死在疆場,憲見!你我全應該

寺獄中! 權奸的擺佈,受刑,審訊,直到今天。 死……自己與他一樣……他甘心情願的受 達到還我河山的目的,然後,他失望,他 ,可惜,是權奸剝奪了他們這個權利 .無法抗金,無法拯救中原百姓,無法能他突然明白,張保不是爲他而死,是爲、獄中!岳少保不得不想起張保……現在 ,却要他們父子 是的,我們全應該死在抗 但是,他不甘心,是的,即使是到了 ,翁婿畫供 , 死在大理 個權利,而 金的戰場上

死的時候, 他取了供狀,他仰天長嘯……他取過 ,在供狀上寫了八個大字。 他還得有所表示提醒朝廷……

噓…… 死 ,岳雲,張憲棄市!奸臣在笑,百姓在

姓只能用此來表示他們對英雄的追思、崇臨安城中响起了滿江紅詞!可憐的百

「末將以爲,他應爲民而死!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岳氏父子,還有張憲死了 ·岳飛被毒

,岳府;一個夫人,四個孩子,一個女兒 ,任府;一個夫人,四個孩子,一個女兒 中,他始終是大少爺——也殉難了,朝廷 中,他始終是大少爺——也殉難了,朝廷 中,他始終是大少爺——也殉難了,朝廷 已下了旨,全家得流配嶺南,自己是罪官 已下了旨,全家得流配嶺南,自己是罪官 之家人,不可避免的,得向充軍的路上走 之家人,不可避免的,得向充軍的路上走 沒理由跟隨他們一塊兒充軍 該叫那些吸取民脂民膏的皇朝,大官汗顏 的平民無什分別,武穆公的清廉自守,眞 家丁……一個方面大員的家,簡直與普通 爲新春在忙碌,而李氏夫人却召集了所有 ,已接到了惡耗,人人在過新年,人人 在廬山 、岳莊中正亂成一窩粥!岳夫

受苦受難,他們那怕死在半路,也得跟隨們無論如何不肯撤下岳府人等!他們寧願這是岳夫人的善體人意,可是,家役 岳府人去……去充軍

可是,裏面傳來了痛苦的號啕聲,是 投井了

經是屍體了啊!而小姐的手中還捧住一個即下井,他撈起這妹子的屍體,可惜,已 銀瓶!岳雷是泣不成聲! 這個妹子最好,如飛般的趕到後園,他立 岳夫人幾乎暈了過去,二少爺岳雷與

怕,還有不幸之事發生… 中,遭遇之不幸而掉下同情之淚。這一 ,請示夫人別撇下他們,因爲,他們真的,幾個男家人,咬牙切齒的向岳夫人請示中,遭遇之不幸而掉下同情之淚。這一來只要稍有人性的,有幾個不爲岳氏門

二月上旬,岳家莊巳成了個空殼,岳

即使有同情之意,却也不敢有所表示…… 個不讓他打,或罵……其餘的護配軍卒, 是他稍爲留些情面,其他不論男女,沒一 他的勒令下,岳府中人、只有岳夫人,算 然之感,在路上,他是辦他的清公事,在 上他的那股冷驚之氣,令人一看就有着悚 押解的公役頭兒,是個面白無鬚,劍眉廳門的男女老少,全巳踏上了流配之路!而 鼻,一對小眼睛,配得萬分的兇狠,再 加

這個冷面孔的長解頭:「我家四相公,他山。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的老人,他在請示 脚底起泡,得挑一挑,請你通融下……」 趙將爺!」 是岳府中的家丁 是這樣冷,又是這

樣陰:「到午間打尖時分,再挑不遲!」 「是你作主,還是俺作主……」 「可是,腫得難受!將爺……」

了錢,買來這趙差,爲什麼?我是來報仇意,給我自己死!老實說。你趙老爺是出 叭的一聲,岳山面上一熱,眼前金星「將爺!你也未觅太過不講人情!」 ,這個趙將爺說打就打,並且,還不 既打了人,墨面帶不夷之色的: · 是明白的,你們一個個打定主

「你……你……」 岳山急得說話也不

就會慢慢的消遣你們!岳震!你的脚!走山高皇帝遠,你們不肯死,我……哈,我 色更爲冷峭,而 ……」這服侍你三個字,是緩緩出口,面 出了水泡,哈,到前面鎮上,我會服侍你 山高皇帝遠,你們不肯死,我…… 「爾等的命, 一聲笑聲中,他是一拾馬 現在

M28

中,可憐,幾個趕路的配犯,莫明其妙的靈,飛步向前,順手抖起長鞭,叭叭連聲 ,爲這個將爺打了個衣破。內損一

唉!後果不堪設想! 皆難,如果,忍受,忍受得多少,出手 損手段來對付大伙一 到嶺南,那麼,不知道這個人會有多少陰 中 、岳震---這四個將門之後,可算是生死 ,並且,還挺陰狠……分明,他不將岳府 人害死,他是其心不甘,如果,希望捱 ,這個趙將爺來報仇的 岳雷、岳霖、岳霆

 帝生會如何對付他們? 撓種,自殺……不!忍!唉!又怎知這個 何體統!堂堂一代英雄之後,難道就如此 並未放過忠良後裔啊!圖個自盡?可又成 父親,大哥被奸臣陷害!看來,奸臣

摘肝的話,他越形難過,他眞想揀個地方 ,或者,一頭撞死,或者來個投崖而亡! ,這個罪就受了個够!再聽了這樣的刺心 岳震是走一步,捱一步。水泡不挑破

看 岳府中人全巳看清馬背上人的面孔!這三了,想來他們得正經騎馬趕路了,不過, 因爲,這三個人看來全不是好相識, 張面孔却令岳雷等人 帶他們走出老遠了,岳府人是看不見他們 行人馬巳由大伙的身邊掠過,大家全看清一一陣馬簖聲,由後趕上,眨眨眼,一 回過頭來,好似戀戀不捨似的,直到馬匹 ,但又帶着三分殘酷之意 想來他們得正經騎馬趕路了,不過 是三個青衣人!在掠過這些人時,全 路向他們大伙兒笑,笑得如此陰險 心中直冒冷氣…

什麼孽?少保公生前,又究竟作過些什麼 難道又是對頭,天啊!岳家到底作了

> 死絕? 頭來尋仇!又何况;我們已受刑配,如此 喪天害理的事啊?到如今,却有這麼多對 還不能消了你們的氣?非得令岳家死盡

備些什 還有,他根本無法猜透前面,他代自己準 ……哈……」笑聲中,他又向前飛馳而去「好啦!前面有個村集,俺巳代你準備了 他對岳震看了一眼,陰惻惻的笑了笑道。 中含淚,不是嚇得哭,實在是氣得苦…… 過,這笑聲是如此的陰、冷,令岳震是眼 ,誰也不明白,趙將爺準備了些什麼?不 突然,一騎馬飛來,是那個趙將爺

的脚底水泡挑了……然後,用桑皮紙抹去來是好心吧,他是一個又一個的,將岳震 去 將爺是面帶笑,雙手將岳震的脚踝抓緊 岳震的鞋襪褪了,手中有一根篾竹 直往盆中按去,一聲慘叫,岳震巳昏死過 岳震的鞋襪褪了,手中有一根篾竹籤,看,岳震是神色不寧的看着趙將爺,他是將 將個岳震由脅夾縫托起,他直接是將個岳 馬等待!岳山扶着岳震來到了趙將爺面前 赴贛州的要道,趙將爺是悠而閑之的,牽 ,他是冷冷的將馬繮繩交給了岳山。一手 一行人進入了鎮集,是小發集,乃是 嘴一呶,小二捧來一盆水,而 個小鎭店……有個小二在侍候着

面朝天倒下…… 又聞得趙將爺一陣震人心肺的長笑-一放,可憐 ,岳震直儷儷的

兄弟躺倒之地,這才發現了,這一盆不是 水,是剛煎好的豬油 岳雷發覺不對,在刑具牽幹下 ,怪道你看不見熱氣

> 慘叫聲中,回不過氣來,而厥了過去! 十倍,試問,脚底水泡才挑,而有這等很 心的人,將人脚放在滾燙的豬油中,你想 ;這對脚,還不腫得可憐,也難怪岳震在 - 其實,這一招,令岳震比受重刑更厲害

厲聲對那個趙將爺道•「你……怎可如此 ……作賤我兄弟……你是何居心……」

岳雷是心痛萬分,他抱住了兄弟,他

們生不如死,你老子就不姓趙!」 是侍候之道,一個又一個,我不消遣得你 乖乖的,自己尋個自了!否則,太爺有的 「你是聾子?哈……俺早已說過了

痛得汗如雨下……這還不算數,以後,又不得自己代他……却又是辦不到!岳震是 該如何?兄弟這一對脚是不能行動。 震緩了口氣!但是,岳雷是十分明白 掌抵住了他的心口……勉强的,算是將岳 唉!岳震是慘然一聲叫••「好……賊子… 岳霖的推血過宮,讓其一口氣還了過來, 一醒來,兄弟的苦痛就得明白忍受,他恨 ,這個陰險狠毒的趙將爺,他已掛明了 ,沒有良藥之敷洽,他可能全毁了,還有 ,個個眼含痛淚,却又無可奈何!岳慶在 ,來者是與你們做了死對頭,他又怎會 一口氣又不能接上了!尚幸岳雷的手 岳莊中人個個看到了岳四相公的慘狀

再想他照顧,好! 順,好!命也得讓他照顧掉的脚就是承蒙他照顧得如此

但是,怎樣辦?束手無策

不少是趙將爺的人啊,你看,他們却在這 有幾個長解是可憐岳府中人,可也有

來餵他們,可憐,又有誰能吃得下 鎭店中,開懷暢飲!嘻笑鬧酒,至於配犯 由幾個好心長解弄了些飯、菜、饅頭

岳震一雙脚腫得又光又亮,可想而知

而岳震痛得面色蒼白……顫聲哼哼…… 液體,在其手指的搽按下,壓擠而出…… 這腫得怕人的脚背已劃破!一股血漿般的 …咬牙,嗯……」一邊說,一邊他是巳將 柔和的道:「別怕!別怕!很快會不痛… 右手刀已刺在脚背面……而口中却是萬分 樸的玉刀。左手已抓住了岳震的右脚,他 的在面前多出了個身穿黃蔴衣的中年文士 ,此人是滿面含笑,右手抓了一柄式樣古 聲音是如此的清越,岳雷等人,並不知 「扶住他!挾緊他!不可令他掙扎!

唉!我該死啊!我貪酒誤事!唉!岳 ,別謝我,你罵我,我才消氣!」 ·唉,只能硬下心腸,不點穴,不截 我是爲你好!我不想毁了你的

來,岳震的面色越自然,分明這苦痛在減 腫的發光的脚,漸漸的,在回復原狀, 得死去活來,但是,却已可看出 **停死去活來,但是,却已可看出,這雙脚,是個有來歷的人,雖然,他是令岳震痛** 岳雷等人巳看出,這個黃蔴衣中年人 這一揉一按之下,本來

是那個趙將爺來打岔了 後面叭的一聲响,一道黑影掠來,正

客氣,着了左肩,然後長鞭乘勢一捲! 個中年人是並不有所行動,這條長鞭可不 王法嗎?」是趙將爺在斥責,乘打人!那 「什麼東西!敢來多事!你難道不怕

> 個狠的! !中年人的喉間可讓長鞭,以毒蛇般箍了

就是希望把這個人勒死了的! 不是將個中年人活活的勒死了……對!他 被箍,你這樣一抖,長鞭勢必一緊,這可 是想將個中年人順手抖了起來!唉!喉間 得手,心中大喜,本來,他爲人萬分殘忍 明其妙,至於那個趙將爺又如何?他一招 是一笑,笑得萬分歡暢呢!這就令岳雷莫 相公是忍不住了,他得崩傢伙了,他得闖 ,見長鞭已箍住了中年人,手一運動,他 岳雷心中大震,面色大變,看來,二 ……可是,中年人一抬頭,對岳雷又

一聲响,劈面中了一鞭,喉間又是一緊,完麼一來,呼的一聲响,一股勁風,兜頭怎麼一來,呼的一聲响,一股勁風,兜頭怎麼一來,呼的一聲响,一股勁風,兜頭是麼一來,呼的一聲响,一股勁風,兒頭是一點,長鞭脫手……唉!還有鬼可見呢!不知 該將個人 右手關節格的一响,心中一怔,不對,如鬼了,這一抖,氣用岔了,趙將爺發現這 **資實的,幾乎閉過了氣。** 好像有條大蛇纏住了自己一般,喉間箍得 弱,並且 可是,壞了!什麼?趙將爺武功不算 ,抖到了半空才對,嗨嗨,見了 ,佔得上風,憑他這一抖手,就

你就不必再去找麻煩,你是打人却會反被的長鞭解了下來,唉,趙將爺!依我看, 看清了情形,身子一立,雙手將纏住自己 明白,那會這樣快,又打又纏的?他算是 己剛才脫手的長鞭,纏住了自己,可弄不 趙將爺是又驚又恨之下,才發現了自 ,人家根本沒還手呢!你就不怕?你

還去找死!這不是自討沒趣了?

幾顆腦袋!起身,快些與我起身……」 怒喝··「是什麼人?敢對官差無禮,你有 提鞭起步,來到了岳雷弟兄之面前,一聲 恃的是勢!因爲,他是個官,因此,他 趙將爺!你跳你的,至於那個中年人 趙將爺他是氣昏了,還有、他有恃啊

在道歉,數說自己的不是,至於那個趙將 的 實在不慢,第二隻脚也已爲其破皮,擠血 爺,哈!他根本沒當他是回事…… 在左搓、右摩,右搓 左摩的一 年人或者怕自己手術有所疏漏,所以,他 ,再加上按摩,已漸復舊觀,但是,中 段時間雖說不多,但是,中年人的手法 他依然全神貫注在岳震這雙脚上一 並且還

苦吃 效了?如果是個聰敏人,就該走,越早走幾令弄得自己閉過了氣,第二鞭又怎能有 超將爺可發了狠啦……手起又是一鞭 ,越走越遠越好,稍一遲緩,哼!有你的

人的手中了。 來,趙將爺變了個空手,皮鞭已到了中年 爺的皮鞭沒了聲,再看看清,不知什麼一 氣,衆人眼前微微一花,黃影飛動,趙將 果然,鞭聲中,微微聞中年人冷冷 「岳家幾位公子,看老夫代你們

刀鞘隨手一擲,咀角帶着一絲冷冷的笑意 綫,刀尖微微上翘,趙將爺,頸刀出手, 且,這柄刀打得邊式。刀身四指寬,雙起 見得,這柄刀一出鞘,就是寶光耀目,並 鯊魚皮鞭的單刀出手,好,是柄寶刀,怎 趙將爺可冷得很,背上一探,一柄綠

> 此人實在不是個庸手 站門戶,好!中年人也不得不點了點頭 ,一雙小眼睛,冷光四射,兀立當地,不

江湖流派 一個個單刀出手,中年人條的記起了一個 鎭店中趕出來的,分明是趙將爺的伙伴 脚步聲中,嗯!來了四個長解,是從

趙將爺冷冷的點了點頭。 「你們是山東齊家的?」

「啊!如此說來,你姓齊?」 「目下的掌門,…… 如此說來,你是齊家門中弟子!」

「對!我姓齊!」

還有,啊!難道齊家的老人死了!」 「這就奇了,姓齊的與岳家又怎結的

死在那裏?」

大理寺獄中。

多十八歲,一個青布包袱,斜跨在前胸後的痘痕,總之,這個面容是不太討人喜歡的,不知是胎記,還是天花,抑或是出痘的,不知是胎記,還是天花,抑或是出痘皮質養中,走出了個少年,而這個少年生長草叢中,走出了個少年,而這個少年生 背,手中拿了一根桿棒-裏傳來了這一聲淸脆的呼叫聲! 「噢!原來就是那個奸相的爪牙 嗨!在

傷,這幾個人。交給晚輩了吧!」 「這位老先生,請你代我家小主人療 小伙子!你辦得安?

說得如此清爽。聽得出還夾雜三分憤慨之 「辦不妥,也得辦……」 這小伙子是

「齊天健!我老實告訴你,你父死在

「你是誰?」

「我乃先元帥帳下,馬前張保之子

我名張英!」

後塵,我怕你們的結局是會慘不堪言!」 門還可保存,如果,一意孤行,步爾父之 怎能是先父的對手,好,他爲先父的玉蟾 這張老虎皮,乖乖的回你的山東!這神刀 立之道理!齊天健!我勸你快點去!脫下 的陰狠!更因此,令我輩知道了忠奸不並 屍身作文章,雖然,先元帥依然無法脫難 毫無傷痕!這就令奸相無法可以利用獄中 步,八仙跌,再加上抖亂手!毀了!身上 ,但是,只中父老百姓,却是看清了奸相 口供!哼哼!齊天健,憑你父這點道行 個時候,爲虎作倀,想捉先父爲人質,逼 爲先父不能救得少保公,而你父,却在這 先父巳撞死在大理寺獄中了,爲什麼?因 「你就算是個盲公聾啞,也該聽說。

己若不是這副鐵甲,背上早已受了傷。 幾乎跌出,張英是心中一凜,明白了! 身,背後包袱被刀削破!包袱中一副鐵甲 ,錚的一响,張英大吃一驚,一個黃龍翻 張英侃侃而談,那想到白刄巳臨後身

••父親一死,他是滿懷悲憤,眞想一 可能因此而毁了,自己死,不打緊,再說 己不可托大,雖然,魯家之絕藝,在已手 出手無聲無息,分明已達一流之境界,自 若果目空一切,自命不凡,嗨……極 神刀門果然有其獨特之技藝,能練到

,也可算是流下一份抗金的潛力。

他不能死,並且,他還想保全神刀門! 保全這些尚未被毁的江湖絕技……張英, 塗炭,也毁了不少武林絕技!得號召,得 金人與侵,非但毁了莊園田宅,生靈

到!好! 直滑而下,張英變招稍慢,兩手手指就得叫好,突然白光如虹,疾如星光般,沿棍!刀棍相交,張英暗中叫好!可是,你慢 讓這一刀,毁了幾隻! 現在,他是萬分苦痛地。解下了這個 ,然後,一長身,金光閃鑠中,勁風 個神刀手。右臂一迴,噹的一聲响,熟銅棍首先向那個趙將爺面門點

他四刀手拚了一招!你說快手不快手 爺齊天健的單刀,更是連消帶打的,與其 雙臂運勁一格一盪,這就令趙將爺等人嚇 了一跳,原來,這一轉,非但迸開了趙將 張英一個巨靈轉,身形一個大迴旋

問血肉之軀又如何能闖得出這個刀網的!珠,說得嚴格些,是織成了一張刀網,試刀刀有去、有來,刀刀密如聯星,貫如聯 先對中年人道。「恩公,請你出手,請你 不透之刀法,誰也得代張英担心,岳震首 這個五星交織的中五禁網中,五刀聯珠 絶招,五刀手如五星聯珠般,將對頭困在 岳氏門中,全巳看出了這神刀的風雨 神手五刀是神刀門中最高最沉的殺手

出一條路,而五刀手是卿尾窮追。 已面臨最後一訣之招了,張英是仗棍法打 兩個已順勢追擊而上。這就可看出!雙方 ,一股黑影,直竄長空,而五刀手却是 突然,一聲長嘯,錚錚,金鐵交鳴聲

> 向其眉心點來,這是什麼棍法? **鳳點,兩人是仗這一股亂點亂打的勁風支** 股捲天潑地的勁風所至,何况,張英的棍 持着,兩個聯手尾追的神刀手,首先爲 人在半空,一聲大喝,熟銅棍簡直是亂飄 看來是一無章法之可言,但是,招招 果然不錯,是殺手絕着出現了

人影已為瘋魔棍一左一右的,半空挑翻落魔影幻閃的,破門而入,兩聲怒吼,兩條月的護門式,瘋魔棍的羣魔縱橫,立化為 得住這一式神招,就算雙刀手展開浮雲掩望將張英逼入禁圈,可惜,兩刀手那能擋 是瘋魔棍法中的三大神式之一・「天門開 刀手啣尾而上,其餘三刀是佔三才位,希 天,靈魔飛升」,就已將自身的神勁玄力 雖說可以困住張英,但是,張英的「倒翻 ,掙破了這一面五刀禁網,現在,只有兩 醉魔縱橫」的絕着,神刀手五星聯珠 這是威震醉魔的瘋魔棍法,而且,又

横中,環打三才位的三刀手,主刀齊天健變式,一個傳靈魔,天神迴馭式,棍影縱張英仗雙刀手的勁力支持,然後半空 爲其削中,張英起碼有一半身軀分了家! 空一整,一股刀風,直掠張英中門 ,功力較高,他是一撲身,單刀如虹, 張英仗雙刀手的勁力支持 ,如果 長

刀,雙臂再一凝勁,齊天健算是單刀賣給指向半空的銅棍,立即壓住了齊天健的單 勢左手一封,向前踏進一步,右手一反 天空,錚的一聲,單刀爲其銅棍相格 爲棍勁迴護,五星刀的「長空一擊」掠 ,便是喝聲來得好,雙手一 張英現在是, 瘋魔大式已出 一迴,棍身半指長空一擊」掠到 ,週身巳

> 單刀,已與自己的單刀絞在一起,分明,龍吟,張英人影不見,而自己兩個同門的 單刀脫手,齊天健就知,這一次是一敗塗來招,唉!你只避開刀,錚錚兩晌,兩柄 風臨,喊聲不好,一個雲裏翻,希望避過起,齊天健發覺不對,但是,身後又有勁 張英是借招還招,並且,令自己人扭在一

不起!錚的一聲响,單刀為一股勁力,震,單刀一個雪花蓋頂,希望護住頭面,對非蛇的傢伙,當頭捲到,齊天健發現不對非蛇的傢伙,當頭捲到,齊天健發現不對非蛇的傢伙,當頭捲到,齊天健發現不對。 是自己的馬鞭…… 得幾乎虎口迸裂,而黑影在這一阻一架之 太辣,十分可能,落在岳府的友人手中 着,來個走爲上着,爲什麼?他自知手段 同伴,也不去看望脫手的同門,他是卅六 刀一揚,身法動,他可不理受傷不輕的兩 ,變勢將齊之頭頸捲住,一看淸,分明 齊天健可眞陰得可怕,發覺不妙,單

將自己頸皮一把抓住,幾乎扯入了骨 一陣痛,痛澈心脾,原來,自己已爲人,來一聲求告聲,齊天健已覺得勁風透出, 「老前辈!不可下毒手……」 遠處傳

中年人 光,透着些煞氣,齊天健與這對眼神一對 ,禁不住心頭一寒 看一看清,果然是那個身穿黃朧衣的 ,還是滿面笑容,可是,這兩眼

過來了 「老前輩,請高抬貴手!」 張英巳趧

M30

我是無論如何,不能放其過門!」 「我不理你求我何事,這個惡徒請 「不,老前輩,我是,別有請求!」

…不可多咀,齊天健,你好大的能

是江湖上有名的慘酷殘毒!誰要是爲其認 淌,爲什麼?須知大殘山人的大殘手,乃 岳家後人……哼!你可認得我?哈,諒你耐,你竟敢如此的慘刻,陰毒,你敢作踐 刑罰,令人啼笑皆非。而萬分難受,你不 你一日受三百六十五種奇刑酷磨,每一種 準了。那麼,朋友!這位先生有本領,叫 殘山人四個字,竟然面色大變,而冷汗直 也不會認得,老夫是有名的大殘山人。」 齊天健如此陰狠厲害的人,一聽到大 你竟敢如此的慘刻,陰毒,你敢作踐

П 害,咬碎了舌頭。 越來越感到冷,咬牙,抖戰,越來越厲害 髓裏痛出來的陣痛,蔓延!蔓延。他冷 身大穴游轉……轉到那裏,那裏就如同骨 會死,但是,比死更苦痛。 ……牙齒與牙齒如同打仗般!而齊天健的 ,立即,有一股極細,極陰的氣流, ……爲什麼,一個陣痛,由心底裹泛出來 ,忍心害理,而陰損可惡,現在,他大叫 中,血由口角流出,這是他抖戰得太厲 齊天健對付岳震這一手,表面上看來 在全

山人却是冷冷一笑道:「小子!叫中,伸左手來按齊天健的靈門 連你也扣住了 中,伸左手來按齊天健的靈門穴,大殘 「老前輩!不可, 不可!」張英在急 你非得我

「自相殘殺,你說什麼?」 ,老前輩,何必自相殘殺。

> 是 ,在他以爲,他是爲父報仇。」 一老前輩,不錯,齊天健他該死,可

是成全了他,令他死於自然。」 該死,爲虎作倀,意圖殘害忠良,爾父親 「哼!齊伯全又算是個什麼東西?他

「應該將他碎屍萬段。」 「先父是爲了保護少保公。」

也死得不清不白了啊。 「少保公就勢不爲權奸找到了藉口

刻 發刻慘狠。我是非叫他死,死得更發,更 、更慘、更狠。 「我不與你爭執這些,齊天健他如此

凑凑足?」 做了好事了,他們殺不够,我們自己再來 毁了,中原武林,又弱一個,你是代金狗 一老前輩!齊天健一 死,神刀門算是

那樣的凄慘,皇朝是不爭氣,軍隊更加不語:「金人有狼牙棒,我們有天靈蓋」,無所事事!至少,不必如民間的可憐自嘲無所事事!至少,不必如民間的可憐自嘲殺了一個人事小,毀了一個門戶事大,任 百姓,而民間百姓之能够爭氣,得憑仗江爭氣,那麼,將來的抗金,就得仰仗民間 啊: 一個人事小,毀了一個門戶事大,任 張英的說話是別有道理:對!

三次! 疾在地,還在抖戰,還在受罪,這是餘波 唉!雖是餘波,齊天健已是死去活來了 唉,大殘山人鬆了手,而齊天健却癱

此,全是秦檜作的孽,而你老子,却全貪別有所悟,唉,你……你該明白,國事如 歷盡千死萬難,不過,張英的說話,令我 「依你之陰狠毒辣,我眞恨不能叫你

> 圖富貴,受老奸之禮聘,隱身公門,殘害 忠良!岳少保如此英雄

人是又露出了殺氣,齊天健又如何?他低「他助紂爲虐、他是帮兇。」大殘山「他不是……我父……所殺。」

該為天下子民一笑! 不是大宋子民,你認 了頭、他不開口,他不爭辯: 不是大宋子民,你認賊爲父,否則,你也,現在,我不想殺你,因爲,唉!除非你「你明白了沒有,本來,你非死不可 本來,你非死不可

受他點化,他更代我指出一條路,是聯絡 保衛社稷。我們總可以護一個鄉里無恙一 鄉里,親人,不受金狗的欺凌,我們不能 樣,壯懷激烈,大喝一聲— 我只求你有所明白,我們無法爲少保公那 健……你是神刀門的傳人,你為權奸所愚 武林道好,還是脫伐武林道對,一家一姓 們拚命的!可是,我碰到了苦根和尚,我 的仇大,還是一國一族的事重要……齊天 ,我不想殺你,我更不想毁了你神刀門, 我與你就該水火不相容,我來:是找你 齊天健!你我後會有期……」 「對!齊天健!老實說,你父親已死 山!但是,我們得盡力保護自己 墨一 我一

消除敗類 重整門户

面目撕破,他與幾個同門就不必再混在岳 本來,他是補了個長解護軍頭,現在,眞 又如何,他現在算是緩過一口氣來,但是 岳夫人,再與岳氏家人見面,至於齊天健 ,他是暗中立誓;他還是非報父仇不可 張英拖了大殘山人走了,他們去求見

> 氏這一批配軍叢中,他還想暗算…… 「旣然,身份巳露,並且,是不可以

再以皇命來消遣他們,好,我非殺他們一 個乾乾淨淨,我可不會甘心罷休!」 從此,神刀門中五刀手是暗中在籌設

三騎馬阻住了 毒計!可是,才過了赣州城!齊天健却爲

湿有你-眉虬髯的漢子首先開口:「你叫齊天健 這說話是更爲可惡,其中一個青面孔,濃 以列入面目可憎的項下,當他們現身時 你叫駱天清,你叫萬天湖,你叫阮天明 五刀手可弄了個莫明其妙,嗯! 這三個人看來萬分的不順眼,而且可 叫做個徐天行,對不對?」

不是南朝人一 打算…… 是金邦來的!齊天健突有所悟,立即另有 「我們!哈……我想你已看出,我們 「三位是……」 - 我叫完顏慶!這一個是我

說話却是生硬得很,不像中原人士。啊!

的師叔,李延明,這一個是我的僕人,伏

「請問三位到此有何貴幹!」

…拿來!」 我們就來找你們了,找你們幹什麼?哈: 心!我們立即發出靈鴿,傳遞消息,哈! ,當我們發現你是個大大的好人,所以 「本來,我們想對付岳蠻子的家人的

拿什麼?齊天健那裏明白了?自己與

--自己再聽聽,然後另作打算-越衆而出,首先對那個完顏慶理論一 拿出來!突然,他看到自己師弟阮天明已他們不相識。又不該,又不欠,有什麼得

就當奉獻……院天明首先翻了臉… 構如何如何,又說什麼他們要什麼,你們 什麼?金人是主,南朝是奴?什麼你家趙 越聽,越不是味兒,火越往上竄…

為人震破……又是一股旋風來,阮天明的頂門一痛,可憐!連聲也未出,天靈蓋已 頂門一痛,可憐!連聲也未出 箍了個週身難動,鼻端微聞得一絲血腥, 手,眼前一花,全身宛如爲一個無形箍脱袍讓位」,卸去來勁,一揚手,單刀以 屍身轉到了齊天健面前,仰面摔倒 · 句玩天明的腰際出手,阮天明是一個「加個面色木然的老人,突然由馬背上飄落阮天明還想繼續說下去呢!那想到右邊 「完顏慶!你可知你是滿口噴糞… 彩箍,單刀出

的榜樣……」 」語聲突轉狠厲地•• 得小心侍候我們,我們說什麼一 就只有個天靈蓋,哈……可明白了沒有 我們要什麼,你們獻什麼!否則…… 「哈哈,看見了沒有,你們南朝人, 「……他,就是你們 你們聽什

對完顏慶等人拱了拱手道:「在下…… 冷冷的對阮天明的屍身看了一眼,然後, 顏慶等人拚命,可是,他是面色變了變, 同仇敵愾。照理……齊天健應該與完

「奉命唯謹!」 「哈……那就好!聽話了!」

M32

卸下 好!來,先把駱天清的雙臂

> 鋼刀現,向駱天清的左手斫下: 的身上,看看齊天健究竟怎樣做.....不想 ,齊天健面色不變,條的一個轉身,手中 駱天清面色微變,全神貫注在齊天健

> > 個了

成……你……竟然忍心自相殘殺!」 出的手••「師兄……你……你發了瘋了不 被阻,喻然一聲响,看一看清,是許天行 那邊傳來一聲急呼:「不可!」 鋼刀

得全力出刀,保全性命! 得奉完顏慶之命唯謹不可,他怕死,並且 頂上開花,死……死得極慘……他……只 他是一門心思,希望保全自己,因此,非 新傳,刀法就高出幾個師弟一籌,而今 疾如風,在五刀手中,齊天健因深得其父 ,又何况,阮天明只得一招啊,就落得個 ,自己五人聯手,也不可能是對方的敵手 ,單從這個李延明的出手殺了阮天明來看 「天行!走開!」齊天健的單刀,其

他倆突的想起了張英的說話,金人殺不够 萬天湖又如何?兩人的心中是苦痛萬分,叫其他兩個師兄走,快些走……駱天清與 話又在耳邊响動:: 走!想死……再一凝神,張英的另一番說 身解數,他希望能阻得一時是一時,他在 ,自相殘殺凑凑足……」想到這裏, 許天行是看出了形勢危急 ,他展開渾 不想

能走得出這些金人的羅網 ,駱天清也已看清了這形勢,分明,極難是正經,走……那怕是走出一個……現在 將自己的武器,傳授與鄉里 ……不受金狗欺凌! 我們得盡全力保護自己的鄉里,親人 嗨嗨!明白了 ,希望也只能希 ,親人,這才 走!

,他也是抱着這個希望,走得一個是一許天行是拚命與齊天健糾纏,這說明

巳越離越遠了…… 就令齊天健幾下重招,全在理虧義缺之影 响下,發不出全部威力,而駱、萬兩人却 之心而戰,聲威氣勢,全佔了個上風,這 虧,他理長,更加上許天行是抱必死 齊天健即使刀法比許天行高,可是。

而上的,「倒翻七星!」直掠伏充…… **爍,稍一偏過來騎,反手啟是一刀!由下** 說透已一個側身卸勢,而右手刀,光華閃 他是一聲厲喝。「萬師弟!速去……」邊 是奉命來追……駱天清是回顧有人來追, 掠過,正是那個所謂僕人的伏充,他大概 馬蹄聲响,鞭聲中!一騎青驄馬似飛

刀,一齊拖了過去! 麼?原來,自己的單刀已爲伏充抓住刀背 …一股勁力傳來,駱天清不由大驚,爲什 下扳上,駱天清的刀鋒巳老,刀背被束:: 探,臂一彎,剛剛避過這個刀鋒,立即以 如果不放手,自己勢必爲這伏充連人帶 伏充見刀來,他是一聲獰笑,左手一

心窒 湖是發覺身後勁風臨,背心一痛,前心一 彎銀虹,其疾似箭的,向前投去……萬天 正是朝前急馳!一聲怪叫,駱天淸只見一 陣風」!人飄出老遠,可是,伏充的馬 …試問:人怎能與馬門力,一股急勁轉動 腿一用勁,這匹青驄馬竟然一個大旋轉: ,駱天清只能將柄單刀脫手,一個「倒踩 伏充又如何?他可是兇殘得可以,變 萬天湖的勁未衰,走了幾步,才算翻 啊字也只叫了一半,單刀已後背透前

身着地,屍橫放野……

漸地!慢慢地,將駱天清逼入了原來的地將他當作了個獵物!騎了馬東阻西攔,漸 眼一看,許天行在滿地亂滾,一方,身邊聞得許天行的叫聲…… …已爲齊天健砍了下來… 駱天清想走,來不及,這個伏充飲算 ,一只右手… ·駱天清放

有些道理! 「哈哈,師叔,看來,南蠻子的話

一不錯!可惜他們練不到高處! 是……嗨……齊天健……」 小人在!

「我叫你幹什麼?我是叫你砍誰的手

臣,小人即刻辦!

之為垃圾的人物。除非,你在他們心目中了,外族的侵略者,永遠不會可憐他們視 尚有利用之價值…… 了額子算了!」完顏慶輕描淡寫的說着話 地,還想向完顏慶求告呢……但是,他忘 譜刀訣獻出來吧!獻出了後嘛,你自己抹 ,而齊天健如何?他面色大變,聲音抖戰 「不必了!我看,你就將你們中的拳

…永遠會記住你…… 身。那麼,你死了,我依然當你是師兄… 你曾經對岳氏門中,利用職權,氣酸薰天 可一世的師兄,他在想,如果,你是人, ,對金邦韃子,你也能抬一抬頭,挺一挺 駱天清是面帶冷笑的看着這個曾經不

在懇求,他只求活命,希望完顏慶能放生 可惜,他是如此之可恥,在哀叫.....

「你說完了沒有……」 完顏慶面帶卑

得出……他的吼聲越來越高,越高就越可

端重,鬚髮戟張,目射威稜……可是,

聽

看清李延明的又如何?他是面色

大落下風?……

物體,為李延明的隨手帶動般……這不是 個旋風轉,人由上而轉下,就如沒知覺的 向東,迫擊向西,大殘隨風向西……突然 搖擺……李延明的掌風向東,大殘身形飄 就如顆牆頭草,在李之掌風勁力下,往來 伏魔吼,簡直如天神下凡相仿,而大殘? 聲勢不凡……轟轟發發之聲,配合了李之 ?李延明的風雷伏魔掌是打得威風凜凜。

伏魔掌中的「天震地拆」……大殘却一

來越粗……遠不如大殘山人的輕鬆……莫 聽出……有嘶嘶之聲……還有,噴氣也越

長兩短

,試問:·你,能有命活!」

「何必一定要他死?」來了救星了· 出拳譜刀訣,然後死……」 夷之色,冰冷澈骨的說話,「咱家要你交

駱天清已聽出說話的人是誰,大殘山人! ……你也來了!」

你得放明白些,這兒是大宋的地界,可 韃狗!你來得,我又有什麼來不得

不是你金狗的疆域,對不對……你們憑什 廖任意往來,又憑什麼隨意殺人……」 相殘殺…… 是他們該死,他們甘心情願的,哈……自 「哈……老兄,你該看清楚了的啊,

責你我,不該任意來往於大宋之土地上, 們任意來往的……」 「你說什麼?啊,師叔!這老兒他斥

東西,該死,不提這些,可是,誰又叫你

「這也不錯!這些個王八旦,不是個

唉!可惜,他不是大宋的皇帝。」 帝的册封……」李延明冷冷的說…… ,受咱們大金皇帝的封號,受咱家大金皇 「就算是,及怎樣?還不是做兒皇帝

「哼……老夫對你講個清楚明白!」 「你這一次是正式罵我了!」 「我當然明白……不過,金狗!」 「對!老兒!你該明白了吧!」 「好……我聽……」

是 ,沒有降金的大宋子民……」 「有降金的皇帝,有降金的權奸,可

「這個是無恥的畜生……」 可是他又算什麼?」

……」語聲中,就他見擧手一抖,一連串一變,暴喝一聲。「老兒,你與我躺下吧「好,罵得好!」倏然,完顏慶面色

亮晶晶的光彩。向大殘山人週身打到……

身形依然輕靈如燕……完顏慶所打出的暗可看出此老功力不淺,這大個人出手,面邊,一揚手,將個駱天清一把抓起,這就 避免…… 是陰狠、詭異,兼而有之的暗器,在完顏 器,乃是絶跡於中原的銀星串!這種暗器 絕技,可是在這種暗器襲擊下,也是難可 不會有人習練,發放。大殘山人即使身懷 慶心日中這種暗器已絶跡中原卅年。再也 動,如股旋風,首先轉到了駱天清的身 ,一揚手,將個駱天清一把抓起,這就 好個大殘山 人,他是冷冷一笑,身形

大殘山人乃是中原有名的暗器祖宗,別說 多識廣的老前輩,尚未死盡死絕,又何况 雖說巳在中原失傳,但是,中原武林道見 蜺鏢,他也是能發能收! 銀星串,就算威震武林的暗器之王— 不過,完顏慶你可是錯了 ·這銀星串 蛇

鏢是十死無生的暗器之王。 着先,二·銀星串-之暗器排列是:一一一蛇蜕鏢,二一 列位看官,須知在北宋末年,武林中 —而一致公認,蛇蜺

事實俱在,完顏慶能打出這一串漂亮的銀頭賽打出這一串銀星串,隱約已可看出,顏慶打出這一串銀星串,隱約已可看出,類是是絕跡江湖多年了。不過,從完定,却已是絕跡江湖多年了。不過,從完定,如此號鏢是余家之獨門暗器,也是威震 金狗手中,也在情理之中了… 而一着先這一件中原有名暗器入了在,完顏慶能打出這一串漂亮的銀

完顏慶是十拿九穩

銀星串爆聲中,環打了個空,非但空大殘山人是視為兒戲——

放,完顏慶連個帶頭也沒傷到

得到大殘山人非但不受這銀星串之打擊 算是認準了大殘山人與駱天清,他那裏想 健,他根本不放在眼中,因此,這出手就 並且更能將個駱天清帶出重圍 人,有一半是照顧了駱天清,至於齊天 原來,完顏慶的出手,非但對付大殘

可怕的,就是完顏慶這種惡徒,他恃勢橫 就是憑仗自己武功一 之所以敢來中原,敢來追殺岳飛後裔,他 他會怕……怕什麼?死! 當他遭到了挫損時,他比隻老鼠也不如 行,自命不凡,在其手下沒一個討得了好 了效,他巳是面無人色!唉!世界上最不 。並且,沒一個不受盡折辱而死 一着銀星串,但是,今日,他的銀星串失 一個靠山,而自己最得意之武功,就是這 完顏慶可心驚?當然心驚,今次,他 -至於李延明是他另 ,可是

完顏慶在馬上倒抽了一口冷氣,他悶笑道:「還有什麼暗器?」 大殘山人巳將駱天清安置妥當,然後

怖的地方—— 這個情况下,他希望馬上走。離開這個可 住了,他實在想不出個回答來……在目前

可是,李延明這一式天鷹式是疾如狂飆般眼神也不向上看,只是認準了完顏慶..... 明,倏的人似大鳥般,由馬背上躍在半空不想眼前一花,只見那個神態木然的李延不也寒,一步一步的,向三人三騎走去, ,大殘山人是身不變,步不變,並且,連 大殘山人見完顏慶的神色,他又是冷

> 連藏七個變招!不想,雙手一落,掌中有並不奢望一招見功……因此,這一式後, …只聽得一聲慘叫……李延明不由大吃一殺了這個傢伙吧!因此,雙手十指用力… 手是無所遁形,旣巳一招見功。不客氣!個吹大氣的傢伙,在自己的天廳爪下,對 驚,眼一凝神,只才看清,自己天隱爪所 物,不由又驚又喜。看來這個蠻子,只是 扣住的,乃是伏充…… 李延明十指彎曲,形如鷹爪 ,在他也

,不過,可也已令其受痛苦萬分,一鬆手明還算功力收發裕如,才算得將伏充毁了 ——他永遠是一張笑臉……似影附形的,的在地下翻滾,那個大殘山人是面帶笑意 在完顏慶的四週踱步! ,身形一轉,巳看清了完顏慶,萬分狼狽,又聽到了完顏慶的驚呼聲……那敢怠慢 前面也傳來驚叫聲,是完顏慶!李延 他永遠是一張笑臉……似影附形的

沒四個字,如今再看清了這個步法,心中開其移動手法,此人之武功,當得神出鬼 聲色不動,在石火電光一瞬之間,可以展,心細如髮,自己一招出手,大殘旣然能 力越高,閱歷越深,本延明是懂得,大殘 大爲吃驚,完顏慶性命休矣,老實說;功 一招見效…… 的禁圈中,只等你精疲力竭,好,他可以 ,也就是說,完顏慶根本巳陷入大殘山 山人的步法,是步步封死了完顏慶的出處 李延明乃是西夏第一能手,眼光如炬

節格格作响,他這功勁是一運即到,步法 的奪命神招,全力一拚,一運勁,全身骨 事到如今,至延明是不得不展開自己

非是李延明不濟……

看起來是輕飄,軟綿綿的,可是,李延明安極大之人,不敢怠慢,一個迎風拂柳,大殘山人發現强敵後臨,他可不是個狂震江湖的風雷伏魔掌出手了,本來,現在 手,風雷伏魔掌就怕對手來個以柔制剛 越是輕靈,柔和的出手,越是令風雷掌失 心中佩服,這分明是滲透了剛柔之道的出 凝重的……慢慢,慢慢走向大殘…… 一聲吼,李延明的雙掌已緩緩推出 一個李延明,大殘依然是穩操左券,少一年,憑李延明,完顏慶,伏充這三個人,在,憑李延明,完顏慶,伏充這三個人,在,憑李延明,完顏慶,伏充這三個人, 李延明,完顏慶之聯手,可以威脅大殘! 個完顏慶,大殘也不至於束手無策,獨是 一股勁風掠過,一條長大黑影,在大

高出李延明,可以隨風而舞,逼令李延明 靈飛式,弄得苦惱萬分,就因爲大殘功力 發揮得淋漓盡緻!本來,李延明爲大殘的 風雷伏魔掌,再加上完顏慶的五丁六甲式 於完顏慶何嘗不是個獨當一面的狠人,你 的,能展開反擊…… 風雷掌,反而,李延明脚步站穩了,漸漸 有完顏慶打岔,他就不能如此從容的暗尅 不敢怠慢,全力使勁發掌,稍有不支之象 大殘山人的靈飛玄訣,的確不凡,可是, ,大殘就可反客爲主,以柔制剛!現在, ,兩般神功會合。就可令你靈飛玄訣無法 李延明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至

起立,先去看顧伏充!

大殘山人看來是落於下風了!爲什麼

他已氣喘如牛,額頭現汗!不過,當他一 個倒縱步,蜈蚣翻。人巳離地而起,可惜 大殘山人步法一鬆,他當然脫出禁圍

完顏慶又如何?到底也是一代名家, 現在,得憑功力,長勁來比輸贏了一

完成其牽制對方而已…… 牽制大殘而已,因此,狼牙棒在五丁力士 ,六甲天神的招式催動下,猛打猛擊,以 完顏慶明知自己絕非大殘對手,只是

情况,他在低聲對齊天健道·「師兄!並 不是我求你,是你也得救自己,他們兩打 ,我們不妨來個三打二**!**」 駱天清是個精靈之人,看清了目前之

「唉!師兄!如果這位老前輩有個三 一三打二,自己救自己

> 此,先許了個心願……好!齊天健果然又兒給你!」完顏慶可真怕齊天健帮手,因解决了,咱家成全你!並且,還可封個官 在左想右想,猶豫不决了 「齊天健!你聽明白了 ,快把駱天清

清殺來!駱天清面色慘變,世上竟然有 | 宋!路天靑面色慘變,世上竟然有這突然,齊天健鋼刀翻飛,眞的向駱天

們滅口,我還不是你們一世的話柄。 「反正我是個小人 「齊天健!你是人不是? ,走狗,我不殺你

「哈,你怕我挑你的底!」

我要代父報仇……」 「我可以殺死岳門中人,我要代父報仇 ,這老鬼必死無疑!我……」一聲狂叫•• 「哼!我殺了你們,我再帮大金使者

了心!天下,真有他這樣個畜生…… 駱天清可真讓齊天健這個王八蛋氣傷

他背後站立一個面帶笑意的人,不是別 好!他幾乎連心也嚇得停住了,為什麼? 麼回事?他不禁手上一慢。而遊目四顧 看看駱天清、他的面色變得萬分古怪,什 伏魔吼聲,也沒有完顏慶的叫聲,打鬥聲 是,突然,他發現不對,爲什麼?沒有了 在刀光閃閃的,圍住駱天清猛刴窮砍,可 ,四外靜悄悄的,奇怪!那會這樣靜?再 ,正是大殘! 一陣馬蹄聲,由近而遠,而齊天健還

他們人呢?」

「你的主人?」

光越來越恐怖了。「小子!究竟你是人, 抑或是畜生?張英的勸說,令老夫幾乎誤 齊天健可無法回答了,大殘山人的眼

> 了大事,他希望能保全你們,保全江湖流 」這一陣笑,笑得齊天健毛骨悚然 派,希望將來養成另一股抗金潛力,可是 ,那既得你與漢奸一般陰狠毒辣!哈……

「快拿出來!」

是他的對手,但是,他却是想不明白,明齊天健啼笑皆非,他明知自己無論如何不!」大殘山人學完顏慶的語氣!這可令個「神刀門的拳譜刀訣!然後,你去死 並且 明李延明,完顏慶等人 ,你們走嘛,也該帶我去啊! ,可以殺了大殘山人!他們爲什麼走 ,可以取得勝利

「齊天健!你還在想什麼?」

「他們爲什麼逃……」

命! 三招,我尉可敗了這只金狗。然後,逼死如果,駱天清出手,只要能擋得住完顏慶 此,你可以交出拳譜刀訣,你死得眼閉了 滑,看出不對,只要我助了駱天清殺了你 李延明,又何况,我巳開始展開凌波步, 引使他們來你們相打處,李延明是老奸巨 ,他們的死期即至,他們爲求保得自己狗 走了,哼哼,我已解了你的懸疑,如 「哈……他們根本無取勝我之把握

「前輩饒命!」

,莫怪我的大殘手·要照顧你了 「我還能饒你?畜生!如果再不自盡

邊撲出,擋在大殘身前,意圖代擋這一門 絕毒陰損暗器 了!錚的一聲,一蓬光影,直如一窩蜂般 • 向大殘射到,駱天清大叫不好— 「前輩饒命!」齊」、健是叩頭,跪拜 ,你快,有個人更快 人由橫

身形一個橫迸,好!阻在駱天清,大殘之知不妙,背弩一窩蜂已現,他不再怠慢,他在地上,已看出齊天健的狠戾之色,蔚 前,全身為這背弩,釘了個身如蜂窩…… 一臂之力,大殘出塲,齊天健假叫饒命,已緩緩的翻動,希望出其不意,助駱天淸如此的無恥,當齊天健追擊駱天淸時,他 翻滾,現在,他早已靜止,他也不能起身 **暁晦,應該回頭是岸,那想到這個畜生是** 師父報仇,這不錯,但是,現在, ,他看清一切,他恨極了齊天健,唉!為 ,師父是該死!何况,人家又可以大義 他一只手被齊天健砍斷,痛得他伏地 泉該明

死不活 的徐天行,這可不太方便了,乘此混亂之情猝變,大殘未死,而是死了個半死不活 到完顏慶嘛,做個武官,從此,棄武從官 形的暗器,定可傷了大殘、只要大殘一死 不恨透了心。齊天健滿以爲。這種無聲無 ,然後,再去暗中害了岳氏家人,走,找 ,駱天清可不是自己的對手,徐天行是半 ,有何不可,他是滿肚密圈,那想到,事 駱天清是發了眞火,就算大殘又何嘗 ,哼!無毒不丈夫,殺了他們滅口 ·死不活

這猝然變故,亂了方針,他自命醫術超凡 神貫注在徐天行的身上,至於大殘、也爲 第一個念頭是救人,好!一亂之下,讓 齊天健的輕功不凡 ,何况,駱天清全

,你狂得很呢!現在,一點事也沒辦 大殘山人看清了這暗器之狠毒,徐天 ,他是大爲難過, 點事也沒辦,唉,老鬼啊老

> 直該愧死。 底飛過,試問:你還能做些什麼事,你簡 金狗是見機而遁,齊天健竟然在自己的眼

音帶笑。「是你們教訓了我這個混蛋,也 精,可是,從今以後,只要是金狗,韃子 戴,我只恨我糊塗、無知,更恨我學技不 令我看清了爲什麼在少保公如此之受人愛 寒了心,不過,駱天清是如此的誠思 殘幾乎嚇一跳,實在,這背弩一窩蜂令他 , 駱天清與他們勢不兩立。 「老前輩,」駱天清向大殘叩頭,大 語

一晚輩有什打算?」 「嗯!駱天清,你有什麼打算?」

昏天黑地, 抖手一個大照 反悔話了 裝子,你 韃子,你與他們勢不兩立,一會兒就說了?剛才講得好好的。什麼,只要是金狗, 「放你媽的屁!」大殘一邊罵,一邊 個大咀吧,打得駱天清滿天星斗 「沒打算?你敢說你沒有打算

「前輩,我當然沒忘,我也不會反假

的 但是什麼?啊,我告訴你 ,小張英

說話 呃,我那敢不明白?」 ,你聽明白了

「得保存江湖流派!」

「你是神刀門的!」

倀的狗東西・神刀門巳不是中原的神刀門天健是什麼東西?是個認賊爲父,爲虎作 ,是金狗的神刀門,你說該怎辦?」 請教,現在神刀門誰作主,齊天健,齊「該不該保留,嗯!你點頭了!好啊

> 友,先决要點在抗金、殺韃狗!」 門戶,可是,以後不論收徒,或者結交朋 「代中原保留一個流派,然後,重振 「前輩,你命我清理門戶。」

又焉能談到重振門戶? 齊天健?根本不能,唉!辦不了齊天健 振門戶勢必得清理門戶,憑自己能鬥得過 義!自己這點武功,簡直是滄海一粟,重 的理會到·「江湖風險惡」這五個字的眞 己是僥倖留得命在,到今日,他是算真正 在,他自覺學技不精,並且人孤勢單,自 透澈,可惜,難爲了駱天清,爲什麼?現 唉,這是真正的保留!大殘山人講得

「前輩,你我後會有期!」大志,那麼,唉,他只能抖手一走 清的心志,如果緊天清是個有志之士,那天清的難處!不過,他必需要問清楚駱天「你怕了,」大殘山人何嘗看不出駱 ,自己可以助其一臂之力,假使他並無

我去找齊天健!」 ,你到那裏去!」 你打得過他?

「那你去與他講和……

「好!你去與他拚命。」 你去與他拚命。」

寄生賣了我的神刀門……常言道:『謀事想,我不能容忍這個畜生,我更不能讓這組師有靈,助我成功,前輩,我已前思後「我不需清理門戶,但願神刀門歷代 前輩這一把,把我打得更清醒了一層,我在人、成事在天,雖云天意,實靠人為,

> 來,然後,他拖住了駱天清,慢慢的, 道不知道,我想,他不應該不知道吧! 清在聽,蔣什麼?不知道。至於駱天清知 慢的走……一同走,大殘山人在講,駱天 好!大殘山人不由由心底泛出個好字 慢

得有安排,安排如何保全神刀門……」

平了旅程,可是,今夜,張英是放了個夜,張英巳代岳家擋了不少橫,也代他們舖在後面,有斑爛豹張英的暗護……一路上 來糟塌,在前面,有公門中人輪流侍候,,可以說是平靜了,沒人來作賤,也無人,可以說是平靜了,沒人來作賤,也無人了紅西省,向嶺南進發,現在,岳氏孑遺 站,突然,他爲一陣馬蹄聲震住 來糟塌,在前面,有公門中人輪流侍候

游邊,然後,他借着這些長草掩護,看看張英心細,一個伏地追風,他已竄入了堤 來的是怎樣人 四外是靜悄悄,是官驛大道的所在

而過,張英再聽了半晌,沒有其他聲响 又聽得車輪聲,好,再伏一陣,看見一 走,他長身竄出堤溝,嗨嗨,他可是與個 飛也似的向前馳去,張英想長身探視 ,幾乎撞了個正。 一式打扮,六個壯士騎六匹高頭大馬 四週窻幔緊圍,看來有女客,一幌

嗨!想不到還有行家在

不勻稱,頭大,身不短,脚矮,手臂簡直浪不低,張英再看看清,此人矮得來十分浪不低,張英再看看清,此人矮得來十分 眉環眼,獅鼻闊口。國字型面孔,一把銀直是頭人猿,再看,這面相,倒不壞,濃 髯,是個老人。 眉環眼,獅鼻闊口。國字型面孔 可以點地,不恭維說一句,這不是人,簡

馬,一大車的來龍去脈,張英是心有預感 ,道聲驚吵,走之乎也,他得弄清了六騎偕,他却不便多事嚕囌,打一恭,作一揖這不是個普通人,張英十分明白,可 ,怕的是漏夜趕路,與岳氏滿門有關。 不過,張英,你走不了,爲什麼?那

個大頭矮子不放他走啊! 「行家,你得講講,你我是否眞正行

家?

這個娃娃……」 面色不對了,「激兒,你去追,我得阻住 微微一笑,脚底一動,想走,矮老頭可是 ?張英是不便回答,他只是想走,因此, 我自稱行家,至於眞假,我又怎能作主了 這個就難弄了,是你叫我行家,不是

看浮雲,人巳仰面卸開一 身邊一掠,好個張英,身形一動,一個仰 星眸鳳目,長眉入鬢,生得極美,在張英 張英眼前一亮,只見一個青衣少女

乘機來插手,嘿嘿,後果不堪設想。 她是晓得自己背中有要物,如果,矮老頭 太玄,太神,並且,她還是個有爲而來, 張英不禁大吃一驚,爲什麼?少女的出手 竟然會一個反折,左手已勾探張英之背 那少女面色一變,明明是向前飛奔

巳落向胸前,這是逼張英「仰看浮雲」這 頭尙未有所表示,少女一反手時,矮老頭果然,張英料準了,少女第一手,老 其疾如風,已到張英身前,手中那柄蒲扇 一招用老,不能避得過少女的勾手

他爲上京收屍,然後談送岳氏滿門時 張英是小輩中第一條好漢,又何况, 苦根和尚 ,代他

M36

被逼施展他的絕藝了。

空滑出老遠! 花,張英孰似一具木偶,爲人抽走般,凌 女看清自己一方穩操勝券,不料,眼前一 明明是無可躲避的處境,矮老頭與少

「老祖師,這是什麼功夫?」 啊!小子,你竟然會這門功夫!」

來這套功夫的。」 別無傳人,你……你這個小子,從那裏傳 「飛天蜈蚣功,哼哼,王炳公死後

立即吐聲。「老前輩,你我後會有期。」 張英實在不想多事,他是身形才停

算是阻了一阻。 兒動手了,張英的熟銅棍抖起一圈光彩 巳代他打了,一陣勁風,劈面飛來,老頭 還是講……張英主意尚未打定,矮老頭可 一車,可惜自己却爲這個老頭纏了,打,的,向前趕去,看來,她也在留意這六騎 前進,至於那個少女,算是死了心,似飛 張英剛動步,老頭兒已到了眼前,阻他 「不可走,」矮老頭的輕功着實不凡

口了, 經連進三招,這三招全是匪夷所思的殺手 一個護門招而已,老人已可說出正宗與否 ?張英不得不佩服老人的眼光,祇不過是 頭眞是個識家呢!並且還看得出道地與否 ,大概是自己人,不必再打,因此,他開 「好!是瘋魔棍,正宗!好,」矮老 嗨 「老前輩,你我無仇無怨,罷手了 嗨,張英只講了一句, 矮老頭巳

身汗 張英算是邊說邊架……好 爲什麼?老實說,憑你張英本領 ,就來了

> 弄了一身汗 了神啦, 一意的對付,象現在這樣的表現一 風,招架得勉强,還吃力萬分,那會不 這一分神,好,落了下風,一落

瘋魔式中的淨壇八變出了手 憑自己大可以把他打得扒了下來, ,知道不能善罷,聚足精神,反手一棍 個誤會,就算落了下乘,張英三招一過。自己大可以把他打得扒了下來,好,這 打,經驗,功力,與自己就相差遠啦。 ,勝在招式一 矮老頭是有了些誤會,以爲張英的武 瘋魔棍--至於應變,

得掛彩不可 七十二手修羅亂舞棍點,直向矮老頭環身 魔棍法,立即展開,由大九變到小九化 可稍有懈怠,你這裏一怔一呆,張英的 老辣,不由 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看他變招輕靈,出手 … 矮老頭是想不到張英之瘋魔棍法,巳到 乃是淨壇八變的中變招,「倒提金鼎」... 張英突的棍尾上挑,挑向老人的頭面,這 個虹橋玉架接住了張英的棍子,那想到, ,一棍進門,矮老頭不得不退步還架,一 ,陰陽扇中的追魂十八扇圍打張英,可是矮老頭蒲扇一引,本來還想借勢進招 到,若不是張英不想多事,矮老頭是非 一怔一呆!唉!武家對手, 瘋 那

着。即走,讓矮老頭怔怔的望着張英背影嘀咕架,又有什麼用,所以,見好即收,一收 然收棍住手,跳出戰圈,然後,雙手一拱 、張英是關心岳氏滿門,打這種沒來由 「前輩,你我後會有期!」走了,實在 一前輩,你我罷手休戰,」張英是突 的

> 有人喝住張英,看一看清,是齊天健,啊 ,冷峻的臉上,掛着一絲笑容, ,好久不見! 他那會走到此地來的?齊天健一見張英 「是張兄弟,」 走了一大程,嗨嘛, 「張兄弟

「什麼惡漢?」 「嘿,我是來追殺幾個惡漢。」 齊兄,你那會在此地。

麼埋伏暗算,又該怎辦。 張英放了些心,否則,黑咕嚨咚的 左側一個叢林中,天色已明,晨光曦微, ,」齊天健引帶張英離開驛道 「意圖謀害岳府中人的惡漢,張兄 ,有什 ,走入

可 如此明白,唉,是這一身打扮,張英是深屍體,是六騎馬上的二人,張英那會看得 那麼,他們是該死,不過,也不是非殺不 殺了他們的?他們如果誠如齊天健所說 有印象,但是,還有四個呢?還有,是誰 舉目望去,不遠的樹枝上,倒掛着兩具 才走入樹林,張英巳聞得一股血腥味

何來歷?還有,是否非殺不可。」 「齊兄,是你殺了他們,唉,他們是

騎馬,就是他們,難道齊天健還是不甘 是齊天健的暗算,唉,張英不由大爲懊惱 然。眼前一花,張英發覺不妙,正想掙扎 ,明白了,是他們,原來,自己看到的六 ,而樹枝上掛着的屍骨,突然復活,嗨嗨 ,一直謹愼,那想到自己還是陷於暗算中 ,這張魚網已將其纏了個實,看一看清, 三騎馬,張英是尚未弄淸事件之始末,突 ,自己放過他,而今,他是來恩將仇報 「當然非殺不可,樹林中緩緩的踱出

樱,這位花旺,這位是華伯英,這位是花中特聘的雲南苗家拳五位老師,這位苗紅中特聘的雲南苗家拳五位老師,這位苗紅「張英,對不住,你是不會認得這幾 士選,這位是當家苗紅琳。」

「齊天健,你們意欲何爲?

你身上的東西 我是知道你的厲害,不過,苗家幾位當家 不太相信,我是言之再三,總算聽了我 「奉秦丞相之命,殺岳氏滿門,哈 現在,張英,請你大方一些,交出 ,然後,苗家兩位會送你歸

江湖中 他心中一動,啊,難道是毒虫,果然不錯 首,他們也就以齊之馬首是膽。 較粗魯爽實,再則,他們也根本不如中原 地出現,乃是受人於禮聘而來,苗家人比 傳善於養毒物,尚幸他們不在中原走動, 葫蘆,對着自己,而苗紅琳却已在獰笑, 人物的一切詳情,他們只是抱着得人錢財 ,讓張英猜中了,雲南蠻瘴之鄉,苗家祖 ,爲人消災的主意而來,齊天健是此行之 張英巳看見那個苗紅琳手中有個血紅 人對他們也少來往,今日在嶺南之

安排,現在張英可算是陷入困境中,齊天 發現,直到今天才出手,實在,他得有所 也是念念不忘,張英的出現,齊天健早已 是不再言語,心想,死了死了,何苦多言 健非但想殺張英,還想得到些好處,張英 齊天健恨極了岳氏後人,故而對張英

只五彩斑爛的巨型蜘蛛,明眼人一看就知 ,這是天地間中極毒極毒之物,一般蜘蛛 苗紅琳的葫蘆塞巳打開,裏面爬出

> 態越顯猙獰可怖,還有,行走似風,在苗 個痛快,否則天王蜘蛛照顧你,我真怕你 天健突然將魚網一抖,抖在半空。一面冷 紅琳的噓聲下 ,死得慘不堪言……你看如何?」 ,這只蜘蛛竟然生具十二只,形 ,已飛也似向張英爬來,齊

慘叫,已爲人不知用何物解决了 縛全脫,眼前又見艷光一點,疾如星光, 光耀目的匕首,一劃一挑,好,張英是束 看一看清,樹枝上有個黑影,手中一柄銀 天香網不知是什麼的,如有大力擁住,再 越的語音,而齊天健的手上,突的一緊, 一幌即沒,那只十二足的毒蛛,吱的一聲 ,然後再辦你的事!」半空中傳來一 「三哥,我看先將這只毒蜘蛛解决了 聲清

羅網,雙手的瘋魔棍依然在握,一聲長笑 形極怪,尚向樹上竄來,可是,張英一脫 是駱天清,還有個少女! 溜,可是,面前已有人阻住,看一看清 住,齊天健發現不對, ,朝天香,抖起半空,苗紅琳首先爲其阻 苗紅琳怒吼一聲,雙手箕張曲折,其 身形一幌,他是想

說完話,他是直往左側密林中箴去。 腾不了他們,哼,就勢溜之乎也,所以, 天清他是極有把握可以取勝,換個地方 走,我們換個地方交手。」在他以爲,駱 齊天健是冷冷一笑道:「是你,好

而練成 蜘蛛,守宮,瘋魔棍陷入了五毒陣,又 須知道苗家拳,根本是模仿五毒之神態 至於張英却與苗家五位高手,打在一 ,五種毒物乃是,蛤蟆,蜈蚣,蛇 ,張英總算是又陷入一塲苦戰之中

「張英,如果你識相,我給你

有腥香之味,而兩人來到了張英戰團之前 殘山人與那個矮老頭各執一端,這一條不 遠處,一條火龍遊來,看看淸,原來是大 聲,可能張英今日得毀在五毒行者之手, 之苦,如果不是遠處傳來大殘山人的呼叫 根和尚的大力相助,可惜,吃了年時不久 知是山籐還是繩索的火索,火烟中微雜着 到底只有十八歲的少年啊,即使有苦

風可眞厲害,頭尾相卿,五毒行者大聲吼 行者逼出十來步,然後一個靈魔飛天,身 個瘋魔幻舞,棍子轉了個大圈子,將五毒 飛天!」 不堪言,幾聲厲嘯中,五條毒火人影分五 叫中,可憐巳爲這不知名的火龍,燒個慘 一個大翻身,由兩人手中抖出,這一股勁一聲,「玄武騰蛇」,火龍竟然如活的, 子直鼠半空,好,就在此時,大殘山人喝 方竄出,吼聲搖曳中,走了個無影無踪 張英是聞得這股腥香,精神一振,一

「矮神爺,這小子你看如何?」

出叢林,後面跟隨着駱天清,駱天清手中 「師爺,還有我呢?」是那個少女步

> 抓住了一顆血淋淋的人頭,是齊天健的 張英看着大殘山人,面露着凄凉之色 「天淸,你殺了這個惡漢了,好!」

狽不堪.

何况苗家雙煞更善於放毒,弄得個張英狼

請電H四六四六四六 四六

,大殘山人怒聲喝道: 「你還可憐這個惡 「不,我可憐的是神刀門。」

小俠保全之德。」 張英突的明白了,神刀門由駱天清繼

「神刀門第四代弟子駱天清,敬謝張

承下 大殘山人與駱天清的說話,就是引出這位 矮老頭滕全衞乃是神刀門中的長老 去。

老人來。

,首先由大殘山人喝令,「天門開,靈魔

聽得出,大殘山人會留在嶺南,陪岳氏後 心,奸黨是再也難以動他們一根汗毛。」 不必理會,岳氏後人能够到了嶺南,你放 大殘山人對張英看了一眼道。「暫時 還有一輛大馬車呢,車中又是誰?

孩兒還未唇家聲,奸臣們,等得天道好還 ,你英靈不遠,你,大可瞑目了,父親 張英是目中有淚:「先元帥,少保公 神刀門也會在領南重振門戶

,看你們如何結果。」 是的,看你們如何避得過這一朝· へ完し

嘉玲,黄嘉玲爲得此劍覬覦巳久,這天,黄嘉玲巳在洞口附近窺伺…… 劍,在奪取這千年寒玉劍的過程中,鍾無痕將要遇到一個最大的勁敵! 道人物,同時,鍾無痕還遇上不少武林前輩,並得到他們的全力支持。以便取得寒玉 ,以免爲害整個武林,因此而獨身前往,途中,她經歷不少的艱苦搏鬥,除去不少黑

千面羅利黃

俠士制羅刹

, 竟將他的五臟震得稀稀爛爛。

此際在森林的另一個角落,也同樣的

外兼修的高手 情極為慓悍,雙目灼灼有神,顯然是個內 此人身着藍色勁裝,手握護手雙鈎,神 原來此時那風神洞口又現出一個人來

後有人輕喝一聲•• [慢着•] 人猛地一轉身問道:「來的是何方 人在洞口微一 猶豫,便欲進洞,身

就是雙鈎無敵郝大通了。」 「在下鬼靈精余天,看閣下的裝束,可能

是爲了那千年寒玉劍?」 那人道:「不錯,余兄此來,莫非也

底給誰才好?」 祇有一柄,如今我們兩人同取,這柄劍到 余天道。「郝兄眞是解人,可惜那劍

「余兄的意思?」

誰就去取此劍。」 「我們先在手底下見個高低,誰顧了

亦是生平快事。」 聞余兄神拳無敵,今日能互相切磋一下, 郝大通仰天大笑道:「說得爽快,久

余天雙手一恭說:「請!」

雙鈎上的造詣,是可想而知,而且此人在 一出手之間,確有雷霆之勢。 江湖之上,武林之中,聲望頗高,是以他 片般的飛出,郝大通旣稱雙鈎無敵,其在 郝大通雙手一分,護手雙鈎,已如雪

他雙鈎如何的犀銳,始終無法動得余天 余天在他的雙鈎之中,鑽來鑽去,任 山奪神劍

醉仙樓主

成

,周冲已然死去,原來黄嘉玲剛才那一掌「妳——妳——妳好……」中氣一斷

俠骨柔情般若

又藏入森林之中。 「看誰再敢取千年寒玉劍。」語聲一了 黃嘉玲面色一肅,輕輕一聲冷哼道:

中篇武俠

覩到那千面羅刹的廬山眞面了。 到此藏着,以觀動靜,現在他們總算已經 個是鍾無痕。他們天色未亮之時,便已來 藏着兩個人。一個是幻影書生白英,另一 鍾無痕正欲說話,却被白英用手勢止

高人,不知有何見教?」

密林中又走出個身形短小的漢子說••

(下)

前文提要:

神洞中的千年寒玉劍,鍾無痕爲了不讓這把劍落入邪道人物手中 上回書至武林郎白兩道同時齊集神風鎮,人們都想能得到風

极开毛

爭劍之戰,等一下還會有更多人要來,時 弟可等不及要還手了。」 不容待,你如不施展出眞本事硬功夫,小 余天嘻嘻一笑道:「郝兄,今日可是

之間,泛起隱隱雷聲,那種氣勢,先聲奪 ,施出他賴以成名的霹靂鈎法,雙鈎起落 郝大通氣得哇哇大叫,雙鈎形勢一變

間,兩人已走了五十餘招,余天只是閃讓 ,並未還手 余天神色一肅,再不敢大意,瞬息之

手,郝大爺可要出狠招了。」 余天嘻嘻一笑道:「你急什麼,大太 郝大通怒道:「鬼靈粽,你若再不還

沒有看清余天施用的什麼手法。 爺這不就還手了麼?」 聲出掌起,僅僅這 去,此時密林之中,隱伏了不少人,誰也 一舉手之間,郝大通巳大叫一聲,倒地死

大爺的手下,也不算冤。」 之名,並非僥倖得來,郝大通,你死在余 余天一聲冷笑道··「我余天這鬼靈精

務者爲俊傑,余天,我看你還是回家去吃 返身入洞,林中又竄出一人叫道:「識時 一碗太平飯,莫在這裏枉送了性命。」 余天殺了雙鉤無敵郝大通之後,準備

山羊鬍,三角眼,捲耳尖腮,觀其相貌, 得死了無法爲你報喪通訊。」 那柄千年寒玉劍,何妨留下個名兒來,免 領,閣下旣到這風神洞來,想亦必是爲了 難登大雅之堂,不由冷冷的道:「好意心 余天看那人身形瘦小,約五十上下

那人陰陰一笑道:「在下麼!人稱陰

你如不聽勸告,說不得,在下職責所在,差事,奪捉那强梁霸道,貪心不足之人, 也祇有帶你到陰曹地府走上一走了。」 間秀才古一奇,僥倖在閻王殿前討了一個

量。 靈精,咱們同是來自黃泉路上,有事好商家人不認一家人,你是陰間秀才,我是鬼 余天冷笑道:•「大水冲了龍王廟,一

量法? 古一奇陰笑道··「你說我們該如何商

就此退出,兄弟日後必有所報。 余天道。。「神劍祇有一柄,古兄若能

你會不 古一奇道。。「如果這一句話由我來說 會退出呢?」

兄一定想得出。」 牛,那將成了水火不容之勢,這個結果古 余天道。「當然,一個樁子難扣兩條

我亡。」 古一奇陰陰一笑道。「不是你死便是

是在手底下見高低。」 你祇有兩條路走,一個是自動讓賢,一個 余天冷笑道:「讓古兄說對了,眼前

快,仍難逃過喪命之危,是以他翻了幾下 奇的身形也迅速的向後翻出,但是他翻得 竟然不動了 他低字才出口,突然雙手齊發,古

何苦來。」接着便得意的縱聲大笑,又道 出來大家商量商量。 江湖朋友,還有那一位要取劍的,何不請 「我想這四週森林之中,必定藏了不少 余天道··「江湖上成名不易, 你這又

人快語,我兄弟自問武功不濟,不敢有此林中有人朗馨一笑道。「余兄真是快

大漢・俱是手堤長順。

「大漢・俱是手堤長順。 妄想,但極願助余兄一臂之力。」

弟。 余天說道••「來者可是三才鞭關氏兄

,來爲余兄助拳來了。 爲首人一笑道。「在下正是關氏兄弟

要害處招呼,這可是出其不意,攻敵不備 分三方面將余天圍定,同時手中長鞭一齊 手,如三條長龍盤空飛舞,齊向余天的 語剛了,三個關西大漢,身形急竄,

7 白英也悄聲道:「很難說,余天人稱

看他用的是什麼手法,你可督看清楚。」 於無影無形之中,往後遇上他,可要特別 ا ا 白英道。 「這可能是一種陰手,傷人

三聲慘叫,那三才鞭的莊氏兄弟先後倒了

願意與在下商討商討,就請出來說話。」 人太甚,兄弟不得不下此毒手,還有那位 余天得意忘形,又叫道:「三才鞭迫

沒有你的份的。」 •• 「余天,你連殺五人,也該見好就收啦 ,何必咄咄迫人,以我看這千年寒玉劍是

余天冷笑:「姑娘說得是,不知尊姓

,逼得余天在三條鞭影中鑽來鑽去。

鬼靈精,也許他還有出奇的招式。」

鍾無痕正待說話,忽聽石坪上連接着

一聲嬌笑,林中走出個大姑娘來,說

白大哥,我看余大這一下可吃不了兜着走 此時隱在林中的鍾無痕悄聲說道:「

鍾無痕道。「他連殺兩人,我始終未

芳名?」

的。」 大姑娘說道:「我的名字你是聽不得

「爲什麼?」

「這樣說來,想必是姑娘的醜名不堪 「因爲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從未活着

道我的姓名,我還是會告訴你的。」 入耳,所以才要殺人滅口。 「隨便你怎麼說吧,如果你一定要知

名嘉玲,人稱千面羅刹。」 勉强還了幾招,只是對方的壓力太大,不 刹字方了,素手已揮連打出七八掌。 余天武功雖高,也被迫得團團亂轉, 大姑娘一笑,柔聲道:「小女子姓黃 余天冷笑道•「那麼你就說吧。」

林之中。 身筋骨震斷,倒地死去。 千面羅刹哂笑了一下,又飛身藏入密

過二十招,已被對方一掌打中背心,將全

洞取劍,不知是何道理?」 利連番出現,殺了兩名武林高手,却不入 鍾無痕悄聲道:「白大哥,這千面羅

句話麼? 白英道·「妳知道雙拳難敵四手這

「這我當然知道。」

入洞,必然引起衆人圍攻。」就是因爲這附近的江湖同道太多, 是因爲這附近的江湖同道太多,她如「那千面羅刹所以遲遲不取劍的原因

將力量消耗盡了,她再坐收漁人之利?」「所以要等這些人先來個自相殘殺,

鍾無痕道。「這千面羅刹的武功機智

讓他們自己先殺一陣子不是更好麼?」 確有過人之處,只是她又何必自己出手,

週到**,**只可惜得很。」 對她有所畏懼,也就不敢再干擾她了。」 人之勢,等到一但她出面取劍之時,別人 泛泛之輩,如此一來,她已奠定了先聲奪 鍾無痕道。「不錯,她想得的確是很 白英道。「她這兩次所殺,皆非武功

白英道•「可惜什麼?」

鍾無痕嫣然一笑道。「可惜她尚不知

道我們這裏尚有一支伏兵。」 她笑起來很美,也很俏,白英也隨着

她笑了,這會心的笑,笑得好開心。 白英說得沒錯,那千面羅刹確巳立下

過來,雲兒在天上飄,風兒在空中吹,看 沒有一個人敢現身出來入洞取劍。 先聲奪人之勢,此時洞口靜悄悄的,竟然 天色已經大亮了,陽光已從東方掃射

了殺機 起來好寧靜,但在這寧靜的一刻,却充滿 此際忽聽得噹噹地一聲報君知响,從

字跡潦草,若遊龍飛鳳。 灰色長袍,尖臉山羊鬍,右手拿着一塊白林中大搖大擺的走出一個賣卜先生,身穿

求寶求偶,一斷便知, 「鐵口神斷,絕非混充字號之輩,各位如 他叫了一遍,見無人答覆,又叫道。 那一位有興趣出來

窮通得失,慣看氣色流年

無論求官求財

他剛踏入石坪,便張口叫道。「專卜

是不信,出來一試便知。」 四週仍是一樣的沉靜,他自言自語的

M40

,應在何時出世。」 出頭,咳!老朽且來算一算這千年寒玉劍 惹上殺身之禍,是以既不願離開,也不敢 既是爲了貪圖那柄千年寒玉劍而來,又怕 個個成了縮頭烏龜,哦!我知道了,看這道:「奇怪!是什麼事情將這些人唬得一 裏不但寶氣冲天,而且殺氣重重,這些人

過,再想取此劍,那就比登天還難了。」 風神洞中的飈風,才不會發出,若午時一 日正午時出世,祇有在這個時辰之內,那 道。「原來如此,那千年寒玉劍應該在今 他邊講問,故意屈指一算, 語聲一了,林中又竄出一人來,一身 暗暗點頭

生,在下有事請敎。」 白衣,手持長劍,雙手一拱道。「這位先 賣卜的一笑道:「既有生意上門,在

現錢交易,恕不賒賬。」 下就不愁酒錢了,求事問卜,紋銀五両

之多,交給賣卜的道。「這可够了麼?」 賣卜的笑道。「够了够了,有多無少 白衣人從身邊掏出一錠銀子足有十両

劍應在今天午時出世,此話可眞?」 閣下要問什麼事?」 白衣人道。「你適才所說那千年寒玉

出 風神洞中祇有在正午時,才不會有嚴風發 賈卜的說道。「這可絕對假不了,這

白衣人道:「你看區區在下可有取得

全。」 難取到那千年寒玉劍,恐怕性命也難以保道。「閣下印堂有血氣上冲,依我看不但道。「閣下印堂有血氣上冲,依我看不但

之憂,是你要殺我?還是別人?」

怎麼會呢?」 會呢?我祇是個賣卜混酒喝的糟老頭子 賣卜的哈哈大笑起來道。「我!怎麼

,大爺可要入洞去取剝了。一,誰會相信,有本領你就使出來, 粒沙子,你賣卜的居然會賣到這種地方來 大爺可要入洞去取劍了。」 賣卜的笑道:「這位大爺,你請,我 白衣人冷笑道。「明人眼中揉不進一 要不然

便轉身向洞口走去。 賣卜的可還要多活幾年, 恕不奉陪啦。」 白衣人哈哈大笑,看看天上的月色, 噹!地一聲報君知,人巳窟入林中

人武功不弱啊?」 隱在林中的鍾無痕道:「白大哥,此

白英道·「妳知道此人是離麼?」

了不少武林高手,又厲害得很呢。」 「他就是白魔方平,一柄白魔劍,喪

次遇上了可要特別小心。」 照過面,聽說此人的武功路子很邪,妳下 「不錯,此人武功雖高,我却未與他

那穿白衣的小子,你給我站住。」 人去制伏他,我就去會會他。」 她語聲剛了,果聽有人一聲暴喝: 「我看等不到下次了,眼下如果沒有

取那柄千年寒玉劍?」 來的大漢,冷冷的道。「閣下也有興趣來 白衣人身形一轉,面對着從林中走出

開,我就謝了,要不然的話,祇有在手底 大漢怒道··「廢話少說,如果你肯退

> 下見眞章了。」 白衣人陰笑道·「閣下總應該有個姓 「老子雙斧開山霍天風,你小子叫

麼名字? 「我麼,名不經傳,白魔方平。

之勢。 斧已如飛般的旋到,那股聲勢,確有凌人 他方平二字剛出了口,那霍天風的雙

斧, 真的有劈山奔雷之勢。 未還手,而霍天風的雙斧,却一斧緊似 方平起先祇是在雙斧中左右迴施,

出手,那必將是制命的一着。」 足,他正在硏判此人的雙斧路子。」 鍾無痕哂道:「他搏鬥的經驗也很豐 「不錯,是以他不出手則已,如果一

他已經有了必勝的把握啦。」 「正是,妳看他神色從容,身形似幻

已從雙斧的空隙中刺進了對方的咽喉。 鍾無痕剛看出不好,那方平的白魔劍 「不好,這小子要還手啦。」

人已倒了下去,此際林中一連又闖出七人 齊是紫衣少女,各持長劍,將方平圍在 雙斧開山霍天風一個你字尚未說完,

林中飛出,後發先至,擋住了她的去路 **惜她嬌軀未落,那千面羅利黃嘉玲,也從** 情形看來,這八個女子分明是一夥的,可 樹梢上飛出,向那風神洞口落去,由此種在此同時,另一條苗條的身形,由大

別人恐懼妳的聲威,我們江南八嬌可不怕 那女子一順長劍嬌笑道•「黃嘉玲

一席之地,劍鑿的造詣很深,猶其是八劍陜西,移居江南,在江湖道上,也爭得了陜西,移居江南,在江湖道上,也爭得了 以也養成了 威猛無匹,在武林中少遇敵手,是 她們的驕氣。

薄有聲 人家面 譽,但畢竟是後生晚輩,要在我老 面羅刹也笑道:「你們八劍雖然也 前逞能,那又還差得太遠。」

今年多大啦。 人,她又是一聲嬌笑道:「千面羅刹,妳 八劍之首叫西娟,天生麗質,嬌娜動

「笑話,那有十八九歲的大姑娘, 「妳祖奶奶今年七十有三。」

將

「妳不信是麼?」

自己說成了老太婆。」

「當然不信。」

祇有在手底下讓妳嚐嚐滋味了。 千面羅刹素手雙揮, 分拍西媚的左右 「信不信却無關緊要,唯一的方法

雙手 香肩 西媚嬌驅微動,一劍橫江 西家劍法也確有其獨到之處,兩人 ,斬對方的

猶若七條遊龍,盤繞在方平的四週,也劍 方式,齊向那白魔方平招呼,七支長劍 一接手就是七八招,未分軒輊。 此際西家另外七劍,採取速戰速決的

麼? 很,七女奪一夫,妳們是要將我粉身碎骨 間,已施展出他賴以成名的白魔劍法,但 口中說着,手下可未停,右腕一震之 方平哈哈大笑說道: 「這可是有趣得

劍不離他的要害

不相讓。

妳們再不讓開,大爺可要辣手摧花了 顋 法雖然厲害,但在西氏七女的手底下, 祇有招架之力,他明知今日之事,難以如 加上她們的輕功身法,各有專長,閃避跳 ,急欲求脫身之計,猛然一聲大喝· 西氏七女的七劍聯手,威力無匹,再 身形輕鬆而俐落,方平的白魔劍 ° 却

也緩慢下來,一不小心,被對方刺中一劍 方平遊鬥了數十招,已是滿身大汗,手脚 曾讓開,而且手底下的長劍,更加犀銳, ,鮮血從他的右肩冒了出來。 西氏七女同時哈哈嬌笑起來,不獨未

的一劍,竟然穿胸而過,方平作惡一生,中三劍,一劍在左肩,一劍在右腿,更狠 ,可惜他心有餘力不足,身上又被對方刺翻,使出一路滾地旋風劍法,想脫出重圍 也算是因果報應。 方平負傷之際,已無力再門,就地急

建袂趕到,西媚精神一振叫到 建袂趕到,西媚精神一振叫到 建袂趕到,西媚精神一振叫到 羅刹 羅刹的武功太高,數十招下來,她已無還 手之力,正好此時西氏七女巳宰了方平 這時那西氏八劍之首的西媚與那千面 黃嘉玲巳打了數十個照面,但是千面

住了千面羅利黃嘉玲 行,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相尅,這時

劍,八卦劍陣一展開,頁點四十八女八双有餘,如今經西氏七女一加入,八女八丁壽嘉玲與西媚單打獨鬥之時,倒是遊

觀 是她仗着武功高,經驗足,雖然沒有以前 那身形,比一般臭男人打起架來,更爲可 九個女子,大石坪上鶯飛燕舞,那體態, 打得那樣輕鬆,但仍可對持,九條人影,

可 有取勝的希望?」 你看那千面羅刹力鬥西氏的八卦劍陣, 此際隱在林中的鍾無痕道。「白大哥

百招以上。則必有取勝的希望。」 白英道: 「如果那千面羅刹能支持到

一爲什麼?」

不難了。」 法,祇要將那種手法摸熟了,破陣也就 「凡是一個陣法,必有它固定路數

手

絕無問題。」 「以千面羅刹的武功,支持百招我想

必無一個活命。」 「如果是那千面羅刹勝了,西氏八女「所以說那千面羅刹是必勝無異。」

也 「那是必然之理。

如何? 「白大哥,西氏八女在武林中的聲譽

笑說:「西氏八女乃女流之輩,不會做出 之情,因此也知無不言,問無不答,他笑 教白英,白英對她始終有一份關切與愛護 窮兇極惡之事,是以在江湖上的聲譽還不 的一切,極爲陌生,所以事事都要請鍾無痕因初出師門,行道江湖,對江

,如此死了豈不太可惜。」 鍾無痕嘆道••「這樣說來她們是好

多了 白英也嘆道··「武林中好人死了的太 ,人世的紛爭,永無了期,猶其是今

在所難免了。」 而人却這樣的多,誰也不願相讓,死傷就 日的場面,乃是奪劍之爭,劍祇有一柄

鍾無痕道:•「白大哥,你要設法救救

不願意回絕,但也未立即答覆。 白英眉頭一皺,他對鍾無痕的要求

功力。 去解了她們的危難,當然也得花上一些的 「今日之爭,全憑功力, 「白大哥,你有困難?」 如果我現在

時 「你是怕等一下去取那千年寒玉劍之

不要那柄千年寒玉劍,也要你將她們救出 「正是,所以我在考慮。」功力打了折扣,而沒有把握 「白大哥,你不必再考慮了, 我寧可

我答應也就是了。 白英笑道·「好!難得妳有此仁心

少笑,但笑起却很美很美。 鍾無痕甚是開心,嬌媚的一笑,她很

一位妹妹。」 白英也笑道。「我真高風有了妳這樣

羅利八十招之後,立時開始反擊,嬌驅婉 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正當他們兩情 **每一掌皆有迅雷貫山之勢。** 若遊龍,在八劍之中,東一掌,西一掌 可可之時,場中又起了變化,原來那千面 江湖中人,不計小節,想說什麼就說

法既被對方融破,頓時有縛手縛脚的感覺 遠,至憑八卦劍陣,困住了敵人,如今陣西氏八女論功力與千面羅刹相差得太 眼看已支持不住,那八卦劍陣也開始亂

見一道白光,穿插於七道紫氣之中,刹時

「白大哥,你快想辦法啊! 嘯,聲貫長空,嘯聲未了,人巳到了石 白英也感到情形不妙,突然發出一聲 ,落在那千面羅刹的面前,同時一 -的鍾無痕眼見情形不妙,忙道:

聲大喝:「江南八嬌速退。」 向千面羅刹的要害。 同時雙手齊飛,連環打出五掌,齊拍

萬萬想不到的事情,她閃避過對方五掌, 個乳臭未乾的小娃娃。」 才嬌笑一聲道。「我打量是誰,原來是一 這憑空殺出個程咬金來,是千面羅刹

個黃毛丫頭,怎可在大爺的面前如此放肆 ,光看面貌,妳也該叫我一聲大爺,一 白英大笑道:「千面羅刹實際年齡不

敢在千面羅刹的面前如此放肆,你是活得 此不是太不懂禮貌了麼?」 黃嘉玲嬌叱一聲:「大胆!就憑你也

閱歷,看你也不配。」 斗量,妳怎知我不敢在妳的面前放肆。」 千面羅刹冷笑道。 白英笑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 「就憑老娘的江湖

江倒海的一般,向對方壓去。 連拍出了七掌,這七掌的威勢,猶如翻 白英大笑:「妳看配不配!」 說着又

幾下子, 豈不有失待客之禮麼?」 眞有兩下子,你既已出手了,我若不回敬 嬌軀連退了五六步,說。「看不出, 千面羅刹黃嘉玲忽然哈哈嬌笑起來 你還

來,這兩人一接上手,全是以快打快,恍 素掌輕揮,一股柔和的掌力向白英迫

事情都難不倒他

M42

此際那西氏八女,亦已退入林中,她眼之間,已過了百餘招,仍是不分上下。

啦。 鍾無痕笑了一笑道: 「諸位姐姐辛苦 就在那鍾無痕的傍邊。

是以仍守在林中,恰巧她們的藏身之處,

們因無法取到那千年寒玉劍,心有未甘,

西媚妙目一轉說·「妳是誰?」 「妳也是爲了那柄千年寒玉劍而來的 小妹鍾無痕,拜見各位姐姐。」

嗎 「正是。」

「就憑你一個人?」

跟白大俠一齊來的,失敬了。」 鍾無痕道。「不敢,白大哥是爲了帮 西媚這才和颜悅色的道:「原來妳是 「尙有救妳們的白大哥。」

妳取到那千年寒玉劍。」 我取劍,才跟我一齊來的。」 西媚道:「我們西氏八女,一向恩怨 白大俠既救了我們,我們也願意帮

姐。 鍾無痕喜道:「真的,謝謝妳啦,姐

也不用謝啦!」 西媚道:「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妳

看我們要不要支援一下白大俠。」 與白英巳打了二百餘招,仍是未分勝負 鍾無痕向石坪上看去,見那千面羅刹 西媚向鍾無痕一笑道·「鍾姑娘,妳

功力蓋世,他决不會落敗的。」 她對白英已產生一種信賴,認爲任何 鍾無痕搖搖頭道:「不用啦,白大哥

> 差的人,如想在這個時候去接近他們,决,範圍包括了三丈左右,任何一個武功較獨身形與手法奇怪,而且內力引起的風濤 難通過那三丈範圍的暴風圈。 **派是在一傍觀戰,那雙方激烈的打鬥,不** 西媚見鍾無痕如此說法,再不講話,

風神洞口落去。 得一聲怪嘯,一條灰影由林中竄起,向那 鍾無痕一直在關心着當場,此際忽聽

但聽得一聲慘叫,雨血紛飛,那灰衣人的 灰衣人的身上,這無疑是雷霆萬鈞之力 皆不容許有第三者插入,是以兩人同時在 替鍾無痕取得那千年寒玉劍,這兩種想法 個是自己想獲得那千年寒玉劍,一個是想 身形,硬生生的被震碎了 一股由掌力泛起狂飈,硬生生的被引到那 一念之間,齊將雙手向那灰衣人引去,那 千面羅刹與白英同時泛起個心念,

人來,同時向洞口搶去。 就在這一瞬間,林中一連又躍出十數

說 千面羅利黃嘉玲突然向白英一聲嬌笑 白英道:「什麼君子協定? 「我們來個君子協定如何?

你說如何?」 未遇敵手,與你這土娃娃打得還很過瘾 後再來一決勝負,說實在的,老娘已多年 「我們暫且聯手將這些人打發了

劍,憑什麼要帮妳去殺這些人。」 「你要是不答應,老娘這劍也不取了 「不行,我又不想得到那柄千年寒玉

,非跟你打個水落石出不可。 「別忘了妳爲了這柄劍,在霸王莊隱

藏了三年,最後還將那霸王莊在 夜之間

> 罷。 給毁了,殺得人仰馬翻,饒得片瓦無存, 妳既耗費了這樣大的心血,怎可以就此作

「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妳旣想

「原來你什麼都知道了,是誰告訴你

巳闖到洞口了。 得到那柄千年寒玉劍,就趕快去吧,別人

人的面前,素手一揮,那十數人氣也未來嬌叱,人如天馬行空,輕輕的落在那十數已快進洞,她也顧不得與白英說話,一聲 得及出,巳一齊倒了下去。 千面羅刹向洞口看去,果見那十數人

,西氏八女向前謝過救命之恩。 此際白英已趁空回到了鍾無痕的身邊

頭用的是什麼手法,怎地一下子就將十數頭用的是什麼手法,怎地一下子就將十數 武功高强的人殺了。

白英道。「莫非袖內飛星。

星皆是純鋼之精華煉製,形如蒺藜, 這種暗器極為歹毒。形極小,發出無聲, 兩隻袖管之中,藏有千粒飛星, 極小, 「江湖上傳聞,那千面羅利黃嘉玲的「壮麼叫做袖裏飛星。」 發出無聲,使人防不勝防,是以 但體

否則就是白大俠想救我們也來不及了。」 才我們與她打鬥之時,她未用這種暗器, 西媚倒抽了了口氣緩緩道·「幸好剛

手 方人手太多,又巳闖近洞 不得已之時,絕不隨便使用,剛才她見對 白英道。 「據說她這種暗器,不到萬 口,所以才使辣

鍾無痕叫道: 「白大哥,你看!」

手將千面羅刹除去,然後再設法取劍。 毒,懷着不平之氣而出,同時也希望先聯 又是同路而來,大概是見千面羅刹太過狠 當中,這些人各式各樣的武器都有,顯然 又竄出數十條人影,團團將千面羅刹圍在 白英向石坪上看去,林中不知何時,

面 白英道•「以我看這些人還奈何不了 西媚說道•「注意她如何應付這個場

鍾無痕道。「我看未必,愈是後出來

之危了。」 圍住她,就算她是一條龍,也難逃過眼前 的 ,早已逃之夭夭了,這樣多武功高强之人 人,武功愈高,因爲那些武功平平之人 西媚道。「鍾姑娘的想法正與我相同

刹可真的變成了個可怕的人物。」 , 她若能再將這些人處理了, 那這千面羅 白英道••「她本來就是個可怕的人物

已被千面羅刹不知用什麼手法,已放倒了 不信妳們看。」 大家向場中看去,原來那數十個人,

後退去。 則安之,如此虎頭蛇尾,不怕江湖人恥笑 一半,另一半震於她的聲威,已在逐漸向 千面羅刹一聲嬌笑道:「各位既來之

就好像被抽了筋骨似的,大概是全死了 好幾步,然後又慢慢的倒了下去,那情形 ,看起來柔弱無力,但即將那些人迫退了 西媚也吃了一驚,說。「這是什麼功 右手輕輕學起, 輕輕向十數人拍去

> 的掌力 横行江湖的赫連威,此人心狠手辣,無惡 不作,難道這千面羅刹竟然是他的傳人不 人,江湖上,祇有一個,那就是百年之前 力,但威力却大得驚人,幼年我在師門之 ,曾聽得家師說過,武林中有一種陰狠 白英道•「她這一掌用的全是陰柔之 ,叫做化骨抽筋掌,會這種掌力的

過, 西媚道••「如此說來,此人倒是個極 這千面羅刹八成是他的弟子。」 鍾無痕道:•「不錯,我也曾聽家師說

難纏的人物了。」 要特別小心,她深藏不露,不到緊要關頭 白英說道。「不錯,妳們以後遇上了

呢?」 此之外,不知她尚有什麼古怪功夫未施展 ,那些奇奇怪怪的功力都不會拿出來,除

手 着個小小的藥箱。 左手拿一根長約八尺的虎撑,左肩頭上掛 四方面孔,八字鬍鬚,右手執着串鈴, ,那人是個走方郎中的打扮,一身青衣 他們正說間,那千面羅刹又遇上了對

如 不使我不信了。」 麻,以前我還不信,今天一見,倒不能 「千面羅刹,人人說妳心狠手辣,殺人 他將串鈴搖得噹噹大响,哈哈大笑道

話。 來聽聽,看你够不够份量站在這裏與我講 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物,何不報個名字上 信又怎樣。你旣知千面羅刹之名, 黄嘉玲也嬌笑道:「你信又怎樣, 想也不

個道道地地的無名小卒,我姓送,雙名妳 郎中笑道·「妳完全說錯了 我是一

終

_ 好啊,姑奶奶倒要看看你如何的送我終? 素袖急飛,巳打出一蓬袖裏飛星。 鍾無痕看得一聲驚叫說••「白大哥

呢? 你看那不是醫死人張桐嗎,這下可怎麼辦

哈哈大笑道··「千面羅刹,妳誤會我的話 聲不絕於耳,也打落了那些飛星,然後又 羅刹都是同輩份的人物,她傷不了他。 果然張桐將串鈴臨空急旋,不但是响

你了?」

嗎?: 與送妳終, 上人送我一個綽號,叫醫死人,這醫死人 張桐說道. 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妳說是 「在下本姓張名桐,江湖

的 害一千年呀。」 ,我以爲你早死了?原來你還活着。 張桐笑道•• 「這就叫好人不長壽,禍

就少管老娘的閒事,否則……」 個禍客,今日如果你想全身而退的話,那 黄嘉玲道。

「老娘要將你碎屍萬段。」

千年寒玉劍,是爲妳治病來的。」

治。」

雙眉挑煞,千面羅刹一聲嬌叱道:一「

白英道: 「妳別怕,張老前輩與千面

千面羅刹嬌嗔道••「姑奶奶如何誤會

黄嘉玲冷笑道··「原來是你這老不死

「給你說對了,你當眞是

一否則怎樣?」

別急,老朽這一次來不是爲了與妳爭取那張桐一搖串鈴,哈哈大笑道:「妳先

「老娘身體好得很,沒有什麼病要你

祇有老朽可以藥到病除,着手成春。」 普天之下,沒有那一個人能治好妳的病, 妒病、貪心病、嗜殺病等等,不勝枚舉 「我看妳的病可多得很,狠毒病、忌

病? 「噢!你準備用什麼藥物來醫治我的

治好你的病。」 「軟功、輕功、硬功、兵双,都可以 「這

吧。 全是用陰柔之力打出,看似柔軟無力,但 些藥物我這裏也有,還是先讓我來替你治 素手雙揮,一連打出八掌,這八掌完 千面羅刹哈哈嬌笑起來,說道:

影翻飛,獨如走馬燈一般。 手,恍眼就是數十招,但見石坪之上,人 旋起一遍幻影,展開反擊,這兩人一接上 掌風却寒冬冷颷,刺骨攻心。 張桐身形連連閃避,同時右手虎撑

很 鑽來鑽去,不受絲毫損害,真讓人敬服得 支持,他竟然在千面羅刹的化骨抽筋掌中 竟不同凡響,適才那十數人連一掌也無法 林中的鍾無痕嘆道。「張桐的功力畢

陣,罕逢敵手,今日一見,才知道我們太輩人物,我們西氏八女久居江南,八卦劍 微小了。 西媚道••「老一輩人物,畢竟是老一

就足了 功,姑娘們將來年紀大了,火候自然也 白英笑道:「練武之道,全靠火候與

來那千面羅刹與張桐硬對了一掌,只打得她正說間,忽聽得碰地一聲大响,原 西媚一笑道。 「謝謝白大俠

場中沙石紛飛,迷人眼目。

現出一個五尺方圓的大坑 烟塵過後,兩人對立的中間石坪上

西媚倒抽了一口凉氣,說道: 「好腐

一倍以上 中何首鳥 一倍以上 何首烏,不但駐了顏,而且內力也增了 ,不如張桐深厚,只是他當吃了一本千 ,要不要再對一掌試試。」顯然在這一 此際那千面羅剎哈哈笑道:「老不死 她巳略佔了上風,本來以她的功

別得意,妳看看是誰來了 張桐一搖串鈴笑道。「黃嘉玲,妳先

中有人踏歌而出,唱道。

家在長白山頭住

人間天上任我遊時而一學,共濛去時而一學,大賞泉

手執崑崗白玉斧 極九幽任我住

來人是個老年的樵夫,身着黑色短衣 曾向月裏砍桂樹……

沒有。」 年未見,妳可還是那個老樣子,找到婆家嘉玲的面前,一聲豪笑道。「臭丫頭,多 手持板斧,大搖大擺的走到千面羅刹黃

見,你死到那去啦?」 面羅刹晒道。「這個老鬼,多年未

好,最難消受美人恩,臭丫頭,我這不是 樵夫笑道:「怎麼?想我麼, 那敢情

M44

原來此人正是那鍾山樵子于斧 ,他自

那是書呆子公無畏

千年寒玉劍,是以當鍾無痕與白英凌晨到了幾個老一輩的人物來帮鍾無痕爭取那柄與白英鍾無痕二人在山岩下分別後,便約 達風神洞左近之時,他們也隨之而來。

以拜拜花堂啦。」 想你可想得緊呢,你既已來了,我們也可 我

千面羅刹嬌笑道:「給你說對了

那霸王莊主張傑鵬的後塵。 然喜歡妳,可不敢要妳,要不然豈不步了 樵夫雙手連接道。「那又不成,我雖

老兒,你找死麼。」 千面羅刹黃嘉玲妙目圓降,罵道。

身形已飄空而起,讓過飛星,臨空一斧,于斧早有準備,就在她一揚袖之間, 對正她的頂門砍下。 雙袖急飛,已打出數百粒袖裏飛星

筋掌 千面羅刹嬌驅微偏,打出兩記化骨抽

位要算上一算,不靈分文不取。」出來叫道:「善觀氣色,精推流年,那一中的卜長淸手持報君知及白布招牌也走了 之間,就是百多招,正打得激烈之時,林 高手對招,問不容髮,這兩人一接手

別當面錯過。 這可是下酒的好菜啊,機會難得,各位可「揚子江心金色活鯉魚,每尾紋銀五両, 他剛剛走出林子, 林中又有 人叫道。

這人是長鈎漁夫公羊中。

年 過前川,世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 長聲吟道。 公羊中剛到了石坪之上,林中又有人 「雲淡風清近午天,傍花隨柳

看老娘能不能宰了你們。」 老不死的都來啦,乾脆你們一起上吧,看 千面羅刹冷哂道:「原來你們這幾個

罵,當眞是好心沒有好報啊!」 好心好意的送魚給妳,却反遭到了一塲惡 文餘長的鈎桿一順,就直點對方的酥 長鈎漁父公羊中笑道。「老漢本來是

她的頂門蓋去。 妳今兒準定要到那陰曹地府報到去啦!」 同時那鐵口神斷卜長清一敲報君知笑 左手那塊白布招牌,運足內力,硬向 「黄嘉玲,鐵口神斷言無虛發,我瞧

斧,張桐的虎撑,也同時出手,五人聯手 眞是威力無匹。 此時那書呆子的摺扇,鍾山 樵子的板

難逃今日之危了。 聯手合擊,千面羅刹的本領再大,恐怕也 鍾無痕道:「這五個武功高强之人,

樣五個人物出來對付她。」厚,妄想獨霸武林,她做夢也未想到有這 西媚笑道: 「那千 面羅利自持功力深

想不到這一次為了那柄千年寒玉劍,又將人並稱他們為五老,那就是漁樵醫卜讀, 成名江湖的人物,論年紀與千面羅刹差不 業,後來因年紀大了,各自退隱,武林中 年在江湖之上,闖出了不少轟轟烈烈的事 起來,祇有四五十歲的樣子,這五個人當 父公羊中,醫死人張桐,鐵口神斷卜長清 多,因他們修爲太高,內力深厚, 書呆子公無畏,這五個人皆是五十年前 白英道:「那鍾山樵子于斧,長鈎漁 所以看

> 取劍,我好高興。」 鍾無痕嬌笑道:「有這樣的人物帮我

許是妳的緣份吧。」 師曾經說過,人間萬事,各有因緣,這也 白英嘆道。「當年我在師門之時,

避,但那五老功力深厚,却無奈她何。 毫不畏懼,嬌騙兒東竄西躍,一味的在閃 打在一起,千面羅刹雖面臨五大强敵, 正說間,那武林五老,已與千面羅刹 却

才進去取劍麼。」 ,妳難道原的要等我們將這女魔頭宰了 鍾山樵子哈哈大笑道: 「我說小妹子

大哥,我們該行動了。 鍾無痕已聽懂了他的語意, 說:「

我再難進入那風神洞中,不過有兩件事我 白英道:「是該行動了,午時一過

們必須注意一下。」 西媚道:「什麼事?」

之時,洞外必需有守衞之人,死得別人前 來擾亂。」 能尚有不少武林中人藏着,是以我們進洞 白英道。「第一,這附近的林中, H

劍,這守衞之職就交給我們啦。 西媚道•• 「我巳答應過鍾姑娘帮她取

內外呼應之效。一個外呼應之效。一個外呼應之效。一個外呼應之效。一個外呼應之效。一個外呼應之效。 白英一笑道。「如此先謝啦, 進洞之時,必須跟五老打個招 第二是

,我們可以走了。」 鍾無痕道…「不錯,現在巳日上中天

麻的手法,將他們處理掉 口 ,途中若有武林同道攔阻, 白英道。「好,我們現在一起閩向洞 以快刀斬亂

八女各持長劍,追隨在兩人身後,十個人近洞口尚有三丈左右之時,林中闖出一個近洞口尚有三丈左右之時,林中闖出一個近洞口尚有三丈左右之時,林中闖出一個人

道團團圍住,一上手便擺下了八卦劍陣。躍入洞中,西氏八女却各施長劍,將那老 白英與鍾無痕連看也未看一眼,雙雙 將那老

妳們是什麼人?」 西媚冷笑。「江南八嬌西氏八女,閣 那老道大喝一聲,聲如宏鐘,說。

洞中,妳們最好是讓開,否則休怪貧道心 下叫住我們,有何話說?」 老道冷冷的道。「貧道要進入那風神

難。 狠手辣了。」 無聞的人物,何必跟我們八個江湖末流爲 西媚道:「看閣下的氣度,必非默默

爲難了妳們。」 「是妳的攔阻貧道的去路,還是貧道

,那就是爲難我們了 「我們負責守護洞口,你如果一定要

的天靈掃去 不可,妳們既不讓路,那祇有得罪了。」 右手的拂塵,突然運足功力,向西媚 老道怒笑道。「這風神洞貧道是非進

於身體的一部門,功力尚可轉運,但拂塵將頭髮根根的倒豎起來,但頭髮畢竟是屄 聞蓋內功最高境界,祇是煉到功脂髮梢, 堅硬如鋼,光是這一種內力,已是駭人聽 竟將那拂塵上的千縷長絲,遲得畢直, 這老道不知是何許人物,他舉手之間

> 在當今武林之中恐怕很難找出幾個人來。則是身外之物,能將拂塵長絲運力成鋼, 西媚一見情勢不妙,嬌軀貼地倒翻出

一丈左右,然後才叫道: 人功力深厚,不可力拚,擺八劍陣。」 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門立定,八卦形 「七位妹妹, 此

穿去,旣不還手,也不退後,五老雖使出見她輕若飛絮,幻如青烟,在五人中穿來然那千面羅刹,不知用一種什麼功夫,但 爲 混身解數,總難碰到對方一下,是以這風 因摸不清劍陣門路,祇是隨着陣勢流轉。 ,立時將老道困了起來,但他功力深厚, 用,但見八支長劍光如閃電,勢若風雷。象,內含五行生尅制化,八卦五行互相 那邊的武林五老,困住了千面羅刹,

手不見五指。 神洞中約十丈左右,裏面是一片漆黑,伸這時那白英與鍾無痕兩人,又進入風

神洞的兩塲打鬥,一時難分上下

外, 生寒 落在兩人的身上,有一股陰柔之氣,刺骨 一步向前走,開始時洞很狹窄,二十丈開痕緊緊的跟在後面,兩人謹愼小心的一步 却慢慢的寬闊起來,石壁上時有石露 火摺子在前面開路, 鍾無

道究竟有多深?」 鍾無痕道:•「此洞中如此陰暗,不知

洞中, 恐怕無人得知。 風神洞到底有多深,以及神劍藏於何處, 外,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人進來過,是以這 白英道:「如果我猜得不錯,這風神 除去當年藏劍的知機子司馬無爲而

鍾無痕嘆道:「我們雖然費了九牛二

到那千年寒玉劍,尚在兩可之間 虎之力,進入了風神洞,但究竟能不能取

總會找得到的。」 當年根本就沒有那知機子藏劍之事,否則 白英道。「除非那江湖上傳言不實,

鍾無痕道: 「白大哥,這洞中 「大概可以維持一個時辰。」 一支火摺子能燒多久?」 -無火不

久無人進出,可小心着一些,也許有什 白英笑道:「這樣就更不怕了,這洞 「實在不够,我身上還有一支。」 「妳放心,我身上備有好多支呢。」 「一個時辰之後又怎麼辦?」

看。 是真的有怪物闖出來,可真不好對付 白英道:「可不是,我們再向前走走 鍾無痕道。「這石洞祇丈餘寬闊,要 0

麼怪物會闖出來。」

二條?」 我們分頭去找,還是先找完一條 分出兩個叉道,白英皺皺眉頭說: 兩人又向前進了數丈左右,前面竟然 ,再找第 「還是

這風神洞。」 條一條的找,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走出 鍾無痕道: 「這山 洞深遠莫測,如果

右邊吧?」 你的安全担心,我們還是先找左面,再找 白英道。 「如果分頭去找,我可真為

你的就是。」 鍾無痕溫柔的一笑說:「好吧,我聽

兩人勉强又走了兩三丈,實在是無法再 兩人一轉脚進入左洞,左洞愈走愈狹 文左右,竟然連一個人也難通過

> 進去了 白英道。「小妹,那千年寒玉劍絕不

會藏在這邊,我們到右邊去找去。 兩人退出左邊的山洞,又轉向右邊 鍾無痕道:•「白大哥說得是。

亮光透出。 大約走了十數丈左右,發覺到前面有

不然怎會有亮光透出 白英道: 「這個洞可能通到外面 ° ,要

再走十數丈,便可一目了然了。」 白英道:「不錯,若果眞有出路,那 鍾無痕道: 「是不是另有出口,我們

的許多武林人物,都是冤枉死了。」 麼就可斷定江湖上傳言不實了。」 鍾無痕道…「果真如此,那風神洞外

死了。」 富貴在天,那些人作的惡也太多了,也該 白英一笑道··「這就叫做生死有命

亮光是由頂上透下來的。」 鍾無痕突然叫道:「白大哥,你看那

約五尺方圓天光便從那上面透下 白英熄了 白英抬頭看去,果見石洞頂端,有一 火摺子,與鍾無痕一齊走到

個

的石室,裏面有石榻石桌石欖,巳微佈了 那洞口之下,那下面原來是一間兩丈方圓 一層灰塵。

中?: 隱修之所,莫非千年寒玉劍藏在此石室之 白英道。「原來這個地方還是古君子

解。」 桌石櫈石榻而外,別無長物,眞是讓人費 那劍可能就在這裏了,只是這石室除去石 鍾無痕道。「石室之後,已無通路,

我們再仔細的找找看。 白英道·「也許這石室之內另有密道

在這裏了。」
到石榻之上,有些空洞的聲音,隨說: 他用摺扇在石室四週,連續敲打,打《們再行系自計計》

寒玉劍,必是其他珍貴之物。 ,裏面也必是藏物之所,如果不是那千年 白英道。「不錯。」 鍾無痕道。「這石榻之下可能是空的

鍾無痕道。「只是這石楊如何開啓法

白英道:「既找到了地方,就不怕啓

這裏啦。」 祇要找到那暗鈕,這石楊自然就開了。」 不開,我想這石榻之上必定有一處暗鈕, 鍾無痕妙目一掃,一聲驚叫說:「在

是以改用金的,這樣一來,雖經千秋萬世 能是金的,當年製造石楊之人,別有用心 小小的銅鈕,閃閃發光,那不是銅的,可 也不會壞了 他怕銅的經不起水濕之氣,而被銹壞, 原來那石楊的左角之下 ,果然有一個

侧移開,下面露出一個秘道。 陣軋軋軋的聲音,那張石楊竟然自動向左 白英將那金鈕,向右一旋,突然有

半截未曾燒光的紅燭。 神案,有一隻香爐,一對蠟燭台,上有大 有丈五方圓,靠西首石壁,有一張石製的 入一間石室,這一 鍾無痕隨後跟着,走下十數級石階,又進 白英燃亮了火摺子,當先向下走去, 間石室比上面略小, 也

個道裝老人、神采飛揚,玄裝配劍,左角 石案上面懸着一張工筆畫像,畫着

M46

逸俊秀。 上寫着「知機子敬繪」 五個小字,極為清

石案下面有一座拜墊,亦是用青石製

張畫像畫得極為精細,既是知機子手筆, 成,除此而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了。 白英用火摺子燃起紅燭才道:「這一

子的恩師亦必是他的長輩了。」 個字麼,由此看來,此道裝老人不是知機 想此人與知機子必有極大的關連了。」 鍾無痕道:•「你沒看到他題着敬繪兩

所 我看此人一定是他的恩師。」 ,他絕不會將別人的畫像掛在這裏,依 白英道。 「這間石室既是他的藏劍之

辈, 肥 我們理當拜上幾拜。 鍾無痕道。「有此可能,既是武林前 白英道:「不錯一 我們就一齊來拜

中。 七八寸的長劍,平平穩穩的放在那石槽之七八寸的長劍,平平穩穩的石槽,一柄約二尺七八寸的長劍,平平穩穩的左膊工桶約二尺 下有彈簧的响聲,兩人機警的向左右分躍 們拜完身形剛離開拜墊之時,忽聽得拜墊 兩人雙雙跪了下去,拜了四拜,待他

墊之下。」

學來全不費功夫,當我初進入石室,見室 鍾無痕嬌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

善惡 藏此劍之時, 顧慮到劍的隱秘, 可以說得是匠心獨運,他不 氣道:「知機子司馬前輩, 同時也注意到人心的

鍾無痕道:-「這話怎麼說?」

刹 也就絕難取到此劍了。 白英道··「這一次若果換了那千面羅

意。 「白大哥,我還是沒有聽出你話中之

找到那千年寒玉劍。 前輩,而加以叩拜,這樣一來他們就無法 果一但進了此室,决不會因此畫像是武林 人物一向是窮兇極惡,不注意禮法, 「比如說,江湖道上有黑白之分,黑 加

皆不離一個理字,看到前輩畫像,也一定 的暗道石槽,而得到那柄千年寒玉劍。」 會叩拜,唯有誠心叩拜,才能啓開拜墊下 「我懂了,因爲我們白道人物,凡事

可得此劍,惡人也就無法得到了。」 但也將來人的善惡,分得清清楚楚,善者 鍾無痕點頭道:「白大哥,對這位 「不錯!這雖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都有他過人之處,要不然就不會成名江湖 白英說道:「凡是武林中一代奇人,

知機子司馬無爲前輩,我好生景仰。」

白英伸手在石槽中將劍取起,仔細察 鍾無痕道: 「不錯,我們來看看此劍

兩指寬闊,劍鞘是用白銀製,金匝翠柄,看,那柄千年寒玉劍約二尺七八寸長短, 護手之處,尚鑲有一粒貓眼夜明珠。 ,那柄千年寒玉劍約二尺七八寸長短, 白英用手拂去沙塵,突然珠光四射

將石室之中照得光明如畫。 鍾無痕讚了一聲:「好珠子。

神兵,光是這劍的本身價值,也無法計算 白英說道。「不用說,這是一柄千古

> 色,透明光潤 ,突有一股寒氣逼人,那千年寒玉呈淡青 鍾無痕雙手輕輕將劍接過,慢慢抽出

鍾無痕笑道。「這柄價值連城的千年 白英道。「好劍!」

有此劍,也必然有一套劍法才對。」 寒玉劍,竟然被我們很容易的拿到了, 白英道:「這石槽下面尚有一本小册 旣

子,待我取上來看看。 他伸手取起小册, 上面書着四個大字

「寒玉劍法」。 鍾無痕道。•「果然是一套絕世的劍法

我們來看看。」

,雖云練武,亦近乎道。」無一定之劍法,妙在隨機應變,感應通神無一定之劍法,妙在隨機應變,感應通神無一定之劍法,妙在隨機應變,感應通神 道:「用劍之道,首在用心,心仁則劍亦 人貼地而坐,打開第一頁,上 一面寫

幾句話,已道盡了用劍的心法,高人畢竟日才見到真正的上乘劍法,這雖是短短的 難得啊!難得! 是高人,一言半語之間,皆可發人深省 白英嘆道:「我行道江湖數十年,

面 法寫出來,這是沒有錯的,我們再看看下 只是仍未將寒玉劍的用法寫出來。 鍾無痕道: 「這幾句話含義我也理會 白英道··「用劍首重用心,他先將心

式,而每一式的變化,應當時之需要, 可化爲千千萬萬式,妙在熟能生巧,得此 接着又翻開了第二頁,上面寫的是: 「寒玉劍法,極為單純,全套只有八 皆

進攻,而自己按假想之狀態,一一應付,四週有無數敵人,以不同的手法,向自己 劍者,必需匠心默運,每練之時,必假想 日久自可得心應手。」 向自己

很多敵人,這正是以寡敵衆之法。」 武,都是一招一式的應付,而他却要假想 白英道。• 鍾無痕道:•「要想練成這種劍法,不 「這一段的講手法,一般練

慧愈高的人,練起來也愈快,我們再看下 知道要費多少時間了。」 白英道。「上乘劍法,全憑智慧,智

去。」 他們從第三頁看到第十頁,每頁有一

練看 式劍招,總計八式。 鍾無痕道:「白大哥,我們先來練一

女在劍上的造詣雖多,但老道也非等閒人形勢大糟,那老道趁機展開反擊,西氏八劍陣的路子,漸漸的被那老道摸熟,是以 是激烈,那西氏八女困住了道装老人,開式一式的練下去,此際風神洞口,打得更 武功差的人,誰敢出來。 物,要知在江湖五老及千面羅刹的面前 始時,尚能得心應手,時間一久,那八卦 她抽出寒玉劍,跟着那八式劍招,一

不要讓那老道有可趁之機。」 西媚嬌叫道:「七位妹妹穩住陣脚,

戶,以配合陣勢的變化 西氏七女同時應了一聲,各自守緊門

7,0 的八卦劍陣,也不叫做神機妙算李玄長 老道哈哈大笑道。「我要是破不了妳

李玄長也是老一輩的武林人物,雖是

就少開口說話。」

名的煞星。 身在玄門,却是無惡不作,乃是黑道中有

更加小 影兒,她想:難怪自己的八卦劍陣奈何 他,原來他就是神機妙算李玄長,於是 西媚暗自吃了一驚,人的名兒,樹的 心。

面羅刹黃嘉玲。 公無畏,鍾山樵子于斧等五人,困住了千 醫死人張桐、 一邊的江湖五老,鐵口神斷卜長清 長鈎漁父公羊中,書呆子

仍是非常靈活。 嘉玲始終示發一招一式,可是她那嬌軀兒 避重就輕,六個人拚鬥了近一個時辰,黃 千面羅刹一直用她那輕飄飄的身法

退的話,那祇有一個辦法。」 面羅刹,妳若要保持往日的英名,全身而 鍾山樵子板斧連翻,口中喝道。「千

角落

千面羅刹嬌笑道:-「是什麼辦法,你

地。 倒是說說看。 鍾山樵子說道。「那就是趕快離開此

年未沾血腥,不忍再開此殺戒,妳應知難以爲我們五個人合力殺不了妳,我們是多 千年寒玉劍巳耗費了三年時間。」 醫死人張桐打出一虎撑說:「妳不要 千面羅刹笑道•「你忘了老娘爲這柄

能將老娘我醫死了,我就佩服你啦。」 而退了・」 千面羅刹道。 「你綽號叫醫死人,你

醫活人,是以老夫不想醫你。」 千面羅刹道:「你既是無法醫死我, 張桐笑道:「妳錯了,我是醫死人不

何?」 說道:「千面羅刹,老朽替你算上一算如噹!地一聲報君知,鐵口神斷卜長淸

還可以帶走那柄千年寒玉劍。」 卜長清吃吃大笑道:「妳別做夢啦, 「不用算啦,我不但可以生離此地, 「算算妳今日是否可以生離此地。

那千年寒玉劍早已有人進去取了。」 千面羅刹也笑道。「等她們取出來之

釣桿, 時,我再帶走,豈不是更省事麼?」 桿到人杳,千面羅刹已轉到了另一個 直貫千面羅刹的前胸。

深,一扇掃出!疾風狂飛。 在這柄摺扇上 ,有數十年的造詣,功力極

子于斧的面前。

塵之下之危。 却大感吃力, ,此際西氏八女困住那神機妙算李玄長 隨時隨地都有傷在對方拂

無良策。 西氏八女除去小心應付而外,實在別

,我去接應一下,諸位小心。」 **!那邊八個丫頭妹子已不是老雜毛的對手** 鐵口 神斷卜長清一聲長嘯道。「話位

人已經足够應付了,何况我們目下 「你放心去吧,這個臭女魔頭交給我一個 噹!地數聲串鈴,醫死人張桐笑道·· - 尚有四

長鉤漁父公羊中突然暴喝一聲,一枝

書呆子公無畏就勢打出了一摺扇,他

他們這樣邊談邊打,幌眼間又是百十 千面羅刹却借風勢,又滑到了鍾山樵

去。

「你們這些丫頭片子統通給我退下 **卜長淸退身而出,飛向八女身邊叫道** 地一聲報君知,右手的白布招牌

人?」 急切間引身倒退, 一招掩天蓋日,向神機妙算李玄長的頭 李玄長突然感覺到有一陣急風震頂 同時大喝一聲•• 「什麼

沒有死?」 稱我爲鐵口神斷,我們兩人今日有緣見面 不認識了麼?江湖上人稱你爲神機妙算 ,正好算一算,看看到底是誰的命長?」 李玄長怒道。「原來是你,你怎會還 卜長清大笑道。「老雜毛, 你連我也

我來成全你吧!」 ,老天爺不要我死,我亦無可奈何呀!」 李玄長道。「老天爺不讓你死,那由 **卜長清笑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

向卜長清打來。 右手拂塵,長絲飛舞,分成四面八方

布幡硬如匹刃般的向李玄長的拂塵絲上削 ,救命呀!教命呀啦!」口中叫着,那白 卜長清大叫·「了不得啦,打死人呀

便宜。 华斤八両,不相上下,是以兩人一接手之 道中的煞星,武功之高,與卜長清可說是 間,全是各憑內力,以快打快,恍息之間 他行爲不端,爲非作歹,是以成爲當年黑 ,打了二十八招,誰也沒有佔到對方半點 李玄長與卜長清乃是同輩人物,只是

西氏八女乃是一母所生,長名西媚,二名 氏八女此時已趁機退在一傍休息,

在江湖道上,也頗有俠義之名 漢子 的門戶,偶而也做些行俠仗義之事,是以 自父母去世以後,她們便撑掌江南西家莊 八姊妹的武功,可全是跟她們父母學的, 坤,當年在江湖之上,也是一條响噹噹的 六名西茗,七名西紫,八名西蘭。父親西西嬌,三名西麗,四名西珍,五名西秀, 母親紅霜霓亦練有一身武功,她們

大石上 時辰,的確也有些累了, 她們與神機妙算李玄長混戰了一個多 休息。 便退到石坪邊的

年寒玉劍之前,我們仍要防範林子 馬一鞭,我們既已答應帮忙那鍾姑娘取劍 ,就必需有始有終,在鍾姑娘未取到那千 媚道: 「七位妹妹,君子一言 ·襄再有 ,快

刻,便分頭防範。」 西嬌道:「大姐說得是,我們休息片

人出來搗亂。」

我們還是齊守到洞口去。」 **個武功高强,是以我們不能分開,等一** 西媚道:「不行,今日來此的人,個

着,豈不更好麼?」 西麗道:「那我們何不就到洞口去歇

西媚點了點頭 ,於是八女回到洞口坐

可以出去了。」 玉劍法練完,向白英道•「白大哥,我們 此際那風神洞中的鍾無痕已將八式寒

件事情。」 白英道:「不錯!可是我還担心着一

怕我們未走出洞口,便會遇到那狂飈的侵白英說道:「目下巳經是未時了,我 鍾無痕道…「什麼事情?」

M48

變。」

則可以派上用場。」 經從那孫同身上取得一粒定風珠,必要時 鍾無痕道:「此事我早有準備,我已

白英道。「如此說來,我們也可以去

到呼呼的風聲,如雷震耳。 果未出白英所料,走到半路之時,已聽了四拜,這才循着原處,向風神洞口走出 兩人對正那幅畫像,恭恭敬敬的又拜

以防萬一。 白英道。「風起了,快取出定風珠來

吹向洞 未被吹動。 兩 丈,那風已從洞底吹出,聲勢極爲浩大,丈,那風已從洞底吹出,聲勢極爲浩大,同時兩人加速脚步,向洞口急奔,走未數 人又跑了兩三丈,那風已經穿身而過, 鍾無痕取出那粒定風珠, 口,奇怪的是兩人身形,竟然終毫 托在手中,

了無限的情意。 是高興,向白英嫣然一笑,這一笑, 鍾無痕見定風珠真的發生了奇效, 包涵大

我們快些走吧。」 白英道。「外面的情形不知道怎麼樣

夫,巳到了洞口,西氏八女一見二人出來 心中皆喜,西媚笑道。「鍾姑娘, 兩人同時施展上乘輕功,不到一刻工 劍取

鍾無痕高興的一笑說: 「取到了,謝

面羅刹,也是平分秋色。忙道:「鍾小妹 李玄長打得甚是激烈,其餘四老困住了千 ,這兩個人如不除去,我們無法安全離開 白英向洞口石坪上看去,見卜長清與

的。」此地,就是離開了,以後他們還是要找來

鍾無痕道。「不錯,讓我來試試這寒

老道,你不是要寒玉劍麼?就在本姑娘這 玉劍的威力如何?」 她將神劍出鞘,向李玄長叫道:「臭

裏,有種就來拿去。」 李玄長連打出三拂塵, 迫退了鐵口神

苦苦無法脫身,急得破口大罵。 斷卜長淸,便向鍾無痕的身邊躍來。 那千面羅刹雖聽到鍾無痕的說話,却

追來。 你如果想平安無事的離開此地,最好不要 左右之後,她突然發出一聲嬌叱,道:「在那神機妙算李玄長的身形離她尚有三丈玉劍,並學八式寒玉劍法,豪氣大增,就 鍾無痕藝授名師,再加上得到千年寒

有那麼容易的事情。」 是爲了此劍而來,你要讓我掉頭就走,沒 李玄長冷笑道。「道爺千里迢迢,就

你雖然作惡多端,可是本姑娘並不想殺你 ,你還是走吧。」 李玄長怒笑道:「好一 鍾無痕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管教管教,豈不讓江湖上人恥笑麼。」 道爺若不奪下你的寒玉劍,將你帶回深山 丫頭,在道爺的面前, 也敢如此稱强,本 個乳臭未乾的

深厚。 由此可見那神機妙算李玄長的功 圈看似輕描淡寫,但却帶起了陣陣疾風 手中的長絲拂,臨空劃了三圈, 極爲 這三

能留你到五更,本姑娘原本不想殺你, 鍾無痕嘆道:「閻王讓你三更死,

可誰

是你偏偏自己要找死,那也是無可奈何的

彩,美麗之極。明珠,發出一道淡紅色的火花,如晚霞現 在逐漸的向四周散開,同時那一顆貓眼夜 遍淡青色的光華,更有一股猛烈的寒氣, 她右手輕輕一揮,那寒玉劍上發出一

襲,紛紛向後退了七八步之多 西氏八女功力較低,經不起寒氣的侵

幻影書生白英一方面因本身的功力深

無痕的安危,是以不敢遠離 厚,不怕寒氣的侵襲,一方面也担心那鍾 神機妙算李玄長叫道。「好劍!端的

了 看樣子你今天爲了這柄劍,也要葬身此處 鍾無痕道。「人為財死, 鳥爲食亡

李玄長突然間暴喝一聲道: 「未必見

來。 右手長絲拂如狂風潑雨的一般掃了過

氣的冲擊,力道大得驚人。 將他的身形擊退了好几步,這完全是一種 好像有無數冰塊,大大小小的紛紛下墜, 崩雪嶺」,這一式剛剛使出,那原有寒氣 不但將李玄長的招式完全化解,同時,也 起手便用了寒玉劍法八式中第一式,「冰 ,突然加濃了好几倍,而且滿空之中,就 鍾無痕存心要試試寒玉劍的威力,

血 李玄長身形剛穩,哇地吐出了一口鮮

仍可放你一條生路 鍾無痕道:「你若從此痛改前非,

我

夢 鍾無痕嚷道:「天作孽,猶可說, 」長絲拂二次捲了上來 李玄長又是一聲暴喝·「做你的大頭

冰塊,是以落地之時,跌得粉碎 他胸中熱血噴到空中之時,已完全結成了 道血箭,落在地上之時,跌得粉碎,原來 絲拂被削得寸寸碎斷, 她又使出寒玉劍法中 劍爲潭中遊龍, 漫空飛舞,李玄 ·的第二招 同時胸口穿出

然在兩招之下斷了魂。」 當年橫行江湖道上的神機妙算李玄長竟 卜長淸搖頭嘆道•「好厲害的寒玉劍 李玄長龐大的身形也轟然倒了下去。

功,恐怕他連做夢都沒有想到。」 白英笑道。「以他的聲譽,威望,武

未曾想到這寒玉劍法的威力,竟然如此之 鍾無痕理了一下雲鬢才道••「小妹也

裏却威勢凌人。 化骨抽筋掌打出,表面上柔和無力,骨子 一雙素手反覆打出八掌,這八掌可全是用那鍾無痕的手中,不由大急,一聲嬌叱, 中,始終未發一掌,此際見寒玉劍巳落入 邊圍攏過去。千面羅刹在四大高手圍攻之 他們邊講問,一起又向千面羅刹的身

我。」 趁勢向鍾無痕撲去,口中喝道:「將劍給 江湖四老同時飄身退讓,千面羅刹却

羅刹的面前。 聲長笑道•一要寒玉劍不難,先通過我這 關再說。」人如玉樹臨風,已擋在千面 鍾無痕未及答話,白英豪氣大發,

> 我們打了一場,尚未分勝負呢。」 千面羅刹怒笑道:「你來也好,剛才

錯, 她成名的掌法落英掌,利時間但見掌影交 使人無法分清她是從那一方面攻來。 素手雙揮, 白英心知她情急拚命,不敢大意,也 一連拍出十六掌,這正是

不同 仍不願露出他特殊武技。 罕逢敵手,今日如不是面對千面羅刹 扇法,因他的本身武功,巳是登峯造極, 異,就是在運用的手法上,也與一般兵刄 共有三百六十 時展他特殊武功,大羅扇法。大羅扇法 白英自出道江湖,從未施展過大羅 招,招招不同,不獨風格特

上三百六十招大羅扇法,幻上加幻,刹時白英綽號幻影書生,身形似幻,再加 但見扇影翻空,頓將千面羅刹的十六掌

會大羅扇法,不知你是跟何人所學?」 千面羅刹連退數步說:「想不到你竟

這與師承方面,似乎扯不上關係吧!」 白英道。「在下祇是阻止姑娘取劍,

湖的清風子徐復陽,你莫非是那老雜毛徐 ,我就不知道了麼?放眼江湖上,武林之 會大羅扇法的, 祇有五十年前成名江 千面羅刹冷笑道••「你以爲你不肯說

必多問。」 白英道。「你旣然已經知道了, 又何

就不會施展出大羅扇法。」 會藏私的,剛才我要是不施展落英掌,你 千面羅刹道: 「看不出來,你倒是很

白英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淹,這

件事情我想問問你。 千面羅刹道:「話是不錯,不過尚有

禪功,想已一並傳授於你了。

大驚小怪的 中人,他却學會了一種功夫,叫做般若

絕頂比武之事,你可知道。 與飛天神魔赫連威的至陰絕掌,在長白

死了飛天神魔赫連威,此事江湖之中, 「當然知道,結果他用般若掌法,

「赫連威有一個弟子你可知道 「他的徒弟叫千面羅刹黃嘉玲 「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

·報仇!今兒我們兩筆舊賬並列一齊算 千面羅刹冷笑道。「不錯!是我!取

你有種就上吧!」

去,

白英道•「什麼事?」

千面羅利道•「清風子徐復陽雖是道 英一笑道: 「徒承師藝,這有什麽

面羅刹恨道。「他當年用般若禪功

無

人不知。」

白英吃了一驚說。「是你?」

白英朗聲大笑說。「師債徒還,我認

弟。西氏八女雖出道較晚,但對武林前輩 然是飛天神魔赫連威及清風子徐復陽的徒 公羊中,醫死人張桐等五人巳會合在一起 招落英掌法。白英展開大羅扇法,迎了上 ,論議紛紛,誰也沒有想到場中這兩人竟 口神斷卜長淸,書呆子公無畏,長鈎漁父 ,也時有所聞,是以八人聚在一起,目注 此際那江湖五老的鍾山樵子于斧,鐵 兩人這一次搏門,可算是驚心動魄。 千面羅刹嬌驅微動,一連打出二十四

場中的變化

遇險,她便立時加入戰團,準備施展八式玉劍,緊緊盯住塲中的變化,如果白英一 寒玉劍法,來制住女魔 鍾無痕担心白英的安危, 這時林中那一些不三不 四的武林人物 手持千年寒

阡縣東南的龍山之上,風神洞前,有一場不出的爽快,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在這石不出的爽快,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在這石氣也慢慢的凉爽起來,風兒吹在身上,說紅日已經偏西,在慢慢的向下墜,天 六個人。 羅刹黄嘉玲,幻影書生白英,鍾無痕等十祇剩下了那西氐八女,江湖五老,及千面 ,都巳走得清光, 整個風神洞附近,此時

能徒承師藝,不同凡響。 這兩人一黑一白,一正一邪,兩個傳人皆 門,那清風子徐復陽及飛天神魔赫連威, 桐等五人也未見過,這眞是一塲少見的打 呆子公無畏,鐵口神斷卜長淸,醫死人張 老,鍾山樵子于斧,長釣漁父公羊中,書 無痕與西氏八女米曾見過,就是那江湖五 罕見,那是上乘神功!輕功!軟功!硬功 腥風血雨般的搏鬥 ·手法,一塲綜合性的打鬥,不要說是鍾 白英與千面羅刹這一傷打鬥,是亘古

二地煞,剛柔相濟,凌厲無比。 百零八招落英掌,內含三十六天罡,七十 千面羅利黃嘉玲晚年拜師,學了那

在全神貫注,絲毫不敢大意,一招一式, 六十度週天運行,終而復始,迴旋不息。 這兩人各顯所能,毫髮無間,雙方都 白英的三百六十招大羅扇法, 合三百

各盡所能。

也是必然之理啊!」

,使那火苗不致斷滅。 些乾柴,生起了四堆火,分東南西北四方 ,將四週照得雪亮,同時還不斷加上乾柴 天色已完全黑下來了,西氏八女取了

用。黄嘉玲的落英掌,一百零八招,也反 白英的大羅扇,三百六十招,顛倒使

從地平 ,東方已現出了曙光,太陽也慢慢的 綫上升起,金色的光華,逐漸的反 人從下午打到黑夜,從星夜又打到

塲,未曾闔眼,但爲場中那種緊張的氣氛 射到龍山之頂,好美好美的。 人分散在四週,以防不測。場中兩人打 竟有十四人觀戰, 西氏八女也用不着再爲火光費心了 雖然徹夜在注視戰

守着 鍾無痕手提千年寒玉劍,一直在傍緊 所吸引,是以絲毫沒有睏意。

人身形同時向後躍開 英與黃嘉玲又打了百多招,突然兩

負來 法,就是再打個三天三夜,也無法分出勝 面羅刹黃嘉玲道•「像我們這樣打

黄嘉玲道··「當年你師父是用什麼手 白英豪笑一聲道:「依你說呢?」

法將我師父震死的?」 幻影書生白英道·「他老人家是用的

來拚個你死我活,你看如何?」 的是至陰絕掌,我們今日就用這兩種掌法 千面羅刹道:「不錯,當時我師父用

他玄元內運,神閒氣定,不到一刻工 白英道。「好!你小心了

M50

有好幾尺遠。黃嘉玲也運起至陰神功,夫,全身膚色如玉,雙目精光如電,射 身柔若無骨,雙目更爲陰森可怖。 射出 全

無息,但若一着人身,立即會閉氣而亡。 更大了好幾倍,雙方出手收掌,皆爲無聲 接上了手,聲勢大振,比前一次的威勇, 方同時一聲大喝,再次接上了手,這一次 江湖五老,當年也曾參予長白山絕頂 兩人這樣對峙了約半個時辰,突然雙

之戰,是以當時情形,他們是清清楚楚。 鐵口神斷卜長淸說道:「離假證眞,

啊! 禪功,溶武功與佛法之中,的是非同小可 悲智雙運,理事無疑,是名般若,這般若

的 功,寓剛於柔,化明爲暗,也是非同小可 骨無筋, 長鈎漁父公羊中道:「至陰至柔,無 剛力難摧,是謂玄陰,這玄陰神

陽之手。」 神魔赫連威棋差一着,才死於清風子徐復 醫死人張桐道。「當年他們的師父在 絕頂,打了三天三夜,終於那飛天

均有出售

出手 後,他們的弟子又爲了這筆賬,大打 書呆子公無畏道:「不錯!想不到數

事 年前之事,再現於今天,也是理所當然的,正邪之爭,永無了期,以此推測,數十 樵子道·「天道循環, 迴旋不息

俠骨,滿腹柔情,他是女人心目中典型的 得出來,白英不但會般若禪功,更有一副她在全心全力的保護白英的安全,她感覺 她在全心全力的保護白英的安全, 五老講話,鍾無痕一句也沒有 聽到,

著新煙紫馬司

他的身上。 遇上他之後,一顆芳心,始終緊緊的繫在男人,也是武林道上標準的俠士。她自從

掌,表面上看起來,仍是勢均力敵 這時那白英與千面羅刹又對了五百餘

慢,纏戰不休。 打鬥,更是驚心動魄,白英的大羅扇早巳 收起,雙方四隻手掌,臨空翻飛 西氏八女此時全神貫注當場,這一 ,時快時 塲

魔頭今日難逃公道了。」 長鈎漁父公羊中道:「看情形,這女

三十 勢漸慢。最多不出五十招,必然落敗。 招以內,我保險她敗得很慘。」 鐵口神斷卜長淸笑道•「你看錯了 鍾山樵子于斧道:「不錯!她現在手

醫死人張桐道•「不錯!現在只剩下

打中人的特色。 嬌軀一軟,已整個的癱瘓下去,氣絕而亡 一招兩字尚未出口,那千面羅利黃嘉玲, 招,六招,五招,四招,三招,兩招。」書呆子公無畏道:「九招,八招,七 全身無一處破損的傷痕,這是般若掌法

走吧!」 白英定了定神才道。「鍾小妹,我們 鍾無痕大喜叫道:「白大哥。

姑娘,到在下處盤桓數日,以聆教益。」 西媚道•「晚輩想請五老及白大俠鍾

點頭。鍾山樵子于斧大笑道。「久聞江南 可歸之人,又何妨一齊去走走。」 山水悠美,人物俊秀,反正我們都是無家 白英徵求鍾無痕的同意,鍾無痕微笑

是一行十六人,齊奔江南蘇州的西家莊 西媚大爲高興說•「謝謝諸位。



情節娓娓道來,扣人心弦。
「大學」,是書描寫打鬥場面,奇招迭出,,細膩連戰時,風靡一時,使讀者爲之手不釋卷連戰時,風靡一時,使讀者爲之手不釋卷 局籍大集四第

册四套全 版出社版出林武



同。 ,它的繁盛與熱鬧,的確顯得有些與衆不 香港目前已經發展成爲一個國際都市

妙更加令人不可思議。

都有不少人湧入香港。

否一如某些人說「這是天堂」? 「天堂」則未必,自由却肯定是有的

來。 力和忍耐力見稱的僑胞,都被迫得走投無 東南亞不少地區排華,一向以適應能

俊

行。 道做些什麼生意好,只有暫時把錢存入銀 因此回到香港時,多多少少手上也會有 熟錢。但來到這人地生疏的香港,又不知 僑胞在世界各地的節儉, 勤奮見稱

出路。甚至減息,以及規定太過大筆的存 於是銀行的資金越來越多,多到要找

通又方便,種種因素都是構成香港繁榮的行,加上這兒的地點適中,地位特殊,交

香港由於上述因素,既然令到世界各 香港九龍的尖沙咀,這是遊客中心

地少人多固然是特色之一,政治的微 大陸以至整個東南亞地區,幾乎每天

目前世界各國都有銀行在香 进設立分

置。

香港究竟有些什麼吸引人的地方?是

;但人們並非就單單爲了尋求「自由」而

路,因此惟有選擇香港。

默是沒有利息的

客所响往的地方。 國人仕觸目,自然而然也就此成爲國際遊 尖沙咀靠近碼頭的地方,有一個茶座

,位於一幢多層大厦的閣樓。 閣樓也就是處於地下和二樓之間的位

那兒全用玻璃鑲上,茶客坐在那裏,

種樂趣。 碼頭上人來人往,車輛連綿不絕,也是一 居高臨下,可以清楚見到街道上的情景

之上,坐了兩個人! 就在這茶座靠近街道一邊的一列座位 這兩個都是男人,而且都很年青,英

兩者之間的最大分別,就是其中一個 比較沉實,體格也顯得强壯

惹人好感的笑容 一個打扮新潮,臉上經常掛着一副

時候, 尤其是後者,任何女人經過他面前的 都忍不住多瞟他幾眼

這兩個男子是一雙好朋友, 人物。 也是很有

前者是阿生。

呂偉良唯一的門生。 阿生是著名的現代俠盗 鐵拐俠盗

後者是花花公子型的風流人物一

作風,可以稱得上逈然不同 ,他玩世不恭,遊戲人間,與阿生的穩健 畢基是個名符其實的放蕩不羈的浪子

是心存正義,個性善良,只是做法不同而不過,他們却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

受不住各種嚴格訓練和考驗,結果只好中 身之際,找一些舊日朋友聚舊。 畢基督與阿生一齊受訓,但可惜他抵 阿生剛由美國抵港,趁着沒有公務纏

得非常出色,名聞國際 途而廢。 後來阿生不但當上了國際特警,還做

喜歡過着無拘無束的生活 時至今日,他還是老樣子,吊兒郞當

的

右, ,或遠或近的,揮手含笑跟畢基打招呼。 已經看見不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 此中有電影女明星,有大家閨秀,更 阿生和畢基在那兒只坐了大半小時左

很忙,尤其是晚上。」 加有名女人 阿生忍不住開玩笑道。 「我看你一定

畢基笑道: 「是的,香港的確是個多

喂, 姿多采的城市,尤其是晚上。」 今天晚上你有空嗎?」 說到這裏,畢基又向阿生示意道:

「我帶你上一處好地方,開開眼界 什麼事?」

基基說。

一定有女人的,是不?

要帶你到一些無上裝酒吧去觀光。」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沒有女人的地

又怎麼會有歡樂?」畢基又說: 「我 「怎麼?你不喜歡麼?我可以帶你到 「對不起,多謝你的好意。

M52

更神秘的地方。

師父和師母。」 解釋道:「今天晚上,我老早約好了我的 始祖,應該是法國人和美國人。」阿生又 只不過受到歐風美雨的影响;真正的色情 ,我都見過,也去過了,老實說,香港也 「不!更徹底,更神秘的,這些年來

林愛莉。」 「噢!鐵拐俠盗呂偉良以及迷你女郎

所以你的好意,只有心領了。 「是的。我們約好在山頂餐室見面。

上的 他們可以透過巨大的玻璃窗,居高臨 人堆之中。

就在這時候,畢基的視綫忽然投入街

俯視街中的情景。

其中有一名貴婦打扮的女子,正在匆 行人道上,擠滿了人!

急急追逐。 匆忙忙地走避,後面却是一名彪形大漢,

能由於行人太過擠迫之故,竟然讓二名大 那女子可能由於穿起了高野鞋,也可

今 漢跟她的距離越拉越近。 畢基對阿生說:「我的女朋友有難,

直衝到梯口去 回非要你做東道不可。」 畢基說着這話的時候,人已站了起來

將侍役召來結賬 阿生看形勢也意會到發生了什麼事

名彪形大漢打得難解難分 當阿生趕到街上的時候,畢基正與二

道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不知道那女子的身份,更加不知

阿生本來想助畢基一臂之力,但是,

完全不是他的對手。 畢基的拳脚功夫十分了得,二名彪形大漢

在他身邊不遠處停下

他下意識地回頭一望,那是一班陌生

得抱頭竄遁,擇路而逃。 轉眼之間,二名彪形大漢已被畢基打

舉基回頭張望着,只見阿生呆站在

車上跳下來。

為數四名彪形大漢,分別自一輛大房

旁

索,嘴巴却問阿生。 「她呢?」墨基的眼睛仍在四下裏搜

意的。因爲四名大漢之中,最少有一人是

畢基心裏明白,這班人依然是不**懷好**

不久之前與畢基交過手的

畢基迅速後退,然後朝附近四周的環

麼? 住笑着道。「你不是說,她是你的女朋友 阿生知道這位花花公子的性格,忍不

境打量了一遍。

她。 女朋友太多,一時之間忘記了在那兒見過 聳肩道··「我們的確是似會相識,只是我 」畢基也狡猾地笑了笑,签

眞不希望你因此而惹出了麻煩事。」 又笑道: 「算了吧,只不過做朋友的,我 畢基只是苦笑一下 「對女人你怎麼會如此健忘?」阿生

間總也差不多了。」 阿生看了腕表。「我還有個約會,時

即分道揚鑣 畢基跟阿生互相揮揮手,兩個好朋友 「那麼,你走吧,我們後會有期。」

集了許多許多人,圍得水洩不通。 所以有什麼事情發生,可以在刹那之間聚 這個都市的人的確很多, 但也很忙

轉眼散去。 但是,同樣的,也可以在事過情遷之

個垃圾箱迎架。

後

行一 人道,步向了停車 然而現在,他却孤獨地,一個人沿住 畢基一度成爲衆所觸目的「英雄人物

有一輛車子沿馬路邊開過

子捉迷藏似的,你想找他們可難了 但看看那四名如狼似虎的大漢,却個 **显基手無寸鐵。**

大隊的出現,像操兵似的在街上操過。要他們時,他們會連羣結隊的,一大隊一

等到你需要他的時候,他們却像小孩

以帮助他的人。例如警察。

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看看有沒有可

然而香港的警察很奇怪,有時你不需

因此,畢基既然找不到警察,就惟有

握武器。

退而思其次。

他希望找到一些可以用作武器的東西

木棒和石頭都沒有 如木棒,甚至石頭也可以。

畢基眼見各人已經迫近,急忙舉起那 行人道上只有一個垃圾箱。

下去,鏗鏘有聲! 鐵尺,三角銼和利刃紛紛朝垃圾箱擊

時又**壓倒了一名持刀大**漢 以抵擋住一陣之後,便將垃圾箱一扔,登畢基也明知這樣只能守,不能攻,所

名大漢還來不及接近他已被踢倒 畢基一個轉身,急急飛起一脚,另一

遠處有一 後面四名大漢拚命追趕,畢基却是心 畢基趁勢想溜掉。 些東西豎起! 原來他早已看到了路旁行人道較

反身搶攻,立即改守爲攻 畢基搶了過去,順手拔起一支鐵枝 那是扶植一些小樹的鐵枝

情况頓然改觀。

四名大漢雖然各自擁有武器。但畢基

亦非弱者

尤其是有了鐵枝在手之後,更加如虎

人刀來棒往,打得燦爛,已有不少人圍攏 這一段街道,行人雖少,但由於五個

他担心被人包圍。 畢基一邊應戰,一邊留意四周環境;

三頭六臂,也難逃刦數。 萬一對方的援兵一到,畢基只怕再有

因此,畢基只希望人羣之中有警探出

的話,早巳冒出頭來。 但是,那些人只有旁觀,假如有警探

突然之間,有一輛跑車風馳電掣而至 畢基很焦急,惟有且戰且退

,煞停在馬路旁邊。 有人揚聲招呼着畢基。 「快些過來吧

那四名兇神惡煞的大漢。 後一句只是「虚招」,目的是要嚇嚇

!警察來了!

果然,四名大漠怔了一怔之際,畢基

巳乘機衡出了重圍,搶登那一輛紅車的跑

那是由一名女子駕駛的新欵跑車。 那包着頭巾的女子,正是畢基不久之

前才見過的「貴婦」。 跑車風馳電掣地開走!

却來遲了一步。 四名大漢也召來他們那輛房車,可惜

那輛紅色的跑車巳開出了郊區。

悄舒了一口氣。 張望,當他們發覺沒有人追上來時,才悄 畢基和那女子都曾經不止一次地回頭 這不是假期,郊區的道路並不擠塞

問他身邊的女人。 「我們在那裏見過?」畢基側過頭來

那是個非常冶艷的動人的成熟女人,

看上去也有三十左右。 三十歲的女人不算老,就像一朵盛放

何必曾相識?反正你救過我,現在,我們那女子『邊開車,一邊說道:「相逢 中的玫瑰,任何男人看見了都會心動。 總算得是『各不相欠』了吧?

女子,否則他不會冒犯那些不明來歷的大 落街去救她開始,畢基便肯定曾經見過這 畢基說見過她並非藉口, 由茶座中衝

太多了,要他一一記憶清楚, 但是,畢基生平見過的女人資在太多 的確不是一

麼過不去?」 畢基只好問道··「你跟那班人有些什

畢基發覺她這時候將汽車急劇地拐了

催促他離開這間房間。 花瓶去的時候,女郎又再付他小賬, 去的時候,女郎又再付他小賬,而且侍役將一束鮮花,最後放到圓桌上的 圓桌旁邊有一張漆上了顏色的籐椅

透射入來爲止。

杆上的新式垂直百葉簾,移動至陽光不能

她再步出露台外面,將裝置在露台欄

外的一張雲石圓桌之上。

一切環境都非常熟習。

從她的一舉一動看,這女郎對這裏的

露台之上,還有幾盆室內植物,分別 女郎親自動手表演她的插花藝術。

個環境都充滿了生氣。 放置在欄杆的花基以及地面之上。令到整

經驗。

更沒有人敢相信他對女人如此有着豐富的

沒有人相信他是個二十世紀的浪子

旁,

放眼四望。

畢基處於被動狀態,他怔怔地站在一

空回答我了吧?」 是否够凍,一邊說道··「現在大概你總有 他一邊伸手到冰桶裏去試探那瓶香檳 畢基這時候才悠閒地由裏面走出來。

副樣子,一定猜測他是「初出茅廬」的小

假如這時候有個第三者見到了他這

邊反問畢基道:「你想知道些什麼?」 女郎態度嚴肅,一邊整理那束鮮花, 「你的身世。」

,重着一串串珠簾後面,是一間臥室。

除了入門這一個相當大的會客室之外

這是一間舖滿地毡的大套房

臥室旁邊,是洗手間。

洗手間設有雙座順,浴缸也是情侶型

接近洗手間門口的梳粧枱,是用雲石

一他們是誰?」 「一個被人欺負的平凡女人。」

「你指那班打手麼?」

「追逐你以及圍毆我的人,相信同是

「不錯,他們都是我丈夫派來的。」

的處女吧?」 怪麼?」女郎眉毛一揚,瞥了畢基一眼, 「像我這年紀,無論如何也不會是個未婚 「是的。難道有什麼令你值得大驚小

畢基很欣賞這個女人,索性坐在一把

膝椅之上,面對住她。

觀悅目的角度,然後才進內洗手。 斷的將插花的瓷盆左移右擺,以研究最美 畢基趁住這時候估計一下這女子的身

竟寫了一些什麼。 又顧住追問那女子,却疏忽了木牌之上究 還漆了字,但由於車子當時開得太快,他

將車子加足馬力,衝上了斜坡。 那女子當作沒有聽到他的問話,儘管

定不是荒山野嶺,不但有人居住,還肯定 有建築物在這一座小山之上。 木叢林,以及七彩繽紛的花草看,這裏肯 方,只不過從兩旁修葺得的十分齊整的灌

現眼前。 果然,一幢只有兩層高的建築物,出

式的郊區酒店

林景色,視綫所及,綠草如茵,翠竹垂楊 ,萬花競艷,宛似人間仙境。

車子開進停車場去。

,每一框格均以帆布帳隔開。

攏,外面的人就見不到這框格之內的一切 當車子開了入去之後,只須將布帳拉

畢基當然熟悉這種地方。

那是一條非常幽靜的林蔭小徑

,跳了出去。

那女郎首先落了車,畢基也尾隨其後

畢基一時之間也弄不清楚這是什麼地

跑車的馬力十足,一股氣直衝上山

很少遇上這麼大胆的女子。

向來到這種地方,只有他主動;想不

顏

開門相遇時,感到尷尬。可謂設想週到。

畢基是個「花花公子」型的人物,但

,設計者顯然是避免情侶與情侶之間,

都是經過特別設計的,永遠不會對門對二樓有許多房間,但每一間房的房門

他迅速將二人引到二樓去。 那是一名態度良好的侍役 剛進了門,立刻就有人招呼他們

那女郎彷彿回到自己的家門一樣,將

格時,畢基立即恍然大悟! 當車子緩緩開入一處用帆布圍攏的框

包括了「人」和「事」。

個彎。

小徑路口彷彿有一塊木牌,木牌之上

是與帆布車房相連的,所以二人根本不必

二人相繼由一度小門進入屋內

走出這間車房外面就可以入屋。

除了行車的柏油路之外 那幢建築物既像別墅,更像一間渡假 四周一片園

這是一種專供情侶幽會的郊外別墅式

因此,停車場的構造,也非常之特別

眼鏡剝了下來! 色調和,顯然是出自名家設計。 到現在他竟然變了被動! 瓶香檳來!」 的鈔票,塞進了侍役的手中。「替我拿 柔和的燈光。 /票,塞進了侍役的手中。「替我拿一女郎打開手袋,掏出了一張十元面額 關上了門之後,女郎首先將那副太陽 侍役退了出去。 侍役將房門推開,裏面陳設豪華, 再解下那條五彩繽紛的頭巾,滿頭秀

髮的襯托下,那臉型更覺可人 那女郎將愈簾拉開了,斜陽立即照入 愈解本來是拉上了的,室內也亮起了 太陽還沒有下山。 然而時間只不過是下午五點半左右

女郎把室內的燈光熄了。

窗內

我們之間,沒有什麼幸福可言。」 「那你何必嫁他?

「難道又是父母之意,媒妁之言?」 「那不是我的主意。」

感恩圖報,將我許配給他做填房。」 法渡過難關之際,柳田明做了好心。 父親 當時我們家貧如洗,父親生意失敗, 「媒人就沒有,但父母主意却是真的 無

「他年紀多大?」

「年過半百,可以做我父親了。」 「的確委屈了你。」

?」柳夫人嘆息着,垂下了雙目,瞪住那 杯香檳,表現得無限幽怨。 「本來也沒有什麼,誰叫我命該如此

如何安慰她才好! 畢基儘管同情她,一時之間也不知

方面……」 質享受方面,的確非常滿足。然而在另 她又說道:「這些日子以來,我在物

她嬌羞萬分地,垂下了頭,說不下去

一個老夫,一個少妻,過的是什麼生活。 畢基的腦海中彷彿被雷電襲擊了一 畢基也不用她多說,也可以意會得到

,他終於想起了。

幢富有人家的住宅之內。 那是一個上流社交的場合 也忘記了事隔多久,總之是在半山

,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富家小姐。 突然問,有個非常吸引他的目標,在 一個派對正在進行,畢基懷中擁抱着

那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女人,雙目烱烱

朦朧的燈光底下閃過。

M54

女郎示意侍役把那些東西都放在露台 旁邊有兩隻專爲飲香檳用的玻璃杯

都在顏色方面配襯得非常悅目。 畢基確實有些意外,這女郎怎麼會主

墊,

進來的是剛才見過的一名侍役。 門外有人叩門 動地帶他到這種情侶幽會的地方來?

個古典的小木桶。 他推着一輛活動餐車入來,上面放了

鮮花 木桶之內有一瓶香檳,還有冰,以及

四壁堆砌的磁磚,以及整套的浴室毛 「你丈夫?」畢基怔了一怔。

這時候,她也弄好了那些鮮花,她不

當街對付她? 份,她是人家的妻子,外室還是… 她有丈夫,爲什麼丈夫要派出一班人

個上流社會的派對裏。 畢基的確見過了這個女人,似乎是在 可惜他一生見過女人實在太多了,多

到令他無法一一記憶清楚,所以一時之間 他也記不得她姓什名誰。 她換上了一雙由別墅供應的拖鞋,態 她又出現在畢基的面前。

度較爲從容。 沒有了滿臉的緊張,人也增加了幾分

「開香檳吧,我們要慶祝一下。」她

對畢基含情默默地笑了笑:「你貴姓?」 「放蕩不覊,私生活一定十分隨便。 「小姓畢,畢基。」

她斜瞟着畢基又在笑。 「人生不過數十寒暑,何必太過認真

我應該怎樣稱呼你?」 他把其中半杯交到那女郎的手中••

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我丈夫姓柳,不如你就叫我柳夫人 「那有什麼分別?反正你是個女人 「你希望我是太太還是小姐?」

喝一杯,算我感謝你救命之恩!」 」她儀態萬千地舉起了酒杯··「讓我 「別客氣,正如你所說,我們互不相

,我不明白你丈夫何故要對付你?」 「眞是一言難盡!」柳夫人輕輕嘆了

欠,我救你,你也及時救我出重圍,不過

一口氣,又呷了一口酒,「他年紀比我大

胴體,如電的目光,自頂至踵,都足以吸 生光,充滿了女性的魅力。 她披上件輕紗構成的晚禮服,豐滿的

引每一個男子

尤其是像畢基這樣成熟

事後畢基眞希望再見到她,甚至有機 然而,當時只是驚鴻一瞥

紳士淑女多的是,就是無法再找到她的 可惜,當晚賓客衆多,到處人頭湧湧

又一次見到了她。 當時她驚惶失措,顯然受到了某種威 直至到茶座中透過玻璃俯視街中,他

時,就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齊;當畢基再見到後面有二名大漢追上來

,她却不知所踪。 等到畢基拚力把二名大漢擊退了之後

一畢基不敵,她豈非走投無路? 又怎可以獃在一旁看這場「龍虎門」 所以,畢基當時也不會怪她。 這也難怪,當時她已有如驚弓之鳥 ?:萬

最後當畢基危急之時,她却開着跑車

單看她神出鬼沒,就可以看出她是個 然而現在,畢基面對着的,却是個柔

夕陽餘暉之下,他看見她的眼眶之中 帶着同情與憐愛之心油然而生。 般、可憐的女人

畢基接觸;一股熱流,彷彿透進了畢基的 她忽然抬起頭來,視綫無可避免地與

心底深處,好像觸了電。

住自己的情緒,以免流出眼淚來。 她咬咬嘴唇,眨着眼,顯然是極力抑

知道有這個地方的存在。」得到,他們一定會駕車追來。但是很少人到這裏來,只是暫避一下而已。可以想像 她吶吶地說。「你切勿誤會,我帶你

從未曉得有這麼清幽的地方。」 「是的,這種地方我也常常到, 你……你常常到?」 但却

「不關你說,你今天這樣做是非常危

險。

說不定我比你更壞。」 她嫣然一笑··「我也不見得是個好女 「你本來叫甚麼芳名?」 「因爲,我本來就是個壞男人。」

人

「你還沒有告訴我,你丈夫爲什麼會

說起來眞是難以啓齒。」

派

「何祇虐待?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他虐待你?

愛美呻了一口氣!

對畢基講出來。 她似乎要考慮清楚,這件事是否應該 她定一定神,又呷了一口酒

勵我跟別的男人上床……」幸的是:他有心理變態的傾向。他竟然鼓幸的是,他對我無能爲力。這也不要緊,不 她終於鼓起了勇氣。「可能由於年紀

畢基道:「也許你丈夫只是一片好意 她含羞答答地,垂下頭來。

的,因爲你還年青。」

他這樣做,無非爲了滿足自己。」 「如果你以爲他一片好意,你就錯了

「偷窺你跟別的男人造愛?」

爱美垂下頭來,輕輕一點。 「我終於無法忍受,惟有離開他。」 「看來他的確有些心理變態。」

殺死我。」愛美目光中充滿了恐懼。 「他威脅我,如果我提出離婚,他會

「你們爲什麼不正式離婚?」

「報警?」愛美苦笑一下:「你可知 你爲什麼不報警?」

道他是幹什麼的?」 「黑社會頭子還是警界中人?」

中人,以及警界中人等等。一整。只不過他認識許多人,包括了黑社會 「所以他可以動用一班打手追擊你 「老實說,他的真正身份我也不大清

你。 警備個案,如此一來,他一定不敢再欺負 」畢基又說:「不過我如果是你,我會報

我還有把柄在他的手上呢。」 段日子,你一定知道這兒的黑暗。何况 「什麼把柄?」 「你錯了

手中。 「我父親借了他的錢,借據仍在他的

「你嫁了他,仍未抵償?」

關係,我也無法理解。只不過父親告訴我 一口大氣!道·「他們之間的金錢與利害

待

弟,都會受罪。 。否則,我們一家人,包括我的父母和兄,若然我要離開他,必須將一份文件取回

畢基嘆息道··「你父親似乎太過糊塗

「這也不能完全責怪他。他爲了養活

運氣不佳,才做了這錯事。」 我們一家人,已盡了應盡的責任。只不過 「你可知道那借據收藏在何處?」

又說:「不過,我丈夫爲人狡猾,我也不「我猜,可能在保險箱之內。」 愛美

忽然之間,露台下面傳來了一陣汽車 他們之間有片刻的沉默

愛美像在噩夢中驚醒一樣,立刻放下

了手中酒杯,撲向百葉簾後面 畢基也走了過來

。你如果在這個地方住上一

「總之一言難盡。」愛美深深地嘆了

透過車頭擋風玻璃,隱約可以看見一 愛美用手扳開百葉簾, 朝斜路上俯視 一輛房車正駛向這別墅的入口處

女坐在前排座位之上。

香澤微聞,畢基感到有點情難自禁。她轉過身來,剛好與畢基面面相對。 愛美舒了一口氣。 她半推半就,嬌羞萬狀。 他將酒杯放下,伸出雙手去擁抱她。

她嬌慵無力地,閉上了眼睛,若有所 他吻着她的額角,輕輕地吻,她却整

畢基是怎麼樣的人?他當然知道如何

「是的,只怕下一次你再沒有那麼幸 「你怕遇上了他們?」

去把握時機

。」愛美說。

來一

回的,最少已有兩三次

它的速度不快,而且還緩緩地在此

能帮我一個忙。」 「我也知道不可以,所以,我希望你 「但是,你怎可以長期躲在這裏?」

你會開保險箱嗎?」 你要我怎樣帮你?」 - 」 畢基怔了一怔:「你想我

怎麼樣?」 替我偷回那份文件。

對了。」 「你父親簽給你丈夫的借據?」

愛美幽幽地說•「你後悔嗎?」

「爲什麼?」

「但我却有點後悔。」 「我做事從不後悔。 畢基雖然看不見,却可以想像得到

愛美依偎在畢基的懷抱中 室內有空氣調節,燈光也熄滅。 他們早已將通往露台的落地長窓關上

在這小天地裏,日間和晚上似乎無大

「你剛才不是說,無法確定它在何處

你連絡才讓你下手。」 「我與你約好了之後,我會佯作就範

取得主動優勢麼?」 「你認爲取回那份借據之後,就可以

奈何。」
提出離婚。甚至要求警方保護,他也無可 「是的,那時我大可以光明正大的

「謝謝你。」在黑暗中,她無限溫柔「旣然如此,我就試試帮帮你。」

玩笑而已。」 畢基又問:「你餓嗎?」

「有點餓了。」

「千萬不可!剛才我只不過跟你開開

我會死!」

。我是個苦命的女人,如果你也取笑我,「別作弄我了,我的事早巳告訴過你

你是個有夫之婦啊!」

畢基忍不住笑了起來:「你似乎忘記

「我怕從此之後,我會忘不了你。」

「你怕什麼?」 「你對我好,我怕一

地去吻他

月黑風高之夜。

半山區一條十分僻靜的馬路,這兒連

鬼影也不多一個。 偶然會有一輛豪華房車匆匆疾馳而過 路燈十分暗淡。

轉眼又會消失於黑夜之中。

M56

「就當情侶吧!」

「不!可以想像得到,我丈夫正在派

人四下裏找我。」

當我們是什麼?」

後到市區去一齊吃晚飯。」

「到市區去?」愛美苦笑一下。「你

「那麼,起來吧!我們先洗個澡,然

有些「異樣」。

畢基是「赴約」而來 車中人正是畢基。

巳顯得有些兒急不及待。 雖然這「奇怪約會」的時間未到,他

當了解附近一帶的環境。 步行動之前,他不想太過草率 行了解這兒一帶的環境,最少在開始下一 事實上畢基是個很小心的人。他要先 經過了一番「巡視」之後,學基已相

斜坡,長滿了野草。 那兒有一棵大樹。大樹之下就是一處 他把車子停向一處路邊。

也不致太過引人注意 畢基把車子內外所有的燈光全都熄掉 樹蔭的掩護下,即使那房車渾身雪白

星基和爱美約好午夜十一點,在這裏時間剛好是十點四十五分。

显基 現在距離約好的時間還有十五分鐘 那燈號是由愛美房內窗口處,以手電 一直注視着一 **幢**二層高的花園

厉 畢基用的是紅外光望遠鏡,即使在黑

夜之中,也可以睹物。

返。 可能所有的人都睡了,也可能外出未

香港的有錢人家,一般都是應酬多多

正在四下裏走動。 紅外光望遠鏡注視下,屋內彷彿有人

楚 窗口有輕紗掩映着, 畢基看得不大清

窗口有人出現了,那是一個女人的身

閃動了一下。這是他們預先約好的。 先來「兩短」 手電筒發出的燈號,終於亮 一閃兩下, 再一次是

畢基於是帶備工具 ,一身黑色夜行裝

不錯,站在題紗背後的,正是她一

,離開了他的汽車 他横過馬路。

大部份人家要不是外出未返,便是休息去附近的好一些住宅都沒有燈光透出,

的耳目,進了屋內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吧? 畢基可以輕鬆一些。只要他避開警員

爲屋內有了愛美做內應。

只是虛掩而已。 他到了門前,小心觀察着,發覺大門

推門入內,是一個小庭園。 他知道又是愛美的傑作

殊光綫。 黄色的鈉光—)的鈉光——那是霧中也可以睹物的特門角上那古式古香的照明燈,發出橙

畢基這邊順手將門掩上,正待避開小

M57 徑旁邊的灌木矮林時,驀地吃了一驚。 那是一條大狼狗一 若非他够冷靜,人早已退出了屋外。 大狼狗正俯伏在三合土築成的小徑之

面

此上

,畢基剛才差些兒就疏忽了牠的存在 。牠的身形剛好被矮林的樹影遮住。因

這是行人專用的門。

直達宅內車房的。 畢基沒有退出去,是因爲發覺牠動也 另外一度大門是可以將汽車開入來,

傑作吧? 不動;即使是睡着了也不可能如此。 他放胆走了進去。 牠顯然是吃了迷藥。大概又是愛美的 - 畢基這樣想。

狗還是不動 儘管如此,畢基也不敢昂然直入。他 當他經過那大狼狗身邊的時候,那頭

担心屋內還有其他人。 他沿住矮林的樹影繼續前進,步步爲

住宅的入口處。 那三合土築成的小徑,可以直達主要

那兒有一度門。

門旁有窻。

從玻璃窗透視入內,裏面烏燈黑火,

畢基試用手推門。

,喜的自是一切順利。 畢基既驚亦喜;驚的是其中可能有詐 門竟「呀」然而開。

畢基先讓自己呆一陣;他就呆在門後 門後沒有人。

> 間之所在。那是通上二樓去的 會對自己有利 環境之後,先讓自己的視綫習慣一下, 過份昏暗;最少畢基也可以很快找出了梯 這是他的經驗,當他每次走進了黑暗一邊關門,一邊區 由於玻璃窗有光綫透入,屋內並不致 一邊關門,一邊留意着屋內的環境

標就是二樓。 二樓有一間書房,那是柳田明的私人 根據愛美事前的指示,這次行動的目

辦公室。

找的東西,盡在保險箱之內 畢基本來打算一個人摸入的,愛美只 愛美又說:裏面有一個保險箱。她要

給他一個燈號 然而現在,一切都顯得比預定的更加

。爱美做的比預定的更多,所以畢基

也可以毫無阻隔地長驅直進。 他突然見到了一條人影。

人影在梯間移動,嚇得畢基立即戒備 「喂!你幹什麼?」

黑暗中忽然有人沉聲低叫。

他立刻奔竄過去。 畢基認得: 那是愛美的**嚦**蟨鶯聲

我們時間無多。」 愛美埋怨道•「你怎麼老是慢吞吞的

真空狀態,只留下她一個人而已。 從她的神態可以看出,這裏可能已呈

愛美帶着畢基繞過走廊,走進了書房

她顯得非常焦急。

之前,愛美又將手電筒交給了他

隨時會闖回來,所以你最好快些動手。」 內却有二名下人,暫時都睡了。 然後又問:「屋裏還有其他人嗎?」 畢基知道她指的「他」是誰。 「這裏沒有。 」 愛美說, 「那邊小屋

外的人有任何懷疑。

畢基用他自備的手電筒到處照射。

候,愛美的手電筒也剛好投射到那幀照片 當畢基的手電筒光圈停留在那裏的時

去。 然而,這時候他們都沒有閒心欣賞下

畢基問道··「保險箱在那裏?」 「我不知道。」愛美說。

她走在前頭,畢基尾隨其後登樓。

「不必了。」畢基說,「我一切工具

這分明又是愛美的主意,她大概不想 書房的窓簾已經拉攏了 那一定是指她的丈夫柳田明 不過,他

相架裏鑲着的,是一男一女的合照 辦公桌之上,有一個相架擺設在那裏

「查過了,只知道就在這一間房,却 「你沒有查過?」

不知道它的正確位置。」愛美又解釋道, 「這間房他從不喜歡別人闖進。包括了我 **畢基只好自己去找零;憑他的經驗去**

了少許愈簾,監視着下面的動靜。 **愛美分工合作,她跑近窻後去,撥開**

她不斷往下面注視,另一方面又催促

她担心有人闖回來

那是一個書櫃的背後。 畢基終於找到了那個保險箱之所在,

畢基是一名受過特殊訓練的國際特警

論到武功與技藝,畢基絕對不會在阿

現在他也只是憑經驗行事

敗垂成,因而束手就擒。 它可能加速令他完成任務,亦可以令他功

邊滑動開去

得回頭張望。

圈的照射之下,閃閃生光。 的保險箱。兩個密碼組合旋鈕,在電筒光 書櫃後面,果然有一個隱蔽在牆脚下

然後,他將採鑛式的頭盔射燈按亮了

一遍。開始他的開鎖工作

般是比較複雜的。 兩個密碼組合旋鈕構成的保險箱,

置在別處的警報系統,能及時响起來。 新式的設計還可以通上電流,令到裝 幸好這是較爲舊式的一種。

他爲人機靈,做得總不致太差。 畢基很久沒有做過這一類事情,還好

他花了不足五分鐘,保險箱已經打開

愛美仍在窗口那邊,監視着屋外和街 他沒有立即通知愛美。

那張辦公桌剛好隔開了他們彼此之間

的視綫。

他能在短短幾分鐘之內,竟然可以將保險 只要畢基不作聲,愛美發夢也想不到

,每個都有編號。 畢基發覺保險箱之內,有許多文件袋

根據愛美事前告訴他。她需要的只是

那是一個用咖啡色鷄皮紙製成的文件「三〇七」的一個文件袋。

以一切文件都整理得井井有條。 愛美又說:她丈夫做事頗有規律,所

套外寫上了編號。 除了分別以文件袋載好之外,還在封

編號是•「三〇七」。 畢基現在就發現了這一個編號「三〇 愛美就只記得那一袋有關她的文件

七 美又在那邊問過來·「找到了沒有?」 畢基正在細心檢閱那些文件之際,愛

> 否就是這些?」 畢基道··「找到了,你快過來看看是

愛美急急過來。

了過來,然後對畢基說:「我們時間無多 編號「三〇七」的文件袋在畢基的手中。 你快些離開這裏。」 愛美有點喜出望外,一手將文件袋奪 在光圈籠罩下,愛美果然看見了一個

畢基反問道:「那麼,你呢?」 「你先到車子裏去等我,我要收拾一

闖回來,他就會無所遁形。 畢基也實在很担心,萬一這時候有人 愛美說着, 已走出了書房去。

狗 還有小屋裏面的下人,以及那一頭大狼 大狼狗只是吃了迷藥,到藥力過氣了 何况,除了可能由外面回來的人之外

究竟的 什麼風吹草動,他們也一樣隨時入來查看 之後,牠就會甦醒過來。 至於小屋裏的二名下人,只要這裏有

因此,畢基只好匆匆離去。

他沿住舊路退出去。

的 切看上去並無異狀,四周還是那麼

他一邊解除身上的裝備,一邊焦急地 畢基匆匆退回他的汽車之內。 那頭狗還沒有醒來,所有的門,仍**舊**

四下裏張望。 他担心附近有人埋伏,更担心警察出

現 愛美還沒有由屋子裏出來,她究竟還

找律師解决婚姻的糾紛。 躱在屋子裏幹什麼。 到了手之後,愛美就立刻逃離柳家,然後 根據事前他們安排好的計劃,當文件

能正在睡覺。 說不定柳田明根本就在臥室之中, 是否事情有了變化?

一陣警車聲! 畢基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突然傳來了 那麼,愛美說不定已被發覺

能會聽錯的。 在這靜寂地帶的半山區,畢基决不可

聲越來越近

個門都沒有人影出現。 畢基再回頭望向柳家的大門和偏門, 看情形警車的目的地可能就是這裏。 他萬二分焦急。

假如他還不走,可能再想走時,爲時 畢基立刻開車,朝東面離去! 警車的車頭燈巳在西面的街口出現。 逃不了。

看警車究竟停在何處? 畢基的車子只離開柳宅半條街,他回 他巳盡可能將速度減慢,因爲他想看 仍然可以隱約見到那輛警車的影

警車頂上的藍色旋轉燈號是一個較特

憑停車的位置估計, 警車果然就停在

畢基登時呆住了

柳家門外。

她的心情,墨基當然了解。

一列厚厚的書本,就可以找到一

而已。 性格放蕩不羈,所以才不能與阿生做同事 ,只不過由於他不喜歡過有規律的生活

生之下

他憑綫路查出了這是個「暗掣」 就像眼前這個隱蔽起來的電動按鈕,

輕輕一按之下,書櫃「格格」地往旁

連正在「放哨」的愛美,也不禁高興

畢基不敢怠慢,首先在保險箱前面蹲

因為他只有一雙手,他不能再使用手電

最後他將左右兩隻手套,重新整理了

他真的有點想不通,竊賊爲什麼會如 劉仲堯探長感到納罕

什麼却要殺人? 假如那竊賊只是爲求 「財」而來,爲

而且一殺就是兩個

秘電話,有人說出這兒發生了 於是一輛正在半山區與山頂區之間巡 首先是警方的無機電機收到了一個神 命案。

邏的警車,首先開抵現場 柳田明的住宅。 警車上的一位警長,發覺這兒是富商

他們按過了門鈴,久久未見有人出來

警長感到事有蹺蹊,立即向總部用無

度側門並未鎖上。 綫電請示 就在這時候,一名警員發現了柳宅一

警員向警長報告後,各人立刻入內查

看

大狼狗原來已死去了多時,屍體就在 首先被他們發現的,是那頭大狼狗

入門處的三合土通道上找到。 然後,一名警長帶領着二名武裝警員

分頭在屋內展開搜索。 他們稍後又在花園的小屋,以及大門

穷邊的車房附近,分別發現了兩具屍體· 至於死者的身份,仍有待進一步的檢 兩具都是男屍。

稍後,警方人員大批抵現場,包括了

兇殺組的劉探長在內。

M58

是被手槍所射殺。 警方發現那頭大狼狗和二名男屍者都

顯示 然而,根據警探就地訪問隣居的口 ,他們當晚並未聽到槍聲 警方初步懷疑:那是一種間課

特務所用的滅聲手槍 後門也虛掩着。 警方進一步發現,柳宅有一度後門。

大規模的搜索行動,迅速在半山區展 警方懷疑可能有人由此逃走。

一輛豪華房車正在風馳電掣地開落山

男的負責開車 車上坐了一男一女

女的正是爱美。



會國藩慧眼

奮戰,終於收復金陵 曾國藩舉辦團 清道光咸豐年 識英雄

後才決定是否要這人。 投效,曾國藩必定召見面試,談話之 才,有的是經人推薦,有的是自願來 曾國藩最初建立湘軍時,需要人

IMMMUMINIMUM SEEDER

很久,尚未被召,一人靜坐沉思,一 次日在會客室等候被召見,過了正午 相傳有一次,曾國藩約了三個人

> 百計要得到的東西,就在這裏。 愛美緊緊摟抱着她的大手袋,她千方 他們都顯得得意洋洋

微笑 他們不止一次地,內心發出了會心的

,目光中充滿了恐懼。 突然之間, 他們臉上的笑容全告消失

察臨時檢查站」 路邊擺放了一個牌,上面寫住。 前面出現了一輛警車。

馬路的兩旁。 **隊武裝警員,荷槍實彈的,站立在**

愛美低聲問她身邊的男子·· 「怎麼辦 車子的速度被迫放慢下來。

「你不要亂說話,一切由我來應付吧!」 「不要怕。」那開車的男子安慰她。 **《其里至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玄

機智子·文

後可能會殉國,這三人都是軍中所需 一定可敗敵,然而有點心急,成功之 得之才,那個不耐煩的,英勇果敢 胆識不凡,剛强沉着,實在是不可多 性爲人却很穩重,來回踱步的,器度 思的人,心情不暢,活得不久,但個 見,就被錄用?」曾國藩說:「此三 何故,問他說:「三個人爲何不用召 候被用,不要見面了。這人心裏不懂 氏派人告訴他們三個人,可以回家等 付不耐煩的樣子 人在屋內時,我已觀察過了,那個沉 人走來走去,一個人臉上十分生氣一 。到了快傍晚時,曾

車子已在警員的手勢下,往路邊停下來。 愛美還想說一些什麼,但未說得完 「發生了什麼事?」開車的男子是個

歐洲人,他用英語問一名警官。

說道。 在這裏檢查由山上駛下來的車輛。」警官 「對不起,半山區出了事,我們奉命

外交特權的領事館汽車,若要檢查,閣下 那歐洲人一邊摸出他的證件,一邊說 「警官先生,請你看清楚,這是擁有

也心裏明白,手袋中就有脏物愛美這時坐在車頭,也有些驚

又走到車頭擋風玻璃去看行車證 此外,這車子的前前後後都掛上了紅 警官看過了那司機的隨身證件之後

色「CC」塑膠牌。 這是港府發給擁有外交特權汽車的

種特殊標記。 那位英籍警官的確感到為難,他自然

那是犯不着的。 明白,侵犯外交特權,會惹起國際糾紛 何况山上初步傳出的消息只是發生了

竊案呢。 警官只用自己的記事小册,將對方的

車牌編號紀錄下來,便讓那車子開走。

愛美舒了一口氣!

地笑了起來。「我們又過了一關。」 她側過頭來,瞪住那歐洲男子, 會心

看看文件袋裹的東西,是否就是我們要找歐洲男子一邊開車,一邊說道:「快 0

「但是……」

找回來。我要親自審問他!」 塗起來。」 歐洲人於是發出命命。「快些去把他 **愛美也感到面目無光。**

假如這件事確是畢基做了手脚,那麼 她悻悻然離去。

的面,李夫人索性別過頭去面向裏牆面沒有關係!」武帝執意要見李夫人

全由帝一人决定,這與見不見妾身 李夫人說。「我兄弟能不能任高官完

,痛哭流涕,再也不說話了,武帝知

走。 凡,所以在適當的時候,順勢將他用車鐵 ,她的確有點低估了這位浪子 他教過她,也見過了他的身手確是不

女人的花花公子。 她會一度以爲他只不過是一名會討好

他 有好武功,還有驚人身手。於是决定利用 後來却從枕邊細語中,知道了他不但

他不但 她以為一切證如她所料,眼看也做得一但「依約而來」,還為她效勞。她以為他一定會相信,最少今天晚上 「故事」說得非常感人

狠心,竟然在「得手」 雖然她的拍檔 後悄悄報了警, 那個歐洲人未発太

人家却沒有落入警方之手。 但

却不這樣想。 歐洲人希望畢基做代罪羔羊 但爱美

遇上了他。 --別墅中的歡聚,至今難忘。 若非爲了「公事」 他對她多少總有過一點點 她眞希望再一次 「恩情」

附有滅聲器的手槍。 不過,這一次她却帶了一支手槍 現在她就要去找他

因此,這一次與上次的心情,可能完

愛美並未立即將文件袋取出來,因爲

袋,不會錯的。」

「放心吧!這一袋正是編號三〇七那

中檢查文件,不但麻煩,亦有危險。萬一 車子正在行進中。 同時,車子裏又沒有燈光,要在行車

刮起一陣風,文件可能由車愈飛了出去。 因此, 愛美並未依歐洲男子所講的去

匆跳下了汽車, 直至車子到達了目的地。他們二人勿 這時候,他們才一齊檢視那一個鷄皮 走進屋裏去

紙的文件袋。 然而,當文件由袋裏傾倒出來之後

一人登時呆住了 他們焦急地,反覆看過了那些文件 擺在眼前,並非他們須要的東西

也檢視過文件袋。 那紙袋的確沒有錯,編號正是:

瞪住愛美。 「這是怎麼一回事?」 歐洲 人疑惑地

檔案。 惑。 「不過,這的確是編號三〇七的機密 「我也不知道。」愛美也感到萬分迷

不會是那傢伙做了手脚?」 「三〇七編號雖然沒有錯,但是,會

「你指畢基?」

「他是最可疑的人。」

改。」愛美說,「編號的目的不過是爲了 他不會輕易將一份機密文件的檔案編號更 避免混誤,他沒有理由令到自己也弄得糊 「是的,柳田明一向做事很有規律,

誰也不知道以後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全不同了。即使她未必存心要傷害他,

一條僻靜的街道,一幢高級洋樓之上

受美核對過地址,這就是畢基居住的

其中一個住宅單位 時已深夜

順利通過 但是,任何人只要說出找畢基的 少必

處也有看更員

她的背影,發出會心的微笑 何况愛美如此艷麗,看更員只有瞪住

她按電梯直上十九樓。

支袖珍小手槍取出。 畢基就住在十九樓B座。 朱按門鈴之前,她先打開手袋,將

般滅聲器無法適用。 像這種有如「掌心雷」 小手槍,

然而,愛美這一套自衞槍 ,却是特製

的

一切準備好了,她才伸手去按門鈴

門角處傳出了人聲!

多少總有些改變,所以聽起來也不大像是 聲音透過咪高峯傳出門外的擴音器 「誰?」

畢基的。 不過愛美還是答了。 「畢基嗎? - 是我

,開門吧,我是愛美。」 「門開了。」屋內人說, 「你只要伸

然自動開了 手推門就可以入來。」 愛美清楚聽到了 「卡察」 一聲,門果

M60

and the first of 是不肯,武帝又說

漢武帝後宮佳麗如雲,但是只有 李夫人不見漢武帝 功打勝仗,進官至安徽巡撫,立即在 的是江忠源,勇敢好戰,常常建立軍 兵部尚書,人民皆誠服於他。不耐煩 少的是彭玉麟,立軍功建水師,官至 是王某,年餘病發,功勞不顯揚。踱 職責。後來經過事實證明,沉思的人

要的人才。」於是各別分配了他們的

: 「只要讓我看一眼,我必多賜千金

,也一定任你的兄弟高官,如何?」

就被病魔纏上了,辭別官職,回鄉養 武帝對李夫人一往情深,久日不

見不得您了,希望您能將對妾的情感 轉到我兄弟的身上。」漢武帝那肯, 攤臥病榻已久,形容相貌都已毀損, 着臉謝絕武帝的柔情,她說。 李夫人不願武帝見到曾是心愛的梨花 如今已灰白難看,於是用被褥蒙 心裏十分想念,於是親往探候, 人哪一 能讓我見最後一面 身上,妳覺得這樣 不了了,我希望你 你病巳篤,恐怕好 再移愛到你兄弟 「妾身

李夫人最得武帝的寵愛。紅顏薄命, 盧州三河鎮力戰殉國,追加封號爲忠 前月下的日子過不了多久,李夫人 。於是大家都佩服督國藩的慧眼識 道難見一面了,於是掃與地走了。武 帝走後,李夫人的姊妹為們開始七嘴 之所以規避皇上給他見面的機會,主 八舌議論紛紛,李夫人解釋說:「我

要的原因還不是希望藉皇上對我印象甚佳的時候,好重用我的兄弟嘛!像我們這些專門以美色討人歡心的人,一旦色衰,那就別想再受寵愛,如果一旦失寵,那麼就恩絕義斷。而今,皇上如果見到我面,一看終日夢魂牽當,那麼就恩絕義斷。而今,會嫌惡地馬上回宮,另結新歡,到那時我那還有機會,利用皇上憐愛我的心理,趁機提抜我兄弟呢?」

還作賦篇紀念她。李夫人的兄弟廣利 ?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來遲 首詩來悼念李夫人,詩句是:「是耶 又叫道士招李夫人的魂,並且還做一 分追念,不但用皇后的大禮下葬,她 夫人的印象,始終完好如初,所以十 短痴地等,你爲何老姗姗來遲?**)** (是眞實?還是夢幻?我站起遙望 不久,李夫人病死了,武帝對李

M61 在離開數丈以外控制開關。 開了之後見不到畢基 在此之前,她從未到過這裏。 愛美難免感到有些吃驚,尤其是當門 那是一套電動的自動門鎖,主人可以

有像夜空一樣。 置身其間,有一種溫柔的感覺 仰望之下,但見繁星點點。愛美真的 地毡是草綠色的,天花板一片灰暗, 燈光暗淡,顏色非常調和,令人

草樹木的 懷疑自己走進了大自然的環境裏去。 這裏沒有飾燈,連牆紙也是印滿了花 的確是別開生面的裝飾。

飛翔,藍天碧海,綠水無波。 了海灘景色的牆紙,但見白帆點點,海鷗 環顧四壁,右邊那幅牆壁之上,糊上 左邊一幅却是竹林野草,萬花競艷!

,山脚下有野馬奔馳,氣勢十足。 對住門口那一幅後牆,却是高山遠景 這本來就是一個大客廳。

但是游目四顧,却見不到一張沙發 中央有一大堆東西。

那是一座龐大的綜合體。 四周是固定的不銹鋼外壳,圍在裏面 即使光綫如此朦朧,也可以見得到

的每一樣設備都是可以轉動的。 設備,電腦卡式電話以及電視傳真系統等 西包括了酒吧,彩色電視機,立體聲音响 中間是一張大圓床,四周圍繞住的東

等。

上,由躺在床上的人控制 精密的控制按鈕,却裝置在大圓床之

愛美闖了進來之後,彷彿劉姥姥走進

了大觀園,看得目定口呆!

讓你坐下來。」 「對不起,這裏沒有舒適的沙發可以

來,但是愛美心裏明白,說話的人必然就 個男子的聲音,自天花板上散發下

既然來了,她也只好硬住頭皮入內。

這地址是她的拍檔交到她手裏的

在中央那張大圓床之上 雖然四周的設備阻碍了她的視幾,但

切情形却不難想像得到。 因爲這裏面似乎除了那一大堆東西凑

在一起之外,什麼也見不到 愛美吶吶地說道。「我可是找錯了地

「這兒可是畢先生的寓所?」 ·你沒有找錯。

「我就是了。」 「是的,他在那裏?」「對啊!你找畢基,是 你找畢基,是不?」

呎左右的裂口。 未說完,那座圓型的金屬物體裂開

了 如一座小型堡壘一樣。 假如沒有這入口處,整座金屬物體就 那是一度像「門」一樣的入口處。

果稍爲接近,仍然可以見到裏面的情形。 她手中有槍。 高,它只有四五呎左右,人站在外面,如 愛美站得較遠,因爲她不想對方見到 不過儘管如此,那座金屬物件並不太

子, 和衣躺在圓床之上。 從裂口望入去,隱約可以見到一個男

愛美一步步迫近,她一方面要確定眼

前這人是否就是畢基

法產生威力。 另一方面,她的手槍太小,遠距離無

呆在圓床上的人突然大聲喝住她:

站住!」

她呆了一呆!

得很好。 手槍仍握穩在她的手中,用手袋掩飾

她忽然發覺那男子可能不是畢基。 於是她問:「你是誰?」

「你不是找我麼?」 你不是畢基。」

「你怎麼知道我不是畢基?」 「因爲我見過他。」

你懷疑什麼?

你的話,我有些懷疑。」

因爲我發覺你從來就沒有到過這裏

「關係可大了。畢基是個什麼人, 「這有什麼關係?

受過這張圓床。」 此,所有他的女朋友,一定到過這裏,享

只想見見畢基。」 「對不起,我不想跟你說下去了

「你找他幹嗎?」

「有事。」

「什麼事?」

好還是少管閒事。」 「我與他之間的事,你是第三者,最

女人,都跟他上過床。」那人又說,「因 知道嗎?」 「我只知道他是個男人。

, 令她無法可以保持平衡。 她又想衝過去,足下却感到一再滑動 她被人戲弄,心裏十分生氣

終於她又一次的失去了重心,摔倒地

起右手,想擋住那直壓下來的東西。壓下來,令到愛美慌忙中身不由主地 愛美的右手也就是握住一支小手槍的 突然之間,有一些東西自天花板上直 令到愛美慌忙中身不由主地,舉

手 直徑一英呎那麼大小。 那硬繃繃地壓向她頭頂的東西,只有

那是一塊圓形的强力磁鐵

地聽到「錚」的一聲! 小手槍迅速往上飛脫。她甚至可以清楚 愛美事前絕非想到它的吸力如此强大 小手槍附在那圓形磁鐵之上,急急上

就在這刹那間, 室內大放光明。

星光亦已被陽光掩沒。 灰暗的夜空,頓然變成一片蔚藍色·

當然, 由圓床跳出來的人,並非別人,他正 這一切都是由人控制的。

是國際特警阿生。 原來阿生也是爲了找畢基而來。 阿生怎麼在畢基的住所裏出現?

外漢。 這裏參觀過。所以阿生知道這兒的一切秘 密,尤其是對機械儀器方面,阿生絕非門 畢基和他是好朋友,曾招呼過阿生到

基,他自己設法試行偸了入來。 阿生較早時來到了這裏,但見不到墨

M62

他的好朋友畢基驚奇一下 阿生是個好勝又好奇的人,他要令到

識,設法偷了入來。 果然,阿生就憑着他的記憶和機械常

未等到**畢基回來**,却等到了這個持槍的女 只是令阿生感到有些意外的,就是他

相信他早已受傷。 要不是阿生事前了解這裏的巧妙機關

瞪住阿生問道。 然而現在,愛美竟然變成了俘虜。 「你是什麼人?」愛美有點不服氣,

你才對。」 阿生笑了笑。「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

同,你帶了一支滅聲手槍到這兒來,顯然 「你也不是。我們都不是這裏的主人 「你不是這裏的主人。」 -」阿生頓了頓,「你却有點不

是意圖不軌。」 「那又與你何關?」

麼人?」阿生問。 「當然與我大有關係,你可知道我是

誰? 「我從來都未見過你,怎麼知道你是

阿生真想立即告訴她:他是一名國際

關。 是畢基的好朋友。 ,既然你企圖殺死我的朋友,自然與我有 但後來回心一想,却改口說道:•「我 你今番似乎是有備而 來

?」愛美忽然又反問阿生。 「你是畢基的朋友,你可知道我是誰 「我只知道你想殺畢基。

!我不會殺死他的,他是我的愛

據我所知,畢基並無愛人,只有情婦。 ,却無言以對。 「愛人?」阿生忍不住笑了起來。「 一」愛美的粉頰紅了一陣

你是什麼人?到這兒幹什麼?」 「把戲已經玩完了,現在我要正式問你: 阿生止住了笑聲,又一派正經地說:

到這兒來找畢基。」 「我早已說過了,我是畢基的愛人

「帶手槍來找他?算賬麼?」

剛才如此對待我,我才不會開槍。」 「自衞?」阿生又是冷冷地一笑。「 「不,手槍不過爲了自衞。要不是你

住阿生。吶吶地說•「你怎麼知道手槍配 既是自衞,何必裝上滅聲器?」 嗯 」愛美感到十分驚奇地,瞪

不知在那裏。」 上了滅聲器呢?」 阿生笑道:「我玩手槍的時候,你還

托出。」 的樣子,「你先還槍給我,我會對你和盤 「好吧!」愛美嘆一口,裝成屈服了

先講,再還槍給你。」 生道,「我的要求剛好與你相反:我要你 「你太聰明了, 可惜我也不笨!」 阿

「你丈夫是誰?」 「失竊的富家太太。」 「你的真正身份。」 「你想知道什麼?」

你就是柳夫人?哈哈……」阿生忽

說:「何况,你手中還有槍— 把他的行踪告訴你。」那人忽然又冷冷地 「對不起,你不坦白說出來,我不會

此語一出,愛美登時呆住了一陣。

如何能知道她有槍 這裏的光綫並不明亮,她不知道對方

式問你·畢基在那裏? 性把掩飾住手槍的手袋移開,「我現在正 「也好,反正你已經知道了。」她索

動的 「如果我不說呢?」那人依然動也不

,躺在那裏。 「你不說,我會殺你。」

「殺人有罪的,殺了我,你也逃不了

然可以從容逃去。」 「你不妨試一試,但我勸你先想清楚 「我殺了你,也不會有人知道,我仍

否則你可能後悔。」 愛美心裏有氣,也質在想警誡對方

於是手指一緊,子彈直射過去! 那人惨叫一聲,在床上打滾!

果她的估計不錯,他極可能只是肩膊或手 愛美心中有數,知道他傷得不重,如

臂受了傷。 愛美正待走近細看,驀地感到脚下一

來,瞪住倒在地上的愛美大笑。 滑,人也身不由主地,倒了下去。 「哈哈……」那人突然自圓床上躍起

指却觸及一些灼熱的東西。 她想從綠色的草狀地毡上爬起來,手 愛美知道他根本沒有受傷。

那是一枚子彈頭。

她終於看清楚了,那缺口鑲上了一塊

然大笑起來。

「你笑什麼?」

瓜才會上你的當。」 「你以爲我是畢基麼?只有畢基那傻

「省回你的氣力吧!柳田明剛好我也

「我們只是同居的。」

認識,我知道他在這裏並無妻子。」

「那麼,請你告訴我,柳先生現在何

處好嗎?」 嗯

男人上床。我真不明白,蘇聯人怎麼會看 中了你。」 阿生笑道:「像你這種女人,只配陪

連說謊的藝術也沒有,如何做特務呢? 連說謊的藝術也沒有,如何做特務呢?小答道:柳先生剛去了外地旅行,但你竟然 阿生却面色一沉道。「你應該對我回 「你說什麼?」愛美忽然面色大變。

愛美的面上又紅了一陣

姐。

你又是什麼人?竟然對這一切知得這麼清忽然又瞪住她。「你應該問我:喂,究竟 楚。

好吧! 「如果我說我是國際特警,你相信嗎 就當我問了你。

?」阿生說 「國際特警?」愛美迷惑地瞪住阿生

「你替蘇聯KGB特務工作是不?」

阿生又說:「那麼,他們應該告訴你

「……」愛美不答。

國際特響組織的存在。」 (未完)

白眉大師,一經洗滌,果然立復舊觀。 她立即找出藥物,請進在門外戒備的

每日早晚含一粒在口中,直到丸藥化完為

冰姊姊。」

蕭紅姑道:「淮是冰冰?」

以復原麼?二

芸兒道··」這個小婢不知道,要問冰

蕭紅姑道: 「白眉大師的聲音容貌可 那婢女道:「小婢名叫芸兒。」

白眉大師喧聲佛號,道。 「多謝女施

諸葛婷道·「冰冰姑娘! 我有一件事

向妳請教。」 冰冰道: 「請教不敢當,姑娘有話請

復原容易,聲音復原可能需要百日。」

冰冰道:「聽到了,白眉大師的容貌

蕭紅姑道:「哦,妳說說其中的道理

聽聽。」

道: 一我適才說的妳聽到了?」

釵布裙,長像却十分清秀,因而和聲詢問

蕭紅姑見這位名叫冰冰的婢女雖是荊 另一名婢女道••「小婢名叫冰冰。」

諸葛婷道·一經你們靚妝堂易容的有

小婢就不知道了。」

易容的只有藍少俠父子 置也頗爲不易, 冰冰道。一靚妝堂成立不久,藥物配 除了做成不少臉譜,眞正 ,及白眉大師幾人

成臉譜,再以樂物與某一人的面部粘合,

一種永久,一種是暫時的,永久的是先做

冰冰道: 「咱們易容的方法有兩種,

待面部與臉譜生長在一起,就成爲永久的

們易容了?」 藍也白愕然道。一什麼?我爹也被你

容 掌門尤三相,他是使用臉譜,屬於永久易

遂於面部,經過藥水洗滌,就立即可以復

冰冰道。「暫時的只是將調製的藥物

蕭紅姑道: 「那暫時的呢?

藍也白道••「我爹呢?你們將我爹怎

門之事?」 藍也白道。 冰冰道••「這個小婢鼠不知道了。 「姑娘是否知道藍家堡滅

冰冰道:一只是聽到傳聞,內情毫無

所知。」 諸葛婷道。 一保皇帮的帮主,究竟是

然後交給白眉大師兩百粒丸藥,叫他

冰冰道。「擧手之勞罷了 ,大師無須

多少人?」

而已。

冰冰道••一易容扮作令尊的,是青城

日?

冰冰道:•「白眉大師面部易容的確是

然是暫時的了,但聲音復原,爲何需要百

蕭紅姑道:「原來如此,白眉大師必

聲帶復原較爲困難,可能要服藥百日才能 暫時的一種,用藥水洗滌較爲容易,只是

> 的副手,連這些只怕也不會明白。」 諸葛婷道。 冰冰道。「姑娘問錯人了 人,如非公孫堂主要小婢充作易容 一你們爲什麼用兩個人扮 小婢只是

學止過於輕佻,才又用馬豪重新改扮。」 分不易,咱們最先是改扮金簽公子,但他 諸葛婷道·一馬豪不是洗劍莊東方英 冰冰道。「藍少俠氣質超人,假冒十

大弟子麼でこ 冰冰道。「被秦大爺帶走,現在何處 諸葛婷道•「馬豪現在何處。」 冰冰道。「不錯,正是此人。」

堂主的丈夫,此人功力極高,姑娘殺了他 的妻子,往後可得多加幾分注意。」 冰冰道:「四眼蟾蜍秦虎,他是咱們 諸葛婷道:「那一個秦大爺?」

出谷不會有困難吧?」 算不了什麼絕頂高人,但在當代武林之中 ,却也名列高手之林。」 ,由秦大爺門下四豹負責,秦門四豹雖然 冰冰道:「咱們守衛的重兵放在谷口

諸葛婷道·一就只這些?」

,但毒沙大陣再配上淬過劇毒的連珠弩箭 冰冰道。「姑娘也許不在乎秦門四豹

了,兩位姑娘是怎樣進來的?」 你們就寸步難行了。」 她忽然又啊了一聲道:「這我就不懂

山,做了咱們的接力,只可惜能下不能上 蕭紅姑微微一笑道。「谷後有一座土

> 求。一 ,出谷之事還要請姑娘多多帮忙。」 冰冰道。「可以,不過小婢有兩點要 蕭紅姑道:一姑娘請說。」

立即解開她們的穴道。」 蕭紅姑道。「只要咱們出得谷口,我

帮助各位出谷,就成爲本帮的叛徒了,請 問姑娘將如何安置小婢?二

們麼?」

位姑娘。」

見。 不遠了,咱們毀掉那些臉譜立即上路。」 冰冰道••「姑娘!小婢還有一點點淺

蕭紅姑道・「妳說。」

心的,哦,此地還有什麼高人?咱們待會

諸葛婷道··「多謝姑娘關照,我會當

竅,爲了出谷方便,想替兩位姑娘改扮 冰冰道。「小婢對易容之術已略窺門

蕭紅姑道:「好的。」

眉大師戴上一頂草帽就行了

會自動解開 然後解開芸兒等兩位婢女的武功, 却

舊觀了 縱使公孫琪兒復生,短期內也很難恢復 對靚妝堂的破壞,她們做得十分徹底

師兄妹北上 夜探保皇帮 在藍也白身後,手壓他的百會穴,因此蕭紅姑不敢輕擧妄動……

白。諸葛婷繼續向前搜尋,發現蕭紅姑與公孫琪兒在一房內正爭持中,由於公孫琪兒站 攤她入懷,繼而求歡,諸葛婷突然驚覺,迅即點了他的死穴,原來是金陵公子喬裝藍也 藍也白正與一少女在飲酒作樂,不禁妒火中燒,便破門而入,藍也白一見,一愕後,竟

諸葛婷逐房去找,聽到一陣笑聲,她循聲走過去房內一望,竟發現 前文書至蕭紅姑與諸葛婷夜探靚妝堂,然後分道搜尋藍也白

前文提要:

門上來,他們解决了幾名警衛,然後展開 搶救藍也白的行動。 事實上蕭紅姑與白眉大師是由另一樓

總算恢復正常了。

,火辣辣的雙唇同時印了上去。

良久,諸葛婷無限嬌羞的白他一眼道

他忽然反臂一撈,將諸葛婷摟了過來

「你還是這樣?」

外力協助才行,他們費了將近頓飯時間,

是制住三名丫環,但公孫琪兒的手掌已蓋 上藍也白的頭頂。 蕭紅姑急燥了一點,她與白眉大師雖

紅姑與白眉大師也悄悄的退出房外 ,當諸葛婷激動的奔向藍也白之時,蕭 現在雨過天靑,他們 終於救下了監也

妹子,咱們不談這些,先離開這鬼地方

藍也白長長一吁道。一可要邀死我了

白

那麼多了 苦需要發洩,縱然有人在此,她也顧不了 諸葛婷沒有注意這些,積鬱巨久的痛

恩得跟師姊商量商量

諸葛婷道··「不要急嘛,有些事咱們

此時蕭紅姑巳跨進房中,道。

「商量

一不要哭, 「大哥!我找得你好苦… 妹子,我也日夜的在思念

的苦,小妹實在不安。」 妳,總算皇天有限,咱們得以重逢。」 「是的,大哥,不過讓你吃了這麼多

將它毁去?一

什麼?師妹。

諸葛婷道:「後面那些臉語,要不要

有事要問問這幾個丫頭

蕭紅姑道。一當然要毀掉,不過我還

快替我解開穴道,咱們離開此地再慢慢的 一這不能怪妳,妹子,此非善地,妳

是躺在地上的,她先封閉她們的武功,再

她適才與白眉大師制住的三名婢女原

解開她們的穴道,讓她們立起身來。

她問其中一名婢女道:「妳叫什麼名

藍也白的穴道也無法一拍即開,必須 「是,大哥。」

希望姑娘不要難爲她們。」

冰冰道。「我這兩位妹子是可憐人

冰冰道:「本帮帮規嚴厲,小婢如是

蕭紅姑略作沉吟道·一妳願意跟着响

冰冰檢袵一禮道。 一小婢冰冰參見兩

蕭紅姑道。「不必多禮,現在距天亮

下。」

,諸葛婷改作芸兒,藍也白不必改扮,白 片刻之後,她將蕭紅姑扮作公孫琪兒

點上她們的量穴,待一個時辰之後,量穴

麼?一 冰冰道•「小婢理應効勞。

M64

蕭紅姑道:一姑娘能助咱們一臂之力

誰?」

後向湖北省境的黄梅趕去。 白忍不住詢問道··「蕭姑娘!妳要將我帶 到潛山縣城,在此地又是打了一個尖,然 他們一路緊趕,幾乎馬不停蹄,藍也 他們在黎明之時出谷,晌午時分巳趕

往何處? 不過我想稍假時日。」 「我是應該拜見她老人家 一去見我娘。」

藍也白道:「聽說保皇帮的總壇設在 「爲什麼?」

千萬不能前往! 保定,我想到那裏瞧瞧。」 蕭紅姑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你

冰姑娘替我改扮一下,就不會有人認出我 會遭到他們的毒手?這不要緊,只要請冰 藍也白道·「姑娘是怕我人單勢孤

問你,你去保定目的何在? 蕭紅姑道·「就算這樣還是不行,我

蕭紅姑道:「向誰去查?」 藍也白道:「查問我爹娘的下落。

冒充我爹,必然知道我爹的下落生死。」 藍也白道:「自然去找尤三相了,他

意,那麼他多半是被迫的,也不一定知道 要他心甘情願的冒充令奪,他必然不會願 令尊的下落。 尊雖是名滿江湖,尤三相也是一派之尊, 蕭紅姑道:「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令

藍也白一怔道• 「這個……」

之術十分高明,如果那尤三相的音容笑貌 維妙維肖,與令尊一般無二,他又自承就 蕭紅姑道••「墨有,公孫琪兒的易容

> 是令尊,那時你該怎麼辦?」 藍也白道•「這……」

而自亂步驟了。」 且由咱們姊妹出面,你就不會因感情衝激 學習武功,然後咱們一道去找尤三相 蕭紅姑道:「聽我的話,先去跟我娘

耐下去。」 學習武功必須遷延時日,在下實在無法忍 藍也白道。「姑娘此言雖是有理,但

蕭紅姑道:「你大可放心,不會太久

的

成 打通生死玄關,再閉關百日,就可大功告 你已習會飛羽七殺的入門工夫,只要替你 蕭紅姑道:「我沒有騙你, 藍也白以懷疑的語氣道••「哦……」 聽我娘說

羽七殺只是入門工夫?」 藍也白愕然道。「姑娘說在下所習飛

經我娘考查認可才能傳授。」 門工夫而已,要學得該項曠代奇學,必須 邊,爹要于叔叔代覓傳人,也不過先學入 秘笈正册交我娘保管、副册就放在他的身 蕭紅姑道。「不錯,我爹將飛羽七殺

的曲折 入門工夫而已。 藍也白道• 想不到其中還有這麼多 ,那麼殺手世家那般人所習,只是

夫曠絕古今,縱然是入門工夫,也足以叱 蕭紅姑道。「不錯,不過飛羽七殺工

處? 蕭紅姑道。「就在黃梅縣,咱們明天

就可以趕到了。

了房京娘。 往黃梅,次日傍晚,在一座尼庵之內見到 藍也白無可奈何,只得跟着蕭紅姑趕

「晚輩藍也白參見前輩。」

長談。」 辛苦了 ,今晚好好的歇歇,咱們明天再做

了。 微微一笑道··「小姐!外面已經擺好飯菜 房京娘左右雙婢之一的凌姑向蕭紅姑

吧。 ,娘,咱們一起吃

吧。 房京娘搖手道:「我吃過了,你們去

房。 藍也白獨自一間,蕭紅姑與諸葛婷同住一 姑再帶他們在尼庵一側的茅屋之中歇息

先夫的名下?」 工夫,可見與本門有緣,你願不願意拜在 「少俠能够於無意中習得飛羽七殺的入門

藍也白道· 「晚輩願意。

的牌位。 凌姑應了一 聲,立即準備殺手世家先

二脈,突破生死玄關,然後傳以飛羽絕學她費了兩日時間,爲藍也白打通任督 ,爲藍也白打通任督

「少俠不必多禮,你們連日跋涉必然

蕭紅姑道。「好的

房京娘道。「好,凌姑,快準備老爺

房京娘代夫傳藝,使飛羽絕學後繼有人。 門主蕭百煉的牌位,舉行拜師之禮,然後

啓關,蕭紅姑,諸葛婷,左右雙婢,冰冰 當大功告成之際,房京娘親爲藍也白

不住流了下來。

冰冰在外間告候他們,吃過晚餐,凌

翌晨早餐之後,房京娘對藍也白道:

藍也白道。「原來如此,令堂現在何

要他閉關百日,以完成此項曠代絕藝。

等人都在門外迎候。 藍也白跨出房門,首先向房京娘拜倒

道殺手世家終於獲得一個承先啓後,光大 楣的傳人,在欣喜之下,她的眼淚終於 去,道:「弟子拜謝師娘成全。」 房京娘見他神瑩內蘊,英華逼人, 知

師父的在天之靈……」 「弟子將竭盡所能,决不敢辜負恩師 「起來吧,孩子,但願你不要辜負你

及師娘的教誨。」

「好,好……」

左一右將他扶了起來。 蕭紅姑諸葛婷也熱淚盈眶,奔上前去 「恭喜你啦,師哥。」

前一拜。」 「好的 「謝謝兩位師妹,走,陪我到師父靈

拜靈之後,冰冰前來招呼道:「公子

瞧你瘦多了,小婢替你準備了吃的,快 蕭紅姑娘哈哈一笑道··「好一個多情

的丫頭,妳只請公子麼? 冰冰面色一紅道。「小婢失禮,大小

姐二小姐請。 藍也白的確有些餓了,由兩位師妹陪

着飽餐了一頓,飯後冰冰送上香茗,他們

對今後再入江湖,作了一番計劃。 蕭紅姑道。「師哥,你是否即日前往

認爲怎樣?」 藍也白道。 「小兄想明天上路,師妹

蕭紅姑道•「咱們自然跟你走了

在此地,由你全權指揮。」要我告訴你,咱們的紅巾殺手已全部集中

承担得起?」 藍也白一怔道••「這個……小兄怎麼

師復仇,光大門楣,你有不可旁貸的職資 ,怎能說你承担不起?」 ,你是咱們一門孤寡之中惟一的男子,爲 蕭紅娘道:「師哥,你這話就說錯了

,不過小兄之意……」 藍也白啊了一聲道。「師妹責備的是

主人,及忠義堂的堂主了,本門除了娘及 麻姑凌姑,我姊妹也得聽從你的命令。」 不好意思指揮她們,其實你不必顧慮這些 ,老實告訴你吧,今後你就是殺手世家的 蕭紅姑嫣然一笑道。「我明白,你是

師哥,明天你想帶多少人去?吩咐一下咱 師妹如此一說,小兄只得當仁不讓了。」 諸葛婷道·「本來就是這樣的,哦, 藍也白錯愕半晌,終於慨然道。一經

們也好有個準備。」 藍也白道。「保定是保皇帮的總壇所

在 是一個影潭虎穴,而且他們跟官府早有勾 方,人去多了反而不宜 入境,必難逃過他們的耳目,所以此等地 ,眼綫自然十分之多,只要有一個生人 該帮網羅天下黑白兩道的高手,當得 °

諸葛婷道。 「你該不是想你一個人去

諸葛婷櫻唇一噘道:•「你想的倒美 「小兄正是此意。

撇下 ,想想看 想想看,咱們姊妹能安心讓你一個人蕭紅姑道。「師哥:這就是你的不是咱們好自由自在的,哼,休想!」

M66

呢? 藍也白沉吟半晌,道•「依師妹之意

這是一件大事,咱們决不能掉以輕心。」 定城,易星星率領紅巾殺手在城外接應, 藍也白苦澀的一笑道:「看來我只好 蕭紅姑道:「咱們三人帶着冰冰進保

星 提出意見,如果同意你就發號司令吧。」 ,咱們於明日辰初出發。」 蕭紅姑道。「不,咱們姊妹只是向你 藍也白道:「那就請師妹去告訴易星

重大,待小兄先禀明師娘再說。」 藍也白道。「慢點,師妹,此事關係 蕭紅姑道·「好的,我這就去。」

凌姑走了。」 蕭紅姑道。 藍也白啊了一聲道:「她老人家去了 「不必,娘已經帶着麻姑

保定,咱們倒是遲誤不得。」 諸葛婷道:「說不定她老人家也去了 蕭紅姑道: 「不知道,娘沒有說。」 何處?」

,妳收拾下一行囊,我去知會易星星一 蕭紅姑道:「咱們明早上道不會誤事

己也扮成一個年老的僕婦。 將他們扮成三十出頭的中年遊客,她自 翌晨,冰冰替藍也白的師兄妹易了容 諸葛婷道: 「好的。」

南省境的信陽奔去。 這天傍晚他們到達廣水,冰冰瞧了一

下天色,道。「公子,除了此地只有幾十 他們向西北走,經廣濟,添水,向河

在這兒了。」

里外的武勝關才有宿處,今晚咱們只好歇

,咱們去瞧瞧。」 藍也白道。「好吧,前面有一家客棧

老字號。 ,招待好,在廣水鎭上,確是首屈一指的 這家客棧名叫「李家老棧」、房間多

的生意眞還不錯。 食,寬大的食堂已有不少客人,李家老棧 藍也白等先訂好房間,再到食堂中進

以及「金劍」兩個紅字 的,這倒引起了蕭紅姑諸葛婷的注意。 不過他們的鏢旗上綉的是一柄金劍 相隣不遠的三張食桌,坐的都是保鏢

蕭紅姑姊妹必然放他們不過。 還好,這批人不是保皇鏢局的,否則 冰冰却向

旬 諸葛婷悄悄的道:•「二小姐,那個年約六 ,身着灰衣的鏢師妳可相識?」 諸葛婷道。「沒有見過。」 她們不再理會那些保鏢的

本來面目相見,二小姐多半能够認識。」 諸葛婷道:「哦,妳可認出他是誰來 冰冰道:「他是改扮過的,如果他以

了? 冰冰道。「他可能就是丐帮三老之

身材的確有些相似,但面貌决不相同,妳 只怕弄錯了。」 的一片雲樂山 諸葛婷啊了一聲道。「會是他?嗯

問看。 爲找不到丐帮門下不安麼?何不向他試試 冰冰微微一笑道:「二小姐不是天天

諸葛婷道··「無端找人尋釁,可不是

冰冰道:「這有什麼要緊,弄錯了頂鬧着玩的!」 多道歉了事。

如若渴穿真相,說不定會壞了他的大事,山所改扮,必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咱們 如若揭穿真相,說不定會壞了他的大事 身份何等崇高,如果他當眞是一片雲樂 藍也白道。「使不得 ,丐帮三大長老

諸葛婷道• 一屋有什麼?

何不冷眼旁觀,先瞧瞧再說。」 看鏢局的人,可能在打什麼鬼主意,咱們 頭賊腦的多半不是好人,他們時時斜着眼 藍也白道:「那邊兩個短衣漢子

天財會有事,咱們不必操之過急。 此地,必然要在明天過武勝關,說不定明 蕭紅姑道:「有道理,鏢隊今晚歇在 諸葛婷點頭,沒有再說什麼,晚餐

之後他們歐分別回房歇息 他們要的是兩個客房,藍也白獨佔一

問,蕭紅姑諸葛婷及冰冰共佔一問 客房相 隣,聲息可通,藍也白輾轉反

側的聲音,她們也聽得十分明白。 蕭紅姑忽然對諸葛婷道:「師妹,

看師哥這幾天的神情有些小 蕭紅姑道。 諸葛婷吁了一聲道·「是的。

快給我從實招來。」 「妳必然知道其中的秘密

諸葛婷道·「這個·····

蕭紅姑道。「怎麼,還將我當作外人

敢將妳當作外人,只不過…… 諸葛婷道。「師姊不要誤會,小妹怎 蕭紅姑道: 「不過怎樣?快說嘛

答我一個問題。 蕭紅姑道: 諸葛婷道·「要我說可以,妳先要回 「好,什麼問題?」

由吶吶道•「這個⋯…」 忠義堂都交給師哥主持,並要咱們聽他的 蕭紅姑估不到諸葛婷會有此一問,不 諸葛婷道。「師父準備將殺手世家及 ,那麼師父是不是要將妳嫁給他c·」

蕭紅姑略作沉吟道。 諸葛婷哼了一聲道:「怎麼,不肯回 一妳不要使习

娘沒有明說,叫我如何回答?」 諸葛婷道··「那妳呢?有沒有嫁給他

的打算? 諸葛婷道.. 蕭紅姑道。 「又是不便回答?」 一這個……」

蕭紅姑道。

爲他巳舊疾復發,妳必須明白回答,我才 能有所决定。」 **情勝同胞,我的心意妳應該明瞭。**」 諸葛婷道。 「師姊,我不是逼妳,因 「不要逼我,師妹,咱們

舊疾復發?他有什麼病

告訴妳。 蕭紅姑遲疑半 諸葛婷道. 妳必須表明態度我才能

諮葛婷道: 好 ,妳快過去 一,他正儒

,終於輕輕道:

?妳爲什麼不過去? 要妳。 蕭紅姑面色一紅道。 「妳胡說些什麼

他的確需要咱們。」 諸葛婷幽幽一嘆道··「我沒有胡說

根帶脖子也是一片嬌紅。投着她將在程家堡中人晤算,以及在

嚴重的 焼心 最後諸葛婷一吁道·「師姊,他邪火 ,咱們如果不替他解决,可能會發生 後果!

蕭紅姑道:「妳過去吧,我……我

他, 蕭紅姑道:「那……妳先過去,我待 此種事是不可避免的,何况……」 諸葛婷道:「師姊,妳既然願意嫁給

何再來。! 諸葛婷道:一好吧。」

們早走了半個時辰,他們不敢就擱,快馬 解决,而且左擁右抱,宣盡了齊人之福。 也拉了過去,現在藍也白不只是問題獲得 翌晨他們由廣水出發,金劍鏢局比他 諸葛婷過去了,最後她還是將蕭紅姑

來。 在望,但一片贼殺之聲,却也隨風傳了過 日色只不過剛剛偏西,武勝關己遙遙

加鞭的向武勝關趕去。

上。 , 樂叔叔他們人手不多 諸葛婷道·「師哥 ,咱們得趕緊一點 ,果然被你猜中了

蕭紅姑眉客一皺道:一你們先去,我

. 諸葛婷白了蓝也白一眼,道:· 你可要好好照顧師姊,我先去前面瞧 都是

吻道・「對不起,師妹妳不要緊吧?」 待她與冰冰去遠,藍也白 以歉咎的

己 ,那管別人的死活,哼!」 蕭紅姑撇撇嘴道:「你們男人只顧自

後急馳而去 坐騎揮了一鞭,放開轡頭,向諸葛婷的 她畢竟是豪放的,話音一落,忽然向 身

武勝關屬於桐柏山脈,是豫鄂二省的

,金劍鏢局自然寸步難行 雄關巍峨,上接香漢, 有 人在這兒

道的買賣來了。 他已被保皇帮所網羅,想不到他又幹起黑 名登魔榜 並魔榜,是黑道中拔尖兒的人物,聽說何况刦鏢的首腦是毒蠍子尤剛,此人

落了下風。 鏢的竟有四十幾名之多,在人數上他們已 金劍鏢局的鏢隊,不過十五六人,刦

已。 到,他們只剩下九個人還在苦苦的文撑而到,他們只剩下九個人還在苦苦的文撑而觸,金劍鏢局就已傷亡慘重。待諸葛婷趕候,幾乎全是黑道高手,因而雙方一經接 而且除了毒蝎子尤剛,這四十餘名强

馳一般。 向門場撲了過去,來勢之急宛如電掣星 諸葛婷還在三丈之外,眾已甩鐙飄身

封鏢者早已發現了她們,却木想到她

一起了賬 劍凌空一揮,三名首當其衝的黑道高手就 們敢於伸手管這檔子閒事。 更未想到諸葛婷居然是一位煞星,長

身捌住諸葛婷道•「喂,妳做什麼?咱們 了斷私人過節,妳敢插手管咱們的事? 毒蠍子尤剛大吃一驚,撇下鏢隊, 諸葛婷哼了一聲道・「私人過節? 縱

鏢殺人也算了斷私人過節?」

知放妳一馬,妳如是不知好歹,嘿嘿!」 妳無關總不會錯吧?妳快走,老夫念妳無 諸葛婷道:「你說對了,站奶奶就是 毒蠍子尤剛道:「不管怎樣,此事跟

段懼妳的武功,只是不願多造殺孽而已 到底不可。」 有點不知好歹,此事我旣巳插手,就非管 毒蠍子尤剛面色一變道。 「老夫並非

?說說看。」 妳知道老夫是誰? 諸葛婷道:「閣下是那個山頭的大王

毒蠍子,妳必然有個耳聞吧? 毒嫩子尤剛道: 「江湖朋友稱老夫爲

蠍子 剪徑,莫非你是冒充的?」 的毒蠍子尤剛?這可叫我有點不解了 ·雖然不是什麼好東西,至少不會關路 1蠍子尤剛?這可叫我有點不解了,毒 諸葛婷道:「原來閣下就是名登魔榜

斷私人過節,希望妳不要多管閒事!一 毒蠍子尤剛道:「我說過,咱們是了 諸葛婷冷冷道。「那可不行,路見不

够不管?」
平,拔刀相助,你們依多為勝,我如何能 ,老夫成全妳就是。 毒蠍子尤剛道。「好吧,妳既然找死

地 希望叫她知難而退,以冤結下一個强敵 惹的人物,他原先瞧到諸葛婷功力極高, 既然勸說無效,他就不想讓她活着離開此 此人能够名登魔榜,自然不是一個好

仲得筆直之際,他的五指一迸,掌心之內於是他一拳捣出,狂飆急湧,在手臂 竟然湧出一股暗勁

他會拳中套掌,使出如此怪異的招式。 諸葛婷知道毒蝎子不好惹,却想不到

活。 熟,除了他的獨鬥解藥,是神仙也救她不 股辛辣之味,那是天蠍毒粉,只要沾上一 而且,他掌心湧出的暗勁,還帶着一

是這樣得來的 這是他的成名絕活 ,毒蝎子的大名就

開 ,否則後果就不皆設想了 所幸諸葛婷在他拳風搗來之時就已避

能讓他如願? 中去抓毒粉,諸葛婷瞧出了他的玩藝,怎 毒蠍子一拳無功,他必須再向豹皮囊

像一片漁網,將海繳子裹得風雨不透。 一聲嬌叱,她已連續劈出五劍,劍光

諸葛婷一時之間墨對他無可奈何。 使用天蠍電粉,單憑那重如山嶽的拳風 不過毒蠍子的功力的確驚人,他不必

只要一招揮出,必然有一具屍體倒下去。 沛下可歇慘了,藍也白與蕭紅姑辣手頻施 只是轟蠍子被諸葛婷這一纏門,他的

道高手已無一倖存。 過片刻之間,除了一個毒蠍子,數十名黑北,專門向那些想溜走的賊人下手,只不 ,專門向那些想溜走的賊人下手,只不冰冰與鏢隊剩下的九人,跟着追奔逐

婷久戰毒蠍子不下 **熟了出去** 此時藍也白成爲觀戰者了 ,忽然左臂一 挺, 他見諸葛

嗤的一聲輕响,毒蠍子應指倒了下去

也白雙拳一抱道。「老朽樂山,多謝大侠那名年約六旬,身着灰衣的鏢師向藍 **接救之德,清問大俠的尊號怎樣稱呼?**」 ,搏鬥結束了,武勝關前却已慘不忍覩

M68

我爹呢?」 諸葛婷大喜道: 「你果然是樂叔叔

沒有見過。」 樂山愕然道。「夫人是誰?咱們好像

位莫非……」 咱們跟你一樣,全是易過容的。 諸葛婷道:「樂叔叔,我是諸葛婷听 樂山啊了一聲道: 「妳是婷侄女?這

要躱起來?」 白,你們犧牲了他就該好過了 諸葛婷道。 他就該好過了,為什麼是一他就是被爹出賣的藍也

嚴令本帮任何一個弟子不得屈身事敢,咱 帮主不願為虎作長,才下令解散丐帮,並迫,以致做出對不起藍少俠的勾當,事後 們幾個老不死的只好躱起來了 尚望少俠多多諒解。一 樂山面現愧色道·「當時因爲形勢所 ,事出無奈

前號就不必提了 藍也白淡淡道:「事情已經過去,樂 諸葛婷道·「我爹呢?他躲到那兒去

妳爹帶着妳幾位師兄住在

不惜解散丐帮躱了起來,既然如此,爲什 螺局,因爲局主是妳爹的記名弟子,咱們八同府鄉下,老朽跟妳吳叔叔在大同金劍 得不帮他撑撑場面。」 諸葛婷撇撇嘴道•• 生怕死

麼又要替一個記名弟子去充場面?」 一片雲樂山道·「帮主是爲人情所迫

近視一些小恩小惠,勿怪天下第一大帮會 蕭紅姑道:-一丐帮一帮之主,原來只 落得這般下場,實在令人惋惜! 不得不叫咱們去帮他一手。

> 竟敢侮辱本帮帮主!! が是誰?

妨,怎麼, 諸葛婷冷冷道。 你們能做,還能禁止別 「她是我的師姊蕭紅 人不說

婷侄女,胳膀只有向内彎的 人來了一 諸葛婷道:「天下顯撲不破的只有 一片雲樂山 一怔道:「妳是怎麼啦? ,妳倒帮起外

個理字,咱們以俠義道自居,就不能忽視

這個理字,

侄女帮的是理,並不是在帮外

是惡跡如山,天怒人怨,只要是俠義之士 人。」 閉門自保,此等行為,豈不叫人失望!」 丐帮擁有龐大的人力,竟然悄聲應跡, 莫不痛心疾首,誓與這般惡魔週旋到底 蕭紅姑道。一保皇帮横行江湖,真筒

保皇帮派他來的?」 ,我不知道樂叔叔如何保法?」 樂山道: 、婷侄女是說毒蠍子尤剛是

諸葛婷道:「自保?哼,如非週上前

,咱們可以叫他現身說法。」 冰冰道··一符小姆將他提來。 諸葛婷道·「這很簡單,毒蠍子沒有

田一掌,解開他的穴道。藍也白點出兩指先廢了他的武功, 她抓着毒蠍子的衣領,將他拖了過來 然後

豈不是一件聳人聽聞的天大怪事 對他稍有不敬,現在居然被人廢去武功, 威名之盛,縱然是當今一派掌門,也不敢 戲子尤剛是名登魔榜的絕世處所

,他還有此

魔頭了 「哦,對不起,我忘記你是隨榜中的「小子!你敢廢掉我的武功?」

老夫,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藍也白不信,在場的也沒有一個人相

,一掌向藍也白拍了出去。 但毒蝎子尤剛却舉起掌來, 呼的一聲

等作用,毒嫩子尤剛武功已失,就是讓他 林的一流高手,這一掌也不會對他發生何 一掌拍在身上,想來比抓癢重不了多少 藍也白身負絕代武功,縱然是當代武 因而藍也白毫未在意,也沒有運功成

,他撒的是天蝎毒粉! 但諸葛婷却發出一聲驚呼: 一、快閃開

備及閃避的念頭

白迎面撒出 他撒 的的確是天嶽毒粉, 止向着監也

粉在手中,想找機會討回一點本錢。 的注意,其實他早已暗中抓了一把天戲青 他適才裝瘋賣優,只不過想分散人們

白在千鈞 回做了他一記掌力 可惜他沒有臟過諸葛婷,不只是藍也 一髮之際閃開了,而且諸葛婷墨

学風還將天蠍毒粉原封送 這一掌已經可以奪去他的老命,而且

情粉,閻王殿中屋是要收他這位客人 聲問哼之中他滾倒下去,毒蠍子中了 他沒有閃避的能力,只能照單全收,

也白向那張被毒粉侵蝕後的醜惡而

頻瞥了一眼,扭頭對諸葛婷道:「謝謝妳 ,妹子,差一點我就中了他的計算了!」 諸葛婷道··「人心是如此險惡,今後

你可不能這麼大意! 不會再這麼大意的。」 藍也白道。「上一次當學一次乖,我

叔叔一個證明的,現在…… 諸葛婷道·「咱們原是要毒蠍子給樂

力。」 舊部,重振旗鼓,爲江湖同道上盡一點心 達開封後,當立即趕回大同,勸妳爹召集 達開封後,當立即趕回大同,勸妳爹召集 片雲樂山道: 「不必要他證明,我

叔叔可有什麼打算?」 開封路程不近,途中難免不發生意外,樂 諸葛婷道:「多謝樂叔叔,不過此去

什麼打算,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一片雪樂山吁了一聲道:「我還能看

走一趟開封吧。」 天,咱們反正是順 咱們反正是順路,乾脆財跟着樂前輩 藍也白道。「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

涉險,叫老朽怎能心安!」 一片雲樂山道:「爲老朽的事讓各位

屍體清理一下,以免惹來更多的麻煩。」 前輩不必顧慮這些,現在咱們最好將場中 蕭紅姑道:「咱們天天都在涉險,樂 一片雲樂山道··「蕭姑娘說的是,咱

們動手吧 然後押着鏢車,翻越武勝關,逕向信陽 他們一起動手,將那些屍體埋了起來

意外,這天到達了許旨,麻煩就找上門來 由信陽一路北上,倒也沒有發生什麼

> 經鄢陵,尉氏,就是開封了 許昌在河南中部, 由此地往東北走

漠忽然向鏢隊走了 鏢隊剛剛落了店,三名身着公服的大

一人向一片雲樂山道:

一片雲樂山答道:「嗯!不錯,閣下

你們的嫖隊由誰負責?」 那人道:「兄弟張虎,是本縣的捕頭

武勝關前搶封殺人,在下奉縣太爺之命, 鏢局的鏢頭,不知張大人有何見教?」 張虎道:「有人告到本縣,說你們在 一片雲樂山道·「老朽樂山,是金劍

請你們到縣衙門問話。」 一片雲樂山愕然道•「會有這種事?

原告是誰?」 知道的。」 張虎道: 「不必多問,到縣衙你就會

去。 張虎道:「你一個人去?那不成,搶 樂山略作沉吟道。「好好,老朽跟你

能少。」 **刦殺人的不只你一個,你的同伴一個都不** 樂山面色一變道。 「閣下這是强人所

難了,咱們都跟你去,鏢貨交給誰? 不着你們保管。」 張虎雙眼一翻道:「鏢貨就是脏物,

它不下 ·咱們的鏢?嘿嘿,只怕你喉嚨太小 樂山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你想吞 , 吞

張虎冷冷道·「顽相一點,姓樂的

們替你準備了十桿火槍,如敢反抗 立立

只怕也沒有這份胆量! ,不要說你張大人了,縱然是你們縣太爺「張大人,我說你吞不下這批鏢貨是實話 樂山心頭一震,但仍神色從容的道: 張虎道:「哦,說明白點。」

知府大人是誰?」 張虎道:「不知道。」 樂山産••「張大人可知道山西大同府

要將它當作脏物沒收麼?」 是裘大人爲七王爺祝壽的禮品,張大人還 七王爺的長公子,咱們保的一批古玩,正 樂山道:「大同知府裘司民,是開封 張虎一呆道:「此話當眞?」

你就將鏢貨當作脏物沒收就是。」 張虎微微一笑道··「樂大俠名滿江湖 一片雲樂山道:「張大人如是不信

會二字來結束這一鬧劇 起鏢貨的貨主,馬上換了一副笑臉,以誤 見風轉舵的能耐也高人一等,他知道惹不 六扇門中的人,不只是會作威作福

會,在下不打擾你了。

,你的話應該相信得過,也許這是一場誤

好一 個勢利小 瞅着張虎的背影搖頭一嗅道。

最後一 發生什麼問題了,不過晚輩有幾句話不知 人烟稠密的官道,以後的這段路大概不會 道該不該說。」 樂前輩不必放在心上,我想張虎可能是 藍也白微微一笑道: 「這種人多得很 個找確的,因爲由此地到開封都是

樂山道。「不要緊,少俠請說。」

皇帮之前金劍鏢局最好暫時別接生意。 局與他們爭利?晚輩之意,在沒有撲滅保 侧豈容他人憨睡,他們怎能容許其他的鏢 鏢局是他們用以歛財的工具,所謂臥榻之 樂山道:「少俠說的是,老朽返回大 藍也白道:「保皇帮橫行江湖,保皇

同之後,當向局主進言。」 諸葛婷道··「樂叔叔不是要勸我爹重

師?二 力贊助,鏢師自然不會再幹了,妳們都餓 振丐帮,東山再起的麼,難道你還要幹鏢 樂山道:「妳爹重振丐帮 ,叔叔要全

們一路來到開封,果然沒有半點麻煩。 了吧,伙記,快給咱們弄點吃的。 當鏢貨交割之後,樂山對諸葛婷道。 這場意外的糾紛總算過去了,此後他

無事一身輕,本來應該助你們一臂之力的「賢侄女,多謝你們一路相助,叔叔現在 諸葛婷道·「我知道,鏢局損失很重

爹重振丐帮也刻不容緩,所以叔叔就不必 跟咱客套了。」 叔叔應該向局主有一個交代,再說勸我

聽的話,想提供賢侄女參攷。」 樂山道:「不過叔叔還有幾句不太中

諸葛婷道· 「叔叔請說。

依叔叔之見,不如咱們一道去見妳爹, 虎穴,你們人數太少,勝算的機會不多, 集黑白兩道的精英,當眞算得是一個龍潭 當今武林之中很難找到對手,不過保皇帮 樂山道··「我知道你們功力極高,在

諸葛婷道·「不,咱們另有安排,叔

你們了。」 樂山道:「既然如此,叔叔就不再勸

一次連絡,然後由開封北上,逕向保定奔 送走樂山之後,他們跟紅巾殺手作了

城投宿的 不過剛剛偏西,他們原想打一個尖趕到縣 這天到達沙河縣境的裕連鎭,日色只

但才只到達到鎭口,就被人欄住去路

馮映碧等 以及華山派的三大弟子席彩雲,徐小樹,,由馬新豪改扮的藍也白,閻王爪祁虎,此高兩個名登魔榜的人物,還有東方雲英 這般人除了四限蟾蜍秦虎,三寸丁比

,但仍作不解的道:「各位,借個光。」 藍也白瞧到這一陣仗,知道决難善了

逃老夫的法眼。」 三寸丁比比高哈哈一阵狂笑道••一借 小子,你裝得到很像,可惜仍然難

,在下一句也聽不懂。」 藍也白道:「你在說些什麼?小哥兒

三寸丁比比高看來只有八九歲兒童那 藍也白叫他小哥兒並沒有錯。

但三寸丁却以爲大忌,如若有人叫他

小哥兒,他决不會叫那人再活下去。 因而他二話不說,口中一聲大吼,抖

大俠,待咱們問清楚了還怕他飛上天去不 四眼蟾蜍却伸手一攔道:「別忙,比 手就符一掌拍出。

然後目光一轉,瞅着藍也白道。 「朋

不是你們幹的?」不必裝瘋賣傻,好漢作事好漢當,說,是 那是官道,怎能掩盡別人的耳目?朋友, 將屍體一起埋葬就以爲無人知道了?可惜 一隻螞蟻都不敢踩,怎麼敢殺毒蝎子!」 四眼蟾蜍冷哼一聲道:「你們殺了 藍也白道:「閣下說笑話了,在下連

非你們跟强盗是一夥的?」 不平帮鏢局殺强盗,如此而已,怎麼,真 不有什麼要緊,强盜刦鏢殺人,咱們路見 藍也白知道必然有人瞧到,不承認也

並非刦鏢,殺人償命,這件事咱們待會慢 四眼蟾蜍道: 「他們是了斷私人過節

你是由靚妝堂逃出來的。」 東方雲瑛道:「不必有人瞧見, 藍也白道:「哦,這也有人瞧見?」 東方雲瑛道••「還有一件事八成也是 搗毀靚妝堂的也是你們? 因爲

从不會叫你逃出谷去。」 你就是藍也白,當時我如非有事外出 東方雲瑛道。「有,我聽出你的口音

藍也白道•,「有根據?」

賍嫁禍,只好由你們了,要怎樣了斷划下 四眼蟾蜍道··「公孫琪兒是我的妻子 藍也白長長一吁道·「你們一定要栽

殺她的是那一位?」 諸葛婷道: 四眼蟾蜍道:一妳是誰?」 諸葛婷道·「是我。」 「我麼,是藍也白的妻子

> 呀, 公孫琪兒辦去我的丈夫,這可不能怪我

招 語音市落,右臂急振,一片鳥光帶着

四眼蟾蜍道:「很好,血債血還,接

風雷之聲,向諸葛婷當頭壓來 四眼蟾蜍不愧爲魔榜中的人物,招帶

風雷,勁風壓體,功力火候的確不多見 讓了過去。 知毁過多少露臉的人物,仍被諸葛婷輕輕 雖是一個蓋世魔頭,掌中一條毒龍鞭也不 只是諸葛婷身負兩家之長,四眼蟾蜍

决不是三招兩式就可解决的,他們除了鬥 一刀反擊,較四眼蟾蜍還要凌厲三分。 自然,兩名絕頂高手,要分出勝負, 跟着長刀急揮,氣動山河,諸葛婷這

刀,墨要在鬥智上分個高下。

狠鬥起來 與蕭紅姑展開了惡鬥,華山三徒圍着冰冰 冰冰這一路之上,經過蕭紅姑與諸葛 此時比比高找上了藍也白,東方雲瑛

吳下阿蒙了,現在力鬥華山三徒,竟然還婷的傳授,她再不斷的苦練,已非昔日的 馬新豪祁虎投了上去 就被蕭紅姑迫得手忙脚亂,在 最不利的是東方雲英,她幾乎一上來 ,總算勉强穩住了 一旁觀戰的

着响了起來。 就在此時 ,人們果然呆了一呆 ,忽然傳出一記扣人心弦的 ,另一聲慘呼接

結穴上插了一枝鳳眼神釵 第一聲是發自四眼蟾蜍, **影**,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形 不 可 の 吸

> 最倒霉的是三寸丁比比高,與藍也白諸葛婷,鬥智的結果他就送掉一條老命。 相鬥他已經處於劣勢,及四眼蟾蜍遭到報

他劈作兩半。 這兩名魔頭一死,東方雲瑛更是慌了

應,他只是呆了一呆,竟被藍也白一刀將

嘷又在空際蕩漾起來。 手脚,蕭紅姑趁機連使三記絕招,三聲慘

探聽一下保皇帮的內幕。 現在除了華山三徒,敵人沒有留下一 藍也白不想再殺了,因爲他還想

• 「放下兵刄吧,三位,如果要在下動手 ,妳們必然不會好過。」 於是他向還在作困獸之鬥華山三徒道

取其辱?」 不堪一擊,她們再要反抗下去,豈不是自 他說的是實話,連名登魔榜的人物都

要打了,師姊,咱們認栽。 徐小榭首先丢掉手中的長劍道。

態之間,顯得十分强硬 席彩雲與馮映碧只好放下兵刄,但

還不服? 蕭紅姑撇撇嘴道:「席彩雲,莫非妳

不見得就會輸給妳們。」 是因為投錯了師父,如若咱們遇到名師 席彩雲冷冷道。 咱們姊妹技不如

今天不算,我等妳五年,讓妳去投名師 蕭紅姑哈哈一笑道。 「有道理

够練到四限蟾蜍那般身手至能怎樣?蕭女 們再一决雌雄,妳看可好?」 徐小榭道:「算了,師姊,妳縱然能

体,咱們認栽,要殺要剛妳動手就是。」 蕭紅姑道: 「妳錯了 ,要殺妳們何須

M70

徐小榭道: 那……妳想怎樣?

份菜譽,怎能投靠保皇帮,爲虎作倀,今正派,各位應該愛惜羽毛,爲節門爭取一 後華山列爲黑道,各位豈不成爲師門的罪 蕭紅姑道:「華山是當代武林的名門

蕭紅姑冷笑道。一怎麼,莫非我說錯 徐小樹忽然大喝一聲道。一住口!」

沒有說錯,是咱們錯了。」 蕭紅姑道:「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徐小樹淚萊眉睫,幽幽一嘆道。「妳

們挽回華山的聲譽。」 席彩雲搖搖頭道:一不,不!咱們不

各位如果願意跟咱們合作,咱們負責帮妳

蕭紅姑道:

爲什麼?」

做。」 合作就是不義,不忠不義之事,咱們不能 席彩雲道:「背師就是不忠,跟你們

道理淺顯得很,難道妳還想不明白?」 山的兇手,妳們就是毀掉師門的帮兇,這 帶進狹仄的範圍去了,如果令師是毀掉華 席彩雲道:「多謝指教,但是人各有 諸葛婷哼了一聲道·「妳將忠義二字

志。」 師哥,你看——……」 諮葛婷呆了一呆,瞧着監也白道··

監也自道: 「道不同不相爲謀,不必

藍也白道:「叫她們走吧。」

諸葛婷道:「師哥,你不問她們什麼

是最後一次見面。 諸葛婷道:一各位請吧,希望咱們這

逕與馮唊碧狂馳而去。 席彩雲向諸葛婷瞥了一眼,一言未發

我似的 低着頭瞧着脚尖,像是心事重重,渾然忘 人不解的是徐小樹,她沒有走,却

算澳?」 光照向蕭紅姑道。「蕭姑娘,她說話是否 良久,她抬起頭來了 ,兩艘進然的

蕭紅姑道:「當然算數,只要妳誠心

的聲譽。 跟咱們合作,咱們就全力帮助妳恢復華

要小妹怎樣?請說。」 徐小樹道:「好,咱們一言為定,妳

吧? 皇帮內部的組織而已,這不會有什麼困難 蕭紅姑道·「其實咱們只是想知道保

證眞實。」 無不盡,只不過小妹所知道的,却不敢保 徐小榭道:「小妹願意知無不言,言

蕭紅姑道。

徐少榭道: 「此地不宜久留,咱們換 一這話怎麼說?

個地方再談吧!」 他們向西走,進入太行山區,這是避 蕭紅姑道。「好的!」

 記異? 乾糧之後,徐小樹說出她知道的一切。 **死適才殺人太多,怕惹來官府的追究。** 當晚他們歇在一間山神廟內,在吃過 「蕭姑娘是對小妹不敢保證眞實有點

「是的,我的確不太明白?」

保證那一個才是真正的帮主麼?」 個,明天是那個,後天又換了一個,妳敢 如果妳見到的保皇都主、今天是這

個是藍天大俠,但咱們却不敢斷言藍天大 保皇帮主是藍天大俠,莫非傳言有誤?」 徐小榭道:「那三個之中,的確有

向三抱。」 徐小榭道: 蕭紅姑道: 「青城掌門尤三相,黑帶 一還有兩人是誰?

如當日可能只見到一次保皇帮主,她所見 到的正是藍天大俠。 只是聽琪兒小姐所說,不過小婢想琪兒小 蕭紅姑點點頭道。「這的確是一個合 冰冰道:「小婢沒有見過保皇帮主,

理的解釋,徐姑娘,妳還知道些什麼?」 徐小樹道:「墨有……咳,這叫我怎

的說。一

只怕想不到吧?」

晚節不保。」 有想到,令師一向潔身自愛,想不到竟然 蕭紅姑啊了一聲道…「咱們的確是沒

妳有沒有問過令師?」 夫人,她一定知道誰才是真正的帮主了

蕭紅姑愕然道:「會有這等事?聽說

俠就是帮主。」

蕭紅姑回顧冰冰道:「妳怎麽說?」

蕭紅姑道。一不要顧慮什麼,妳慢慢

徐小榭道。 「家師是帮主夫人,各位

諸葛婷道:「徐姑娘,令師既是帮主

但始終不敢開口·「所以還是一個不解 徐小榭面色一杠道。「小妹曾經想問

> 有一些什麼人物? 蕭紅姑道:「徐姑娘,那保皇都裏空

單勢孤,只怕鬥他們不過 歡 人無一不是當代名噪一時的高手,各位人 令東方英武父子,以及太原四霸等,這般 鐵掌吳義,毒龍于明,千手佛華陘,追魂 有殺手世家的門主杜祭,門主夫人毒花言 笑卜仁,這兩位是名登魔榜中的人物,還 帮北壇壇主申七,該帮十三高手之中的 徐小榭道:「翻天印官大局,五步 紅袍殺手路陽,官琢,滑梨洲,黑

咱們自有分寸。 蕭紅姑遊。「這個徐姑娘不必担 L

如果別無他事小妹就此告辭。」 徐小樹道:「小妹想回華山去,姑娘 諸葛婷道. 一徐姑娘想如何打算了

着回來,一定到華山去瞧你。」 徐小樹道。「多謝,唉,只怪小妹功 諸葛婷道。「好吧,咱們如若還能活

之一,贵派只是內功將爲較差,無法發揮 華山金龍劍法,也是當代高深的獨門劍法 實在慚愧得很。一 力不濟,不能爲江湖道義多盡一點心力 諸葛婷道:「徐姑娘不必灰心,其實

劍招的威力罷了,姑娘不妨在內功上多加

個多麼漫長的歲月啊!」 十年以上的苦練,人生如何?五十年是一 本門內功修練到能與劍招配合,至少要五 一語道出本門武功的詬病所在,只是要將 徐小椒道:「諸葛婷姊姊朱然高明,

增强內功的速成心法,不知徐姑娘願 監也白道·「在下倒有一 項立竿見影

內功配合運用,可能對貴門有些帮助。」 獲得殺手世家的一項絕學,姑娘若與貴門 如有寸進,不會忘記藍大俠成全的思德 徐小榭道。「多謝藍大俠,華山一門 諸葛婷道。 「不錯,我師哥於無意中

藍也白道。「徐姑娘勿須客套,請注

有耳,不能不 學得的內功心法傳給了徐小樹,他所以如 ,並不是顧慮在場的聽到,怕的是隔牆 於是他以傳音之術將他由飛羽秘笈中 小心一二。

他們向東北趕往臨城。 翌曼他們分道揚鏢,徐小樹向西走

白蕭紅姑扮為兩個遊學士子,諸葛婷冰冰 在動身之前他們再度改了裝扮,藍也

厂不相識。 扮成一對伶俐的書童。 ,蕭紅姑帶着冰冰,他們各走各的,好像 他們是分開來的,藍也白帶着諸葛婷

直到達保定,再也沒有發生意外。 這一改扮果然掩去了他們的行跡

是因爲行動要方便一些。 長昇客棧歇了下來,他們所以住在城外 業者幾乎佔了半數,藍也白等一行在一家 南門護城河外商店林立,旅館及飲食

張便箋交給他道··「師哥,你瞧。」 當晚紅蕭姑來到藍也白的房裏,將一

横匾,寫着保皇忠義堂五個擘窠大字,左 • 一保皇帮總壇在東大街,門前掛着一塊 旁是保皇都鏢局,仍在營業之中。一 藍也白展開便箋,只見上面這樣寫着

M72

問 ,是因爲她們雙方都化了裝。 藍也白一怔道。「紅巾殺手交給我的。」藍也白道。「紅巾殺手交給我的。」藍也白道。「那兒來的?」 他自然知道紅巾殺手,他所以有此一

被應出,這豈不太過危險! 蕭紅姑微微一笑道·「咱們紅巾殺手

在熈往攘來的人羣之中,如是一眼財

ill 情你們手上戴的那個戒子,就是你們的暗 如果留點心,也可以一眼瞧出。 ,無論如何改扮,都有一個特別暗記,你 藍也白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想到保皇帮去瞧瞧?」 蕭紅姑道:「你說對了 藍也白略作沉吟道:「妹子 ,今晚我

諸葛婷道。 蕭紅姑道:「好,我跟你去? 「我也要去。」

是我一個人去比較好一點。」 了暴露行跡的機會也相對的加多,所以最 是去探查一下,不想打草驚蛇,人去多 監也白道· 不,妳們都不要去,我

再來支援,否則就不必現身了。 勢單力孤,遇到幾名魔頭圍攻怎麼辦?」 縱然遇到危險,還不致不能應付, 皇都總壇附近,如果聽到打鬥之聲,妳們藍也白道:「這樣吧,妳們隱代在保 人去孤身探險, 諸葛婷道:「不錯,咱們三人合力, 蕭紅姑道: 「保皇帮高手如雲,你一 咱們實在放心不下。」 你一人

聲 ,然後越窻而出,他們沿河馳到東門, 待二更過後,蕭紅姑向冰冰交待了一 蕭紅姑道。「好吧。

只知道它在東大街而已。 他們不到,問題是他們沒有到過保皇帮 兩丈多一點的護城河及城牆,自然難才停下來作最後的商計。」

將不會有太多的困難。 **着一塊「保皇忠義堂」的招牌** 東大街必然在東門附近,而且它還掛 ,要找到它

以在行動上要特別小心。 皇帮的總壇所在,也許會有伏椿暗卡,所 只不過城上有巡卒,而且此地既是保

都要小心謹慎,但蕭紅姑却櫻唇一噘道: 「我應該去的,你却不准?」 藍也白屬附她們不可輕舉妄動,一 切

姓杜的,我殺妳殺還不是一樣麼了」 人,其實妳爹是我的岳父,如果能够殺了 藍也白道:「我知道妳要找殺父的仇

蕭紅姑凄然一笑道。

「好啦,我聽你

安,所以有一件事我想告訴你。」 的就是,不過你夜探虎穴,我感到十分不 蕭紅姑面色一紅道。 藍也白道: ,所以你要特別保重。」 「什麼事,很重要麼?」 我跟婷妹子都

要做爹了,多謝妳們。 姊妹花緊緊的摟了過來,道:「這麼說我 藍也白啊了一聲,雙臂一張,將這對

,時時都要爲妻兒着想,所以師姐要你保 諸葛婷幽幽道:「做爹的人有了責任

走吧! 有見到我的實貝兒子自然要保重了, 藍也白哈哈一笑道。「我知道,還沒 咱們

入。 他們像三隻飛鳥似的 ,悄悄的越城而

在東大街上,他們找到了「保皇忠義

保皇帮門,四週 堂 ,由外表瞧看,可能是一個閥閥之家。保皇帮的對街,是一幢氣派雄偉的建 四週靜悄悄的,這個攪起滿天風雲的 兩盞暗黃的紗燈,照着緊閉的黑漆大 ,似乎瞧不出有什麼特殊的戒備

面之上,然後彈身一躍,飛上保皇帮的櫓藍也白叫蕭紅姑諸葛婷藏身對街的屋 築

頭 ,當眞是輕如落葉,微塵不驚。 他仔細觀察一會,確定屋面沒有伏樁

七進,兩旁還有別院,真簡是重樓畫字 看 這才提足了全身功力 這是一幢十分巨大的房屋,前後共有 ,戒備着向前面查

屋內,不啻滄梅一粟,要想找到什麼實在 大厦千間。 在如此龐大的宅第之中 ,一個人投身

不易。

藍也白是想尋找什麼?

要會他一會。 天大俠是眞是假,父子連心,無論怎樣也 他自然是想找他的爹了 ,不管那位監

的房屋,叫他從那裏找起? 只不過他的眉頭却皺了起來,如此多

却必須一試,因此他鼓起勇氣,小心的向 這的確是一項不易解决的困難,但他

前摸索 翻越一道屋脊,發現一個天井,下面

一片漆黑,瞧不到半點燈光。

奴役江湖的保皇帮總壇,怎麼會沒有絲毫 **瞧到這般狀况,他倒有點懷疑起來**



(續完)

文圖 FI

子的踪影,連小黑子也不知去向,使萬妙夫人等焦急萬分…… 以身代死」,所以連夜拜別寒梅仙子,帶了李大叔夫婦趕回約定地巛,可是却不見吳萊 經」。而萬妙夫人則因想起吳萊子臨別的種種反常言行,一時心中起疑,深怕吳萊子 兩個小兒女送到寒梅谷,托寒梅仙子照顧,他自己則閉門研習誼父贈給他的「武林三字 文提要 ,命卜勁藩與兒女離開暫避對頭人。萬妙夫人帶着卜勁藩一同把 前文書至吳萊子把卜勁藩的兒女救回來,並收了卜勁藩做誼子

揮劍殲損友

來?」 廖?你其他的人呢?爲什麼不多帶幾個人 你也不想想,憑他能鬥得過那老混蛋 李大嬸一笑道:「可是這次你却失算

不成了帮倒忙。」 頭帶出來,又怎能滿得過人家的耳目,那 李大叔道:「廢話少說,咱們現在怎 萬妙夫人道··「我要把那些煩人的丫

混蛋滿口胡言,時間地點都有問題。」 **檬辦**?如果老宍猜得不錯的話,只怕那老 萬妙夫人道:「唯一的辦法只有搜,

寒梅谷的訊號,老婆子,咱們走!」 我想總不出這附近方圓百里之地。」 李大叔道。「好!我們就搜,連絡用

他們說走就走,話聲落時,同時人影

不拖泥帶水,最是乾脆俐落。 李大叔就是這樣的人,做起事來 ,從

把他看錯了… 的罵了一聲,道:「小黑子這小子,我真 萬妙夫人心裏真恨死了小黑子,悻悻

夫人,您沒看錯小黑子 ,小黑子可

給老爺子整慘了!」小黑子一個猛勁的衝

同滅此朝食

快說,老爺如何整的來着?」 心氣一消,道:「你早回來一步就好了 且一臉憔悴之色,他小小年紀受此折磨 萬妙夫人只見小黑子更黑更瘦了,而

他一去後,就沒了影子,小黑予又不敢走家說好替小黑子送吃的喝的來的,誰知道 ,並且規定小黑子不准離開半步,他老人您很快財會回來,要小黑子守在這裏等住 少話要說 只有摘些山果充飢,附近的都採遍了…… 。」一口氣說了大半天,不知道他還有多 ,又沒有吃的,可把小黑子苦慘了,每天 小黑子苦着臉道。「老爺子說,夫人

卜勁藩傳你幾招絕學,好不好。」 · 我知道你受苦了,這次事完之後,我要 萬妙夫人秀眉一顰道。「好了 好了

招,小黑子還沒有興趣。」 小黑子一搖頭道:「不要,他的那幾

縫裏瞧人,把人看扁了,先別說他的成名 萬妙夫人笑道·「小黑子,你眞是門

』裏隨便指點你幾招手法,你也受用不盡絕學『天風快劍』,他就從『武林三字經

三字經』的神奇。 三字經』上的絕學?」小小年紀,居然比 無影劍卜勁藩的見識還多,也知道『武林 小黑子雙目一瞪道。「他懂得『武林

,老爺子現在在那裏?」 小黑子雙手一攤道。「老爺子一去不 萬妙夫人道:「愛信不信,廢話少說

Ū ,小黑子那裏知道。」 小黑子回來了,等於沒有回來,依然

解决不了問題。 萬妙夫人嘆了一口氣,道:「快去找

亂。 死死的盯住他,咱們也要和他老人家搗搗 去,找到人之後,回來留下信號,便暗中

要管用得多。 知他的心性,最後一句話,比再三叮嚀他 小孩子最爱和別人捣亂,萬妙夫人深

是,老爺子獨食,我們就搗他的亂,小黑 小黑子果然笑嘻嘻的道:「夫人說得

萬妙夫人也不能閒着,坐享其成,隨 身子一彈,就跑得沒了影子

著也離開了那隱秘的連絡地方。 就在她剛剛離開那地方不久,人還沒

有去遠,便有三條人影疾掠而來。 萬妙夫人暗喜忖道:「我正找不着你 你們可來得正好。」當下身子一縮

只聽其中一人道·「這批冤崽子

M74

藏在一叢雜草後而

定他們就藏在附近。 一人道:「咱們附近搜一搜,說不

力力覺 ,顯然,他們早一步走了,何必白花氣 ,他們再快的身手,也逃不過我們的眼 第三個人道。「咱們來得神不知鬼不

三條人影一起,閃閃凝躁的退出去了。必打草驚蛇了,咱們總有得手的一天。」 最初說話的那人道。「說得也是,不

巓 林 前從來沒有來過,谷口外面一片蓊鬱的樹 ,遮住了整個谷口。 ,最後那三個人忽然走進了一座山谷。 這是一處很隱密的山谷,萬妙夫人以 萬妙夫人喑中追躡而行,一 路翻山越

樹林後面還有一處秘谷。 如果不通過那片樹林,根本不會想到

蔓 不會走進那樹林,因爲,樹林裏佈滿了籐 ,沒有人行小徑,顯然是人跡罕入的地 如果不是那三人引路,萬妙夫人也絕

谷口 後才落身下地,落身下地之後,可就不是 小徑,而是六七尺寬的大路了,大路真達 他們是越樹而過的,深入三四十丈之

是血氣方剛的毛孩了,雖然一路上沒有發 現對方的暗樁暗卡,但她絕不相信入谷之 不敢貿然輕進了,她江湖經驗豐富,更不 萬妙夫人找到這秘密谷口之後,他却

後,對方還會沒有戒備 因此,她停止了跟進,準備摸清附近

環境之後,再作進一步的打算。 的時候,身後忽然有人輕笑一聲,道。 正當她的心口相商,計劃下一步行動之後,再作達一才

身入寶山,總不能空手而回吧!」

能察覺,來人之高明,可想而見 人到了身後,憑她的修爲 ,居然未

而回,凝目望去。 驅本能地向前一射而出,接着,這才旋身 她當時只覺心口猛跳,全身一震,嬌

金絲摺扇 藍色長衫,手裏搖着一把一尺八寸多長的 那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文士,一襲

絕情書生張不凡。 書生絕情扇」,扇叫「絕情扇」 那把金絲摺扇就是他的標誌,「絕情 ,人就是

皺 起了 眉 頭 這是一個厲害的脚色,萬妙失人暗中

你吧。」 :「原來是位姑娘家,剛才小生沒有嚇着人身上一罩,接着嘴角泛起一絲微笑,道 絕情書生張不凡冷酷的目光在萬妙夫

挑雙鬼眼眞利。 一眼射看穿了萬妙夫人的本來身份

隱瞞不住了,別最後弄得出乖現醜,我萬 妙夫人可丢不起這個人。」 ••「這小子不好惹得很,看來我這身份是 萬妙夫人收起驚悸的心波,暗暗忖道

湖,普通人很不容易做到。 能以這種輕鬆的態度相對的人,除了老江 我就真的佩服你了。」在緊張的氣氛裏, 張兄張不凡?小妹是誰,你要能說出來? 出一聲驚「咦!」道…「你……你不就是 她心念轉動之下,立時打定主意,發

姑娘請亮相吧,小生認輸。」收,軒動了一下冷眉,沉吟有頃,道。「 絕情書生張不凡輕視的本意不由得一

「原來是夫人玉駕光臨,失迎! ·失迎!請

本來的盛裝容光,但却也整潔清麗,別有 皮面具,整理了一下髮髻,雖然不能恢復

是清麗脫俗:: 水,道:「夫人美絕人寰,這一打扮,更

是武林玫瑰,小弟那敢妄生綺念,實在是

會被人稱爲絕情書生了。」 「你要對女孩子有半點誠意的話,也就不

們過去的交情如何,此時此地總是充滿了 敵意,但經此一番談話之後,無形之中那 此,彼此,咱們是半斤八両,誰也不要說 ,心中顯然與起了某種感慨。 這原是一個劍拔弩張的場合,不管他

才能緩和當前的氣勢 用自己的長處,更知道對正對方的弱點 這就是萬妙夫人高明的地方,知道利

真連小妹萬妙就沒認出來愛? 萬妙夫人格格一笑,道:-「張兄

絕情書生張不凡瞪目一笑,抱拳道。

見不得人,我得打扮!打扮!」 萬妙夫人笑道。「且慢!小妹這樣不

一種風韻。 萬妙夫人脫下外面的髒衣服,取下

絕情書生張不凡看得暗暗吞了一口

灌湯了,小妹可不吃你這一套。 萬妙夫人嬌笑一聲,道:「張兄,別

語出至誠,衷心讚美。」 絕情書生張不凡哈哈大笑道: 「夫人 萬妙夫人美目斜飛,啐了一口,道。

誰,唉……」笑聲之後,忽然嘆息了一聲 絕情書生張不凡哈哈大笑,道。一一彼

話不到,就得兵戎相見了。 如果,萬妙夫人板起面孔,保準三句

胡猜亂道,我是別有感觸……話不說遠了 ?兩句話就受不住了。」 你是怎樣找到這裏來的?」剛才一番輕 絕情書生張不凡苦笑一聲,道: 萬妙夫人秀眉微微一揚,道: 一怎麼

地屋來得及。」 的語氣却一點都不凌厲。 絕情書生張不凡搖了一搖頭,道: 萬妙夫人一仰螓首道: 「你猜!」

鬆談話的效果,現在雖然談到了正題,他

好容易來到此地,那能就此回去。」 萬妙夫人嬌聲滴滴的道:「不,小妹 來此有何貴幹?」

萬妙夫人道•「找人。」 答得非常乾

要見了面才能說出來。」 萬妙夫人道·「一位神秘人物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找誰? 小妹

道。「是他召你來的?」 其中頗有道理,絕情書生張不凡一怔 看來這是一句搪塞話,但,事實不然

」 秀眉一 揚道· 這裏來? 暗一咬銀牙,下定决心,忖道:「不入虎 是見景生情而出,這時更是心中一動,暗 穴,焉得虎子,我就碰碰自己的運氣吧! 萬妙夫人心乖性巧,所說的話 「要不,小妹怎樣找得到 ,原都

裏。」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他現在不在這

> 「這樣對我太好了。」笑了一笑,道: 萬妙夫人暗中叫了一聲「好!」忖道

同了 「小妹能等。」 這時說的這個「請」字,其意味就完全不 好吧!大人請!」同樣的一個「請」字 絕情害生張不凡猶豫了一下 道:

屋有這層關係。」 慨嘆一聲,道•「張兄,真想不到 萬妙夫人走到絕情書生張不凡身邊 ,我們

有想到夫人認識山主。 絕情書生張不凡一笑道。 一小弟 也沒

絕情書生張不凡笑道:「一定,一定無所知,張兄可得多多指教關照。」無所知,張兄可得多多指教關照。」

是因為絕情書生張不凡的關係,沒有查問谷內,可是一路並無出面查問之人,想必 ,小弟一定盡心盡力,夫人放心就是。」 言談之間,兩人身形移動,已然進入

的地方。 的必要。 宏偉壯觀,氣派非凡 谷內有一大片房屋,而且建築得非常 ,顯見這裏不是等問

也不要彼此話舊。」 時候,必需戴上這裏替你準備的面罩,第 特別注意:第一,有一處黃色圍腦的精舍 ,你千萬不要進去,第一,你出去走動的 嚀她道··「夫人,這裏有三件事情,你要 在一座獨院之內,他臨走的時候,特別叮 旁門而入,穿過重重門戶之後,把她安置 絕情書生張不凡領着萬妙夫人從右側

萬妙夫人點頭答應了 ,但却反問他道

是 這裏的總管,我走了 小弟爲難。 絕情書生張不凡一笑道。「因爲小弟 ,希望夫人不要給

罩,接着指手畫脚「咿啞!咿啞!] 點都沒弄清楚。 了半天,她到底說了些什麼,萬妙夫人 她的小姑娘,送上來一個編號四十九的頭 的說

非常聰明伶俐,她的話萬妙夫人無從理解 那小姑娘雖然是個啞叭,但為人却是

 起了別院。 起手,戴上頭罩 ,若無其事的走

不計其數,差不多分散在整個 · 另外一座一座的小別院 這裏範圍相當大,除了 ,星羅棋作 一座大房子之 的山谷

些沒有戴頭罩,同時,她還發現另一現象,那就是來往行走的人,並不太多。

藏着他同樣顏色的頭罩。

絕情書生張不凡叮囑過她三件要事

一張兄,你爲什麼不戴面罩?

因爲 絕情書生張不凡離開之後,專責服侍 ,那小姑娘原來是個啞叭

完全明白 滿意 可是萬妙夫人的意向,一經表示,她便 萬妙夫人好好的洗過燥,用過飲食 ,並且做出來的結果,令人非常

這裏房子雖多,但有一個奇怪的現象

有:紫、 罩之人,除了她自己外,她只見到二個人她自己的頭罩是紅色的,而戴紅色卵 所有的頭罩居然還有顏色上的不同 紅、黄、藍、黑等五種之多。 言|·

的精舍,看看那到底有什麼奇特之處,居她這時的心意,便是誠心要找那黃色圍牆

然不准別人接近。

林掩蔽之下發現了,黃牆四週圍繞着濃密 的松林,松林成了圍牆外的另一道圍牆 一堵黄色的圍牆,最後被她在 一片松

就轉到別的地方看了一看,然後回到自 住的別院 近逗留了片刻,暗中用心記住附近環境 她不敢貿然闖入,只若無其事的在附

五指一鈎,扣在她背後領襟之上。把她凌 之際,突然伸過來一隻其快無比的手掌, 疲勞盡復,精神充沛之後,伸手一推寫戶 好房門,靜心寧神的調息了兩個時辰,待 ,轉身翻了出去。 就在她身形向外一翻,對脚尚未落實 絕情書生張不凡沒有來打擾她,她關

功」一吐而出。 「倒打金鐘」,暗含十成功力的「玄陰神 萬妙夫人嚇得魂飛魄散,反手

輕喝一聲:「去你的!」招式一發,內力將吐未吐之際,那人已是招式一發,內力將吐未吐之際,那人已是

得向自己房中落了回去。 她但覺身子一虛,人却被一股暗勁震

她落地挺身,一彈而起 ,人接着也楞

受到任何傷害 原來,她發現自己居然好好的

惝,事情一怪就不等閒了,她搖頭 全身脫力的坐倒椅子上,皺眉深思起來。 她不是魯莽任性的人,這是一件怪事 一嘆

,向外面望了一望,外面明月在天,地上 外面靜得沒有一點聲音,她走到窗前

試那些食物是否有毒 突然,廟外傳來一聲輕喝道。「那些

食物動不得! 萬妙夫人聞聲知警,手中銀針一回

目光所及,敢情,又是絕情書生張不

是必死之人,何妨死裏求生,相信兄弟一

絕情書生張不凡傳聲答道:「夫人已 萬妙夫人急叫一聲,道:「張兄。」

個小包,身形一起,急躍而去。

絕情書生張不凡一搖手道:「此地不

,又不敢不聽他的話,只有跟着他轉到一 ,更是一百二十分的不放心,但此時此 萬妙夫人對絕情書生張不凡向無好感 地

小姑娘已被人用掌力擊斃在地上

萬妙夫人走出房外,只見侍候她的那

却再也沒有回聲了。

萬妙夫人又一連叫了二三聲:「張兄

的一笑,道:「夫人,你很懷疑兄弟今天 絕情書生張不凡不待她開 П ,便微微

進出道路圖和幾張暗語應答。

內面除了一張人皮面具之外,還有一張

萬妙夫人打開絕情書生塞給她的

小包

相信他的話,逃出後再想辦法。

心念一决,立時戴上人皮面具

,照着

「張不凡說得也是,我不走也是死,何不

萬妙夫人沉思了一下,暗暗决心道:

的爲人行事,是不是?」 萬妙夫人勉强打起笑容道:「你倒頗

有自知之明,」

萬妙夫人叫了一聲,道:「那完全是時,兄弟也是完全不相信。」

你以為山主會相信你的話,而把你領進谷絕情書生張不凡一笑,道:「夫人,

萬妙夫人道:•「那你是爲了什麼?」

供推測的痕跡。 樹影零亂,過去的一幕,沒有留下任何可

吊胆,戰戰兢兢。 夫人心頭,壓上了一塊重鋁,終日提心 不能出去還在其次,最頭痛的是,萬 不管如何,今晚是不能出去了

夫人神經一緊,喝聲道:「什麼人?」 驀地,房門上响起了叩門之聲,萬妙 「夫人,是小弟張不凡。」

座? 房一眼,微微一笑,道。「夫人還沒有睡 絕情書生張不凡目光閃樂中,打量客 萬妙夫人暗中吃了一驚,開了房門

只調息了一下。」 萬妙夫人黛眉一颦,道。「睡不着

7 絕情書生張不凡笑問道:「心事太多

萬妙夫人連忙搖頭道:「我有什麼心

事,只是一時擇生而已。」

的麼?剛才山主有密信傳來…… 絕情書生張不凡笑了一笑,道:「眞

困難……山主怎樣說?」 萬妙夫人一震道:「來訊說什麼?」

兄弟將夫人立時處死。」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山主來示

執行 山主的命令了。」 萬妙夫人臉色一變,道:「那你是來

妙夫人片刻,嘆息一聲,道:「夫人、我絕情書生張不凡目光一閃,傾注了萬 很想都你的忙……

M76

· 「張兄,你這絕情書生是怎樣叫的?」 聞言之下,哈哈一笑,略帶調侃的口氣道 萬妙夫人可不是貪生怕死的人,而且

夫人,你不覺得你自己也有了很大的改變 萬妙夫人一笑道··「我!我什麼地方 絕情書生張不凡訓訓的一笑,道。

改變了,我還不是我,還不是像過去一樣 我行我素。

豪放,而是……。」他口若懸河,滔滔不樣的笑,可是笑聲的後面,不再是閉朗和 絕 是天塌下來了,你也處之泰然 弟記得你過去險上從來沒新現過愁容,就 你現在還是天馬行空般我行我素,不過兄 現在你完全不同了,你雖然也像過去一 ,只說得萬妙夫人心弦猛震……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夫人 ,毫不在乎 ,不錯

嬌喝一聲,道··「你在胡說八道。 不能讓他再說下 去,蛾眉雙飛而起

高妙夫人冷笑一聲,道·「任你巧舌信得過兄弟,何妨對兄弟一吐心聲。」 書生不再是從前的絕情書生了,如果夫人 本事 絕情書生張不凡嘆一聲道:「天大的 ,也抗不住歲月的磨蝕,夫人,絕情 ,如果夫人

·輕輕易易的脫身而去 七次攔阻,都因她的面影

裏可是有數得很

別看她脫身得那樣輕易,萬妙夫人心

那七道關卡守關的人,差不多她都有

道,其中任何一處關卡,她就功力

再

七次攔阻,都因她的面貌與暗語對答無誤絕情書生張不凡的指敎,向谷外逃去。

如簧,也别想我相信你半個字。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 一兄弟是一片誠

這片 影 不敢相信他的誠意,望着他即將消逝的背 È 搖頭,轉身向房外走去 ,想帮你夫人,夫人信不過兄弟 ,心裏發出一陣暗笑。 萬妙夫人無法瞭解他的眞正意向,更 心意算是白費了。」 | 口聲一落,搖了|

的另

一面走了出來。

倍,也沒有閩出去的可能

最後,她通過一條地道之後,從山勢

忽然,絕情書生張不凡急轉而回,正

物

,立時引起了飢渴之感。

現成的飲食之物。萬妙夫人見到了那些食

出口處是一座山神廟,神案上放得有

人一個小包,身形一起,急躍而去。號,你快快逃命去吧。」隨手塞給萬妙夫也吧,這裏有一張人皮面具和幾套問答暗色道:「夫人,你信兄弟也吧,不信兄弟 當下從頭上板下一枚銀針,準備試一

同時暗中一提眞元內力,轉目望去。

是談話之處,請跟我來。」

處隱密之處。

絕情書生張不凡笑了一笑,

來,就是想面見山主,澄清一切異會,的失誤,絕不承認吃襄扒外,這次小妹之誤會,根本不是事實,小妹只承認執行上

想暗中相助你,蓬到你的目的。」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兄弟的本意是

萬妙夫人問道:「你爲什麼要帮助小

說了你也不會相信,還是不說的好。」 絕情書生張不凡搖了一搖頭,道。

M77

到達,足有一天兩晚的時間給你運用,不到達,足有一天兩晚的時間給你運用,不得山主的指示,來得出乎意外的快,來回不過一個多時辰,所以,兄弟不得不改變不過一個多時辰,所以,兄弟不得不改變不過,但主的指示,最快也要明天晚上才能 此心意,也是虎頭蛇尾,有始無終。」 萬妙夫人冷笑一聲,道:「就算你有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按照兄弟的計 主的指示,最快也要明天晚上才能 ,來得出乎意外的快,來回

我? 萬妙夫人又問道:「山生要如何處置 個多時辰,所以,兄弟不得不改變

落。 噤,道··「他就不怕冤枉」 傷你天殘七穴 ·天殘七穴,再聽候山主回來,親自發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先用重手法點 萬妙夫人嚇得全身一震,打了一個冷 人?」

會講這些道理麼? 絕情書生張不凡一笑,道。「你想他

」一笑,道。「張兄,你還把小妹當三歲 小孩子看待。」 萬妙夫人心念一動,忽然,「噗哧」

呀。」 麼人,兄弟眞要騙你,也不會用這種手法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夫人,你是什

小妹,難道就不怕山主發現麼?」 萬妙夫人道。「我問你,你這樣帮助

跡象顯示,山主就在附近不遠,也許逃不 實在說,兄弟並沒有十成十的把握,因爲 兄弟有過一番佈置,希望能不被他發覺,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當然怕,雖說

> 果麼?」 萬妙夫人一怔,道: . 你想到你的後

死! 絕情書生張不凡點頭道:「想過了

是小妹不相信你連篇鬼話的理由。」 起你,你不是看得開『死』字的人,這就 萬妙夫人道:

次 先 只做不說,用事實來證明兄弟的誠意,首 弟知道,不容易取得你信任,所以,兄弟 ,兄弟絕不去打聽你的初衷和目的,其 絕情書生張不凡苦笑一聲,道:「兄

其次,你是知道多少說多少……」 萬妙夫人帶着嘲笑意味地接口道。

麼不早說。」

「夫人說得不錯,兄弟正是此意。」 詎料 ,絕情書生張不凡居然點頭道:

懇求的神色。 張不凡目光之中充滿了一種渴望、期待、 書生張不凡望去,瞥眼間,只見絕情書生萬妙夫人心中一怔,秀眉一展,向着絕情 那有這樣願打願挨的事,除非他是瘋了,機深沉,詭計多端,也討不了好去,天下 照這樣看來 ,任你絕情書生張不凡心

就有些話要問你。」 冷笑一聲,道••「說得倒好聽,小妹馬上 萬妙夫人暗暗心弦一震,不敢多想地

無不言。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但有所問,知

什麽神聖。」 題目要問你,我們口中的那山主,到底是 萬妙夫人道·「首先 ,我就有一個大

的說他是誰,但兄弟猜想他可能是位聞其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兄弟不能肯定

名 ,不見其人的『巧手人魔』。 萬妙夫人冷笑一聲道:「天衣無縫的

過細想天下武林人物,只有『巧手人魔』 有點近似他,同樣是一個謎樣的人物。」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是不是事實 不敢說,因爲他太會掩護自己了,不

密? 第二件事,那黃牆精舍之內有什麼秘 萬妙夫人懶得和他費口舌,接着問道

在那裏面 萬妙夫人雙目猛然一鼓道: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 「蘭亭玉女就住 「你爲什

死之約」,又是怎樣一回事?你知道得多 ·- 「第三件事,關於無影劍卜勁藩的『生萬妙夫人「哼!」了一聲,接着問道 有機會的,那處地方兄弟我都進不去。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夫人,你不會

了。 佈置,至於如何的佈置,兄弟就一無所悉事的人,兄弟知道得不多,只知暗中別有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那件事另有主

呢? 萬妙夫人追問道·「約定的時間地點

影劍沒有告訴夫人? 絕情書生張不凡一怔,道。「難道無

十五,巫山神女峯。」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中元鬼節七月 萬妙夫人道:「答你所該答的話 0

,那不只有四五天了 萬妙夫人驚叫一聲,道。「七月十五

是一紅一綠,怪討人喜歡的 耀目的珠子,那珠子一般大小,但顏色却」的一聲,彈了開來,裏面現出一對精光 的一聲,彈了開來,裏面現出一對精光小盒子落在地上,滾了一滾,「啪!

蓮足一起,便向那珠子踢去……。 萬妙夫人顯然沒有仔細端詳那珠子

人影一閃,那小盒子已在她脚力先到之前 「丫頭,你眞是差勁!」話到人到

萬妙夫人脚頭一空,柳眉倒豎而起 一聲,道。「你這……。」

「什麼,你居然罵起老夫來了。

到底還是露面了。」 沒有把下面的話罵出來,這時,蓮足一點 來人是誰,不符對方說話,早就忍住了, 大發嬌叱地道。「乾爹,您……您…… 萬妙夫人其實話聲出口之際,已看出

道。「不希罕。」 豈不白白的糟蹋了這對『牝牡玄珠』。」 萬妙夫人心弦一動,外表顯得不屑地 吳萊子笑道。「老夫要再不露面,你

希望把身上的劇毒化去哩! 希罕得很,有了它們,我老頭說不定還有 吳萊子道··「你不希罕,我老頭子可

替你老人家把家姊的三足蟾蜍帶來了。」 吳萊子把玩着手中的「牝牡玄珠」 「有了這個,加上「三足蟾蜍」,那 萬妙夫人道:「不要用他的東西,我

忽然,又大叫一聲,道。「裏面是寫

M78 萬妙夫人一甩螓首,道:「我不要知

埃。

容鑒。……哈!哈!真想不到,這小子是十年相思,一片赤心,絕情!絕情!唯卿是萊子不理會她,自顧自的唸道:「 是情有獨鍾的苦心人

裏?

全是鬼話!」 萬妙夫人尖叫一聲,道··一鬼話!完

那就更有意思了。」 思得很,如果這『牝牡玄珠』不是假的 吳萊子道••「就算這是鬼話,也有意

物極爲重視的寶物之一 合練功,有事半功倍的神效,向爲武林人 有調龍虎,合陰陽的神奇力量,以之配 吳萊子一面說,一面將那「牝牡玄珠 「牝牡玄珠」可說是武林中一件奇寶

L_-分握兩手掌心之內,提起一口眞元內力 行起功來。 他功力一達左右手掌心,那「牝牡玄

本不理會萬妙夫人反對,便向懷中一收。 的『牝牡玄珠』,老夫正用得着,不管你 肢百穴之間,令人行功運力,倍感輕易。育,吳萊子頓覺一股祥和之力,充塞於四 珠 要不要,老夫先替你收下了。」說着,根 吳萊子收功一笑道:「不錯,這是真 立生反應,「陰生陽化」互相吸引孕

陣子毀到那裏去了,叫人找得你好苦。」 了一搖螓首,嘆息一聲道。「乾爹,您這 要你們找我來着。」 吳萊子道··「老夫自然有事去了,誰 萬妙夫人拏她這位乾爹毫無辦法,搖

月十五,墨要我們多在寒梅谷多住幾天哩約期明明是七月十五,你為什麼說他是八 萬妙夫人道··「乾爹,你真會騙人

> !哼!你在搗什麼鬼?落弟 .他知不知道約期的事?」 吳萊子眉頭一皺,截口道: 「他在那

神情緊張了起來,臉上再也笑不出來

什麼呀!……老實告訴你,他還被留在寒 梅谷,沒有出來。 做瞞心事,那怕半夜鬼叫門,你老人家急 萬妙夫人「噗哧!」一笑道:「人不

邆有點頭腦,沒有把他一道帶來。」 又何必呢?」 萬妙夫人聲音一啞道:「乾爹,你這 吳萊子長長吁了一口氣,道:「算你

沒有做得。

少,總要有點價值,同時,勁驚的心眼兒 你老人家總不能把女兒也瞞在鼓裏吧。」 也太死了,那能鬥得過那鬼山主。」 萬妙夫人道··「話雖然是這樣說,但 吳萊子道:「我總不能死得太冤,至

的? 看女兒了,女兒這萬妙夫人豈是令人白叫 萬妙夫人一笑道:「你老人家也太小

吳萊子嘻嘻一笑道:「你又怎樣知道

五的? 的。一 吳萊子道:「你又怎樣知道是七月十

萬妙夫人道:「還不是那個討厭鬼說

又說回來,張不凡其人,雖然惡名在外 其實倒沒有什麼大壞事,他…… 吳萊子「咳!咳!」兩聲,道:「話

這個好不好一 萬妙夫人搖手道:「我不要聽,不說

吳萊子一笑道:「好!不說!就不說

不算短。」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四五天的時間

麼,……沒有你的事了,你請吧。」 萬妙夫人杏目一嗔,道:「你知道什

收下。」 小盒子,拋給萬妙夫人道:「這個請夫人 絕情書生張不凡忽然從懷中摸出一只

他東西出手,迅快的一旋身,躍出去

夜,像是一團瀰漫六合的風雲,裏面隱隱 盒子,上面鐮以金綫圖案,圖案非常繁 子,打開緞子,那是一隻純銀精工打造的 子,如開緞子,那是一隻純銀精工打造的 級子,才回頭以一種疑訝的目光向手中小 似有着「娟娟」兩字。 若若的套出一個心形圖案,心形圖案裏又 (,才回頭以一種疑訝的目光向手中小萬妙夫人失神地望着絕情書生背影消

圖形,就只有那心形圖形。 能看成另外的圖形,不過萬妙夫人看出 但整個的說來,都不十分明顯,也可 的

鵝肉,簡直異想天開。」 ,口中大罵了一聲,道··「癩蝦頗想吃天 那心形圖形可一下子激起了 她的怒火

是夫人,而且,還是一個老姑娘,從沒有 什麼夫人,說來很難叫人相信,她不但不 嫁過人的老姑娘,至於她爲什麼自稱夫人 ,那就不知她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了。 人的閨名,萬妙夫人號稱夫人,其實並非 原來,那「娟娟」兩字,乃是萬妙夫

發雷霆,將那精製絕倫的小盒子,擲落塵 ,那是什麼意思?怪不得萬妙失人要大 一顆心,心裏面念念不忘的是一娟娟

,道:「你老人家,要到那裏去?」萬妙夫人將「三足蟾蜍」給了吳來子!你把『三足蟾蜍』給我吧。」

吳萊子道:「你們不要找我,我有我

完,身形一幌而逝。 去的地方,七月十五神女峯見。一話一說

下,留下萬妙夫人楞楞的站在那裏。 可是那有他的身形快,聲音在空飄蕩了一 萬妙夫人急叫了一聲。「乾爹……」 這三四天裏,萬妙夫人可說什麼事都 七月十五來得真快,一幌眼就到了

吴萊子一現身之後,又失去了他的行

R.

連起碼的瞭解都沒有 這些都是叫人放不下心的問題,但,她却 有?他到底準備怎樣和那些人週旋?…… 他做什麼去了?他身上的毒化去了沒

萬妙夫人一馬當先直上巫山神女峯 巫山神女峯頭附近,暗濤汹湧

子 她身後緊緊的隨着李大叔、李大嬸和小黑

登峯無路,盡是懸巖峭壁,非有一身絕頂 **峯際雲霧縹緲,蒼翠氳飯,秀麗娟俏** 功夫的人,萬難攀登 神女峯左右兩尖峯側立 ,宛呈人形 惟

近中午時分了 當萬妙夫人他們攀上峯巓時,已是將

面好像坐得有一條人影,輕呼一聲,道:小黑子眼快,首先發現一塊磐石,上 峯上雲濃霧密,時光雖然已進中午

M79 了過去…… 「夫人,那石頭上有人。」 萬妙夫人一揮手,身形一伏,就要跳

李大叔輕喝一聲,道:「二姑娘,不 ,我們守在附近 ,而以待變就可以

近。二 **议只是想知會他老人家一聲** 李大叔道: 萬妙夫人點了一點頭道:「我知道 一小心了 ,附近恐怕有埋 ,我們就在附

萬妙夫人勢子一緩 ,鶴步蛇行 ,接近

到二丈左右,彈指發出一粒小石子,落在 小石子落地碰了吳萊子一下 ,吳萊子

元內力,東音成絲道。「乾爹,我們來了 似如未覺、動也不動 萬妙夫人暗暗一皺眉頭,吐出一口真

情與回應 ,就在附近,聽候吩咐。 吳萊子好像價化了似的,依然毫無表

大叔他們一起,悻悻的道:「真氣死人,何,只好暗暗一跺蓮足,折轉嬌軀回到李不是使性子的時候,心裏再急,也無可奈 他竟然理都不理我。 可是她到底不是初出的新手,知道現在 萬妙夫人眞想現身出去發他 一陣脾氣

聲,輕輕的叫道。「看! 沒罵你還是好的啦!我們等着瞧吧……」 聲未了,小黑子忽然「噓!」了 「他的牛脾氣就是這樣 那邊又來了一條

來人好快的身形,小黑子話聲方了

他已到了那塊大石頭前面 李大叔驚「咦!」一聲,道。 怪了

不但面貌一樣,而是衣著也是一樣。 ,與坐在石頭上的卜勁滯完全一樣 ,又來了一個下勁落!」 可不真是怪事,來人居然也是卜勁落 ,他們

笑。 眼睛,望着那後來的卜勁滿微微的笑了一 這時,那坐在石頭上的卜勁潛睜開了

上

,他對

對方也煞是氣人,一笑之後,便又閉光暴射,狠狠的瞪着對方。 但後者却是睜大一雙眼睛 ,眼睛裏楠

起眼睛,像老僧入定一樣,一動再也不動

的大事哩 苦笑道:「勁藩,你這一來,可壞了老夫 後者發了半天狠,接着 ,嘆息一 聲,

不用說,前者就是卜勁藩本人了 他這一開口,證明他就是吳萊子了

的話,充耳不聞。 **卜勁藩就是一尊泥菩薩,對於吳萊子**

夫代替了你吧,你年紀還輕,將來前程遠然,所以,老夫已是必死之人,你就讓老 已經中了必死之毒,想盡了辦法,也是是 柔聲地道:•「勁蕭,你知不知道,老夫 吳萊子想發脾氣,又把脾氣忍了下去

打斷了 坐在石頭上的下勁藩忽然揮了一揮手 可是,吳萊子話聲一 他們的訴說。 停之後,他並沒

有進一步的表示,又成了一尊泥菩薩。 吳萊子氣得狠狠的頓了一下脚,道。

> 你一輩子 也有我的計劃 忽然,一絲細語透入他耳中道。「我 ,你要壞了我 的事,我會恨

了一怔,再有什麼話,也說不出口了。 若當頭潑了一盆冷水 話說得重有千斤 人家不領情,他又所爲何來,而事實 ,當下心氣一洩,怔 ,吳萊子一 腔熱血

他 口氣,搖了搖頭只有轉身退了下來。 拖下石頭,把他撵走。 吳萊子像是一隻渡了氣的皮球,嘆了 他簡直就沒有辦法,他總不能把

她 走 之處相反,急得她傳聲呼道:一乾多,慢 ,女兒在這裏呀!一一面繞身過去阻攔 幸好吳萊 他退走的方向,正好與萬妙夫人藏身 這時正值心意灰懶之際

到 行動並不快疾,萬妙夫人及時關住了 ,他是這樣的人……。 萬妙夫人道:「乾爹,您怎能和他一 吳萊子搖了一搖頭·道·一我眞想不 他

麼鬼の 先消消氣,等一等,看看結果吧。 般見識,他這陣子也够苦的了,您老人家 吳萊子忽然一瞪目道:「你們在鳩什

們那敢在你老人家面前搗鬼。」 萬妙夫人叫了一聲,道:「乾爹,

裏? 說他沒有來,爲什麼他現在突然出現在這 吳萊子氣虎虎的道。「上次, 你明

女兒剛才還以爲他就是你老人家哩!」 **宽枉女兒了,他明明沒有和我們一道來** 說話之際,吳萊子巳隨萬妙夫人來到 萬妙夫人叫了一聲,道。 乾爹, 你

> 子不少怒氣。 是舊識,相見之下 他們隱身之處,李大叔李大婚與吳萊子原 少不得又冲淡了吳萊

不如天算,老夫只有認命了 吳萊子獎了一口氣

上的毒,三足蟾蜍也沒效麼? 吳萊子搖一搖頭道。「沒用,他們說 萬妙夫人急急的問道。一你老人家身

得不錯,那是無藥所解的。一 一附近不知潛伏了多少武林人物? 萬妙夫人星目閃動,沉凝了一陣,消

「老夫剛才搜查了一遍,除了你們之外 近還沒有別的人 她問得沒頭沒腦,吳萊子漫聲應道。

李大叔一聳雙肩道:

一高明!高明!

們一路上來 我們居然一點不知道。 心情好過得多了 吳萊子笑了一笑,道: 的。一李大叔一聲讀佩,他的 一我是跟着你

輕輕的落在卜勁藩面前。 近,我去和他談談去。一嬌驅飄然而出 萬妙夫人道:「乾爹,請你們注意附

藩弟 這次她心裏有了主見,劈頭便道: ,不要裝模作樣,我們來好好的談一

無與倫比 萬妙夫人臉上一閃而過, 不敢和她正目相對了 陣微顫 萬妙夫人的話聲,對卜 ,慢慢的 的震撼力,只見卜勁藩全身發出 **睁開了雙目,他目光在** 接着便一低頭 ·勁藩似乎有着

他也沒有開口說話

你爲什麼不說話?」 萬妙夫人嗔怒地喝道。 「你說話呀!

萬妙夫人火氣一冒,她可就不像吳萊刀,拚命咬着牙關,就是不發一言。 卡到蒂又恢復了原有的冷漠,儘管心 對面的無影劍卜勁潛身上。 那男的好銳利的目光,有意無意之間

萬妙夫人忍不住用傳音神功問吳萊子

緊張的氣氛,凝結得四週一片沉寂

道。 「沒見過,不知道。」 吳萊子搖了一搖頭,吐氣如絲地道: 「乾笏,這一雙男女是什麼人?」

會就是繭亭玉女常惜惜? 萬妙夫人傳音道。「您看那女的會不

謂的 萬妙夫人搖搖螓首,迷惘地傳音道: 山主? 「可能,那男的呢?會不會就是那所

幣走。

「不大像,那山主似乎比他要年紀大得多

責他時,開口之下,聲音也發不出來了。

萬妙夫人心中怒火更大,方待出口叱

就在此時,忽然又傳來吳萊子的呼聲

,道··「快回來,有人來了!」

不備的點了她的穴道。

手臂忽然在半途中一凝,止住不前了。

卜勁藩真壞,居然出手暗算她,乘其

仲而出,便向卜勁藩肩頭上抓去……。

卜勁藩眉頭一皺,萬妙夫人伸出去的

子矜持身份。當下冷笑一聲,道。「兄弟

你可別怪二姊要拉你下來了。」玉手一

哩:: 的話題,那男的說話道。 「咳!咳!」兩聲,打斷了萬妙夫人 「依照生死合約

那個「死」字,說得聲震山谷,雲飛霧揚」語意未了,忽的一頓,尤其最後出口的 的約定,目前你只有一個『死』字…… , 教人心弦爲之一緊。 ,忽的一頓,尤其最後出口 的

落的預期反應。 他目光盯在卜勁落身上 , 玩味着卜勁

形。

內力,只有任由卜勁藩的推力推了出去。

大家由動而靜,各自就地隱蔽住了身

萬妙夫人穴道初解、根本提不起真元

推了出去。

人穴道,同時掌力一震,把萬妙夫人凌空

卜勁藩推手一掌,不但解開了萬妙夫

位。四人落地之後,身形移動,佔住了四個方

來人一寫而到,計有六人之多,其中

說自話,充耳不聞。 方捉摸的變化,他就是一塊石頭,任你自漠得和一塊石頭一樣,臉上沒任何可供對 出人意料之外的 ,卜勁藩的態度

了一聲,道:「但是你也是有不死的機會極大的耐力,把心中怒火壓了下去,乾笑忽然輕輕的「嗯!」了一聲,那男居然以 了怒火,眼看就爆發起來,這時 那男子劍眉連挑 ,顯然被卜勁潛激起 ,那女的

> 之處,朗笑一聲,道:「朋友,你們最好身形,目光一閃,射向萬妙夫人他們藏身去,當他走到山峯一側時,忽然,又停下去,當他走到山峯一側時,忽然,又停下一落,身形條轉,留下那女的獨自退了下一 哈! 地網,如果受了什麼傷害,可怪不得人啊 不要輕擊妄動,小心佈在你們四週的天羅 ……不過,只要你們安份守己的待在那裏 ,本人將會放你們一條生路,哈!哈!哈 另外那四人,仍然守護在四週,未被 ……。」退身於山峯之下去了

叫了一聲··「潛哥哥……」不錯,她就是 向卜勁潛懷中倒去。 制不住,盡情的一傾而出,嬌軀一顫,便 蘭亭玉女常惜惜,她滿臉的辛酸,再也控 這時,那女的邁步向前,悲聲切切地

怒形於色的大喝一聲於後,「站住!」 ,道: 這時,卜勁藩忽然暗中傳音提示於前 一夫人,在下不是卜大俠!」接着

談。 醒過來,張惶失措的道了一個「你……」 使停住了前撲的勢子 蘭亭玉女心弦猛然一震、從迷亂中清 石上那人道: 一請夫人用傳音神功

頭,道. 蘭亭玉女常惜惜嗔息一聲,搖了一搖 我……

下身死之流 可乘亂脫逃魔手了……在下身上有藥物一請山主親臨行職,到時必有大亂,夫人便 谷口東向三株老松之下,下葬時夫人務必 身死之後,夫人可請山主將在下埋葬在 石上那人接着傳音道: 知道了 ,請夫人細心靜聽……在 「失人不必多

> ,在在下落葬時預先服用,可保無處。」也,夫人可在稍後撫屍痛哭時,取藏身畔 蘭亭玉女常惜惜本已傷心欲絕,聞言

依計行事就是了……。」 ,更不必知道在下爲什麼要這樣做,你 那人道:一夫人無需知道在下是什麼

,更是淚眼婆娑的道:「你……。」

不能這樣做。」 蘭亭玉女常惜惜獎聲,道。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 「爲了一雙無辜

爲什麼?

經有了妥善的安排麼? 那人暗中問道: 「你們的孩子不是已

上做了手脚,萬難逃過他的毒手。 蘭亭玉女常惜借道:「他早在孩子身

他惡貫滿盈之日,他死亡之後,夫人還有那人傳音道。「在下下葬之時,就是 什麼可害怕的。」

不行,不消除孩子身上的惡因,總是禍害 **找不能再讓孩子受傷害。** 蘭亭玉女常惜惜螓首連連地搖道:

上的禁制呢? 那人道: 怎樣才能消除令郎令媛身

我那 孩子們身上的禁制。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 一天和他行禮成親,他就那一天解除 他答應過我

那人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所以在稱呼上仍不得不視那人為卜勁蕭制,不能施展傳音神功與那人暗中談話 他要小妹和你商量一事。」她因爲功 蘭亭玉女常惜惜 接着又道。 力受

出衆,氣質絕倫的蓋世豐姿。 四五歲,男的也不過二十多歲,都是才貌

尤其那男的,容光煥發,自然流露着

遠之處,那是一對年輕人,女的不過二十

留下二人,站在無影劍卜勁藩身前丈

顯得心事重重,愁腸滿腹 那女的,强顏帶笑之中,黛眉如結

M80 一種鷹睨鴞視,目空四海的氣概。

你身中之毒別人解不了,他有辦法。」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他要你活下去 那人一皺眉頭道:「什麼事?」

是什麼人,結果反而誤事 下不能不死,在下一 心口虚寫了八個字,看她虛寫的筆劃, 那人暗嘆一聲,傳音道:「夫人,在 蘭亭玉女常惜惜點了一點螓首,反手 那人道:「那也是你的意思。」 「忍辱負重,爲世除害。」八個字。 開口,他就知道在下

除 必死了,你身上的毒不要緊,他會替你解你這份人才,只要你肯替他效力,你就不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他說他很愛惜

的解藥豈不也無法獲得了 勁藩身中之毒,他如果就此一死 那人怔了一怔 句隱語 ,傳音道:「在下計不 ,真正內涵乃是關心 ,卜勁藩

及此,誤了卜大俠……。」 蘭亭玉女常惜惜忽然輕「咦!」了

聲,道•「他……」 那人反應銳敏的接口道。「對不起

,沒有LL三天的摸索,是出不來的。」是在下把卜大俠引入九曲洞,困在裏面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仰天一嘆,道••「天

人,夫人看着應付吧!」
出,夫人看着應付吧!」 別無選擇了,至於令郎令媛與卜大俠方面 的事,夫人是聰明人,料能想得出補救辦 ,夫人看着應付吧!」 那人又傳音道: 「夫人,事已如此

是寒光疾向自己心口儿去……。他說做就做,話聲一落,左手一翻

辦法阻止那人的自絕。 她所站的位置,除了驚叫之外,簡直毫無 蘭亭玉女常惜僧驚叫了一聲,可是以

?在此冒名欺人!」 人影飛撲而來,喝聲,道。「你是什麼人 ,震落了他用以自絕的匕首,接着,一條 「嗖!」一粒寒星先擊在那人手腕上

音容身法和那凜人的氣勢,在在不同

凡响 蘭亭玉女常惜惜感應之一聲,一聲: ,無影劍卜勁藩親自趕來了

一落哥哥!」投向卜勁藩。

便天不管地不顧的擁在一團。 張接住了蘭亭玉女,他們兩條身形一接 **卜勁藩也是一聲·「惜妹!」雙臂**

子 道指風偷襲而到,點得他剛要站起來的身 聲冷喝道:「小子,你在搗什麼鬼!」 ,又仍然落回那塊石頭上。 那假冒卜 勁藩的人身形一動,只聽一

李大叔,李大嬸與小黑子等人,一窩蜂的 接着人影閃動,吳萊子,萬妙夫人

從隱身之處射了出來。 人的警告,還是不顧一切的衝了出來,把 勁落他們夫婦衞護在中央。 情勢急變之下,萬妙夫人他們那管那

有 冒險出來,居然平安無事,什麼損害都沒 顯見剛才那人只是虛聲恫嚇而已。 而事實也出人意料之外的奇 ,他們

吳萊子他們紛紛跳了出來,那守在四

那是什麼東西雙的。」

「別的四個人竟然視若無覩,不加理會。」

「別的四個人竟然視若無覩,不加理會。」

來了 ,現出了本來面目

萬妙夫人目光一閃,氣冲冲的罵道:

身手,但還是可以說話,苦笑一聲,道。 「請夫人原諒,在下絕無半點惡意。」 絕情書生張不凡中了一指 無影劍卜勁溝與蘭亭玉女久別重逢 無法施展

個卜勁藩提着那石上人在喝問,她立時接 道:「惜妹,我們要面對現實。」 影劍卜勁蘿首先恢復冷靜,鬆開蘭亭玉女 蘭亭玉女常惜惜靈智一清,已見另一

她怎能不驚訝失聲。 子道:「您?……」又是一個下勁藩,教 了他的穴道,道:「小子,難爲你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目光一愕,盯着吳萊

吳萊子一揮手,止住無影劍卜勁藩道

他還是和退去時一樣,單人而去,單

他態度輕鬆,像沒事人一樣直向他們

着來人是他的本來面目,這時只見絕情書生張不凡人皮面具已被揭下

撕的一聲,那人臉上的人皮面具扯下

「絕情書生!原來是你!」

情難自禁的抱在一起,爲時極爲短暫,無

口道。「不錯,那位大俠沒有惡意。」

無影劍下勁藩一旁接口道。「他老人

惜惜併肩而來的男子,臉上帶着高深莫測 的笑容,緩步走了出來。 道你是什麼人了。」剛才那與蘭亭玉女常 「哈!哈!哈哈!他就是不說,我知

人而來,身後並未帶來新的打手。

身前走來

吳萊子放下絕情書生張不凡,同時解

出

「先不要……」

道··一參見山主!」身子便慢慢的矮了 動起來,發着顫抖的聲音,輕得蚊子似 面色突然變得又青又白,全身止不住的抖

心裏好難過 絕情書生張不凡矮下去的身子忽然一 「哼!沒出息的東西!」萬妙夫人看 ,罵了起來。

得

什麼?」 個,接着一挺腰直了起來,望了萬妙夫人 一眼,灰白的臉色紅了一紅,訕訕的道: 「夫人罵得是,在下死都不怕 ,還怕他做

黑,倒黑得他神智一醒,暗道一聲。「是 呀,反正是一死,還怕他何來!」此念一 自覺的提不起反抗的勇氣,萬妙夫人這一 威之下,心理上無形之間已爲之被制,不 免,也非死於山主辣手之下不可,只因**積** 絕情書生張不凡不是不明白,再是告饒求 ,立時恢復了自己的尊嚴和勇氣,挺起 常言有道「狗急跳牆, 人急拚命。

笑一聲,道:「看來這四週的設置被破壞 ,都是你搗的鬼了。 山主臉上肌肉微微的顫動了一下,冷

勇武之氣立時倍生, 昂然一笑, 道: 「明 人不做暗事,都是在下所爲。」 絕情書生張不凡一旦突破心理枷鎖,

西! 那山主目光一厲,喝道:「該死的東

一個人能不死。」 絕情書生張不凡麻着頭皮笑道。「那

那山主道。 一樣的死 ,你却要死得 忽然

口氣。一吳萊子聞言大笑道:「小子,你好大

葉中電射而出,直奔吳萊子。 沒有上前,反而微微一側身,就在他微微 老匹夫,自速其死!」 一侧之際,只見一道金光,從一棵古松枝 銀笛專諸呂錦光猛然喝一聲 他喝聲中,自己並

光之中,隨之金光一飲,地上多了一條手 交繞了片刻,只聽一聲厲說慘叫,發自金 樹影之中退去。 臂和一把金劍,同時,飛起一道人影,向 住那道金光,叮!叮!噹!噹!不絕耳的 好!」身形一横,一道銀光漫洒而出 無影劍卜勁藩口中喝了一聲·「來得 ,迎

不凡之間

吳萊子橫身擋在那山主與絕情書生張

惡貫滿盈的日子了

惜

,道··「惜妹,不要怕他,今天就是他

無影劍卜勁藩伸手拉住蘭亭玉女常惜

,一翻雙眼,道…「小子,取下

重大。」

• 「你多活一個時辰,所付的代價加倍的

,又不便第二次出手,只好冷笑一聲,

道

步,畏縮的向那山主身前走去。

,毐苦的望了無影劍卜勁潛一眼,移動蓮

蘭亭玉女常惜惜臉上的容光一閃而熄

山主一指落了空,他爲保持自己的身份

特山主出手點來,人已先行一步幌肩急退 暗中早作好了應變準備,他察害觀色,不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置自己於死地,

,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置自己於死地,絕情書生張不凡素知這位山主心黑手

微一笑,道··「惜妹,過來!」 那山主目光轉向蘭亭玉女常惜惜,微蘭亭玉女常惜惜接口道··「他……」

的

你的人皮面具來!」

弟 有了改觀的進步。」 ,可喜!可賀!士別三日,你的快劍又 銀笛專諸呂錦光證嘆一聲,道:「兄

否?請!」 無影劍下勁藩劍眉一軒道:「堪承教

咱們情如手足,旣共妻,又共子……」 銀笛專諸呂錦光微微一笑,搖頭道。

輕輕一

,屈着一指

,迎着吳萊子來手

看來他那一手輕鬆平淡至極

但吳萊

一步,轉到無影劍卜勁蔣身後,輕輕的道水一樣,一傾而下。但他人却虛軟的退了

「他就是呂大哥,銀笛專諸呂錦光!」

副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的神情 無影劍卜勁藩楞了一下道:「是他?

山主哈哈一笑道:「兄弟,別來無

者再三,最後秀目中淚水像缺了口的黄河

蘭亭玉女常惜惜臉上神光數易,猶豫

留下這份珍貴的醒覺吧!」

生死存亡,惜妹,讓我們夫婦在武林之中

!」右手一探,疾如電光石火,直奔那山

吳萊子大喝一聲,道:「手下見眞章

人

得太遠!」

,道··「是又怎樣!亮出你本來面目!」

那山主哼的一聲,道·「憑你! 還差

想開了,捨不得犧牲的人,永遠是弱者 凝視着蘭亭玉女常惜惜道:「惜妹,我已

也永遠是人家爼上魚肉,只有捨得犧牲的

,才能 私除私念,轉弱爲强,與他一拚

吳萊子扯下臉上人皮面具,摔在地上

那山主大笑道:「原來是吳萊子!」

頭人變了心啦!

那山生哈哈一笑道:「卜勁藩你的床 蘭亭玉女常惜惜掙扎道:「不!」

無影劍卜勁潛理也不理那山主

,正目

牲的精神是打落門牙和血吞,惜妹,犯得 的尖聲狂叫道:「你胡說!」 無影劍卜勁藩淡淡的一笑,道:「犠 蘭亭玉女常惜惜氣得全身皆顫,失態

是発了 你量大如海,小兄又怎能和你計較,你還 着和他生氣麼?」 銀笛專諸呂錦光一笑道:「卜兄弟 吧?」

舊僧衣的窮和尚,隨着話聲出現在大家視那麼和我老和尚活動如何?」一個身穿破 好說,好說, 施主的度量也不

> 是你。」 那和尚微微點頭道。「你想不到我老

和尚會來,我老和尚更想不到巧手人魔是 和尚,說出來的話,沒有半點和尚味道 你呂大俠,意外啊!」火工和尚就是火工 吳萊子雙目一皺,聳了一聳肩頭,問 「大師是?…

鐵佛寺的火工和尚,順便告訴你一句話 你老施主所邀約的朋友,都不會來了!」 火工和尚道:「老和尚是火工 吳萊子聽得臉色大駭,額頭上的汗珠 和尚

可見,他現在是多麼的驚悸和絕望。 像湧泉冒出來,緊張地道:「他們……」 不知有多少,從來沒有這樣緊張過,由此 他不是等閑人物,所經過的大風大浪

個鐵佛寺的火工和尚能創出什麼奇跡來。 個人能是他的敞手,當然,他也不認爲一 多高的本事,放眼在物諸人,可說沒有 前這位銀笛專諸呂錦光深藏不露,不知有 所以,難怪他緊張得失去了往日的遊 要知,他剛才一伸手之下,已測出當

大袖一甩,一道黑光脫袖而出,直射吳萊也盡過心力了,請坐過一旁艨毐去吧!」 戲態度。 和尚微微一笑道。 「老施主,你

子。吳萊子吃了一驚,身形一側,抓手抄 去,黑光入手一軟,原來是一粒丸藥。 他猶豫了一下 ,無影劍卜勁藩叫聲,

道。「你老人家放心,服下去就是。」

火工和尚道:「那你就等着看吧。」,當今之世另有別人解得你身上之毒。」 銀笛專諸呂錦光笑道:「我就不相信

來

有身形一縮,退了五步。

吳萊子一招受挫,忽然哈哈大笑了起

只覺指力一洩,所望難成,急切間,他只 就他那深厚的修爲內力,也是抵擋不住 股奇寒無比的暗勁,像利汉般刺骨奇痛, 子的感受却與旁觀者大大的不同,但覺一

綫內,拖拖拉拉的走了過來

道:「人無傷虎意,虎有害人心,那就一臉上緩緩的一掃而過,點着頭自言自語地 錦光。銀笛專諸呂錦光目光閃動,從大家不是,他就是江湖人見人讚的銀笛專諸呂恙。」撕下人皮面具,現出本來面目,可

•道•「老夫知道你是誰了。」 吳萊子道:「巧手人魔!」 吳萊子一怔,答不出話來了 那山主笑道。「巧手人魔又是誰?」 那山主目光一冷,震聲道:「誰?」

M82

老和尚,你敢賭點什麼東西?」 銀笛專諸呂錦光熙!熙! 地笑道: 尚道·「我和尚的命。」

銀笛專諸呂錦光一笑道: 「你的命不

你算什麼東西!」 這時,吳萊子早已將那 銀笛專諸呂錦光「嗤!」的一聲,道 萬妙夫人道··「也賠上我一條命。」 粒丸藥服下

會交上你這樣的朋友……」 無影劍下勁藩接口道:「我眞瞎了眼,怎 不理會他們的口舌,坐在一旁調息去了。 萬妙夫人杏目一鼓,就要反口相譏,

銀笛專諸呂錦光笑道:「你那裏是瞎 不過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罷了。

已被氣得逆血翻轉,張口吐出一口鮮血。只聽「哇」的一聲,蘭亭玉女常惜惜」和口如刀,一派陰險毒辣的姿態。 樣害羞……。 ,你已是生了兩個孩子的了,爲什麼還這 銀笛專諸呂錦光哈哈大笑道:「惜妹

被激得怒火攻心,大喝一聲,道:「賊子 我今天就要爲人類除害了! 敦可忍,孰不可忍,無影劍卜勁藩也

笛專諸呂錦光…… 話聲中,奇形快劍一挺而起,直取銀

之王,那麼這火工和尚就要特別在意了。 驗,如果火工和尚的藥物眞能解開那毒中 是吳萊子的生死,而是火工和尚藥物的效 是吳萊子的生死,而是火工和尚藥物的效 是與萊子的毒傷誰不關心,就銀笛專諸 他多活片刻,待吳老兒毒傷好了再說。」 火工和尚輕喝一聲道。「卜大俠,讓

> 中却絲毫不懈地注視着吳萊子的反應。 銀笛專諸呂錦光表面上冷笑連連,暗 無影劍上勁落長嘆一聲,收劍而退。

句話而暫時平息了下來。 一場即將爆發的熱戰,却因火工和尙

們都來吧!把你們一網打盡之後,我就可 優越姿態,口角噙着一抹欣賞者的微笑。 擁着這可愛的天下第一美人,高枕無憂 ,銀笛專諸呂錦光有着勝利在握的充份 他暗自得意地叫道:「你們來吧,你 ,心理上仍然保持着「靈貓戲鼠」的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轉移到吳萊子身

他的臉色却由青轉白,漸漸有了血色。 上忽然冒出了一層黑氣,黑氣緩緩上升 **敖在他想得高興的時候,吳萊子的身**

的樂享艷福了。」

眼中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鐵和尚。來了一個和尚,這個和尚他熟得很,是他 被他解去了……」一念未了,只見峯頂又 火工和尚真有點名堂,我那毒中之王居然 銀笛專諸呂錦光暗中一震,忖道:

事 **連的絲囊,拋給火工和尚** ,接着!」鐵和尚揚手將一隻黑色珠子串 跑上峯頂,便大叫大嚷的道: ,一切順利,這裏又給你找來一件證物跑上峯頂,便大叫大嚷的道:-「下面的 鐵和尚也是一個不大像和尚的 和尚

光臉色大變,飛身向那黑珠絲囊撲去 那黑珠絲囊一現之下,銀笛專諸呂錦

飛了回去,落在原來站身的地方。捲得銀笛粵諸呂錦光溪來的身子,凌空倒 我退回去。」僧袖一拂,一股無形罡力 中唸出了一聲「阿彌陀佛」,喝道・「與 這時,那火工和尚忽然神態一正

> 佛! ,目光一注之下,又唸了一聲・「阿彌陀 接着,那火工和尚伸手接住黑珠絲囊

子 聲厲噓,嘯聲尖銳刺耳,令人心悸神衰 同時,那四個守在四方從未一動的漢

出 撲過來的四漢子,那四漢子對火工和尚發 火工和尚在此,那還容得你爲惡逞兇。. 火工和尚冷喝一聲道:「畜孽,有我

那寒星便沒入他們背心之內。 發出的寒星快,只聽「卜,卜,」兩聲, 一聲,不敢再行前撲,折身向峯下飛逃。 可是,他們的速迅度,那有火工和尚

着 入林中的人,這才發出一聲慘號之聲,接看得一楞,謝在他一楞之下,只聽,那奔

狂叫道:「你破了我的『陰火死網』,週樹林。銀笛專諸呂錦光看得心情大駭 是什麼人,我要和你拚了!」身形一冒而 再次撲向火工和尚。 你

他也不顧一切的向銀笛專諸呂錦光樣去。一聲,道••「勁藩,快退下來,你……」 去。同時,吳萊子忽然挺身而起,大叫了 一片劍光,撥浪般向銀笛專諸呂錦光捲過 無影劍卜勁藩大喝一聲,振腕洒出了

,也各自大喝一聲,撲了過來。 這時,銀笛專諸呂錦光也揚聲發出

的寒星,似乎有着天性上的恐懼,大叫 喝聲中,袖中飛出四點寒星,分取那

外,別人不知道罷了

樹林之中。 超林之中。 超林之中。

頃刻之間,那黃烟便蓋滿了整個的四週林中冒起一陣陣的黃烟。 這種變化太快了 。銀笛專諸呂錦光也

四

雨,臨頭罩來,他一式「翻雲覆雨」,避 吳萊子的身形剛剛接近,只見滿天血

呂錦光就這樣消失了 那裏。地上落滿了一地碎內片,銀笛專諧 藩望去時,只見無影劍卜勁藩婉痴的站在 過那陣血雨,身形落地,再向無影劍卜勁 顯然,無影劍卜勁藩也不相信眼前的

事實,他被勝利冲昏了頭,楞在那裏。 了已死的銀笛專諸呂錦光自己與火工和尚 當然,事情不會沒有理由的,只是除

生作用,因此,銀笛專諸呂錦光自己都不讓不露的「絕滅神功」時,那勁力絕不發藏不露的「絕滅神功」時,那勁力絕不發讓不盡的「絕滅神功」時,那對穴的勁力專諸呂錦光時,就用無形氣勁,封閉了銀笛 知道火工和尚巳經在他身上下了禁制。 該死的是他竟然暗起兇心,要以他的 原來,火工和尚當初拂袖震退銀笛專

突然收縮 施展「滅絶神功」,禁制立生反應,心肌 「絕滅神功」置火工和尚於死地,他這樣 威力奇大的 時間的巧合,無影劍下勁藩又使了一 ,一口眞氣就提不上來了。 「火樹銀花」,於是,銀笛

專諸呂錦光死得慘不忍覩 一片空白。忽然,小黑子大叫一聲道•• 時間停頓了 了一下,大家心中似乎有了

那二個和尚怎麼不見了? 火工和尚不見了,鐵和尚不見了 樹梢上的黄烟也消失不見了

片和煦的陽光之中了 週散去。當頭碧空萬里,他們已沐浴· 峯鱝上的濃雲密霧也翻翻滾滾的向

黎仁超勇奪七星刀 武林轶事 麥海雲。文

夜歸人看了,也會向她們多望一眼,商塲華燈高照,艷女如雲,就算在岸上走動的 各地商家非常活躍,因此到妓寨尋歡作樂 稱爲水街,至於水月仙舫的妓艇,却是永 棚尾一帶,其中有些紫洞艇橫列在河面, 是「陳塘」,至於水上妓院,那就首推鬼 的甚衆,岸上的妓院當中,最有名氣的就 經營的妓寨生意,該處就是鬼棚尾,那時 水月仙舫」,乃係一名姓趙的中年婦人所 大盗,故此她很有聲望,再又因爲大鶏六鶏六那一對薄刀,曾經在江湖上殺過許多 一來大鷄六本人有些武藝,妓艇兩邊掛城就是趙大姑,綽號大鷄六,又稱六嫂 後站得穩,水月仙舫亦無例外,它的老板 足意料中事,不過,有本領經營披艇的人 的生意愈好,這種妓院的尋芳客愈多,那 遠泊在岸邊,因此它比較規模較大,晚上 尾附近,隨時可以召集三幾十名打手,僅 是蘇黑虎的情婦,蘇黑虎根本就沒有結婚 一兩個武功相當傑出的師傅作爲保鏢,然 ,俱以仙舫爲名,其中有一個仙舫叫做 把她視如正室,那個黑虎館就設在鬼棚 闊邊的短刀,其薄如紙,稱爲薄刀,大 來大鷄六本人有些武藝,妓艇兩邊掛滿 都要拜會當地惡霸,倘非如此,就要靠 舊日廣州最繁華的時期,水上有妓艇 ,也可以保護水月仙舫

> 虎與大鷄六更加情意綿綿。 ,不怕給匪帮侵犯,在這種情况下,蘇思

他老人家的健康欠佳,經常夜間咳嗽到天 分有義氣的教與史剛借給我五百兩銀經營 哥拔刀相助,你可否賜助呢?」 做一點事,如果到時有些困難,勞煩怨虎 亮,我很想在他沒有病入沉疴之前,替他 本錢,我受恩於他,愧無以報,近來聽說 裕,從來沒有向我收取利息,更不會追討 水月仙舫,然後有今時今日,史剛很是富 ,說· 黑虎哥,我們這一行的生意,多 人在艇上飲酒賀歲,大鷄六忽然嘆息一聲 有一年初春佳日,大鷄六與蘇黑虎兩

鷄六,你所指的人,是否那一位史老先生 喚做七星刀,乃係天下七大寶刀之一,大 氣勢的花園,叫做剛園,那一柄掌門刀 的掌門人,此人由北南下,築了一座很有 **那一區有一個老翁叫做史剛,乃係天山派** 蘇黑虎說。「我早巳聽說過廣州大北

做廣東十虎,剛才我問你之事,究竟意下 真是見 職廣博,我一講出更老頭子的名氣 你就知道他是天山派的掌門 大鷄六喜形於色,說:「黑虎哥,你

M84

難呢?」 拔刀相助,二來他贈你鉅金,經營水月仙虎應該把他看做老前輩,倘有困難,理該 蘇黑虎很鄭重的說:「一來史剛是北如何呢?」 拔刀相助,二來他贈你鉅金,經營水月 方重要的人物,到南方隱居,我們廣東十 爱,當然要拔刀相助的,究竟他有何種困 舫,你想報答他的恩惠,我們兩人旣然相

,後來他逐漸衰老,忽然離開,仍在廣州的美色所惑,相好起來,隨後史剛到南方的美色所惑,相好起來,隨後史剛到南方 手上的武功不弱,他在六十歲賀壽的時期訴你吧,史剛今年七十一歲,雖然病倒, 的 蚣,夜間出沒,盗取豪門富戶的珠寶,偶路英雄雲集,其中有一名女匪喚做飛天娛 仍然十分結此,那一年他在河北賀壽,各 說來話長了,還是簡括一點把這件事情告 一個地方,朱虹是個女飛賊,决不會經常概是十一二歲左右,始終仍是審養在甚麼 的孩子找出來,照情形看,那兩個孩子大,找到了朱虹,自然會把兩名僅有十多歲 他老人家最大的一種心願,如果黑虎哥肯 剛渴望有人替他把兩個孩子找回來,那是 朱虹一怒而去。兩個兒子亦給她帶走,史 兩人看做親生骨內一般,非常愛護,後來 以及四鄉幹沒本錢的生意,史剛沒有子女 然跟着各人到河北史家大府賀壽,當時史 ,飛天蜈蚣却有兩個兒子,並非史剛生養 全力協助,我相信你們集了廣東十虎之 ,但與史剛同居的一段時期,史剛却把 大鷃六聽了,忽然滿臉愁容。說: 區區一個飛天蜈蚣的行踪,不難獲悉 二歲左右,始終仍是審養在甚麼

> 把他們接回來,就算沒有朱虹,史老頭子露臉,如果找到孩子的踪跡,由史剛親自 也是非常高興,那時必有相當大的賞賜 **身今晚再到史剛那邊探聽飛天娛蚣朱虹的** 些,如果黑虎哥真有此意,拔刀相助,我 來。也是值得去做的,我想說的話只是這 故此,這一宗生意,就算站在正湖立場看

各方面的知名人物接觸,也許會有一點風 黎仁超商量,因爲他在當押店做頭櫃,跟 ?你姑且向史剛打聽一下,另一方面我跟 格稱做飛天蜈蚣的女人, 格稱做 成天蜈蚣的女人,一定是行踪無定金剛,我們也不怕他,問題在這裏,有資 東十虎携手作戰,射算此人是銅纖鑄成的物,當然知情,如集有一個目標,我們廣 一皺,說。「大鷄六,你自己也是江湖人 **照虎,一雙媚眼透出無限情意、此情此景** ,蘇黑虎無法推辭,慨然答應,但却眉心 ,史剛長年臥病,如何知道她的下落呢 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大鷄六窪望住蘇

等。」這番話反映出蘇黑虎雞是有心帮忙 然不出所料,大鷄六夜間往見史剛,查問 然不出所料,大鷄六夜間往見史剛,查問 然不出所料,大鷄六夜間往見史剛,查問 然不出所料,大鷄六夜間往見史剛,查問 留給這兩個兒子,到時她也不必再做女飛款說我不久於應世,我的全副家產,全部 幾句好話,盼望她從速帶兩個兒子回來, 軌外行爲對不起我,我也不再計較。」賊,至於他以前所幹的事情,就算有甚 ,至於他以前听幹的事情,就算有甚麼 如果你有辦法找到朱虹,務請替我說

大鷄六把這番話轉告蘇黑虎,蘇黑虎

信她一定答應的,照情形看,大概是史老 我們辦事就比較容易,只要找着朱虹,相 笑了笑,說:「既然史老頭子有言在先, 子早日回家,那就簡便得多。」 她决不會一怒之下帶走兩個兒子的,不過 **偷歡,給他發覺,逐出家門,倘非如此,** 頭子患病在床之際,飛天蜈蚣曾經跟情郎 ,史老頭子告訴你前事不計,務求兩個兒

否則,我們一定有辦法把她找回來的,你 行踪,除非她已經離開廣東,無法追踪, 剛想找她算賬,那就弄巧反拙,至於她的 蛇,担心飛天蜈蚣朱虹發生誤會,以爲史 鷄六,你仍是留在水月仙舫等候消息好了 放心好了。」 ,此事絕對不能洩漏半句,否則,打草驚 說到這裏,蘇黑虎很冷靜的說:「大

段落 聽了心上一喜的,於是這件事情暫時告一 蘇黑虎說得如此鄭重,大鷄六當於是

告。 法找尋朱虹,現時已經有了眉目,特此奉 超說道:「大鷄六,我從蘇黑虎口中獲悉 六到該處相敍,談及飛天蜈蚣朱虹,黎仁 一起國聚,心裏也覺高興,故此,想盡辦 史老先生渴望把兩名兒子找回來,同在 人到附近的天香樓小酌,派人召喚大鷄 三天之後,有一 晚,蘇黑虎跟黎仁超

氣,必然屬實,大鷄六聽了,欣然點頭 低聲問:「朱虹現居何處呢?」 這番話是低聲說出來的,看來很有神

赊跡,她曾經一度離開廣州,逸赴韶關,,只是透過捕快陳廣之口,然後知道她的

黎仁超說:「我並非直接找到朱虹的

重,別說捉拿蜈蚣,就算真的有一頭猛虎,蘇黑虎說。「我們所用的魚網有三十斤 看見蘇黑虎和大鷄六,速忙趨前詢問究竟 住向樹林那邊飛奔。兩人到達該處,已經陳廣兩人,先後從鼓樓飛躍城牆之外,跟 ,也無法擺脫。 趣前解開繩索,跟手把那一個重達三十斤天下的七星刀,聽了欣然點頭,於是他們算她不垂涎史家的財產,也希望得到名震

些家財就給族人你搶我奪,輪不到你們分 ,去遲一步,恐怕他咽了最後一口氣,那言,把整副家財連帶寶刀分贈你們三母子

把朱虹手到擒來。 放在樹林之內,迫朱虹朝着那個方向走動 ,自動跌進圈套,這一招漁翁撒網,果然 原來五人密斟的一種計劃,利用魚網

過外的魚網用火焚燬,然後分別越過城牆

回到城內的街巷來。

,非常堅韌,無法用刀砍破,她變成了網網也辦不到,因爲那種魚網經過油浸多次 刀法一時施展不出,想用那柄鋼刀割裂魚 朱虹雖然身上有刀,但因跌在網內 ,雖然切齒痛恨,但却心裏吃驚。

很輕鬆的先由大街轉入橫巷,到達大北那

,半個人影也沒有,他們幾個武林高手,

天亮之前,照例靠近城門的大街小巷

的身邊。」 門人史剛求情,希望你回心轉意。回到他 並非想把你獻給官方,而是替天山派的掌 手叫做陳廣,乃是捕快,我們合力捉你, 的一個武林高手就是鐵指陳、另外一名高 飛天蜈蚣,這回你插翼難飛了,跟你交手 就在那時,大鷄六走近一點,說:「

> 然後入內 越牆而出

來高去,簡直不會把城牆看在眼裏,又再

,飛撲到山邊的

「剛園別墅」

雖然北門仍是緊閉,不過,那些人高

冷笑一聲,說。「如果真是史剛求我回去 ,為甚麼他不親自到此地向我求情呢? 大鷄六柔聲說:「並非他不想跟我們 朱虹雖然身在網中,仍有一股豪氣

頭子危在旦夕,不是想見你那麼簡單,還的話每一句都是响噹噹,並無虛假,史老 盼望你把兩個兒子帶回史家,當衆說出遺 朱虹,憑着我蘇黑虎這個金漆招牌,所說 說出來,而且十分鄭重的說:「飛天蜈蚣 來,而是他老人家病重,實在走不動。 輪到蘇黑虎開口了,他把史剛的願望

M86

就是鐵指陳,必須懇求他帮忙。」 樓裏面,如果我們聯手抓她,相信她是逃 看來飛天蜈蚣必在鼓樓附近,甚至躱在鼓 影,陳廣不敢密告官府,担心多生枝節 好,曾經夜間追踪她到鼓樓,便即失去踪 地犯過三次案,捕快當中只有陳廣輕功最 財物,最近忽又潛回,去年冬季曾經在此 在東江一帶幹着沒本錢的生意,胡取富室 不了的,廣東十虎當中輕功最好的一個人

賜惠,我們仍是非常感激的,請各位看在 蘇黑虎的臉上,帮忙這一次。」 ,事成之後,就算史老頭子沒有巨額賞金 大鷄六說·「此事有勞各位兄弟帮助

除了初春上元節,縣官大人率衆前往鼓樓 樓共有兩處,乃係東鼓樓與西鼓樓,每年 天蜈蚣一定是逃不了的,不過,廣州的鼓 鷄六,我們有五個人,武功出衆,相信飛 吧,就算捕快陳廣也把他拖進來,連帶大 多有些準備。」 鳴鐘祭鼓之外,平時沒有人走近,夜裏更 加荒京,此行說不定會發生劇門,我們必 ,請黎仁超鼎力帮助,黎仁超說:「這樣 蘇黑虎在旁聽了,當然加一兩句說話

蜈蚣,未必手到掐來,故此要另想辦法。 天蜈蚣的大名,認爲五人合力制服那一條 黎仁超一向計謀出衆,他早已聽到飛

手。 究如何捕捉飛天蜈蚣的妙計,半醉然後分 當時,三個人在天香樓飲酒,詳細好

展州的鐘鼓樓,又名醉樓,分東西兩再度飲宴,决定如何進行夜間出擊。 之一的鐵指陳以及捕快陳廣,同到天香樓 過了兩天,黎仁超果然另約廣東十虎

> 習例,凡是有慶典,例必鳴鐘擊鼓,那兩 上面那一層却是可以住人的,依照清朝的 處,本來有兩層,但已局部荒廢,不過 久之,兩廣總督滿榮,索性讓它自生自滅 鼓,因爲該處太過荒凉,建築在城樓之上 個地方的銅鐘,俱是重千斤過外,還有大 沒有半點燈光,仍可想像得到,此人輕功 躍過來,靠近城門,便即消失,當時早晚 飛的蜈蚣,絕非容易。那晚,三更時份 以及黎仁超等人,想到該處擒拿這一條會 歇息之用,倒是很理想的,不過,蘇黑虎 而已。飛天蜈蚣朱虹選擇那地方作爲晚上 十分厲害,必是飛天蜈蚣朱虹。 條黑影一定是到東鼓樓上面歇宿的,雖然 開城,深夜城門緊閉,故此他們斷定這一 色漸暗,他們突然看見一條黑影從遠處飛 觀看外邊的動靜,在西鼓樓那邊守候三晚 五人在城樓附近的一間豆腐店歇宿,輪流 ,仍是找一間豆腐店歇脚,未到五更,月 ,毫無跡象,轉移陣地,到東鼓樓這邊來 ,故此,等閒之輩,不敢住在那裏,久而 上元節,照例派人到該處鳴鐘擊鼓

落低,比不上他們,只好在下邊接應,蘇黎仁超,雖然手上的武功不弱,但却上高 好的就是鐵指陳,其次是捕快陳廣,至於 就依照原定計劃去做,五個人當中輕功最 詣,他就跟大鷄六兩人押陣 黑虎是個彪形大漢,更加談不到輕功的造 他們早已定下捉拿蜈蚣的計劃,那

晚插翼難飛,然後動手。 林襄面,佈下天羅地網,認爲飛天蜈蚣這 一切,在東鼓樓向城門之外伸展的一片 他們預先已經看清楚地形地勢 ,佈置 樹

看史剛有何吩咐 下,一方面監視朱虹的行踪,另一方面看盛的晚餐,各自散去,只有大鷄六暫時留 幾位好漢已經完成任務,吃了一席豐

激大鷄六,並無怨恨之情,兩人都是女流回到史家來,歸功於大鷄六,她也着實感 然後離去。 之輩,很快就談得來,大鷄六一住三日 朱虹從史剛口中獲悉,這一次她能够

臨走時她還看見朱虹侍候史剛就像

又是一日,幾位英雄好漢重聚天香樓個賢良主婦,心裏暗自稱奇。 談及此事,引以爲奇,大鷄六說:「朱虹 這個女人實在變幻無常,忽然是一名飛賊 ,忽然變成家庭主婦,這種女人,眞是可

蘇黑虎說:「不管怎樣,她能够侍候

就愈加死得快! 你們都看錯了,朱虹愈是慇懃侍候,史剛 黎仁超在旁聽了,臉色一沉,說:,使他多活幾年,也是好的。」

柔聲叫喚了一句:「剛叔叔!」跟住退下

大鷄六單獨把朱虹引進史剛的寢室,

,讓飛天蜈蚣朱虹單獨留在寢室之內。

這一種行徑也是黎仁超事前計劃出來

時撒手塵實呢?只是時間問題。 剛忽然病危,幾名好漢先後走進剛園作客 時他們只是隨便猜測,怎料句日過後,史裏明白,登時心上一寒,替史剛担心。那 ,驚聞此事,已經無術回天,史老頭子何 不必解釋,絃外之音,他們一聽就心

我死了,仍要物歸原主。」山派的掌門刀,而且是開啓寶藏的秘匙 侍候、湊巧朱虹有事走出,史剛忽然而住 氣說了一句: 當時大為六有一晚在史剛的病榻之前 「七星刀藏在墓裏,它是天

大寫六引以爲高,再行凑近一點,問

飲,有說有笑,竟把育來交手的事情拋於

身份,叫女僕到外邊購買酒肉,跟各人廳

,翌日中午出來見客,竟然擺出了主婦的

當時朱虹就留在史剛身邊,慇懃侍候

很,局勢突變,他倆和好如前。 關之內,翌日仍以貴賓姿態出現,奇妙得

此欣然相聚,至於五名好漢,當晚留在剛寶刀和產業,兩人見面並不埋怨對方,就

剛渴望朱虹回來,朱虹也盼望得到史家的 的,大鷄六如法泡製,果然不出所料,史

> 轉瞬就到達二樓的窓外,飛躍進去。 望了一眼,便即施展輕功,由外牆攀登, 飛天蜈蚣必然從該處進出,鐵指陳向陳廣 達鐘鼓樓下面,但見鼓樓的木門緊閉,上 腦,先行攀登,跟着就是陳廣,兩人到了 面雖然沒有燈光,窓子却是打開的,料想 城牆之上,直趨鼓樓,不過一會,果然抵 鐵指陳一馬當先,用五爪金龍抓住城

部份留下,故此他要撞破那些横杆,然後 陳聳身入內,毫無困難,但因懲枉仍有一 用旋風刀撲攻,鐵指陳已經把雙刀招架 對方由下三路劈來的一刀,跟着他就在空 雙脚落地,就在這時,突然聽到一陣風聲 大喝一聲,外邊的陳廣應聲而入。 中拔刀,人到刀到,雙刀齊出,對方再度 一種障碍物,甚至愈框也是破爛的,鐵指 ·鐵指陳非常機警,連忙向上飛躍,避過 那個窻只是虛有其表,既然沒有任何

,她把他們恨得咬牙切齒,却又無可奈何來,兩人就是四把刀,迫住飛天蜈蚣朱虹人輕功厲害,都是腰間帶着雙刀,舞弄起法的人,不敢怠慢,由於陳廣和鐵指陳兩 別長,但却很薄,知道對方是慣於施展刀常嬌艷的女人,左手握刀,那一柄單刀特常嬌艷的女人,左手握刀,那一柄單刀特 ,只好虚幌一刀,飛身躍出。

,哈哈大笑,連忙拔出兵器走近,鐵指陳 細心的佈置一切,設法擋住鼓樓向城內街 大鶏六跟蘇黑虎兩人早在城外的小樹 大鶏六跟蘇黑虎兩人早在城外的小樹 林恭候,那時發覺一條黑影飛躍出來,跟 林恭候,那時發見一條黑影飛躍出來,跟

• 「七星刀藏在那一個墓裏?」 個。「奇……」字,他瞥眼看見朱虹走入 史剛還未回答,只是在嘴上透出了

,便不做聲。

說出此事,婉惜不 那晚幾個好漢在天香樓聚談,大鷄六 巳,補充一句: 倘不

黎仁超很有心思,聽了就說:「是朱虹闖入,我已獲悉藏刀之處。」 ,你可否把當時史剛所說的每一句話

說的,是麒麟那個麒字,你們是否有此同說,你只是聽到奇字的言响而已,說不定說,你只是聽到奇字的言响而已,說不定說,你只是聽到奇字的言响而已,說不定說完,她果然把它覆述一遍,黎仁超大鴛六說:「這有何難?」

黎兄想說的是麒麟嶺了,是也不是呢?」 黎仁超沒有開口,臉露微笑。 鐵指陳聽了 ,微有所悟,說:「大概

麟嶺比較遠,該處最大的一條村全是姓史,俱是名氣响噹噹的,瘦狗嶺比較近,麒一條康莊大道,通到很遠,近處有幾座山 他也是天山派,無疑的七星刀藏在史家租虎,不知道史大爺是否天山派的人,如果 居住的,史大爺武功極好,他有七個兒子 字有何分別?鐵指陳,請你解釋幾句。」 三個女兒,女的別說了,男的綽號史家七 鐵指陳說:「在五羊城北門之外,有 蘇黑虎衝口而出的說:「奇字以及戲

正合弟之心意,事不宜遲,我們分道揚鄉 黎仁超欣然點頭,說·陳兄所言

談。 立刻到處打聽,三日之後再到天香樓細

之內,一來該墳佔地甚廣,確是一座大墓 刀之處必係雁落平沙那座大墓了 刀旣然是那一派的掌門刀,藏在大墓之內 史家七虎所擅長的正是天山派拳棒,七星 之地,史大爺三代俱是由北方來的,他們 史剛想說的一個字不是「奇」 在天香樓淺斟低 削鐵如泥的七星刀無且得到地下的藏寶, 又請求掘墓,必然引起一塲惡門,想得到 情,史大爺未必知道,如果登門索刀,兼 ,叫做雁落平沙,二來那座慕是史家埋骨 ,倒也合情合理,故此黎仁超認定史剛埋 息,集合各人所獲悉的秘密, 痛飲,分別報告關於史家莊以及麒麟廚 ,分明想對她說知七星刀埋在史家祖墳 很快就是三日 ,大鷄六也抽空趕到 ,那晚幾個英雄人物同 ,而是「麒 他們認爲 ,這件事

忍可以把墓中的鬆陷之處仍用泥土填滿 只好硬着頭皮拚一拚,實行夜半掘墓。 取殉葬的金銀珠寶,不但即晚掘墓取寶 為掘墓要找專門人才,有些人擅長掘墓盗 一邊加 ,當席推薦一個綽號有牙 黎仁超除了這樣說,還多講幾句,認 席推薦一個綽號冇牙山狗的老翁,上一層草皮,在地上行走,絕無異 山狗的老翁

選地卜葬先人骨殖的尋龍客,入黑後,仍理妥,到了那天,各人齊集麒麟嶺,佯作但到塲,至於掘墓所需的器具,亦由福伯約旬日後聯手掘墓,並由黎仁超負責找福 仁超作主,一聲號令,便即鋤斧交加,向來動手,直到凌晨二時,發動攻勢,由黎 萬事俱備 幾個人同意這種措施,另

餘,宰了他再算!」 黎仁超,殺機頓起,走前攔住去路,說:星刀挺了一挺,怒冲冲的搶入園內,看見 「爸爸,此人誣告我們奪取寶刀 ,該殺有

即走開 得好!」便即空手接招 人 伙的臉相英俊,正是夜間抓住雙刀砍殺之邊,一刀斬下,黎仁超在百忙中看見這傢 掘墓之事,最好半句不提,奪了寶刀便 ,心裏暗想,這像伙必是史家七虎之 說完這幾句話 ,於是不再交談,大喝一聲。「來 ,他就飛奔到黎仁超那

那時距離破曉還有一綫,曙光稀薄

的追進去。

廣東十 經走出花園之外。 寶刀作戰呢?難之又難,不過,黎仁超是 此念一起,他就一邊一邊走,三幾步已 空手入白双巳不容易,何况是空手跟 ,索性把對方引開 -虎之一, 難而不畏,仗着他的步法 ,冤得史大爺查問

黎仁超不想拍門,索性踰腦而入,他剛剛是了進去,穿過中庭,轉入內進,便即看走了進去,穿過中庭,轉入內進,便即看是他位是史大爺了,黎仁超不想驚動他,特急忙忙的退出,但已給史大爺發覺,連步走出來,擋住去路,先問黎仁超是何方數在超沒法抵賴,只好吐實,就腦而入。黎仁超沒法抵賴,只好吐實,就能們了一起, 覺得眼前暗了一暗,定眼看時,才知道他一層道理,只想遠遠的離開史大爺,突然是驅逐他走入弓箭室去,黎仁超不明白這 騙去我的七星刀?」 七虎之一了,爲甚麼串同朱虹 已經走入另外一個長方形的廳子,還有 心上一喜,便即放慢脚步,並不追殺,只超所走的路正是通往弓箭室那邊的小徑, 虎之一了,為甚麼串同朱虹,施展詭計他索性站定脚步,說:「你必然是史家 花園前後均有通道,史五榮察覺黎仁 ,門巳關上 ,有人擋住它,非鬥不可

?黎仁超,休得胡說!」

七星刀

,已經失落多時,

何以忽然出現

人正是他,他的心事如潮,劇鬥之後,仍

史家第五虎喚做史五榮,包庇朱虹的

闖進門來,並說他是廣東十虎的黎仁超

史大爺聽了勃然大怒,說"「天山」

派

刀,不過,你旣然來了,我就跟你展開一的,你是外人,根本上沒有權力奪取七星 死期已到,不妨說個明白 ,不管史剛死了抑或活着,七星刀俱是我 此人哈哈大笑,說: ,我跟朱虹相戀 「黎仁超,你的

只是負責站在高處遠眺,預防不測之憂。鐵指陳最爲機警,他沒有參加掘墓的工作雁落平沙那座大墓動手,廣東十虎當中, 一聲

報告此事。 麒麟嶺這邊移動 忽然聽到吶喊之聲,火光如龍,由遠處向 ,墓中發掘到了相當成熟 這一步棋子是很重要的 ,鐵指陳看了飛奔下 ,棺木巳露 ,果然不出所

他們 棺 上來,蘇黑虎說:「你們快些開棺, **裹除了白骨有些甚麼,讓我到前面擋住來,蘇黑虎說。「你們快些開棺,看看** 他疾走到雁落平沙那邊,棺木已經搬

腰間卸落, 疾走過去,各人看了愕然,只好把心一橫 ,開棺再算。 說完, 他抓住它向前面微露火光之處 他的身形一抖,九節鋼鞭已從

內看見珠寶, 骨十分可怖 然後把棺木放入墓穴之內 驚,棺中沒有白骨,亦無珠寶,簡直是空 ,愕然四顧,其餘的人趨前看時,亦覺震 好奇心細看, 山派高手的窟穴,經過十分隆重的葬禮 ,確是出乎意料之外 **那座大墓是史大爺的祖墳,兼且是天** ,未必有珠寶,反之,如果棺放入墓穴之內,料想棺中的白 黎仁超與福伯揭開棺蓋一 那就沒有白骨了,他們抱着 望

風燈看看,覺得它有點沉重,不像是竹壳杏心油然而生,把那塊竹壳拉起來,朝着 然是一柄又短又笨重的闊邊刀,一來它太露出一截刀柄,索性把刀柄往外一抽,竟 那麼簡單,突然覺察它由兩塊竹壳合用 高照,竟又發覺棺內有一塊竹壳,他的好認為沒有道理裝置假棺愚弄別人的,提燈 黎仁超到底是押店朝奉,見識廣博

像中的七星刀相差太遠,不由自主的嘆息無光亮,黎仁超認為它是一塊頑鐵,跟想過沉重,二來刀身黑沉沉的一片,刀鋒亦

勢衆, 名家丁 六,另外一個長臉的中年人,握着紅纓槍首的一個英俊少年,雙刀在手,殺奔大鷄 陳兩條鋼鞭彷彿銀蛇飛舞,無奈對方人多 史家七虎傾巢而出,各執兵刄,帶了幾十 ,向黎仁超兜心便刺。 就在這時,一片厮殺之聲隨風而至 難以堵截,轉瞬就殺到眼前來,爲 ,如狼似虎的攻來,蘇黑虎跟鐵指

一劈,突然聽到錚的一聲响,對方所握的西,往上一擋,又再往下一劈,只是一擋軟鞭迎戰,只好把那柄好像菜刀模樣的東 火光照耀之處,那些人打作一團,紅纓槍夜色太濃,燈光不够明亮,剛剛看見前面 迎腰抛去,暫時擋一擋,乘機轉身飛奔。 一到 鐵槍竟然削去一截,黎仁超看了驚喜交集 已經朝着他的心窩紮來,他沒有時間拿出 ,施展烏鴉掠翼這一招,向他搶攻,料不,衝過去援助大鷄六,英俊青年雙刀一緊 **鷩非同小可,連忙把兩截刀尾向黎仁超** 叮噹响了兩聲,雙刀俱是剩下半截,這 黎仁超雖然腰間還有一條軟鞭,因爲

依照原來的模樣填好,然後離開麒麟嶺 聲,三十多名家丁連同史家七虎一齊退下 自知不敵,紛紛退後,百忙中有人大喊一 向他們,展開攻勢,殺氣冲天,史家的人 蘇黑虎跟鐵指陳回來看看,先把那座墓 黎仁超連敗史家兩虎,喜出望外,衝

,未見晨曦,無法入城,懶得施展輕功飛黎仁超總算奪了寶刀,那時夜色仍深

住在那個地方,帶着他們,從後門魚貫而越城艦,只好暫到剛園歇宿,大鷄六一直

刀來 口了,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會,竟又顏然巴出鞘,他只是隱約記得起,却是沒法開 藏刀的秘密 倒在床上。 、常驗查問,可惜史剛危在旦夕,刀的秘密,索性走進史剛的寢室,抽出當時形勢危急,幾個人都想知道棺裏 各人看見他忽起忽倒

黎仁超轉身看看,站在房門口的人正是飛趕快趨前施救,忙作一團,突聞步嚴聲,趕快趨前施救,忙作一團,突聞步嚴聲, 們已經抓了七星刀,是也不是呢?」 天蜈蚣朱虹,不覺心上一沉。 未咽最後一口氣,你們不必焦躁,聞說你 朱虹十分冷靜,說•「史老爹暫時仍 ,担心他中風

史家莊討回來的,他說過刀上有七星之形,跟着說:「這一把刀是史叔叔叫我們到 看再看,總是茫無所知,剛才你看見的 我們只是向史叔叔報告此事而已。」 ,指示如何開啟實藏的門戶 黎仁超順勢直落,說了一聲。「是」 ,可惜我們

的人 紁 把七星刀交給我看看,或者看得出它的刀 朱虹嫣然一笑,說。「你們不是史家 ,看不出刀上之紋,理所當然,請你

,熄了風燈,轉身飛躍而出,黎仁超啣尾怎料她仗着手上有了一把寶刀,大喝一聲 窮追,她巳不知去向 黎仁超把燈光凑近一點,黎仁超依了她, 把刀送到她的手上,她佯作光綫太暗,叫 她言之成理,黎仁超信以爲真,把那

黎仁超認爲他一時疏忽,失去了寶刀

七星刀,你不管使用甚麼武器抑或徒手交法之用,關上了門,只有我們兩個,我握塲生死門,此是弓箭室,平時作爲練習箭 即身亡,你是否同意如此安排呢? 鋒,你赢了我,刀是你的,輸了給我,便

之一,究竟是第幾虎呢?」

黎仁超笑了笑,說。「你是史家七虎

字排名,我叫史五榮。」 對方接口道。「史家幾兄弟俱是以榮 「那麼,你是第五虎了 ,閒話休提

發招吧! 「黎仁超,你真的空手接招?

給縐紗帶捲住,往前一拉,他就像是餓狗就愈加吃虧,偶然慢了半招,右手的手腕突然變緊,招招攞命,料不到他愈是搶攻 就勢往他那邊捲去,險些擔了七星刀,至超小跳避開之後,把縐紗帶旋轉了一下,但是給黎仁超閃開的,到了第四招,黎仁 **搶屎似的向前仆倒,刀也拋掉** ,史五榮大驚失色,知道碰着勁敵,刀法於七星刀。削鐵如泥,沒法把縐紗帶斬斷 間取出一條縐紗帶來,迎風一幌,便即伸 領就發招!」史五榮怒不可遏,果然發招 飛步上前,以斜劈橫劈直斬三招進攻, 廣東十虎個個會得使用縐紗帶,你有本 ,有如一條長蛇,他傲然說。 〔史五榮 黎仁超聽了這句話,身形一抖 ,從腰

星刀趕快向牆角飛奔,大叫:「放箭!」 邊聽到錚的 史五榮到底有些武功,剛剛跌 一聲,兩手空空,知道失了七

奪,不料七星刀到了手,驟然聽到史五榮外,不再向他追殺,檢起七星刀,然後定 黎仁超看見他守不住七星刀,喜出望

> ,飛箭已經如蝗射出,俱是向他發射的,梁,躲在巨型的箭垜之後,他剛剛躱起來大叫放箭,這一驚非同小可,趕快衝向箭 之物, 說 果然沒有弓箭聲,他大着胆子上前幾步,果然沒有弓箭聲,他大着胆子上前幾步, 因爲他已躲在箭垛之後,就算有幾枝箭射 刀交還史叔叔。」 追討、盼望大爺作主, 妾朱虹偷刀兼偷漢,躲在史家莊,我奉命 跟着聽到那個人的語聲,叫他走出來,黎 聞呼喝之聲,似乎命令弓箭手停止放箭, 中紅心,仍然沒法傷他,他躲了一會,陡 仁超認得他是史大爺的口音,放胆走出 ,亦卽天山派的掌門刀,因爲史家小「大爺明鑒,這一把七星刀乃是史剛 查明此事,將七星

事,七虎當中僅有史五榮開口,佯作不知超與史家七虎都不敢講及夜間掘墓交戰之人把史五榮抓來,就在弓箭室盤問,黎仁史大爺聽了怒容滿臉,大喝一聲,叫 此刀的來歷,但却承認跟朱虹有染。

剛園,當臉交與史剛,史五榮跟朱虹之事 重,遲早必死,掌門刀到時應該歸他保管 ,由我處置 ,就對黎仁超說•「你可以把七星刀帶返 不必向黎仁超强索寶刀,略爲審問幾句 史大爺認爲此是掌門刀,久聞史剛病

想取 即欣然稱謝 各自分手 黎仁超知道史大爺所講的是砌詞掩飾 回七星刀 ,便即不 由史大爺把他護送到村 ,別的事情,不宜過問 大爺把他護送到村口,的事情,不宜過問,便不聞不問,他此行只是

的名氣更响 ,奪了七星刀,智勇雙全,此事傳出 黎仁超隻身入虎穴,憑着一條縐紗帶 ,凌駕其餘各虎之上。 他

M88

手中取得寶刀,衝出房門看看。

他還沒有走入大堂,聽到花園的步聲

,又聽到父親呼喝之聲,把手上的七

黎仁超已經追近,必然入內,索性從朱虹

,問明原委,大吃一驚, ,忽見朱虹在寢室門口出現

知 道

脫胎兼換骨

併肩闖海陣

了履踐前諾,也就爽然答允下來。過了三個月,兪秀凡果然速登大成,而艾九靈也如約 俞秀凡洗髓伐毛。約定三個月後再來帶走兪秀凡。玄莊大師對這一要求雖覺爲難,但爲 佛是少林寺飽贈之物,持有人可要求該寺為其辦理一件大事。是以艾九靈求玄莊大師爲 取道前往嵩山少林寺。到達後,艾九靈以一座小金佛求見該寺方丈玄莊大師。因這小金

前文提要

.

一番易容,打扮成一老一少,嚴然像祖孫兩人,騎了驢子, 前文書至艾九靈與兪秀凡離開了王家客棧後,兩人經過

玄莊大師歎息一聲,道。「施主執意不肯 ,本座無法勉强了。

上近來可有什麽變化?」 艾九靈話題一轉,道:「大師,你看江湖

發,還是有所見聞了 玄莊大師長眉微聳,道。「施主是有感而

消息報來。 但本寺弟子却常有人行走江湖,每三月,都有 玄莊大師道:「本座甚少在江湖上走動 艾九靈笑道。「在下只是請教大師。

法,暗地襄却是激流洶湧。 玄莊大師道。「江湖上一片平靜。 艾九靈道:「貴寺得到什麼消息?」 艾九靈笑一笑,道··「那只是表面上的看

雄,綠林道上邪魔飲跡,開江湖上從未有過的 金筆點才,在江湖上提拔了不少仗義行俠的英 玄莊大師肅然説道:「近代奇俠艾九靈。

向被武林尊為泰山、北斗、倒該對武林事盡此 得多少。俗語説的好,獨木難支大厦。貴派一 湖上露面,可能他已息隱山林。就算他還在江 湖上走動,但他一人雙目,能見多少,又能顧 艾九靈接道:•「艾九靈已近十年來未在江

心力才是。

整治江湖之道。」 有了艾大俠的光芒,本寺就黯然失色了。可惜 非罪證明確的十惡不赦之徒,不便施下殺手, 的是,本座竟未能和艾大俠會晤一面,讀教他 才,除魔衞道,不遺餘力。本寺因清規森嚴, 玄莊大師沉思有傾,道。「艾大俠一代奇

維護江湖上的正義,還得憑仗貴寺。」 也不過是一個人,怎比得貴寺這等浩大氣勢 艾九靈道:「那艾九靈就算是武功高强, 玄莊大師歎口氣,道:「如果本寺能够辦

到决不推辭。」 有幸了。老朽告辭。」一抱拳,帶着愈秀凡離 艾九靈道··「有大師這一句話,天下武林

玄莊大師目睹艾九靈離開後,囘顧身個一

衲不識此人。」 位灰衣老僧道:「師叔,瞧出這人身份麼? 灰衣老僧搖搖頭,道。「同掌門的話,老

師叔怎的竟會不認識呢?」 叔之右。這人能持本門金佛,自非於於之輩, 入江湖,耳目之廣,識人之多,少林寺無出師 玄莊大師楞了一楞,道:「師叔你多次出

艾九靈道··「是。不過他是天下最好的大敵秀凡道··「是一個看病的大夫?」 艾九靈道。「當今天下第一位名醫。」

艾九靈笑道: 俞秀凡道··「哦!可是兄弟沒有病啊。

一路上艾九靈十分謹慎,故意的錯過了宿

一套劍法的招術變化

練過一招一式,但却熟記一套劍法的要訣,在 俞秀凡很聰慧,再加上肯用心聽,雖沒有

靈喝令篷車停下。 這日中午時分,到了一條小河旁邊,艾九

俞秀凡緩步下車,抬頭看去,只見四週一 ,極目所及,不見一處人家。

式,道:「到了,我們就在此地下車。」

艾九靈道:「是的。咱們就住在這地方

,咱們要找什麼人?」

,大哥只能盡力去做,成敗要看天意了。」人,他肯不肯答允留下你,大哥也是毫無把握 俞秀凡道:•「咱們去見什麽人?

病醫病,無病强身。只看他肯不肯爲你下藥 「兄弟,看大夫總是好事。

走了半月時光。 住的大鎮,以避免洩漏行蹤。曉行夜宿,一蓮

的吐納之術,同時,也解説了練劍的要訣,和 這半月中,艾九靈傳授了兪秀凡打基內功

夜宿客棧時,却練習了打坐吐納。

艾九靈拏出幾片金葉子,交給那趕車的把

車把式回顧了一眼,道: 「這地方很荒凉

車把式心中充滿着懷疑,望望艾九靈和兪

俞秀凡低聲說道:「大哥,這是什麼地方

,咱們不能不小心一些。」

艾九靈道:「咱們到那邊坐息一下吧。」 那是一座土坡,坡下生滿胡草,深秋季節

乎凄凉的感覺。 葉橫飛。這不是深山大澤,但却有一股荒蕪近 草色枯黄,落葉滿地,一陣西北風,吹的枝

小河,却是激流奔騰,水聲震耳 天邊一層雲遮去了陽光,但七八丈外一條

俞秀凡輕輕歎一口氣,道:「大哥,這是 艾九靈道: 小弟覺得這地方有些奇怪。」 「你覺得那裏奇怪?」

,沒有耕田牧地,自然是有些荒凉了。」 艾九靈道:「這地方縱橫二十里沒有人家 俞秀凡道:「太荒凉。」

草一木,都十分悽傷。」 方荒草沒脛,四無人家說它荒凉,而是這地方 一種凄苦、愴然的氣氛,似乎是這地方的一 俞秀凡道:「不!小弟的意思不是因這地

傷心坡。」 艾九靈微微一笑,道:「這地方本就叫做

俞秀凡道:「十里傷心坡,這名字奇怪得

艾九靈道:「並不奇怪,這地方的地質很 不長嘉禾。」

不論水性多好的人,也無法在那河中停留。在奇怪的是,河底兩岸,都生滿着尖厲的石筍, 激流的衝擊之下,必被那石筍刺死。 作斷魂河。河不寬,不大,但却狂流如矢。更 伸手指指那條激流,接道:「那條河,叫

兪秀凡道::「天下有這等荒地、惡水,當

艾九靈歎口氣道:「兄弟,這斷魂河中,

來,可是爲了避人耳目麼? 俞秀凡點點頭,道:「大哥,咱們到這邊不但人無法停留,而且連魚蝦也無法生長。」

M90

白雲禪師道:

白雲禪師合掌當胸,道。「領法論。」欠

玄莊大師道:「師叔準備幾時動身?」

白雲禪師合掌説道:「掌門所命,老衲自

玄莊大師道:「本座希望早得到江湖上消 「掌門之意呢?」

師叔愈早動身愈好。 白雲禪師道。「既是如此,老衲明是一早

玄莊大師道··「好!師叔早去早回,如不

能三月囘寺,至遲不能超過半年。

上所有高人,老衲至少也認識個十之七八,但灰衣老僧沉吟了一陣,道:「中原武林道 一輛篷車前面。 立時放腿疾奔。一口氣跑了十餘里路,到了 再說艾九靈帶着 於死人,離開了少林寺後

簾 趕車的把式,打了一個響鞭,蓬車疾快的 艾九靈牽着俞秀凡躍上篷車,伸手拉下垂

比,沉吟一陣,道:「師叔,看他可是經過了

玄莊大師旣能接掌一派門戶,自非常人可

灰衣老僧點點頭,道。「掌門高見,八成

此人却是從未見過。」

向前奔了過去。 俞秀凡低聲道:「大哥,咱們現在要到那

兄弟 注在兪秀凡的臉上,瞧了一陣,緩緩說道: 艾九靈未立刻回答兪秀凡的問話,雙目 ,恭喜你啦!」

來的面目。」

玄莊大師道:「他用什麼藥物,能够幾個

那位年輕的施主,似是用一種藥物,掩去了本 是經過改扮而來。」語聲微微一頓,接道。「

弟你已經脫胎換骨,進入了另一番境界。」 俞秀凡道:「唉!這三個月來,小弟是經 艾九靈道。「很大的成就。明白點說,兄 俞秀凡笑道: 「小弟有些成就麼?」

耐 常在昏迷之中,只覺內腑中忽寒忽熱,疼苦難 艾九靈道:「對一個修習武功人言,你是

位施主説的話,師叔聽到了麼?」

玄莊大師凝目思索了一陣,道:「適才那

灰衣老僧道。「

聽到了。

玄莊大師道•「他雖未正面説明,但言語

草,和水洗臉,才能够使它消去。」

腐色之後,永遠不會消褪,必需要用另一種藥

灰衣老僧道。「一種苗疆特產的藥草染上

光 個異數。少林高僧果然是佛法無邊,三月時 ,他們竟然眞能够改變一個人。」 俞秀凡道:「大哥,你是説,小弟有了很

勞請白雲師叔,重入江湖一行,也好探聽一些 亂。但咱們少林却是未有聽聞,本座之意,想 之間,隱隱指出,目下江湖似是正醞釀一次大

俞秀凡道:「不過什麼? 我的想像之外,不過一 艾九靈道:「是的,兄弟,你的成就,起

力了。現在,大哥帶你去見一位生性冷僻的高 至於你能有多大成就,還要靠你的天份、毅 笑一笑,艾九靈道:「我也只能領你進門 兪秀凡道:•「這都是大哥的栽培。」 的工作,此後,還有一段艱苦的行程。」艾九靈道:「對你而言,這不過是剛完成

江湖中人,萬萬想不到艾九靈會坐着篷車

秀凡,揚鞭馳車而去。

艾九靈笑一笑,道:「兄弟,敵人太厲害

特異,專生莠草, 眞是不可思識。」

艾九靈道:「不錯・只住了一個人,那人 俞秀凡道:「找人,這地方住的有人?」 艾九靈道:「不是,咱們來這裏找人。」

就是當今武林第一神醫・」

艾九靈道:「傷心谷,咱們要乘船由這條 俞秀凡道:「他住在那裏?」

毒花,佈滿了毒藥,任何人都無法通過這片毒 找到他的。因爲在他住處五百丈內,種滿了 艾九靈搖搖頭,說道:「沒有人能從陸地 俞秀凡道:「咱們不能從陸地上去麼?」

艾九靈接道: 俞秀凡道:「從這條斷魂河去?」 「那是唯一通往他傷心廬的

俞秀凡問道:「他住的地方,也叫作傷心

事,所以,才選擇了這麼一處所在。 艾九靈道: 「唉!正因他有一段傷心的往

也會有個回信來。」 先投東求見,他如是願意接見咱們,自會派出 俞秀凡道:「大哥,這地方那有船隻?」 艾九靈道:「咱們要等兩天了。明天,我

戶,咱們如何一個投法?」 俞秀凡奇道:「投柬求見,這地方不見門

新奇的事情 來。現在, 現在,咱們先坐息一陣,你將會見識很多 艾九靈笑一笑,道:「兄弟,這等奇異的 走遍天下,只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地方

之下, 漸入渾然忘我之境。 帶着兪秀凡行入草叢中,在一處土崖斷壁 盤膝而坐。兪秀凡開始習練吐納之術,

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突被艾九靈低聲喚

,立時被激流捲了進去。 激流之中。原來,兩人自恃水底工夫不錯,想 激流之中。原來,兩人自恃水底工夫不錯,想

不過,他們查明了之後,立刻退走,還未開出重重疑雲,不少人無緣無故的被追蹤、耵梢。咱們連累。所以,江湖上,目下是杯弓蛇影,

什麼大事。」

睁眼看去,只見艾九靈面色嚴肅,凝神煩

俞秀凡低聲問道:「大哥,你在聽到什麼

他們來的人數不多,只有兩個人。」
艾九靈淡淡笑一笑,道:「不知道,幸好 俞秀凡啊了一聲,道:「什麼人?」 人追蹤咱們而來。」

這樣一處隱密所在,原來是早有預感了。 俞秀凡心中恍然大悟, 艾九靈所以要選擇

們瞧瞧看來的是什麼人?」 忽然間,艾九靈站起了身子,笑道: 响

前行去。 兪秀凡站起身子,跟在艾九靈的身後,向

的大漢,正並肩向前行來。 行出草叢,果見兩個身着勁裝,背揷單刀

忽然間,草叢行出兩個人來,兩個單刀大

鬧 漢,立刻停下了脚步。 我去打發這兩個人。」 艾九靈低聲道:「兄弟,你站在這裏看熱

追蹤我們兄弟而來麼?」 舉步向兩人迎去, 一面說道: 「兩位可是 兩個大漢同時撒下背上單刀

了。 這糟老頭子,說話好生無禮,可是活的不耐煩 艾九靈笑一笑,道:「很可惜,兩位這等 ,喝道:「你

這十里傷心坡了。」 有眼無珠,只怕還沒弄清我的身份,就要命喪 兩個大漢相互望了一眼,道:「你是什麼

艾九靈道:「兩人想找什麼人?」

的 左首一個大漢道: 「我們追兩個行蹤可疑

艾九靈道:「那人有個名字麼?」 右首大漢冷笑一聲,道: 「反正不會是你

艾九靈麼?

過,咱們聽說過艾九靈的樣子,决不是你這樣 一個糟老頭子·」

具,道: 艾九靈突然一伸手,取下了臉上的人皮面 「艾九靈是不是我這副樣子?」

出話。 大名鼎鼎的艾九靈,怎會把自己易容改扮

靈怎麼會易容改扮?」 一笑,道:「兩位可是覺得很奇怪麼,我艾九

一的聲譽地位,怎會易容改裝呢?」 兩個人齊聲說道:

束,希望能瞧到你們幕後的人物,但很不幸的 們這般人爲非作歹的幕後人物,所以我改了裝 艾九靈道:「因爲,艾九靈看不到友使你

條路走,一條是你們和我動手,我讓你們三招

要跳下去,再上來,你們就可以走了

艾九靈道:「你們跳到那小河中去,人只 兩位大漢低聲商量了一陣,道:「艾大俠

艾九靈? 兩個大漢心頭一震,接道:「你就是那個 艾九靈道:「我就是你想找的艾九靈。

兩個大漢道:

艾九靈似是巳瞧出了兩人心中之疑,微微

「不錯。以艾大俠在江

是先被兩位發現了。」

之後,再出手攻擊你們。」

左首大漢接道:「還有第二條呢?」

這糟老頭子,你就不用管找誰了。」 艾九靈哈哈一笑,道:「兩位可是找一位

兩位大漢同時一怔,道:「你

艾九靈笑一笑道:「兩位可是有些不相信

「咱們沒有見過艾九靈,不

兩個大漢呆了一呆,望着艾九靈半晌說不

別人也是不會相信了 起來,這件事傳揚到江湖上去,說給別人聽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現在,你們有兩

又如何能夠行船呢?」只覺疑雲重重,思解不信物,歡迎咱們進去,但這水流如此的湍急,會不完了。

子急,只有慢慢的等他决定了。 要見咱們,至少要費上一番思量,咱們沒有法 艾九靈投入了信物之後,笑道: 「他是否 透,但却沒有多問。

勢,但它每一寸水流,似是都在翻動,顯然是 兩人在一片胡草上坐下,望着激流出神 這斷魂河並沒有波濤汹湧,巨浪如山的氣

不知道過去多少時間,突然,一艘小舟使人越覺得它的險惡。 水底的激漩,比外面强大甚多。越看的久,就

逆流而上,漸漸的向兩人駛來

短的靜止。 宗奇處,那就是它在一定的速度中,常會有極 那小船走的不太快,也不太慢,但却有

竟然也找來了・」

俞秀凡道:

「唉!這地方如此隱密,他們

疲累盡復的感覺。」

艾九靈道:「你的進步,實在很快,一切

,只要能夠盤坐着行一陣吐納之術,就會有

俞秀凡道:「我似乎是已經不太需要睡覺

艾九靈道:

「不錯。目下整個中原的江湖

們的行蹤隱密,非要把兩人置於死地不可。」

艾九靈道:「爲了兄弟你的安全,爲了咱

跳河自絕,自然是有所用心了。」

得小兄手段有些太毒辣麼?」

俞秀凡道:「大哥一代仁俠,用手段逼他

怪的感覺。」

艾九靈道:

「什麼感覺?

第一等水中工夫,也很難逃得性命。」

艾九靈搖搖頭,道:「沒有機會,縱然是

們

追查的目標,當眞是榮幸得很。」

艾九靈望望天色,道:「兄弟,咱們今晚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小弟也形成了他 艾九靈道:「還有你的下落。」

俞秀凡道:一追查大哥的下落?」

俞秀凡低聲說道:「大哥,他們能夠逃得

艾九靈搖搖頭,數口氣,轉入草叢之中

忽然微微一笑,接道:「兄弟,你可是覺

上要在這草叢中坐一夜了

俞秀凡道:「不要緊,小弟近來有個很奇

小船逐漸的行到了兩人的身前。只見小船

艾九靈笑一笑,道:「這老兒靜寂的太久中,鋪着一塊白色的羊皮。 。對我竟然如此歡迎。」

的道理,左臂已被艾九靈提了起來,道:「兄 俞秀凡正想問問,何以瞧出了人家的歡迎

弟,提着氣,咱們上船。」 但覺身子忽然騰空而起,越過了一股激流

擠下去三個人。 落在小舟之上 這艘小舟可算是名符其實的小舟,至多嘛

弟,抓緊兩邊的船沿 艾九靈扶着兪秀凡坐好了身子, ,這小舟是特製的,堅牢 道 兄兄

艘小舟很怪,它似是自己在走動。」 的人,如何能夠行數,當下問道:「大哥,這 俞秀凡忽然想到了這小舟上沒有掌舵運獎

艾九靈徽微一笑,道:「這等激流、遊水

,咱們不能確定你是否質的是艾大俠。」 艾九靈接道:「那容易,兩位動手試試就

知道了。_ 左首大漢道:「艾大俠的身份,和我們動 不過,咱們希望

能見識一下艾大俠的武功。」手相搏,那自然有些不值了。

的武功之後,自然會走第二條路。」 左首大漢道: 左首大漢道:「是的,咱們見識了艾大俠 艾九靈道:「拏一枚給我。」 左首大漢道:「有。在下用亮銀梭。」 艾九靈道:「好!你們身上有暗器麼?」 艾九靈道:「你們選擇了第二條路?」

艾九靈接過亮銀梭,托在右手掌心之上 左首大漢伸手從懷中取出一枚亮銀梭奉了

一枚亮銀梭竟然變成了一個銀色的圓球。緩緩把左手合了上去。片刻之後,雙掌一開 兩個大漢呆了一呆,問道:「這是什麼武

鬆手,銀球跌落實地。 憑掌心的内力,把銀球彈了起來,直飛過去。 左首大漢伸手接住,頓覺着肌膚灼疼,一 艾九靈沉聲道:「接着。」掌勢未動,但

熱的燙手 原來,那銀球有如剛從火爐內取出一般 兩個人目睹艾九靈的內功化火,溶變銀梭

的功力,心中大是震駭 艾九靈說道:「兩位是否相信了在下的身

轉過身子, 兩個大漢點點頭,道: 大步向河邊行去。 「相信了。」突然

艾九霧微微一笑,道:「兩位可是要我出 原來兩人看到激流滾滾,心中有些害怕。 行到了河邊,兩個人突然停了下來。

斷魂河中行舟,個中的內情,你很快就會明白,縱然是天下第一等的行船好手,也無法在這 突然發出一聲長嘯。嘯聲如龍吟一般,用

内力送了過去 片刻之後,逆水而行的小舟 ,突然靜止了

艾九靈道:「兄弟小心。」

量、眼花。 加上那激流遊動,搖動的十分厲害,震的人頭 一語甫落小舟突然順水而下 ,快速如箭,

軟的索繩之中。 然間,那奔行如箭的小舟,似乎是撞在一片柔。

簪起了艾九靈的聲音,道:「兄弟放手。」 本能的,兪秀凡鬆開了兩手,一提丹田之 配秀凡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耳際已

氣。但覺身子又騰空而 週圍的形勢。 **偷秀凡這才有時間轉月四顧,打量了但覺身子又騰空而起,落着了實地。**

山不高,但上面却長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草樹 自己已停身在四面山峯環抱的一片盆地上

突然開闢了幾倍,水勢也自然減緩了甚多。激流,通過了一個山洞之後,在這片盆地中 ,濃密異常,掩去原本的土質山色。 這片盆地,也就不過百畝大小,那條斷魂

了一大盤鐵索,另由兩條鐵索由水中盤入鐵架 **激流旁邊,豎着一個高大的鐵架,上面盤**

要拉動鐵索,就可以操縦小舟的進退了。 鐵索,整個的小舟,就由鐵索滑輪操縱, **俞秀凡恍然大悟,原來,水底早已有兩條**

释似雪,髮絲如銀,但驗上却是一片紅光,道 道地地的電頭鶴髮。黑衣老人的身軀高大,高 艾九靈身側,站着一個全身黑衣的人,白

M92

很多人受咱們連累了。」 這樣兩個人物來釘咱們了。」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江湖上豈不是有

艾九靈笑一笑,道:「是的,很多人受了

河邊。 上升,艾九靈立時叫起了兪秀凡,行到了斷魂 艾九靈從懷中取出一塊雪白的方形木板

覺了奇怪、可疑的人人事事,他們就開始追蹤們行蹤的兩人,只是千百個小組之一,他們發 女九靈搖搖頭,道:「不會知道。追查咱

經知道了咱們的身份。」

俞秀凡道:「他們追蹤咱們而來,是否已

功で

他,他又肯收留了你,小兄對你的安排,就成 都超越了我的預期。如是咱們再能順利的見到

十之七八。餘下的,那就容易多了。

兩人在胡草叢中坐了一夜,第二天,太陽

蹤的鐵騎了。」

道上,只怕都已經佈滿了他們追查咱們兄弟行

用指力在木板上,寫了幾個字,揚腕投入了水

激流而下 日光下,那雪白之物,閃閃發光,隨滾滾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還會有別的人追

一番心力・」 到大哥投下水中的信物,那豈不是白費了 大是担心,忍不住問道:「大哥,他如是看不起伏,在數百丈外,進入了一個山洞中去,他 俞秀凡極目望去,只見木板在斷魂河水上

,但他會不會和咱們見面,那就很難說了。」 艾九靈笑道:「信物,他是一定可以看到

的人物,如是他們對咱們太過重視,决不會派功不太高,機智也不夠,所以,算不得很重要

艾九靈道:

「大概不會吧!這兩個人的武

過了艾九靈半個頭。

的且 俞秀凡暗暗忖道:大哥說過,他們是老朋光,盯注艾九靈,一語不發。 此刻,他臉上的神情很難看,兩道烱烱

友了 良久之後,才聽那黑衣老人冷冷的說道: ,怎麼會是這樣一個冷落法。

「你犯了我立下的戒規。」 艾九靈道:「你如是不同意,我怎能進入

你爲什麼帶了一個陌生人來。」 你遍佈劇毒的傷心谷中?」 個人進來

留咱們 自己同來,所以才心中不悅。 洗一洗,恢復本來面目,如是這地方不肯艾九靈掏出了一包藥粉,道:「兄弟,把 俞秀凡恍然大悟,原來那黑衣老人是為了

的俊美少年 了臉上的易容藥物。立時,還他一個面如冠玉 道,大哥說的話不會錯。當先接過藥粉,洗去 俞秀凡不太瞭解艾九靈言中之意,但他知 ,咱們就正大光明去闖蕩江湖了。」

換骨 少林寺三個月伐毛洗髓,使他整個的脫胎 ,臉上有一種飛揚的神采。

上,瞧了一陣,緩緩地說道:「這娃兒是什麼 黑衣老人的目光,突然投注在兪秀凡的身

黑衣老人道: 艾九靈道 : 「是我兄弟 「你幾時有這麼一個兄弟

我怎麼從未聽過?」

黑衣老人冷哼一聲,却未接言。 你關心過什麼人,別說我只有一個兄弟,就算 用天然形勢,再仗憑你一身所學,佈置了這樣 處狹小的天地,把自己關起來,與世隔絕。 艾九靈道:「你找了這處十里傷心坡,利

事。

「你空有一身武功,但埋沒於

毒花毒草之中。」

你可 霄漢,良久之後,才停住笑聲,緩緩說道: 艾九靈搖搖頭,道:「不知道。」 知道我為什麼不在江湖上走動麼? 黑衣老人突然縱聲

艾九靈道:「因爲我?」 黑衣老人道:「因爲你。」

年氣,今日我才知道。」語聲頓了一頓,接道支動,也難得第一之稱,那就不如藏拙了。」 黑衣老人道:「我歐小那就不如藏拙了。」

命,造就了幾個人才?」 「可是你醫道世無其匹,但你又救了幾條人 黑衣老人冷冷說道:「我不知他們幾時會

死 見到傷病的人。」 艾九靈道:「你躱在這傷心廬中,如何能,又瞧不到他是否有救,如何能救他們?」

樣。 「有成功,就有失敗,就像有死亡才有新生一一世英明盡付於流水麽?」淡淡一笑,接道: ,我救活十人,難冤有一次失手, 黑衣老人道:「我醫道雖精,但靈藥難求 那豈不是把

噎廢食了 失敗。一個人愛情羽毛到此等境界,當眞是因 醫名,因此,索性躱了起來,不替任何人醫病 ,但却怕萬一醫不好一個病人時,斷送了一世 他不願有百次、千次的成功,因爲只怕一次 兪秀凡心中暗道: 「這老人身懷絕世醫術

什麼快樂?」 黑衣老人說道:「但至少我沒有遺恨和憾 艾九靈道:「你躲在這裏半輩子了,可有

,那還有什麼世界? 艾九靈歎道:「世人如都和你的想法一樣

黑衣人忽然歎了口氣,道:「你是唯一能

大笑,聲如龍吟,直冲

他們由花草環繞的一條小徑,行入了一座兪秀凡道:「多謝大哥指教。」

茅舍。

三個字。

多似是而非的道理。 傷心斷腸的事,竟然變得如此孤僻 ,創出了很

淨 黑衣老人輕輕咳了一 茅舍中的佈置很簡單,但是却打掃的很乾

聲,道:

「入門一尺

來。 瓷杯出來,抜開塞子,却倒出三杯碧綠色的水 轉身行出内室,提了一個葫蘆,拏了三個

啊 艾九靈端起瓷杯,開了聞,道:「好大方

十年 雙目盯注在艾九靈的臉上,瞧了一陣,道 ,總也該大方一次啊!」

艾九靈怔了一怔,道:「很好啊!

朋友了。」 廬 艾九靈道:「爲什麼?」

純青的境界,可以把所有侵入體內之毒,都逼 黑衣老人道:「你認爲你內功已到了爐火

坐吧!」轉身向前行去 來這裏探望我的朋友,咱們不談這些了,裏面

有奇霉,別伸手觸摸。」 艾九靈一面隨黑衣老人的身後而行,一面

茅舍前面有一塊白木板子,寫着「傷心魔

俞秀凡心中忖思:這老人不知遇上了

,任何物品,都沒有毒, 你們隨便坐吧!

黑衣老人笑一笑,道:「一個人小氣了幾

「你身體怎麼樣?」

·如是你晚來一年,我就要失去你這唯一的 黑衣老人道:「哼!幸好你來了一次傷心

艾九靈心中已然明瞭,道: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你是小 人國裏的

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

是借人的功力。我以一座金佛,强使少林掌門艾九靈道:「花兄,好眼光。不過,這都

似是已具有了很深厚的功力。」

我們相逢恨晚,無法使他在童年奠基。」

黑衣老人接道:「但我看你這位兪兄弟

數十丈的距離,怎會一去如此之久,難道他送數十丈的距離,怎會一去如此之久,難道他送

十年功力。但目下時機危殆,江湖上醞釀大變

,說不得只好借你的回春妙手,絕世醫道,助

消失。

陣陣熱氣,由丹田直冒起來。飢餓之感,頓然

但覺清香可口,但入腹之後,立刻化成了

口喝乾。

忽然感覺到腹中有些飢餓,順手取過瓷杯

方人跡罕至,除了邪売とこれという。這地就一直坐在竹橋上等,從未離開過一步。這地

,動員數位長老,爲他伐毛洗髓,助長了他數

他一臂之力,早登大乘。」

黑衣老人點點頭,道:「好吧!三個月後

,你來接他。

艾九靈一抱拳,道:「花兄,情重不言謝

第二種聲音了

來 ,聲音唧唧,有如初生的嬰兒輕啼。 那青袍小人,眼看所求難成,忽然哭了起

理 來 ,但你不許離開,俟主人回來之後,再作道 俞秀凡忽生不忍之感,說道: 「我放你出

通 ,搖一下頭,立刻又點點頭。 青袍小人似乎是有些通達人言,但又非个

受重人幾句責罵,也該替他担待下來。受風吹夜露之苦,放他離開,帶入茅舍,就算 愈秀凡心中暗道:如此小人,被囚於此

保命丹,一瓶抜毒生肌散,你帶着,以備不時

黑衣老人伸手取出兩個玉瓶,道:「一瓶

暗,只好學步往室外行去

兪秀凡突然覺得有些內急,室中又一片黑

咱們交了幾十年的朋友,你好像從來沒有這麼

艾九靈笑一笑,道:

「花兄,謝謝你了

處摸索,找尋方便之處了。

抬頭看去,但見繁星滿天,茅舍右面,有

想到屋角草叢之中,方便一下,强過在室中到

他知道這地方除了黑衣人外,再無他人,

子一閃,鑽入了草叢中不見。 正待伸手去抱那青袍小人,突見那小人身 一念仁慈,伸手去抜開竹籬。

快 愈秀凡想不到那青袍小人,動作竟如此迅

株葉如人掌,高約尺半的草。 凝目望去,只見那竹籮罩着的地上,生着

了。」
是人家早有了完全的準備,我就不能不關心你是人家早有了完全的準備,我就不能不關心你

年來,從來沒有人敢對你下毒手。目下的情况

茅含

,都可能含有奇毒。

一片過膝的青草

愈秀凡記得那老人說的話,不可輕易離開

,也記得艾九靈說的話,這地方的一草一

黑衣老人神情肅然的說道:「因爲,這些

秀凡很清楚。只見張開的枝葉,緩緩向下垂去 ,似有立刻萎枯的現象。 雖是夜晚之間,但因距離很近,所以,愈

道:這莫非就是書上記述的成形仙芝麼? 漸回復之後,腦際中突然閃過了一道靈光,暗 俞秀凡怔在了當地,茫然不知所措 他究是讀過萬卷書的人,驚慌的神智,逐

異之處,而且斷魂水源充足,爲什麼只生莠草 形仙芝,是何等名貴,十里傷心坡土質並無特 不長嘉禾,難道這地上的靈氣,全爲這株仙 一心念及此,頓覺着冷汗淋漓,忖道。成

黑衣老人道:

那配毒人很高明,所以,能使你毒存内腑,留 夠高明,少加了幾種毒藥,使你留下 作後患。一旦再發,那就無藥可醫。可惜他不 一不錯。你中的混合之程 命來。

艾九靈點點頭,道:「原來如此,勿怪他

黑衣老人道:「因爲,那配毒人相信你非

艾九靈道:「他們找不到我的屍體,一直

黑衣老人笑道:「喝下那杯萬應百花露

艾九靈道:「因爲我不會死了

學杯

傷心廬住下去了。 飲而盡。 黑衣老人笑一笑,道:「所以 ,我又得在

是不應該喝下你這杯萬應百花露了 黑衣老人說道:「可惜的是你已經喝下去 艾九靈放下空杯,道: 「這麼說來,我似

些喜怒無常,孤僻冷怪了 ,在這等寂寞的所在,一住幾十年,難觅是有 **兪秀凡心中暗暗忖道:「這老人這大年紀**

在兄弟之下。」 志隱居不出,其實,你那一身武功成就,决不 交了數十年,兄弟還不知道你是因我在世才 只聽艾九靈歎口氣,道,「花兄,咱們

波,也很難使我與起重出江湖的念頭· 數,咱們不用再爭論此事了。我數十年枯井不黑衣人笑一笑,接道:「這個,我心裏有 目光轉注兪秀凡的臉上,接道:「你帶他

來,用心何在,直截了當的說出來吧!

之恩,而且,他具有習劍的徳操,可惜的是,艾九靈道:「好!這位兪兄弟對我有教命

成形仙芝,是何等珍贵之物,我這樣放芝吸收,放去了壓? 的冷僻性格,豈不要把我碎屍萬段。 遁形而去,此地的主人,如何肯放過我,以他

一陣自怨自傷,頓感六神無主,望着那萎

枯的靈草出神。 不知過去多少時間,突然一陣很慈和的聲

於地。 要來的終於來了,兪秀凡暗裏擧手拭一下音,傳了過來,道:「娃兒,你在想什麽?」 ,緩緩轉過身子,一麼長衫

問話的正是傷心廬主人花老文

好説,你是艾九靈的兄弟,他却是老夫唯一的 化老丈一皺眉頭,道:「快些起來,

朋友,我已答應了他成全你 俞秀凡更覺慚愧,點然說道·「晚華要領

口中問話,目光已瞧到那被拔開的竹籬 花老丈嗯了一聲,道:「爲什麼?」

盤。 L 萎縮的芝草,立時臉上大變。 下罩着一個小人,為他的哭聲所動,拔起了竹爺秀凡道。「晚輩不該擅雕茅舍,見竹籃

花老丈冷冷接道:「老夫再三交代,不許

離開茅舍一步,你爲什麼要出來? 愈秀凡道:「晚輩內急,天色太暗,晚器

又不便在房中摸索

就爲這一點小事,誤了 花老丈長長數息一聲,道:「想不到啊 大局。」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晚輩事後警

,已然造成大錯。」 俞秀凡道:「晚輩讀書頗雜,旁及星卜奇花老丈奇道:「你怎麼知曉!」 花老丈道·「你可知道那是什麼?

步。

「你坐着,我未回來之前

,最好別出這茅舍

身汗來。

個童子的聲音,兪秀凡雖然胆大,也嚇出了一

深夜絕境,又明知無人,忽然問聽到了一

黑衣老人點點頭,回顧了兪秀凡一眼道:

,我來接他。」

道:

「放了我吧ー

放了我吧!」

翼的在叢草旁邊,準備方便一下

此,俞秀凡不敢行入草叢中去,小心翼

忽然間,耳際間響起了一個童子的聲音

艾九靈站起身子,道:「花兄,你費心了

M94

天漸漸的黑了下來,還不見那黑衣老人轉突覺眼眶一濕,兩行珠淚兒,滾了下來。

小人國記,只道齊東野語,想不到世上俱有尺 尺許左右,穿着一件青袍,心中忖道:書上有

艾九靈的背影,說不出是一份什麼樣的感情。

黑衣老人和艾九靈先後。明,俞秀凡望着 俞秀凡一欠身,道:「晚辈遵命。」

一個形似籮筐之物,罩住了一個小

凝目望去,只見一個深草旁側,竹片編了

俞秀凡蹲下了身子,才看清楚那人大約有

回茅舍

,本草醫道。

什麼還放了牠? 書中記述,跡似神異,竟雖怎能事先想到。 俞秀凡道:「讀萬卷書一不如行萬里路, 花老丈哦了一聲道:「你既然知道了,為

花老丈道: 花老丈冷笑一聲,道。「怎麼,你可是不 晚輩相信時大錯じ鑄。」

天只是開一次眼界罷了。」 俞秀凡道:「這成形仙芝,對你老前輩定 「江湖上事,無奇不有,你今

的工夫,被你毀於一旦。」 愈秀凡道·一晚辈知罪了 化老丈道:「重要的很。唉!老夫數十 ,所以,特地來

愈秀凡道:「這個,這個 花老丈道: 能找回仙芝啊 「老夫現在就算是活劈了你

過,緩緩站起了 愈秀凡心中暗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 花老丈接道:「你起來吧,咱們到房裏談 身子,行入茅舍

間全室通明 花老丈幌燃了火摺子,點起了燈火,立刻

愈秀凡依言坐了下去,垂首說道:「老丈 花老丈指指竹椅。道:「你坐下

如何處置晚輩,晚輩一切從命。」 俞秀凡道··「晚辈不知道。 化老丈道:「你可知道那仙芝對老夫有多

成爲金剛不壞之身。 花老丈說道:「不成神仙,大概也善餘秀凡啊了一聲,道:「成神仙!」 ,大概也差不多

花老丈道··「那可以使一個人長生不老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晚養耽誤了老前

老前輩的仙業,不論你如何處置晚輩,晚輩是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事已如此,誤了** 於秀凡道·「晚輩罪該萬死!」 花老文道:「正是如此。 花老丈道··「萬死也不足贖你之罪。」

念仁慈,想不到闖下了這樣的大寫,老前輩 起身離坐,緩步行到那花老丈的身前,風積忿難消,但請發洩在晚輩身上就是。」 於秀凡大感惶悚,道:「老前輩,晚輩是 花老文怒道:一殺了你於事何補?

身殉道。臨去之際,奮起大力金剛指,在求仙祖師張三豐,曾獲以身求證仙道之説,不幸以隱居於此。仙道之説,向無憑證,武當派開山 岩下,留下了『仙道無憑』四個字。」 世間的污濁,避世獨居;一半爲了這枚仙芝, 膝跪倒,一閉雙目,大有從容韻罰的氣概。 你起來吧!這是天意,老夫一半爲了不願沾染 花老丈突然長長数一口氣,道。「娃兒,

苦心求證之後,才發覺不論何等靈丹妙樂,至睽徑,希望藉藥物之力,求證仙道,但數十年神馳仙道的奇異神情。緩緩接道:「老夫別走 這枚千年成形仙芝。 之境。因此,正值老夫心灰意冷之際,遇上了 多只能達到延年益壽的境界,却無法上達仙道 這時,他已伸手拉起兪秀凡,臉上是一片

枚仙芝後,真的能白日飛昇, 這位隱技自珍,遺世孤居的一代神醫,突芝後,眞的能白日飛昇,成爲仙人廢?」 俞秀凡忍不住接道:「老前輩,食用了那

仗憑千年仙芝,求證此事。想不到,變生肘腋 的境界,世人誰又能真正的知道呢?老夫本要 然長長数一口氣,道:「孩子,那等飄渺虚無

> 入能够找到的麼? 地成靈變形,化作靈氣而去 化神醫哈哈一笑,道:「孩子,這皆是人 俞秀凡道:一晚輩去找牠回來。

竟然被你無意中放走了成形仙芝。

也化作靈氣而去吧 俞秀凡道:「那室外仙芝的原體,總不

俞秀凡道:「我日夜守在原體等邊,她總花神醫道:「那倒不會。」

有回來的一天吧?

斷言,總之,他受驚駭之後,再想找她,恐非 花神醫笑一笑,道:「這個,老夫也無法

的事了,談談你的事吧。 語聲一頓,接道:「孩子 ,咱們不談仙岁

道。 醫術、靈丹,使你更上層樓,助你早日習成劍 花神醫說道:「我答應了艾九靈,要憑我 愈秀凡道:「晚輩有什麼可談的呢」

芝。 **俞秀凡道:「晚辈慚愧的很,放了你的仙**

外 證道,至少不讓華陀,扁鹊醫術專美於前。」造成人所不能的奇蹟,我花無果就算不能成仙 用它一次,也實在有負這一身所學了 老夫次心在你身上,求證一下我醫道上成就, 夫精研數十年醫道:除了爲艾九靈醫過一大病 ,從未對人施展過醫術,如是我一生中不再 花神醫道・「我説過、咱們不談這個。老 。所以

證他醫術上的成就,不知要如何擺佈我了。 此托大,不讓他們專美於前,他要在我身上求 那華陀、扁鵲仍是一代名曆,這花無果竟然如 爺秀凡心中暗道··這老人好大的口氣,想

老夫的進度也不得不十分嚴謹了 ,你開始食用我配製的藥物,每日三次,然後老夫的進度也不得不十分嚴謹了。由明天開始 但關花無果接道:「你留此的時間不多,

> 由老夫每日對你施針一次。 俞秀凡奇道:「施針一次,但不知作用何

花無果道·「老夫每日用金針刺你穴道

俞秀凡說道。「晚輩每天吃藥,挨針就行

要你擺一種終態,你要全神貫注,不能妄自改心中更是慶駭暗道:不知意要如何整治我了。 ,挨針,心中大是不安,聽說還有別的事情 俞秀凡想到一個人完好無痛,每天要吃藥 花無果道·「那有如此簡單的事。

放走仙芝,他心中氣我不過,但又因艾大哥的 俞秀凡忖道:是了,這是故意整我了。我

他心中負咎萬分,也不多問,欠身説道:面子,不好意思殺我,只有這樣懲罰我了。 「晚輩一切酒命,老前輩怎麼吩咐,晚輩就盡

服藥,有湯、有丸。 這是一段很艱苦的日子,愈秀凡每日按時中床褥俱全,還有一張木桌,兩隻竹椅。 花無果帶着命秀凡行入右側一間房中,空

比,難以入口,但兪秀凡總是强自灌了下 全身筋脈收縮,身受之苦,有如裂肌割膺一 金針刺穴,有時至無痛苦,有時一針下去 有些藥物入口清香,但有些經物却吉羅無

這些痛苦,俞秀凡都咬牙切齒的忍受了下

要一撑幾個時辰之久,常常使愈秀凡有筋酸骨 最難忍受的是,那花無果擺偷姿勢,有時

人,一共有四十五式,小弟記得每一式作了兩 痛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大哥**

共有九十二天,頭尾不算,剛好九十天,四十 五式,每天一式,剛好作了兩遍。」 艾九靈接道:「不錯,你這裏連頭算尾

俞秀凡伸展一下雙臂,一口氣擺出了四十

艾九靈看了幾式之後,神情變的十分凝重

,看完之後,沉思不語。

俞秀凡拭拭頭上的汗水,道:「大哥,這

此姿勢有用懸?」

艾九靈說道:「很好,很好,咱們上路去

朋友自是不便批評了。隨在艾九靈身後行去。 ,才想出這樣多的奇怪姿勢,艾大哥是他的 艾九靈拉起兪秀凡躍上小舟,道:「花無 **俞秀凡心中暗道:大約花無果是爲了折磨**

果走了,咱們只有順流而下了。」 放鬆了絞把,小舟順流而下

洞。斷魂河恢復了旋轉激流。 但那鐵索有一定的長度,離開山洞四丈左

過了一個滿生棘叢的土坡 右處,鐵索已盡,小舟停下。 艾九靈一提氣,拉起兪秀凡一躍登岸。 ,到了 處三盆的路

•• 「兄弟,江湖上的情勢,變化很大,少林 艾九靈從懷中摸出了兩副人皮面具,笑道

武當,都已經有了警覺,也許兩派已經有所行 ,但表面上還得保持着適當的平靜。 俞秀凡接道·「還在找你的下落麼?

心中絶不甘心。 艾九靈道:「是,他們找不到大哥的屍體

『善戰者無赫赫之功』 **俞秀凡道:「大哥,小弟記得一句説話** ,防微杜獅,爲之上策

自我,也忘了時間,每日咬牙苦撑,每日充滿每日迎接這等艱苦的日子,使兪秀凡忘了

在苦澀、疼痛中過去。

俞秀凡道:「老前輩説的是,晚輩全力以

還要再挨一次不成。心中奇怪,却是不敢多問 ,依言躺了下去。

花無果雙手各執四枚金針道・「孩子

來,道。「我進去瞧瞧,立刻就出來如何?」

花無果冷漠的道··「不行!你早來了一天

苦的擺佈,却突然聽到艾九靈的聲音,傳了進

痛苦的明天。這時,午時過後,兪秀凡施針剛

渡過了一個疲勞的夜晚,準備去迎接一個

,人從床上坐起,準備接受花無果再一次痛

想想別事的時間也是沒有

着辛酸,這刻板的緊張的折磨,使得愈秀凡速

麻,人就量了過去。 就在他吼聲出口之際,突感全身數處大穴 兪秀凡怔一怔,只好大吼一聲。 花無果道・「我要你大聲吼叫!」

兄弟在這三個月中,定然獲益非淺了。」

只聽艾九靈道。「花兄醫道通神,我那兪

苦痛日子。但他强自忍下了內心中强烈衝動

兪秀凡很想衝出來,訴説一下這三個月的

,此刻不能和他見面。」

接他離開此地,此刻,請立即退出我這傷心廬

花無果道·「這是以後的事,你明天再來

愈陽光的新日子。 木榻前站的不是花無果,而是滿臉驚異的 **俞秀凡醒來時,已是又一個夜盡天明**

道。「花老前輩呢?」 俞秀凡道:「醒過來了。 艾九靈笑一笑,道:「你醒過來了。 俞秀凡挺身坐了起來,道:「大哥!」 日光四顧一陣

何,你隨便找個地方坐一夜吧!」

花無果道:「你那一身本領,風雨豈奈你

艾九靈沒有答話,耳際間響起了步履之聲

處茅舍,兄弟退出,豈不是連處避風雨的地方

艾九靈道:「花兄,你這地方,只有這一

俞秀凡一下子跳下了木榻道:「大哥幾時 艾九靈道: 「他走了。

來之前,希望你別接近我這茅舍。」

但聞花無果接道。「艾九靈,太陽沒有出

艾九靈道:「兄弟早知花兄的厲害了,怎

哥就沒有瞧到他雕開麽?」 俞秀凡道: 「這傷心廬只有一條出路,大 艾九靈道:「昨天。

果呢。」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兄弟,他爲 毒花毒草,可以難住別人,但如何能擋住花無 艾九靈道。「唉!兄弟,這傷心廬四週的

,也最爲重要,你要多多忍耐才是。」 花無果道・「行程百里半九十,還最後一兪秀凡一欠身道・「老前輩。」

俞秀凡心中暗道:今日已挨過針了,難道 花無果冷冷的道·「躺下

俞秀凡搖搖頭,道:「不要緊,老前輩只 ,晚輩還忍得住。」

人孤僻,行事爲人,莫可預測,咱們不用爲他 於秀凡歎口氣,說道·「也許是我得罪了

俞秀凡道··「我放走了他的仙芝。」 **俞秀凡輕輕歎息一聲,把放走仙芝的事** 艾九靈道:「什麼仙芝?」 艾九靈道:「你怎麼得罪他呢?

很仔細的講了一遍。 艾九震皺皺肩頭,道:「世間眞有這等千

恨而去了。 大哥的份上,不好意思殺我洩忿,所以,他合 俞秀凡道:「我誤了他的仙業,但他看在

爲這件事情抱歉。」 芝未被你放走,也無法使花無果身登仙境,別 艾九靈微微一笑,道:「兄弟,就算那仙

就,更是舉世無匹。只可惜他好勝之心太强了 遜我一籌之外,才慧却在我之上,醫道上的成 而去,留書上只寫了一句話。 ,爲了我,不願在江湖走動,他留下一封書信 語聲頓一頓,接道:「花無果除了武功上 俞秀凡道·「寫些什麼?」

月時光中,他傳授你些什麼武功!」 艾九靈道:「『幸未辱命』,不知這三個

小弟除了吃藥,就是挨針,還有麼就是擺出很 不同的姿勢,一站幾個時辰,動也不能動一 ,每次都累的小弟筋疲力盡。 俞秀凡搖搖頭,笑道:「這三月時光中,

記得那些擺出的姿勢麼?」 艾九靈沉吟了一陣,道。「兄弟,你可能

大汗,自然是記憶得很深刻了 艾九靈道。「可不可以演習一次給小兄瞧」,自然是記憶往從消亥了。」 俞秀凡道:「每一個姿勢,都累了我一身

瞧?に

M96

不准他進入茅舍,要在那荒野中坐上一夜。」執,幾十年的老朋友,只因爲早來了一天,就

付思之間,花無果滿臉嚴肅的行了進來。

俞秀凡心中暗道:「這老人真是冷酷、固

聲音愈來愈小,想是人已逐漸的遠去。

穴犂庭,爲什麼遲遲不敢動手。如等敵勢形成 湖上各道俠士,自會振奮而起,直搗魔巢,掃 ,以大哥在武林中的聲譽,只要登高一呼,江 造成刦難,大哥再行出手,豈不是太晚了一

然致息一聲,接道:「我不該離開江湖。想不 個江湖上,都是咱們的敵人,難道要大哥殺絕 一十年時間,竟有這樣大的變化,看起來,整 艾九靈道:「動手,找誰去動手呢?」

省,行程逾萬里,但我一直找不到他們的主腦 此。唉!這幾個月來,我日夜奔走,足跡遍四 ,找不出他們的巢穴。」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這樣嚴重麼? 艾九靈道:「只怕比爲兄説的還要嚴重一

帮帮忙呢?」 個人,難免是力所難及,何不找幾個武林同道 俞秀凡道:「大哥雖然武力高强,但你

幾位極有身份的故交,不但受盡了他們的冷 ,而且還被他們攤了出來,有幾位更乾脆 艾九靈道:「大哥想到了。我也曾去拜訪

兪秀凡道··「有這等事?」

藥靈丹,只怕爲兄屍骨早寒了。 那就是小兄每拜會一位故交,離開時心遭暗襲 我又中了兩次毒,如非花無果給了我一瓶解 艾九靈笑一笑,道。「還有更嚴重的事,

是你想像的那樣簡單,那些人,都是極有俠 艾九靈搖搖頭,道:「兄弟,江湖上事, 兪秀凡道··「那不是有跡可尋了麼?」

俞秀凡道:「這就很爲難了。 艾九靈淡淡一笑道:•「兄弟,以後要看你

身份的武林名宿,小兄不能殺他們。」

能帮助大哥你?」

時光,但少林高僧薪火相傳,花無果靈藥助成 可能會提前一些時間了。」 艾九靈笑道:「快了。我原想至少要三年

俞秀凡大覺攬奇的道:「大哥,我還沒有

俞秀凡道:「大哥一身所學深博廣遠,小 艾九靈道··「就要開始了 ,我先傅你拳脚

生所學的精華,我想有得一月的工夫,你就可 拿,加起來,雖只有一十三招,但却是大哥畢艾九靈道:「我只是傳十招掌法,三招擒弟學個三五年,也未必能及大哥十之一二。」

的地方,小弟安下 兪秀凡道・「大哥,咱們應該找一個清靜

艾九靈搖搖頭,道:「不用了,咱們還要方,小弟安下心來學大哥的武功。」

俞秀凡道:「還要找什麼人!

承認是天下最正確的姿勢。」 ,他拔劍的手法,和出劍的姿勢,確是人人 艾九靈笑一笑,道:「那人很奇怪,學了

出劍的姿勢最好,但因爲從來沒有勝過人家一 他從來沒有打過一次勝仗,雖然大家都承認他 所以,漸漸的都不再注意他了,也沒有· 艾九靈微微一笑,道:「這人是很奇怪 兪秀凡笑道·「怎會有這樣的一個人。」

艾九靈道:「聽說,他一個人隱居在衡山 於秀凡道·「那人現在何處?」

的廻雁峯下,咱們現在就去找他。」 至於大哥傳你的武功,你就在蓬車上學吧艾九靈道。「是的。要他傳給你拔劍的手 俞秀凡道:「大哥,你要他傳我武功!」

走着,大概到衡山,你也可以學會了。」「咱們由這裏到衡山,這段行程,不緊不慢的

個常敗將軍麼?」 仗的人,傳我的武功,豈不是要小弟也練成一

艾九靈道:「兄弟,這是世俗的看法。大

遍,大哥從旁指點。」

等的出劍手法。 哥研究過他拔劍的方法,那確實是武林中第一

時間。現在你不用練,只要好好用心去想。」,廻雁峯荒山空曠,地域遼闊,有得你練習的

艾九靈搖搖頭,接道:「兄弟,來日方長

艾九靈道。

武功基礎,如何能够找出他出劍的錯誤呢? **俞秀凡吃了一驚,道:**「大哥,小弟全無

錯誤何在麼?

敏點。」 為,大哥看過了很多的拔劍手法,都有很多的究底才管,但大哥却感覺到他的手法最好。因 究的才智,但大哥却感覺到他的手法最好。

多問。 呢?儘管他心中疑竇重重,但却是忍下來不再

始思索那十招掌法和那三招擒拿的手法。

初想之時,但覺一片茫然,不知從何想起

。思索良久之後,才理出一點頭緒。

負艾九靈的用心,不禁惶悚汗下。於是,他開

於秀凡忽然間有一種慚愧的感受, 只覺有

無事,你好好的想想吧!」去想,這一路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要走,車中

有什麼妙用,但理出一條思路之後,如汇河浪

俞秀凡學習這些拳法的擒拿時,並不覺到

,怒潮澎湃,只覺那一掌一招之間,妙用萬

初習拳掌,俞秀凡有着很新奇的感覺,內

俞秀凡道:「大哥,你找從來沒有打過勝

俞秀凡接道:「他如拔劍手法第一,怎會

技巧不對。」

在車上,艾九嚴開始傳授俞秀凡掌法和擒

他講的很詳盡,而且,一面講,一面要兪

作勢此劃。 但車中太狹,兪秀凡無法施展手脚,只能

説道·「大哥,要不要停下車來,小弟練習幾 ,找一片空曠的地方,好好練習幾遍。心中也有着一股强烈的衝動,希望能停下車來 他忍了又忍,到最後還是忍耐不住,低聲

,你要去學,找出那原因何在?」 「這就是微妙的關鍵了。所以

艾九靈道·「他沒有錯。只是有那麼一點

俞秀凡道:「大哥,沒有研究過他出劍的

掌法彙集的精萃。至於三招擒拿法,更是大哥

苦思苦索,把百招以上的擒拿手法,化繁寫簡

融於三招之中。你現在不用練習,只管用心

但這十掌,却是我費盡心血,由數百種拳法,微一笑,接道:「兄弟,大哥雖只傳你十掌,艾九靈似是已看穿了兪秀凡心中所思,微

豈不是大背常規。

離手,常唱常練,熟能生巧,如是只想不練

十招掌法,我已經默許於心,曲不離口。拳不

掌法,我已歷歌午冬。 俞秀凡心中暗道:你只傳了我三招擒拿,

艾九靈道:「大哥研究不出來,也沒有研

兩人雇了一輛馬車,奔向衡山廻雁峯。

秀凡練習

快的領悟了十招掌法和那三招擒拿的變化。

法,和三招擒拿之上。 端,只一招就够人受用無窮。 就這樣,俞秀凡全神集中在探索那十招掌

九震招呼他吃飯之外,整個 他全神貫注陷入了神迷,顯狂之境,除了

,由墨狐子秦狸看守着,哈古弦編了些談 前文提要: 被白如雲關在石牢中

話,設了小計,使秦狸上當而要放他出牢 望,只見她在樓上恬靜地睡着,白如雲見 的哈小敏,不知她已逃走沒有,急忙去看 相繼擒來,心中得意,此時想起碧月樓中 施小計、而不費吹灰之力把哈古弦兩父女 能互相了解而變得無話不談……白如雲略 而白如雲臨走時,又把秦狸也關在隔壁的 一間石牢中,兩個老頭隔窗談了不久,竟 ,幸好白如雲及時來到才沒放走哈古弦, ,先前的惡意至消,忽見她手中捏着一

他心裏這麼想着,果然意志又堅定了

道:「小雲哥……小雲哥……」 床上的小飯又翻了個身兒,她口中含糊的 不少,自己用手加額,緊緊按了按,忽然

像是方才痛哭過的樣子,這兩句話,却是 ,却見哈小敏仍是閉着水泡泡的雙目, 白如雲不由陡然一驚,急速轉過身來

她夢中的囈語 也不禁有一種說不出的悽然之感! 白如雲一任是鐵鑄的漢子, 到了此時

紋的那麼冷酷無情麼? 諸位,白如雲眞是如同筆者手下所描 他絕對不是的!

的方式,是異於常人罷了 直把它們壓制在內心而已,或許說他表達 灼也似的熱情,和濃厚的情感,只是他一

和崇高至上的理想目標,因此久而久之 這些都是因爲他有着過份凄凉的身世

離逸·文



千里尋愛徒

壁上題留書

她手中箝了出來,哈小敏口中呻吟了一聲 ,微微轉動了一下身子,又睡了過去。 白如雲拿着這紙團,覺得熱熱地,心 白如雲輕輕伸出二指,把那紙球兒從

了開來,再往那紙團兒上一看。 中懷疑道。「這裏面到底是寫些什麼?」 他不 當時遲疑了一下,遂把這個紙團兒打 由立刻臉色紅了,俊目一掃榻上

把這東西也翻出來了?」 小敏,心中却想道:「真可恨,她怎麼

青萍隨波任浮沉, 原來那發皺的紙上,寫着一筆秀麗的 「白雲深處曾爲客

跡,怎麼會到了這姑娘的手中? 正是伍青萍離開此處時,所留下的筆

得她對我突然變了,原來是爲了這個,唉 不禁有些訕訕,他冷冷的目光,注視着牀 眞是一個可憐的姑娘……」 的小敏,心中由不住連想起道。「怪不 白如雲忙把這紙團揣在了懷中,面色

踱了一週。 想到此,他不禁雙手互捏着,在房中

聖賢豪傑,也許他們能日理萬機,但是所 不能當機立斷者,唯此惱人的情思耳! 番煩惱的思慮,古往今來多少

車 難以處理了。 白如雲踟躕了一陣,愈發覺得眼下的

可是他畢竟是一個異於普通人的人

得下」之人。 在感情上來說,他也可說是「拿得起,放

內心的姑娘,立刻使他意念堅强了起來。 他想到了青萍,想到了那緊繫着自己

不能一錯再錯……」 可是却决不能被兒女柔情所牽制,尤其是 這一生,我只知我要作什麼,我必需作, 他回過身來,顰顰皺着雙眉,暗暗的 「我白如雲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

枯石爛,决不能轉移我對她愛的初衷。 是我既然愛上了她,一任天涯海角,或海 「最不該的是,我愛上了伍青萍,

一下牀上的小敏,雖是楚楚可人兒。 他緊緊地咬着一口貝齒,又回目看了

罪人了!我决不能改變!」對她心存異心……否則我將是一個天大的 如何痴心,不論她怎麼可愛,我都不能再 但他却接下去想道: 「……不論她是

M98

的情感! 養成了他這種孤癖的怪性,和異於常人

是不能令人否認的 可是,他到底是一個有感情的人,這

深深刺入了白如雲的內心,他臉色帶出了 麼脆弱婉轉,可是却似兩支冰箭也似的 一片誠恐驚惶之色! 哈小敏這兩聲「小雲哥」 ,聲音是那

至連類似這種的經歷都不曾有過! 他這一生中,從來沒有這種經歷,甚

走,不要走!」 有意捉弄這個少年也似,她斷斷續續的由 移動了一下脚步,可是夢中的小敏,却似 口中又說道••「我……小雲哥……你不要 他幾乎不敢再在這裏留下來了,當時

林上坐了起來,人也醒了,原來竟是一個 她口中這麼叫着,嬌軀竟自猛然,由

也似的晶瑩眸子,一 突然她驚叫了一聲,道。「小雲哥: 她微微吟哦了一聲,睜開了那雙含露 雙玉臂後撑着。

過了身來,哈小敏這麼一叫,他反倒不好 …你真的在這……裏?……這……」 白如雲這時臉色極不自然,他本已回

在這裏: 當時臉色微紅的點了點頭道。「我是

道。「小雲哥!這被子是你爲我蓋的?」 上,而且身上還蓋着一牀薄被,不由微笑哈小敏不由低頭一看,自己是坐在牀 白如雲搖了搖頭,臉色微紅的道。「

我… ·沒有!是你自己蓋的

小敏抬起頭,眨了一下大眼睛道:「哼!知道錯了?妳知道個屁!」 雪道時站起了身子,冷笑了一整

說着話連聲音都抖了,自如雲這時站 的哈 ……我不騙你!

白,妳爲什麼這一次這麼大胆?」 住了脚步,冷冷的說道: 小敏!我不明

…小嘛……」 哈小敏險色緋紅的道: 「我胆子很…

哈小敏怔怔的點了點頭,白如雲上前 白如雲冷笑道。「很小?」

南水打傷了? 步,說道:「好!我問妳,妳憑什麼把 哈小敏心中暗道了聲·「糟糕!這麼

只是點了他的穴。」 快就被他發現了……」 當時紅着臉辯道。「沒有打傷……

跟打傷了我是一樣! 北星、南水是我貼身的小童,你打傷了他 白如雲寒着臉道·「點了穴還不够?

差不多。」 哈小敏心說:「這倒眞和南水的論調

無論如何也不能便宜了妳!」 妳倒反而以爲我怕了妳,哼!這一次,是 冷笑了一聲道·「平常我對妳一再容讓, 當時臉紅紅的說不出話來,白如雲又

哈小敏哭喪着臉兒,半天才說道。 小雲哥!你要怎麼罸我呢?」

前,一面回過臉,笑道。「我站一夜好不說着她馬上跑到窻口,畢直的站在窻 這麼吧,你罸我站好了!」 她忽然笑了笑,往前跳了一下道。

M100

我記得沒有蓋呀!」

來了也不叫我一聲,多不好意思.....」 笑道:「小雲哥,你什麼時候來的?怎麼 她一面揭開被子,由牀上下來,微微

狀哼道·「姑娘不要客氣,還是妳自己喝 己家裏一樣的,白如雲這時本已落座,見 ,雙手送到白如雲面前,就好像是在她自 她一面說着,一面自桌上倒了一杯茶

哈小敏臉色微紅,說道:「我自己再

中還叫道:「好原!」 ,又瞟了白如雲一眼,就杯呷了一口,口她一面說着,還眞又給自己倒了一杯

呢?! 歡喝凉茶,冷冷地,真過瘾,小雲哥,你 又看了白如雲一眼,笑道: 「我最喜

茶,眨了一下眼睛道:「小雲哥!這麼晚 了你還沒睡呀?…… 也沒接確,她倒能從容應付,又喝了一口 哈小敏自言自語的說了幾句話,人家

話說得有些多餘,不由自己暗暗的忖道: 一廢話,人家睡了還來?」 可是話一出口,連她自己也覺得這句

的大眸子,只扭着自己一雙脚尖。 當時不由低下了頭,她轉着一雙明亮

似的一雙眸子牢牢的盯着她,也不說話。 然是那麼寧靜,白如雲仍然是用着晨星也 雙鳳目來回的盤弄了一會,空氣仍

如雲的坐處窺了一眼,玉面禁不住紅了一 有些犯嘀咕,偷偷的展了一下蛾眉,往白 哈小敏盤弄了一會起尖,心中可不禁

就在這裏站一輩子……好不好? 白如雲哈哈大笑了幾聲! 隨便你說站多久,你不叫我走,我自如雲冷笑了一聲,哈小檢馬上改口

天一亮,妳乖乖跟我到房裏去…… 妳少在我面前來這一套,我已經說過了, 白如雲笑聲一歇,厲聲叱道。「哈小椒, 哈小敏還以爲他不生自己氣了,不想

啦 「好罷!隨便你吧!反正我已經跑不了 哈小敏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姿態,道

來可以逃走的,但是妳爲什麼不跑?」 是拿她沒有辦法,當時恨恨的道:「妳本 白如雲見她這種不在乎的姿態,確也

可憐的人、我又何必要跑? 一下,道:「反正我在那裏都是一個孤單 哈小敏不由慢慢低下了頭,她苦笑了

眞不知妳現在會變成這樣?妳怎麼會變了 之外,當時怔了一下,遂道:「小敏!我 ……從前妳不是一向很快樂嗎?」 白如雲對於她這句話,倒是出人意料

关道:「小雲哥、這不該來問我,應該問 哈小敏抬起了頭,幽怨的看着他,苦

如雲不禁呆了一下,其實小做的話已經說 很明顯,他只須略微想一下,也就知道 說着她眼圈一紅,又要落下淚來,白

怕令自己陷于苦惱之中 只是他却對這問題不敢過深去思索

她用噙滿了眼淚的一雙大眼睛,看着白 他搖了搖頭道:「我怎會知道?」 哈小敏鼻子一酸,又落下了幾滴淚

戶响,也沒見個人影兒……」 我一個人……可眞是嚇死了,老是聽見窓

當時笑了一笑道:「剛才,你沒來,

接,她心中又驚又怕,不知道對方葫蘆裹哈小敏說了半天,白如雲一句碴也沒 去觀察和分析一個人!

他永遠是安靜着他的智慧,要在靜中

白如雲仍是不發一語。

時又回復原狀 賣的是什麼藥,當時秀眉微微一皺,但霎

糊塗到底!」 小心眼裏不由想:「反正我給他裝

道: 白如雲這時似是又好氣又好笑,只面 想着抬起手理了一下秀髮,回眸一笑 「小雲哥!你看我頭髮亂不亂?」

前搔首弄了一會姿態,把一蓬秀髮一會弄說着走到一張古銅鏡面前,獨自在鏡 上 不理人就算了一 點也不帶出來,哈小敏哆了一下嘴道

高一會又弄低,嘴裏兀自不停的唸道••

哈小敏不注意,不由吃了一驚,口中聲,一溜白光一閃落在了小敏脚前一物。 討厭死了,我把剪子都把它剪了 「唷!」了一聲,後退了一步。 不想這話一出口,只聽見「叭!」

白如雲順手自桌上拿下丢過來的。 的,却正是一把白光閃閃的小剪子,正是 再一低頭,原來脚前那東西,不是別

個大壞蛋!」 你聽見了,眞叫我剪頭髮?你呀!你眞是 雲一眼,半蓋半笑的道··「怎麼!這句話 哈小敏不由玉面一紅,斜目瞟了白

湿竹。 雪白長衫 J長衫,自左胸一直到下擺,綉著一叢 只見白如雲今夜穿着愈發俊逸,一襲

子,寬闊的雙臂……如貝的一口細齒,英龍,淡濃適宜,襯着那一雙星星也似的咻 豪氣却縱橫於斗室之間,哈小飯不敢過於 姿竣爽,雖是在沉默中,但那種好男兒的 他那種挑出的兩彎眉毛,就似兩條飛

之俊… 哈小敏這麼讚嘆着他,可是:「他却 他是頂天立地的奇男子 ,他是人中

是一個冰冷無情的人……」

對你們一個小小懲戒,今後要是再有這種來,這一次我把妳父女關起來,只不過是們兩家和平的相處下去,妳可不能任意胡 冷笑了一聲道··「小敏!我們是隣居,我 類似的情形,哼-……」 ,可是此時竟是一句也吐不出來,白如雲 哈小敏又低下了頭,她似有萬種幽怨

可怪不得我要不客氣了!」 他站起了身子,冷笑了一聲道。

,全身落在了竹欄之上-他說着話,大袖一揮,人巳竄窻而出 夜風展動着他那一襲儒衫,宛如畫上

人一般。 哈小敏又叫了一聲:「小雲哥……

蕩起了他凄凉的歌聲: 形如箭也似的投向了水 如箭也似的投向了水面,沉沉黑夜裹可是她的小雲哥,却是没有理她, 身

馬上不笑了。 ,雪也似亮,不由看一眼,這一看,她可、只覺得這剪刀形狀特別,頗爲小巧玲瓏

青萍姐姐用的暗器『金風剪』麼? 的「萍」字,她秀眉一皺心說:「這不是 只見那雪亮的刄口柄邊, 有一個小小

道。「這是萍姐的暗器嘛?」 當時不自然的笑了笑,嘴角微微一撇

青萍留下的暗器,當時聞言不由往桌上瞟 順手由桌上拿起丢過去的,倒還不知是伍 說着順手往桌子上一丢,白如雲本是

肺只會看前面呢!」 白如雲不由俊臉一紅,這才點了點頭 哈小敏哼了一聲道:「我還以爲你眼

你一直不理人家呢?」 · 忙用手捂着櫻唇,一面嬌哼道· 「誰叫 哈小敏忍不住「噗哧!」的笑了一聲

道:「妳的話也該完了吧?」

立場說話才好!」 要太隨便了,妳要想到,妳現在的身份和 如雲冷笑了一聲道。「小敏!妳不

嗳呀!我現在是什麼身份呀? 哈小敏後退了一步,小手一捂嘴道。

小雲哥……」 白如雲不由雙目突地一睜,射出了逼

她 不 由立刻軟了不少,他仍然忿忿地盯視着這一聲小雲哥,果然有點用,白如雲

雲哥……你還生我的氣呀?… 小敏眼圈紅了 □紅,低下頭道:「小

我有千里仇

心的小……雲哥……狠心的……干,把臉埋在雙臂裏,喃喃自然 - ,把臉埋在雙臂裏,喃喃自語道:「很那裏有那白如雲的影子,她不由扶着欄 ,把臉埋在雙臂裏,喃喃自語道:· 哈小敏又叫了一聲,摸到了竹欄邊上

뺥 小敏那亭亭玉立的影子,就浮上了他的眼中帶來了無比的困擾,只要一閉上眼睛, 龍勻前自認識了哈小做之後,給他心

久久不能入睡。 感情,這一夜,他總是在床上翻來覆去 他雖自命一世奇俠,却不能控制他自己的 這種現象,他想起來十分可怕,可是

情。 塊玩過,可是那印象也是模糊的很,再說 二人之間有什麼感情,那是不可能的事 他和伍青萍,很小的時候,雖然在

有責任,既然是自小就訂過婚,有了婚 因此在他緊聽了伍青萍被據的消息之、龍勻甫就得負起這個準丈夫的責任來。 因此伍青萍 ,只是在名義之上 。 約

逃了,龍勻甫每想到此,總是費解十分 竟速伍青萍的面也沒見過,她居然先自偷 此間,竟是撲了一個空,尤其可恨的是 此間,竟是撲了一個空,尤其可恨的是,後,自然十分震怒,不過千里迢迢來到了

小敏美麗的姿態 正在這個時候,他見到了哈小敏,哈 他的內心,甚至於有時候他已把陌 ,大方的談吐,無形中已

現在他用大部份的時間 ,去思念這個

問去想那個理論上,是他妻子的伍青萍,他認識了不久的哈小嶽,却用一小部份時 看他的氣色,低笑道:「龍相公氣色好多 至於他本身的處,反倒是不放在心上了! 晚上花姑爲他撑上了燈,仔細的看了

們累壞了,我也該好了 龍勻甫點點頭道:一這幾天,可把你

我們小姐倒是累了點兒!! 花姑笑了笑道·一其實我倒沒什麼

一定要好好謝謝她。一 小姐為了我受累不少、等我好了以後,我 与甫臉色微微一笑道: 一是的!你們

眉道·· 你可知道我們小姐… 花姑倒了一杯茶,又走到他床前

個碎嘴子的毛病! 無怪我們小姐說我,我知道我就是有這 一咧,嘻嘻一笑道。「我的話是好多 說到此,她竟然突然把話中途停住

一半,當時不由大急,忍不住追問道:「就輕了不少,誰知他這句話,却又只說了 龍勻莆只聽她一提到小姐,彷彿立刻

要怪我多話了 「沒什麼一 口一笑,不好意思的搖了搖頭 ·沒什麼?等會我們小姐又

來、我不告訴你們小姐就是一 龍勻甫忍不住道:「沒關係 ,妳說出

什麼!你可知道我們小姐要下山去了! 嘻嘻的笑了笑,遂道:-一其實告訴你也沒 花姑看了左右一眼,吞吐了半天,才 匀甫不由一怔,遂道..

簡直是不倫不類。 說白不白,足下是高筒白機,一雙芒鞋

· 常時大叫道· 「小師叔,是你老人體勻甫匆匆向這人一打量,不由又驚

你還想給我動像伙不成? 這老人嘻嘻一笑道。「好猴兒崽子

家怎麼到這裏來啦? 能勻甫不由臉一紅道·「師叔你老人

說着匆匆把劍收回了鞘中,這時那花

二十一,口中叫了一聲·一老鬼!你看刀 閃閃的魚鱗雁翅刀,一進室門,不論三七 颜色, 頭髮也開了 姑却由室外猛然撲了進來。 龍勻甫見花姑・這時臉色已漲成紫紅 ,她手中執了一口寒光

門就直朝着這老人撲去。 花姑似乎已爲這老人氣紅了眼,一進

力劈華山」,摟頭照着老人就劈。 這怪老人口中驚叫了聲。「好兇的娘 掌中更是絲毫也不留情,由上而下

處,連動也沒動一下 似的扭了個個兒,最奇是雙足仍然立在原 也似的身子,猛然向外一扭,就像麻花也 他口中這麼叫着,只見他那細如竹竿

空 花姑這一口刀,却是擦他衣服砍了個

外一抽刀。 然大有來頭,無奈蓋於刀難入鞘,連番被 酸女花姑一刀落空,已看出了來人果 ,當時忙向

M102

她用心是想,把這一刀未盡之勢改劈

一說而已!」
一說而已!」
也要等你傷好了以後,現在只不過順口數花姑粗着嗓子道:「你別急,就是要下數在姑粗着嗓子道:「你別急,就是要下 花姑不由一噗!」 的笑了一聲 ,龍勻

去?不過!……」
本字不過!……」 不由看着愈外出了一會見神,心中却龍勻甫心中,這才算鬆了一口氣, 由

追 一她既下山了,以後少不得還會和我砸 豈不更較在這地方好得多! 他轉念一想,心中却不禁大喜。暗忖

笑了 一相公你笑什麼?」 起來,花姑見狀不由皺了一下眉毛道 當時想到這裏,不由眉舒日張,微微

我… 起來,當時不由漲紅了臉,吞吐道: 龍勻市才知自己,竟自失了常態,笑 ·沒有呀!

果然是對我們小姐有了情了…… 狭 ,當時心中不由一動,暗付··一這小子 花姑這慶大歲數了 ,還有什麼看不出

聊了一會,花姑也就退出去了! 當時抿嘴一笑,也不說破,二人又聞

夜她却是一直也沒有來,不要說她沒來啦 心中納悶十分 ,就是連她的聲音也沒聽見,龍勻甫不禁 龍勻前心中一直惦掛着小敏, 只是今

油燈,不由苦笑了笑、心意:一投今天,最後他不禁嘆了一口氣,對着床前那,就是沒有一點用,連哈古弦也沒有出 他有意的把呻吟之聲放大、可是這一

爲削,直斬對方中盤。

夫,可說是已到了超凡入聖的境地了。 武林中傳奇未見的人物,那一身傑出的功 可是這突然現身的怪老人,本身已是

分毫。 老人眼中,真是視同兒戲一般,休想傷他花姑這一刀雖是又猛又險,可是在怪

聽見「嗆!」的一聲,正捲在了花姑手中左手一翻,大袖上却捲起了一股疾風,只 「好娘們,妳這是給我老頭子玩命!」花姑的刀勢方改,老人已嘻嘻一笑道 他口這麼說着,身勢仍是原樣,可是

身子通通一連後退了好幾步。 這口刀上。 只聽見花姑口中「啊唷!」了一聲

冒 丈許之外,撞在了石壁之上,擊得火星直 一串大响,被老人這麼一捲之力,飛出了 她手中那口刀,更是「嗆瑯瑯!」的

火起。 退了七八步,差一點坐倒在地,早已無明 喊道:「花姑快住手,那是我師叔呀! 花姑這時爲怪老人袖上勁風,一連逼 龍勻甫見狀,不由又驚又急,當時大

唇的脾氣,素日就是哈古弦也要順着她一 ,一個鬧不好,她可是出口就罵人。 她生平火性最烈,生就一副可殺不可

麼戲唇一番,這個氣,她又豈能受得了 今日無緣無故爲一個陌生的老人,這

手還想給我老人家遞爪子?我看妳才是不,可是那老人却嘻嘻一笑道:「憑妳這兩 龍勻甫說完這句話,她倒是楞了一 當時早就哇哇怪叫了起來。

可是他腦子裏全是哈小敏的影子,竟的光擴暗了些,翻了個身把眼睛閉上了。

山裏 裹,竟是沒有「點聲音,像是一個寂靜的是無法入睡,奇怪的是這偌大的一所宅子 一樣的冷清

八天,也就可完全恢復了。

身上氣力也恢復了不少,他知頂多再有七就探着運功調息了一番,覺得運功自如,成亂七八糟的一團,簡直是無法入睡,他 龍勻前 裏充滿了各種思索,紊亂

如何呢?再去找白如雲? 可是緊跟着問題就來了,傷好了又該

却是武技高我一籌,再打也是打不過他的 ,反倒徒受其辱! 他苦笑着搖了搖頭,暗忖。「白如雲

一些聲音,龍勻甫本未入睡,不由立刻止,也正在這個時候,他耳中似乎聽到了 此時這麼一思索,不由感到非常爲難了一 住了思潮,仔細的傾聽下去。果然那聲音 這問題本來他並沒有十分的去深思,可是 當時睜開了雙目,不由發了一會楞

節勻甫不由立刻坐起了身來,把几 似乎是有二人在爭辯的口音 發自室外。

已快接近子夜了,如此深夜,怎麼還會有的燈巖亮了,據他估計,此時時刻差不多 似乎是有些怪道了 人在吵鬧?何况尚在哈氏父女的居處,這

楚楚的傳入到他的耳中了 龍勻甫不由繳了繳眉,那聲音更清清

怎麼不勝理?要見我們老爺他聽到花姑的口話叱道:

少說幾句吧!」 龍勻甫不由忙道。「師叔!你老人家

怪叫了一聲,撲了上來。 她這一次却是雙手齊下,用「金豹露 不想他這句話尚未落口,花姑又再次

上,猛然抓了下來。 的招式,十指齊開,分向老人兩肩頭 怪老人冷笑了一聲道:「說妳遞爪子

出了丈許以外,人巳到了牆角。轉,快如電閃星掣也似的,只一閃,巳飄 妳倒還眞用爪子!」他說着話,身形 花姑這一雙手,可又是落了空。

心中不禁又驚又怒又怕。 的招勢,却是連對方衣角也未沾着一下 她從門口到現在,一連施了七八招厲

虎虎有聲。 **眼睛,緊緊盯視着那牆角的怪老人** - ,緊緊盯視着那牆角的怪老人,喉中這時不由頓了一頓,只把一雙赤紅的 這怪老人此時,却是仰頭一連怪笑

啼也似,尤其是在靜夜中,眞令人汗毛聳 他生就一副大嗓子,這一連怪笑,如同梟

古弦老前輩府上的人,你……」 「師叔! 龍勻甫也不由吃了一驚,當時叫了聲 你老人家可造次不得,這是哈

了聲··「小子你給我住口! 怪老人笑聲一飲,斜目看了床上尖叱

可也是動了怪脾氣了 龍勻甫不由嚇得一呆,知道這位師叔 ,今天活該花姑倒

\$, 報答尙還不及,如何敢如此得罪? 無奈自己身受此間主人父女如此大恩

> 來 ,今天是真的不在家!

不認識,妳只管閃開了,我老人家愛怎麼是誰?這麼多管閒事?哈老叫了我又不是 人細着嗓子,尖聲尖氣道:「妳這個女人 跟着另一個極爲怪異的冷笑之聲,一

等之聲,看情形,像是花姑沒有沾着什麼 怎麼如此大胆?哈古弦可不是好惹的!」 想念之中,又聽到花姑厲叱一聲,似 想念之中,又聽到花姑厲叱一聲,似

緊跟着,却又聽到花姑大叫道:「老 你竟能自己往裏閱,你是活得不耐煩

人父女既不在家,自己雖是在此寮傷,可說這人胆子也太大了,竟能破門而入,主 是又焉能坐視着來人如此橫行。 硬闖了進來,即勻甫不由大吃了一驚,心 跟着風門格略的一聲大响,似乎有

擊大笑道··「好小子!你倒享福,可把我 一聲,生光耀眼的一口長劍已亮了出來! 長劍掣了出來,右手一接啞簧,「瑲!」 他這裏長劍才一出手,已聽見冷冷 當時心中一急,不由順手在枕下,把

前却多了一個奇瘦乾癟的老頭兒。 們三個老傢伙急壞了 跟着人影一閃,龍勻甫驚魂之下,床

懂,身著一隻短過蘇頭的長衫,說青不青個,身著一隻短過蘇頭的長衫,說青不青色蒼白,又瘦又高,頷下三綹羊鬚,却也是却結得一頭小辮,散搭在前後左右,面是却結得一頭小辮,散搭在前後左右,面

那怪老人冷笑一聲道:「哈老魔有幾又奈何不得,只急得雙手連搓。

白牙道。「好個醜婦,來!來!來!妳就眸子,向花姑一掃,冷焰逼人,露出一口的人。 要看看你有什麼能耐,今天我倒要爲妳的把妳一身本事,都施展出來,我老頭子倒 個腦袋,竟能如此待我這老朋友!哈!」 主人,好好管教管教你一下子了!

冒出了火來,龍勻甫見狀不由急得發抖道的話,她聽在耳中,學紅目之中,幾乎要停站並之上,自己萬萬也不是對手,只氣是她心知這老人一身功夫,竟似還在生人是她心知這老人一身功夫,竟似還在生人 • 「花姑,請看我面子…千萬不要…… 話尚未說完,只聽花姑大吼了一聲 他說着話,身子依然是紋絲不動。

處 道•「我與你這老狗拚了! ,花姑早巳撲到了老人身前 龍勻甫不由「啊!」了一聲,刀光閃

,却是砍在了石壁之上,直震得手腕發麻,已全身倒貼在了房頂之上,花姑這一刀!」一聲,跟着黑影一閃,再看自己師叔 ,手中刀又差一點落地。 龍勻甫這一聲還沒叫完,只聽見「嗆

停。 竟把全身半吊在高空,幌來幌去 墜,只憑右手三指 她怒目上視,房上怪老人 ,輕輕捏着一塊石角 一,搖個不

頂之上如此施展,可足以驚人了 這種「老猿墜枝」的輕身功夫,在屋

一跨步,掌中刀「點天燈」猛然向上一 怪老人嘻嘻一笑,身形旋身 她如同瘋了也似的撲上,這一次 花姑不由嚇得出了一身冷汗。 老鬼,你欺人太甚!」

C平過了刀身「秋風掃落葉」,只聽見「 ,如同一條玉帶似的,直向怪老人腰上猛 •當時一擰刀把,刀花一閃,魚鱗雁翅刀 思念之間,手下可是絲毫也不敢怠慢 身子可是已跟着到了怪老人身邊,她 猛然把出去的刀,向回用力一帶,足 可是花姑早已料到這一點,她一聲不 一聲,刀身上是一片白汪汪的寒光 唰 「這一次看你再往那裏跑?」 」地也是一個大轉勢。

花姑刀到,可說是他根本就沒看見。 然纏了過去,勢子是又猛又疾! 那怪老人,此時面目是向着另一面

般,他鼻中只微微嘆了一 聲。

站的刀匁之上,這種驚人的手法,巧妙可 向刀身上一捏,無巧不巧,却正捏在了花 猛然見他伸出一隻白瘦如霜的手,只 就聽他口中叱了聲。「來得好!」

却 就地。

到了他腰上,這可是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 花姑刀到,他猛然一個擰身,刀口已 可是這位一代奇人,畢竟功力有異一

是到了絕頂,只要差上一絲一毫,那簡直

萬鈞的鐵壁離中一般,一任她用蓋了全口雖是爲老人二指捏上,却如同是挾在 花姑大驚之下,向回一奪刀,無奈這

,何必呢! 當時不由忙改成了笑臉,鬆口氣道。 你老人家鬆鬆氣吧 ,大老遠跑了

我,把他這鳥房子給他砸了,他又能怎麼 子,我沒說什麼,你倒怪起我來,惹火了 才沒有好氣的道:•「還不都是爲了你這小 下眼珠,死死的盯着龍勻甫,看了一看 水夢寒本巳要發作,聞言不由轉了一

是來不得! 說。「乖乖!我一點沒有猜想,這玩藝可 龍勻前聞言 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心

你走不是沒事了,可別砸人家的房子! 你老不是找我嗎,現在不是找着了,我跟 當時忙陪笑道:「師叔這可施不得, 水夢寒這才回怒作喜,當時重重的在

跟我走,不沒事了?來!我揹着你。」 龍勻甫身上拍了一巴掌,怪笑道:「你早 要是現在哈氏、父女回來了,那還真不能想 龍勻甫一心想見哈小敏一眼,可是真

你等等,我還得整一整呀!」 ,說不定也許和這位師叔翻了臉! ,不由望着水夢寒苦笑了笑,嘆道: 想到這裏,他可眞是不能再留在這裏

東西 長劍以外,別無長物,不由皺了一下眉 龍勻甫顧視了左右一下,確是除了一 ,還用得着整?」

水夢寒翻了一下眼皮道。「你有多少

道。「就這麼就走了?」

麼着?還真要我砸他們房子?」 當時又笑又氣的嘆道。「我在這打擾了 水夢寒怔了一下道:「不這麼走還怎 龍勻甫對這位師叔,可眞是哭笑不得

M104

力 ,休想搖動分毫。

笑道:「怎麼着?妳服氣了麼?」 花站用力搖了兩下,仍是絲毫不動 他這裏奮臂施力,那怪老人却嘻嘻冷

怪老人倏地一翻左手大袖,喝了聲••「去

頓時通通通一連又後退好幾步。 大袖向外一翻一揚,花姑可真聽話

這一次却是「噗通!」一聲,坐在了

幾,冷冷的哼了一聲道··「破銅爛鐵也 怪老人低頭看了手中鍋刀一眼,日開

他說着話 右手巴貼在了刀面之上

許的魚鱗雁翅刀,竟自爲老人這種神力 猛然見他雙目一張,喝了聲·「斷!」 只聽見「拍!」 一聲,那口厚有三分

來了。 ^克自呆呆的坐在地上,再也沒有力量站起 花姑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一時之間 後一丢,「喘!」地一聲。 從中一折爲二,他猛笑了一聲,順手向身 花姑不由倒吸了一

热鬧了,還不下來收拾收拾跟我走路,等 前看了一限,哼了一**馨道**·「小子! 會老帮子回來可麻煩!」 老人望着她磁牙一笑,頭遂回對龍勻 ·別看

,可是他却不能表露在面上。 龍勻甫對師叔這種舉動,萬分不滿意

心? 當時嘆了一聲,道。「師叔你這是何

你倒是走不走?我老頭子跑幾百里路來 怪老人一翻眼皮道。「那來這麼多話

道說,連走的時候,一個招呼也不跟人家人家好幾天,人家還是我救命恩人呢!難

走不走?不走我自己走。 的體節,我老頭子就不知道這些,你倒是 水夢寒短眉一皺,道。「那來這麼多

「師叔你別急呀!」 說着一轉身就要走,龍勻甫不由急道 水夢寒轉過身來,尖聲道。「那哈老

方才是急昏了頭,已經把人家得罪到了家 頭子不是不在家麼!你怎麼打招呼?」 ,還打什麼招呼!」 龍勻甫苦笑了一下,道:「得了,我

老人家,早不知要氣成什麼樣了?」 ?什麼事都有我爲你頂着,你怕什麼?」 度量還不至於這麼小,你何至於愁成這樣 不禁嘻嘻笑道:「小子,沒有什麼大不 ,不就是打了他個人嗎?諒那哈老頭子 龍勻甫心說·「人家度量小,要是你 水夢寒看着這個愛徒,一時愁成這樣

是怕啊!只是你老人家平白無故,惹了這 個麻煩,認爲太划不來就是了!」 想着不由哭喪着臉,點頭道。 「我不

我們走吧!」 水夢寒尖聲怪笑道·「你就別管我了

子四寶全備,當時抽出筆來,一面磨着惡 心說。「總要給人家留個字啊!」 龍勻甫定了定神,走到書桌前,見椅

下一句話,也好叫他知道知道!」法,還是你想的選到,不不 去,在硯中飽浸墨汁,一面笑道。「好辦 ,還是你想的週到,我老人家就給他留 龍勻甫不由皺眉道。「還是我來寫吧 水夢寒 巳走了過來,伸手把筆接了過

> 怎麼樣,要不要緊? ,你原來是受着傷,難怪睡在床上呢! 怪老人不由搖頭一笑道:「我倒是忘 龍勻甫不由皴了一下眉

傢伙!傷得還不輕呢……不過口大有起色 ,略微歇了一會,點了點頭吟道:-「好 你是怎麼攪的?」 說看已走到床前,仲手把在他手腕子

你老……唉……」 老人家,這一家人,可都是弟子的恩人 龍勻甫不由嘆道:「師叔!不是我說你 說着一雙眸子,上下在他身上亂轉着

邊窘態畢露的花姑瞟了一眼。 说着又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眼光向一

自己有一面之緣,可是如此折唇他的家人 己果然行動太冒失了,那琴魔哈古弦雖和 ,恐怕哈古弦也勢難和自己甘休? 當時不由楞了一下。 怪老人不由臉色一紅,這才想到,自

任性去作,很少却想到是否實家工程,如養成了一副怪癖偏激的個性,凡事只知 情,根本是不可能-叫他去向一方低頭,那却是萬萬別想的事

有失風度,可是並不後悔! 此時雖是想到了這事情,是自己作的

古弦有什麼了不起,他要不服氣,却叫他「她自己動手打人,又怪得誰來,哼,哈 到滇西來找我好了! 當時臉紅了一下,又冷笑了一聲道:

話聲一完,他猛然叱了一聲。一來得

,你老人家…

水夢寒一瞪眼,道。「放屁!你算老

道。「好吧,你老人家請寫吧!要客氣 龍勻甫只好嘆了口氣,當時把紙舖好

幹什麼事?還用得着在牆上題字?」 不想他說完話 ,却不見人來,當時忙

叔這字留得好不好? 遂聽水夢寒哈哈一笑道··「你看看師

寒龍蛇飛舞的寫着: 龍勻甫忙趕上一步,舉目牆上,水夢 「字示古弦老兒・・

不怪我!嘻!就此別矣! 小徒勻甫,今巳帶回,專此致謝 ,令僕對客不恭,代爲薄懲,希

內是叫不迭的苦,暗忖如此看來,這樑子 龍勻甫直看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心 三百老人水夢寒壁書」

是結定了 一脚道。「好吧!我們走吧!」 ,他不由氣得銀牙緊咬,當時重重地跺了 但老人既已留下字語,擦也擦不掉了

就手一抖,巳把手中毛筆拋了出去。 水夢寒對壁觀賞了一陣,嘻嘻一笑

們到那去呀? 雕勻甫這時已把劍揹在背上道··「我

個小姐把你給迷住了?」 ,你這小子居然連家也不想回了,莫非那水夢寒一翻眼皮道:「自然是回去呀

> 去聲 ,在牆上撞得火星直冒! ,一對瓦面透風鏢,却被他大袖揮了出

緊跟着花姑朝他撲了上來

夫,比起這位水夢寒師叔來,那可是差 ,居然是接二連三的襲擊,因知她那身 龍勻甫眞料不到,這花姑竟是如此 難

花姑使不得! 當時唯恐她又要吃虧,不由叫道。

也爬不起來了。 「噗通!」一聲,花姑已倒在了地上,再 可是一言甫畢,只覺人影一幌,跟着

E . 怪老人却是雙手負袖,連連的冷笑不

驚道・「她⋯⋯怎⋯⋯麼了? 龍勻甫這時一撩被子,巳下了地,大 水夢寒冷笑了一聲道。「放心,她死

不了,我只點了她的穴道,兩個時辰後自

藏……」 叔一眼,搖了搖頭道:「你老還是這個脾 是味兒,當時又嘆了一口氣,看了這位師 熟頭,接道·「這倒好·省得再麻煩!」 會醒轉……」 龍勻甫才算放了心,可是心中到底不 他看了地上的花姑一眼,冷冷的點了

麼一埋怨,不由勃然大怒。 水夢寒本是一肚子氣,此時再被龍与

古弦遣所房子,也給拆了,那時候自己可叔要是惹翻了,那可是不得了,就許把哈龍勻甫不由吃了一鱉,他知道這位師 只見他把雙眼一瞪,方要發作

說中了龍勻甫的心病,當時不由俊臉一紅這雖是一句戲語,却是無巧不巧,正 走?」 來辦事來的,如今事也沒有辦好,怎麼能 ,吶吶道:•「你老人家別打趣了,弟子是 水夢寒吱牙一笑道:一不就是伍家那

點事麼?這個你放心,我們三個老的這 次都出來了,我們是各人辦各人的,我只 龍勻甫不由一驚道:「師父和師姑都 找着我是什麼都不管了

出來了

軍出動,眞把你給龍壞了 你這實貝徒弟,我們這三百老人 你這一個好徒弟,有一點事,那還不全 |寶貝徒弟,我們這三百老人一生只收水夢寒尖笑了一聲道: 「還不都爲了

像是小鼓槌也似的舞了起來。 說着連連幌着頭,那滿頭小辮子

都是怪異到了家。 白如雲來一個也够了,這可真想不透!」 這三位老人家何至於全體出動?就是對付 他因知道,自己這三位師父,一個個 龍勻甫聞言不由皺了皺眉,心想:- 「

己更是寵愛得無微不至。 她這一次要是知道自己受了傷,那還 最難惹的是那位師姑星潭 ,平日對自

當時想到這裏,不禁深深皺着眉頭

聲道:「小子!你今天是怎麼了?有什麼 以致於不可收拾。 生恐那另外兩位老人家,自己闖下大禍 水夢寒見他立着直發楞,不由咦了一

事值得你這麼發愁?」

未完



.....但.... 木郎君呆了一呆,道:「這……這……但

求藥,我既未答應你向鈴兒求藥,自不必向她 王半俠道:「紫衣侯既死,我自無法向他

裏,再也動彈不得 不郎君又急又怒,却又無可奈何,呆在那

直過了頓飯時分,五色帆船艙裏,仍是無

不讓人瞧見他的面容 **淚却偏偏不由自主,奪肛而出,他只有背轉身** 海上羣豪之長,自不能當着別人落淚,但那眼 天齊早已背轉身子,面對着大海,只因他身爲 但聞哭泣之聲,越來越響,「紫髯龍」壽

聲痛哭着--「爹爹,你…… 人,就走了?」 小公主已撲倒在那後室緊閉着的門前,嘶 ……你忽能抛下我

兒的肩頭,繼纖玉指,簌簌直抖,晶瑩淚珠, 方寶兒低着頭不敢去瞧她,水天姬扶着寶

厲鬼索魂一般。 突然間,一陣悽厲的呼聲自岸上傳來,呼 「胡不愁… …胡不愁……。」 聽來有如

威

胡不愁道:「你早已聽出來了,還問個什 水天姬聽了聽,突然問道:「誰?」

水天姬身子一震,附大了眼睛,說不出話 水天姬道:「你與他約好了什麼?」 胡不愁道:「他要我守約。」 水天姬道: 「我與他約好要將妳毒死。」 「木郎君喚你作什麼?」

木郎君那慘厲的呼聲又起:「今晚子夜…

M106

來

胡不愁緩緩說道:「他要我今晚子時毒死

和她却是怪人:

- 突聽艙外有人朗繫道:「洛陽彭清,有事

,而且用在別人身上都行得通,但那大頭叔叔

水天姬突然迥醉一笑,道:「你毒得死我

程死我,怎能不防備?說不定還要想個法子**先** 水天姬嫣然笑道:「但我此刻已知道你要

毒死你,免得被你毒死。」

,正該如此。 兩人四日相視,眼珠子轉來轉去,心裏也 胡不愁微微一笑道:「不錯,先下手爲强

不知在打什麼主意。 這兩人俱是玲瓏剔透的七巧心肝,要猜別

心思,實是容易得很,但別人要猜他們的心 ,却難如登天。

思

舊凝擬地望着五色帆。 被淋得水濕,却仍是無一人退下避雨、目光依 這時天上陰霾更重,簸簸竟落下雨來。 **雨勢漸大,岸上羣雄方自乾透的衣衫,又**

這五色錦帆,昔日本是代表一種無上的權

光榮。 ,但五色帆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却變得更是 如今,這權威的來源

心裏越來越是担心,鈴兒在他耳旁輕輕問他 「你担心什麽? 船艙中方寶兒瞧着胡不愁與水天姬的神情

怎會猜不出?」 ,怎會說給她聽?這道理連我都可猜出,她又 鈴兒道:「傻孩子,胡不愁若真想毒死她 方寶兒嘆道:「妳瞧他們兩人,我怕!

方寶兒搖頭嘆道:「這道理雖然是很簡單

易如反掌。 : 「乘妳不備時,要毒死妳實是

紫衣侯雖巳死去

姑娘莫見怪

語聲微頓,躬身道:「在下出言直率,享

不知可蒙姑娘採納?」

灣可以避風。」 鈴兒沉吟半晌道:「這果然是好法子!

是位處處爲別人着想的英雄,賤妾實是感激得 鈴兒嘆道: 「久聞洛陽摘星手之名,果然

舟駛回。

語套上,將你無可奈何。」 手掌,厲聲道: 是瞪着木郎君,沉聲道:「你還不放開手?」 木郎君也狠狠瞪着他,半晌終於緩緩放開 「本座並非怕你,只是被你言

人死鬼上門

豪但覺身子一震,都已與了,連鈴兒跌倒都無 這五個字自海上飄過,飄入潭豪耳中,潭

跪滿了一地。 浪濤拍岸,風聲呼啸,夾有一陣歌聲隨風 也不知是誰,當先跪下,別的人立刻跟着

歌詞雖然簡單,但却充滿一種悲壯蒼凉之 「雙劍擊兮風雲意,龍吟絕兮……—巨星

有誰不下淚? 意,那歌聲更是古樸蒼淳,羣豪癡癡地聽着 他翻來覆去,唱了三次,羣豪情不自禁

也隨聲唱了起來,頃刻,天地間便充滿了這悲 壯的歌聲。 一條被衣漢子,蓬頭散髮,打着赤足,自

重重地壓在海面上。 銀白的浪花,朝日初升,便被陰雲掩沒,蒼穹 人叢中擁出,高歌着走到海邊,正是王半俠 海浪如山,澎州泅湧,在他面前捲起層層

爲何又爲斯人之死悲悼?」半俠熱淚盈眶,喃喃道:「蒼天旣不斬斯人, 梅天蒼瞑,似乎突又變成了無限生機、王

给見忙拭乾淚痕,當先迎出,道:「什麼

卓立船頭,恭聲道:「紫衣侯魂歸極樂,凡我 只見雨中一艘輕舟駛來,「摘星手」彭清

些失常,久聚岸上,只怕有變。」 上,以示悲悼,但衆人悲痛之下,心神已都有 江湖中人,莫不哀痛欲絕,直到此刻,還在岸

勸不走的。」 會怪你,但……但朋友們如此情况,我勸也 鈴兒嘆道: 「難爲你想得這般周到,我怎

別處,鞏豪想必也就會散去了,在下一得之愚 彭清道:「姑娘若是將船駛出此灣,停泊

彭清道:「由此北行不遠,便有個小小港

彭清躬身道:「不敢當。」微一揮手,輕

王半俠雖立在岸邊,他並未注意,目光只

王半俠道:「膲你不出,倒是條說一句算

木郎君道:「哼……哼哼!」

風雨最無情

結果紫衣侯以半招險勝。白衣劍客敗走時,聲言七年後再來雪 前文書至紫衣侯挑戰白衣劍客,兩人各乘小舟在海上决戰

手力之重,五指之硬,幾乎將王半俠肘節都捏 突然間,一隻手緊緊抓住王半俠的臂膀

褐色的面容,刀削般的雙頰,以及那緊閉成一 身側,竹笠又寬又大,戴得又低,幾乎將這行 布袈裟,頭戴寬邊竹笠的行脚僧人,緊立在他 君。只聽木郎君沉聲道:「取樂之約,你可忘 綫的嘴唇,不用瞧第二眼,便知此人乃是木郎 脚僧人面容一齊掩住,但王半俠一眼瞧到他木 王半俠皺着眉轉目望去,只見是個身穿灰

王半俠道:「沒有藥。一 木郎君道:「拿藥來。」

食言背信不成?」 王半俠道:「紫衣侯已死,我去那裏求藥 木郎君嘴唇閉得更緊,怒道:

木郎君道:「紫衣侯巳將後事,交託給鈴

、珠兒兩人,你快去問鈴兒、珠兒取樂,否

冷截口道 「否則怎樣?

打下船來。」
憑船上那幾位姑娘,無論那一個都已足夠將你 木郎君道: 「放屁!」轉過身子就走,再

事不如少一事,今日子夜,千萬莫妄動,否則

王半俠道:「如此,我倒要勸勸你,多

也不應王半俠一眼。 王半俠瞧着他背影,只是搖頭

突有幾個身背臟袋的丐帮弟子,

擠來,神色匆匆,滿面俱是惶急之容 其中一人,搶步走到王半俠身側,躬身一

禮,道:「帮主有難,昨夜: 他的語聲越說越低,誰也聽不清他說的什

垂首沉吟半晌,終於頓了頓足,隨着那幾個丐只見王半俠面容驟變,瞧了瞧五色帆,又 只見王半俠面容驟變,瞧了瞧五色帆

北駛出。 這時五色帆船龐大的船身巳開始移動,向 帮弟子走了

郎君遠遠立在雨中,目光凝住着船影,冷冷道 「你走不了的……」 **羣豪一陣騷動,有的頓足,有的嘆息,木**

也得被浪花捲去。北行十數里,果然有個小小 曾發生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但這足跡終於 沙灘上凌亂的足跡,告訴別人,這裏不久前, 嘆息中散去,入夜時便走得乾乾淨淨,只剩下 不出彭清所料,五色帆船一走,葦豪也在

火,比無光還要顯得冷寂凄清一 的五色帆船,却只亮起一星燈火。孤零零的燈 浪濤拍岸,雨未歇,夜色漸漸沉重,偌大

現出一條人影,口中喃喃道:「你走 」語聲冷漠生澀,正是木郎君。 **陣風吹過,無人的海岸上** ,突然幽靈

長,身子一掠,躍入海水中,有如黑色水蛇般 他已換了一身黑衣勁服,顯得更是瘦削而

一閃而沒。

半絲聲息發出。 輕一翻身,便上了甲板,身形輕靈巧快,絕無木郎君自海水中探身而出,爬下船舷,輕 五色帆船上,仍是一無動靜。

上一跳,木郎君身子也不禁爲之一震,霍然轉 雨冷,靜寂中突然聽到這聲音,却實是令人嚇 的語聲道:「你來了麼?」語聲雖輕,但夜黑 ,只見船艙中採出半個頭出來,在向他輕輕 那知他身子方站穩,船艙中突有個冰冷冷

這才放下了心,飄飄掠了過去、嘶啞着聲音道 「事可辦成?」 木郎君定睛一望,見到此人竟是胡不愁,

木郎君微一遲疑,側身而入,眞氣貫於四 胡不愁悄聲道:「隨我來。」頭又縮了回

肢,全神戒備。 偌大的船艙中,唯有一盏孤燈。

飄搖不定,短榻上,飄搖的燈光下,直挺挺地 海風自船蔥隙中吹將進來,吹得室中燈火 躺着條白衣人。

身子動也不動,亦無呼吸,顯然早已氣絕多時 只見這白衣人長髮四散,披落在短榻旁,

的燈光下,看來更煞是怕人。 正是水天姬,她雙目緊閉,蒼白的面容在昏黃 頭又不禁爲之大喜。原來短榻上躺着的,赫然 壯起胆子,跟着胡不愁走過去,目光轉處,心 木郎君縦然胆大,此刻也不免微生寒意

出枯木的雙手,向水天姬咽喉呃去!子,獰笑道:「賤人,妳也有今日………」 木郎君乾嚥了一口垂涎,望着水天姬的身

胡不愁悄聲說道:「藥已全給她吃了下去

然死了,他還是饒不了她。 他對水天姬怨毒實已深入骨髓,水天姬縱

胡不愁突然一把拉住他的手掌,道:

胡不愁道:「你交給我的藥,我已全部讓 木郎君道:「你拉我幹什麼?」

木郎君道:「我知道……」

胡不愁道:「從此以後,你與她之事,已

脈 木郎君怒道:「什麼干係?本來就沒干係

胡不愁道:「好!」轉過了身子,大步走

姬。 喉嚨裏怪叫一聲,兩隻蒲扇般手掌又抓向水天 木郎君瞧着他背影,喃喃道:「瘋子!」

突然間,動也不能動的水天姬,手掌突然伸出 眼見水天姬是死了,動也不能動,那知

肘間,肩頭兩處關節,已被水天姬抖斷。 法躲了,只聽「咯!略!」兩聲,木郎君右手 ,閃電般捏住木郎君腕間穴道。 木郎君眞是駭了一跳,大驚之下,躱也

得死我麼?乖孩子,快回家去吧,冤得我見了 水天姬嬌笑道:「就憑你那點毒藥,就毒

! 嘩啦!」幾響,然後什麼聲音都再不可聞 一陣風似的跑了 條手臂,再也休想敵得過水天姬,怪叫一聲 只聽艙外水聲「咚」地一響,接着「嘩啦 木郎君又驚、又恨、又怒,也知道單憑

只剩下海風刮得呼呼直響。

「怎樣了?」 胡不愁悄悄自藏身處實了出來,微微笑道

> 主意!」 要叫他難受幾個月,這都是你,都是你出的好 水天姬嫡笑道:「雖然沒有怎樣,最少也

我是你侄子的大老婆,你少説些叫人聽了不 胡不愁道:「還不全是爲了妳

麼厚。」 本來我還以爲你臉皮是水磨磚造的,有城牆那 水天姬格格笑道。「原來你也會臉紅的

咳了幾聲,一個字也沒説得出來,轉過頭去 溜烟走了。水天姬瞧着他笑得更是開心 胡不愁道。。「咳……咳咳……」一口氣嗆 ,却

出了二十餘條人影,身穿着緊身水靠的黑衣人

無牛分聲音 這二十餘人俱是黑巾蒙面,只露出兩隻灼

灼發光的眼睛,目光閃了幾閃,見到五色船上 地爬上了船舷,動作之輕靈巧快,無與倫比! 無動靜,爲首之人打了個手式,二十餘人齊 水天姬還在輕輕的笑

鈴兒、珠兒等一羣少女們,擁着小公主、

勁風,穿窻而入,自水天姬髮際飛過,「奪」兩人一齊翻身跌倒,只聽「颼」地一聲,一道突然間,水天姬一聲輕呼,撲在他身上,

舒服的話好麼?」 水天姬眨了眨她的眼睛,道:「你可別忘

胡不愁就算再沉得住氣,這一下臉可也紅

不知道這時……

就在這時,黝黑的蒼穹下,無聲無息的鑽

這二十餘人水性俱都極佳,在水上行動絕

素衣衫。 方寶兒和胡不愁走出來,衆人已經換了一身縞

方寶兒道:「木郎君那……」

鐵箭桿,入木幾達五寸。 鈴兒變色道:「什麽地釘在艙中梁柱上,箭尾鵬翎,簌簌抖動,黑

人了

性命要錢財-怪,殺人性命不管埋,若是爾等生得乖,不要 船窓外陰森森冷笑道。「追魂奪命二十四

之人影。小公主雙手义腰,大眼睛睜得滾圓, 方?敢來撒野!」 怒罵道:「好大膽的强盜,你可知這是什麼地 了開來,露出了二十餘條黑衣動裝,黑巾蒙面 「砰」地一聲暴響,兩旁窓戶,俱都被震

的是金銀財寶,要命的就快乖乖靠牆站着,否 爲首之黑衣人,陰陰冷笑道•「太爺們要

鈴兒怒道: 「否則怎麼?

紛飛,聲勢煞是驚人! 鈴見倒眞未想到這些水手來,反手一掌,擊在窻戸上,只見木屑四下二十餘條黑衣人齊地一聲怪笑,同時伸出 作案,可是紫髯龍的部下? 的人武功比起他們,已是有所不及,心念數轉 天姬等三人,雖還未將這些人放在眼裏,但別 一流高手的身份,衡情度勢,自己與珠兒、 上小賊,掌上竟有這般功力,竟已全都是武林 ,暗中不覺大是驚惶,厲聲道:「你等在海上 水

東西 黑衣人冷笑道。「紫髯龍!紫髯龍是什麼

莫非都被狗吃了不成?」 才爲武林捐軀,你們就敢來無禮,你們的良心 小公主大罵道:「不管你們是誰,我爹爹

齊縱身而入,落地絲毫無聲。 有過良心?」微一揮手,二十餘條黑衣人,一 黑衣人仰天狂笑道。「良心!太爺們幾時

如今我才知道了。 中那來『追魏奪命二十四怪』這麼一號人物?突聽水天姬道:「我方才還在奇怪,江湖 突聽水天姬道。「我方才還在奇怪,江鈴兒、珠兒大驚之下,搶步擋在前面。

黑衣人道。「妳知道什麽?」

水天姬驚呼道:「寶兒,小心……武林成名人物,他這拳如何打得着。 华向那削越漢子打了過去,但那削複漢子亦是 可多利。 自己不會武功,竟獨身擅在小公主身前,一自己不會武功,竟獨身擅在小公主身前,一 人人뷇負小女孩子!」他見別人危險,便忘

你不必爲咱們……

下大是感激,顫擊道:「水姑娘

水天姬縣笑着接口道。「別誤會,我可不

,我又不向水。

你可知道了麼?

水天姬也不理他,只是瞧着胡不愁道。

胡不愁一字字緩緩道·「摘星手彭清 鈴見忍不住間道·「他們究竟是識? **聚人心頭霍地一震,那黑衣人不由得倒退**

胡不愁微微氮首道。一知道了

出去,「砰」地一聲,撞在艙板上,動也不 呼聲未了,寶兒身子已被人提起,遠遠鄉

能動了。小公主變色道:「寶兒,你……」

突見一個人湧身而上,鈴兒纖手不知怎麼一轉

鈴兒與珠兒聽在耳裏,却有些哭笑不得

便點了他穴道。

小巧的身子。小公主身子一旋,便自他掌握中……」張開兩隻蒲扇般的大手掌,去抓小公主 飄了出去。 搜削漢子學笑道:「小寶貝兒,莫去管他

冠禽!!

小公主道:「什麼禽獸!簡直遠禽獸都不

倒也像是個人物,不想你竟是個人面默心的衣

們躲到這裏來,那裏有絲毫好心,原來竟是要

人的耳目,好來動手……

给兄恍然道:「好呀!原來是你!你要咱

如千百隻蝴蝶漫天飛舞。 嘛,且瞧瞧俺的手段!」雙掌施展開來,當員 **削瘦漢子怪笑道:「小寶貝兒,輕功不錯**

不 公主輕功確是佳妙,但別的武功也確是

步就追着了 速,她全力跨出三步,別人身高腿長,只要一 她身形展動,總不如別人手掌轉動來得迅

上一把抓住。 只聽小公主尖呼,倒瘦漢子怪笑,已將小公 鈴兒、珠兒縱想出手助她,却已自顧不暇

却充滿了驚懼的光芒。

仍未失去,一個個都已駭得花容失色,限波中

個推到艙壁旁。她們穴道雖被點,但知覺却 穴道的少女身邊,十餘個少女,已被一個接

那短小漢子道:「好!」一步躍到已被點

彭清笑道:「你瞧着辦吧

妾,顯然仍存有畏懼之心,是以亦步亦趣,不 這些人雖是有備而來,但對紫衣侯船上侍

想再活着等到天亮了!」厚笑聲中,一步步走 們幾條活命!如今嘛……哼!哼!你們誰也莫

了太爺來歷,太爺本想瞧在紫衣侯面上,饒你 ,道··「想不到你們倒也有幾分聰明,竟猜出 ,果然是那「摘星手」彭清,只見他滿面拳笑黑衣人突然反手抹下面上黑巾,露出面目

敢一権而上。

跌倒。 ,胡不愁亦是滿頭大汗,終於支持不住,接地 這時船上的少女,已有一半被人點着穴道

能 以間,仍是遊以有除,但獨木難支,也不知還 只有水天姬, 穿錫的身形, 遊走於刀鋒劍

她怎樣了

倒又白又嫩的。」

鈴兒眼角管見,驚呼道:「你……你要拿

臉上摸了一把,嘻嘻笑道:「小寶貝兒,長得

那短小漢子寧笑着伸手,在那第一個少女

齊地展動身手,鉛兒呼道:「珠兒,照顧着小 但聽夢清一聲輕叱,二十餘條黑衣人終於鑰匙,悄悄塞入頂上髮束要。

人家敵手,心念轉處,自懷中悄悄取出那柄金

胡不愁衡情度勢,卽已知自己這方,絕非

兵 ,與人交手的經驗,既是不够,氣力更是不 鈴兒、珠兒武功雖高,但大多只是紙上談

露出了品白的肌膚。

突然反手一把,將那少女的衣衫撕了開來

怪笑道:「妳說俺要拿她怎麼樣?

清 ,兩人此刻已俱是香汗淋漓。 珠兒道:「水姑娘,妳走吧,不必管我們

却是説不出的農褻。

是寧願爲別人平白送命的人,只是你們離岸太 不住的原抖,輕輕頭抖 待宰的羔羊,雪白的肌膚,在那短拙的手指下 那少女更是驚懼,目光乞憐的望着,像是

在如此情况下,她仍是笑語如鶯,半燕半 愤怒道。「你……你敢…… 鈴兒身手雖未停,但呼聲中亦充滿驚駭

救救我吧… 举的暴徒手中麽?你在天之靈若是有知,快來 也無法動彈,那乞憐的日光似是在說。「侯爺 ,你忍心看着你羽翼舞貴的燕子,落入如此祖 那少女拚命掙扎着想扭動身子,怎奈綠毫 珠兒不住喘息,更是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救救我吧……

笑道:「這小丫頭也不算小了,你們可要瞧瞧 另一創複漢子,雙手高高舉起小公主,經

清水貨倒扎手的緊,可要小弟便上兩招絕活兒

條短小漢子嘶聲道:一一彭大哥,這幾個

人也不敢近來。

,她氣力縱然不濟,但憑這些絶妙的招式,別

這一招之精妙,實是匪夷所思,防也難防

水天姬大呼道:「你萬萬不能住手鈴兒嘶聲呼道:「放開她,我……

况又當如何?」 該想想,咱們若是都落入這羣畜牲手中,那情 ,你應

突然間,四壁燈光,一齊熄滅! 给兒滿面痛淚,道:「但……但

氣,自鎗外傳來。 矣,利那問什麼都瞧不見,只聞一陣奇異的香 失,到那問什麼都瞧不見,只聞一陣奇異的香

獸 來,似鬼魅,似幽靈,又似是一種惡魔般的怪 接着,艙外又滑入了二十餘條金色的影子

的角色,但此時此刻,心頭仍不覺泛起一陣寒 彭清邀來的雖都是聞名江湖,殺人不眨眼

意,不由自主靠到一齊。 鈴兒、珠兒、水天姬更是早已避入了角落

中,繼手也緊緊握在一處。

,亦非幽靈,却似是人影,奇異的多道時衆人已可瞧出,那金色影子 ,奇異的香氣 ,既非鬼

M108

未种使出兵双。 是瞧她年幼力弱,又想留下她活口,是以手中

這時已有一條例復漢子向她迎面撲來,自 小公主大喝道:「我不要人照顧。

方寶兒雙日圓睁,大呼道:「不要臉,這

水天姬搖頭道:「我不走。

說話問,他手掌已自少女渾圓的足踝,滑

你們要是還不乖乖的住手,好戲還在後頭 那漢子道。「俺本來就是個畜牲……嘻嘻 鈴兒顫聲道。「你……你這畜牲!

是自這些人影身上發出來的。

在强光下閃閃生光,帶着種妖異而媚治的魅力 心弦便立刻會生出一種難以描述的飄盪 後,才駭然發現,這金色的人影,竟全都是長,照射在這些金色的人影身上。衆人一陣目眩 ,竟似未着寸縷,都塗滿了一種奇異的金粉, ,尤其那奇異的香氣,任何人只要嗅着一 忽然間,不知自那裏,射入了數十道强光 ,曲綫玲瓏的少女,豐滿而誘人的軀體 絲

們,已張開雙臂,撲了過來,帶着妖魅的媚笑 ,撲向黑衣人們。 就在這一陣目眩,心神一盪間,金色少女

閃亮的金粉,眩目的軀體,誘人的異香

惶無主,限見金色少女們移身撲來,竟呆在地 見如此奇詭怪異的對手,判時間也不禁大感驚 體,誘人的異香,甚至使得他們幾乎也要撲將 上怔住了 黑衣人們雖然久經大敵,但此時此刻,驟 ,既不閃避,也不招架,那誘人的胴

等到他們驚覺之時,縱要閃避,亦是有所

驟然看來,直如一雙雙熱情如火的情侶, 衣人身後,足尖緊緊勾住了黑衣人們的膝彎。 了黑衣人的頭頸,一雙修長的玉腿,也盤到黑 只見二十餘條金色少女,竟張臂撲上了黑 ,雙手自黑衣人脅下穿出,緊緊摟住

在激情中摟抱求歡,那裏有絲毫與人動手爭殺

當眞是連做夢時都未曾瞧見過,都不禁瞧得呆 衆人見過場面雖不少,但這樣的打法,倒

似是團火焰一般。只令他們心旌搖擺。慾火如 ,連手都抬不起,那裏還能與人轉門? 黑衣人們除了又驚又奇外。更覺懷中抱的

只聽得一條金色少女問道:「咱們是什麼

女。 人 其餘的少女們,一齊嬌聲應道:「黃金魔

們 連串輕響,黑衣人們一連串慘呼,黃金魔女 ,但聞「喀,喀,喀,喀……」

個接着一個,倒了下去,口中呻吟不絶,身子 然後,黃金魔女飄身落地,黑衣人們則

之力,在刹那間,將黑衣人們雙肩、雙膝、四 再也不能動彈。 原來這些「黃金魔女」們,竟以腕肘足尖

但未曾驚惶,反似比方才遠爲鎭定 大關節一齊拗碎! 直凉到足底,只有水天姬袖手立在一旁,非 瞧得衆人面容變色,目定口呆,由指尖

「妳們可是西方金…… 「摘星手」彭清滿面冷汗交流,顫聲道:

來當眞有如金屬相擊一般。 還有些見識。 船艙外一個尖銳的語聲道。「不錯,算你 」語聲直直便硬,叮噹作響,聽

越快,顫聲道:「金……金老前輩,晚輩們與 你老人家無冤無仇,你老人家何必… 「摘星手」目光更是驚駭,面上冷汗流得

碰的! 東西,但他的侍妾,也不是你們這般狗東西能 艙外 人冷喝道:「放屁,紫衣侯縱然不是

不甚推崇,也不知他與紫衣侯到底是友?還是 他先罵紫衣侯不是東西,又顯見對紫衣侯

但此人若非紫衣侯之友,那眞是趕走批强盗, 趕强盗的却是惡鬼— 那麼今日之事,便再也難以收拾了 ,那麼今日之事便定可遇難呈祥,逢凶化吉。 一惡鬼總比强盗兇得多, 此人若是紫衣侯之友

是誰。

人無論是好是壞,是友是敵,必定是個名傾天 ,值得一瞧的人物。 別的人却都不禁眼睁睁瞧着艙外,只因來

地,才看出這金條竟是個人。 被人抛了進來,來勢又急又快,等到金條落 只見眼前金光綠繞,一條三尺長短的金條

戴在頭上,只怕連鎖子都要被生生壓斷了.頂金冠,形式奇特,份量却是沉重已極,別人 ,也不知穿的是何質料織成的衣衫,頭上戴着

還長,拖垂在地上,也是黃金般顏色,令人看 來雖然驚奇艷羨,却又不冤有些好笑。 最妙的是,他額下一部鬍鬚,竟比他身子

幾人手足雖斷,身子也不禁頭抖起來。是此人,却再無一人心中有絲毫滑稽之意,有

算沒丢老夫的臉。」 有如一尊尊黃金仙女塑像,看得人目眩神迷 金髯老人哈哈大笑道:「好!好!妳們總

將出來,更是如戰鼓齊鳴,千軍萬馬奔騰刺殺 ,誰也無法想到,這長不滿三尺的小小身軀裏 ,怎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聲音來。

天姬身上 只見金髯老人笑聲突頓,目光已凝注到水

水天姬面上却泛起一股嬌笑,笑得又嫵娟

丫頭妳也會在這裏-

水天姬仍是毫無表情,似是早已料定來人

他身長竟然不滿三尺五寸,滿身金光閃閃

此人模樣,生得委實滑稽已極,但衆人見

黃金魔女們一齊跪伏在地,誘人的軀體

他語聲已如金屬相擊,震人耳鼓,此番笑

黃金的光芒,只要他目光對你一瞧,你身上便 會不由自主生出一股寒氣。 他不但周身金色,就連目光中都帶着那種

、又誘人。

金髯老人亦自大笑道:「妙極,想不到水

在這裏!」 水天姬笑道:「妙極,想不到金河王你也

恐怖之心一去,就立刻琢磨起別人的名字 極,不知爲何叫做金河王?」她們到底年輕, 睛,少女們更是驚喜交集,暗道:「好了好了 王」的模樣,當員學得唯妙唯肖,逼真已極 原來水姑娘和他認得的,想來我們已得救了 就連那些黃金魔女,都不禁聽得睜大了眼 她說話聲音,故意學作那金髯老人「金河 - 這老人不但生得奇特, 連名字也奇怪已

常誇自己如何了得,老夫今日見了,却失望的 下一轉,却又放聲長嘆,道:「但水丫頭,妳 敢學起金大叔來·」 黄金色的眼珠,滴溜溜四 並河王放聲大笑道: 「好個水丫頭,居然

被妳丢盡了。」 吹過,他頷下長髯,不住隨風波動,看來當眞 衣侯的侍妾,被這般畜牲所辱,連老夫的臉都 他說的搖頭幌腦,似是激奮已極,一陣風 金河王道:「妳既然在這裏,竟然會令紫

水天姬嫣笑道:「哦」

長髯,水天姬道:「這些畜牲實在可惡,不知 你老人家要將他們如何處治?」 有如奔流不息的金色河水一般。 少女們這才知他取名之意,竟在領下一部

他們個全屍也罷! 夫來歷,饒了他們吧……」彭清等一齊大喜 少女們却是不服。金河王緩緩接道: 金河王道:「念在他們還有人能認得出老

起,四條金色手臂一悠一盪,彭清身子已穿宽 却是取人性命,彭清嘶聲道:「西方黃金宮… 老人手段之毒辣竟一至於斯?說要饒了別人, ,少女們也不禁爲之大驚失色,誰也想不到這 這句話說將出來,不但黑衣人們心胆皆喪 一句話還未喝出,已被兩個黃金魔女抬

而出,遠遠落在海水裏。

只剩下一兩聲輕微的慘呼餘音,仍殘存於星光間,二十餘條黑衣人,已全部被拋入海水中, 裏還有活命? 海水間,這些人四肢俱已殘廢,被抛入海,那 只聽一連串「隱通!噗通!」之聲,頃刻山,遠望著了了

這情况,仍覺滿心悽慘,不忍卒略。 少女們雖然對他們深惡痛絕,但此刻見了

是見他不得! 前才清淨了,這些四肢發達的臭男人,老夫最 金河王手捋金髯,哈哈大笑道:

這裏還有一個,抛下去!」 目光轉處,突然指着胡不愁,大喝道:

鈴兒、珠兒一齊大驚

窓口 眼見胡不愁被抛入海裏,兩人身形齊展,擋住 己兩人之力,絕然無法援救,但却也萬萬不能 與珠兒方才眼見她們奇詭之武功,雖知單憑自 但見黃金魔女已搬起胡不愁的身子 ,鈴兒

要害他性命?」 衣人們一同來的,又和你們無冤無仇,你爲何 :他既非與那些黑

道麼?閃開!」 金河王道:「天下的男人,俱都該死,知

莫非要天下男人都死光死絕,就只剩下你鈴兒又驚又怒,大聲道:「如此說來 一個你

金河王冷冷道:「正是如此,只因……」

是俱都死光死絕就沒有八會覺得他比別的男人 水天姬緩緩接口道:「只因天下的男人若

我心意。」 金河王放聲大笑道:「不錯不錯,妳倒知

,他偏要大怒,此刻水天姬如此譏罵於他, 此人脾氣之古怪,端的天下少有,不該怒

我媽媽定必要不高與了,那時她若完全不理你 水天姬道:「但你老人家若將此人殺了他反而沒有絲毫脾氣。 別人可是沒有法子。

金河王竟自呆了一呆,道:「真的麼?」 水天姬道:「誰敢騙你老人家!」

機,那知金河王跳了一陣,竟只是大呼道:「大怒,都不禁駭呆了,只當胡不愁此番必無生跳如電,將船艙踢得咚咚作響,少女見他如此 愁抛到艙後 再見着他!」黃金魔女手臂一盪,果然將胡不 放這臭小子下來,拋到老夫後面去,莫讓老夫 金河王又自呆了半晌,突然頓足搥胸,暴

不知該如何報答?」 , 飲福道: 半晌,鈴兒方自定過神來 「前輩救了 賤妾們之大難, ,緩步走出 賤妾亦

妳們自該好生報答才是,應該如何報答於我 金河王道:「不錯,老夫数了妳們性命

妳自己,說吧?」 鈴兒沉吟了半晌,道:「侯爺也曾留下

金銀珍寶…… 金河王大笑道:「金銀珍寶?誰要你的金

難道還會是貪圖金銀而來的麼?」 銀珍寶?誰不知道西方黃金宮富甲天下,老夫

瞧了那些黄金魔女一眼,顫聲道:「那……… 鈴兒怔了一怔,面上又自變了顏色,偷偷 是爲何而來的?」 金河王笑道: 「妳們也不必怕老夫將妳們

帶走,老夫雖然好色,但別人的侍妾,老夫還 鈴兒這才鬆了口氣,道:「不知前輩有何

人與老夫恨深如海,勢不兩立,老夫若不將他老夫此來,為的只是要查聽一個人的下落,此 金河王笑聲突頓,面色一沉,厲聲道:「

起,天下唯有紫衣侯知他下落。」 是紫衣侯的臭師兄,被老夫駭得縮頭烏龜般躲 金河王牙齒咬得吱吱作響的,道:「他便 ·不知此人是誰?」

我家侯爺巳… 金河王怪笑道:「妳當老夫不知他已死了 鈴兒心念數轉,道 : 「但前輩却來遲了

道老夫等着他死,已足足等了十餘年,始終沒 麼?老夫就是因爲他死了,才自來的。你可知 心要他死在別人劍下 有機會,一聽到他與人比劍,才趕了出來,一

他師兄的下落… 鈴兒道:「但侯爺一死,便沒有人再知道

白衣人七年後還要再來,紫衣侯怎會不令人去衣侯一死,豈會沒有些後事交托於他?尤其那 求他指點武功? 會被你騙倒?紫衣侯與他之關係非同小可?紫 金河王哈哈笑道:「老夫是何等 人物,豈

…但…… 鈴兒面目變色,顫聲道:「但……但…

金河王大喝一聲,道:「但什麼?妳們

段如何,你們不妨先別起眼睛想想。」些說出那厮的下落,便也罷了,否則老夫的手 鈴兒縱是口才靈便,此刻却也張口結舌,

手向魔女們道:「唱個小調,要唱的不長不短 ,教人聽來高興的一 金河王尋了張交椅,跳上去盤膝坐下,揮

意。 分嬌柔,但却也是冷冷冰冰,全無半分溫柔之 黃金魔女們嬌聲應了,她們的語聲雖也十

金河王道:「她們唱完,妳們若是選未答

神來。只聽黃金魔女中已有一人漫聲歌道:

「天上瑶池落凡塵,化做西方黃金宮

饈味,妙舞絕色勝天堂… 金爲柱玉作階,珠光寶氣照千重,酒池肉林珍

给兄此時憂心忡忡,縱是仙樂,也聽不進耳裏 媚之意,令人聽來心旌搖搖,難以自主,只是 聽已極,唱的雖非淫靡之音,但却自有一種妖 。水天姫突然叫道:「求求你,莫要唱了 那冷冷冰冰的語聲唱起歌來,竟是委婉動

日三夜,唱完了別人還是不會說出一個字水天姬道:「你老人家就是要她們唱 金河王霍然張目,怒道:「誰說的?」

金河王凌空一個翻身,跳下交椅,戟指大

罵道:「臭丫頭,妳明明是我『五行神宮』 意我騙你不成?」 子女,爲何却帮外人說起話來?」 · 只不過是說出事實來而已,莫非你老人家 水天姬嫣然笑道:「我可不是帮外人說

突然大喝道:「妳說不說?」 狠狠瞪着鈴兒與珠兒,足足瞪了半盞茶時分, 金河王微一揮手,歌聲戛然而止,他雙目

再說了,水天姬笑道: 鈴兒與珠兒緊緊閉着嘴,果然連一字都不 金河王暴跳如雷,他罵得越兇,鈴兒嘴閉 「我說的可沒錯吧?」

空着急,急壞了身子 良言相勸,你老人家不如回去吧,免得在這兒 水天姬身子斜斜倚着牆,悠悠道: 「依我

道:「好,老夫倒要瞧你們說不說!」反手自 金河王呆了半晌,竟又哈哈大笑起來

懷中取出一團金縫·

這金總看來最少也有數丈長短,但細如柔

要用它來作什麼?

手一抖,那盤成一團的金綫,驟然展開,疾伸 只有水天姫面上却變了顏色,但見金河王

那細如柔絲的金綫,竟被他硬生生抖得筆

女們的身上 金河王獎獎怪笑道:「看妳說不說?」手 ,金綫就如鞭子抽了下去,抽在那些少

上,也未見多麼疼痛。 金綫長達數丈,由第一個到最後一個誰也

八道被制,連修呼都叫不出,但面上那驚怖與肌膚上,生生被抽得多了三條血印,可憐她們抽過後,少女們身上衣衫已片片粉碎,雪白的那尖銳的破空聲,「嘶!嘶!」不絕,兩三鞭 痛苦之色,却眞教織石人見了也要痛心。 那知金絲落下,竟比蟒鞭還要厲害,只 聽

嘶」地竟抽到她兩人身上。鈴兒與珠兒身子一抓金絲,那金絲宛如活的一般,一曲一扣,「蛤兒與珠兒驚呼一聲,撲了過去,伸手去 鐵烙在身上一般,叫你一直疼到心底。 節,但覺金絲落處,那滋味竟有如燒紅了的烙 金河王哈哈笑道:「說不說?說不說?」

動,又是一鞭落了下來 他見了別人受苦,神情委實得意已極,手腕震 鈴兒與珠兒存心與他拚了,身子轉處,便

· 」手腕一挫,䴘的一聲,幾丈長的金絲,蛇一般的縮回,盤做一圈。 一般的縮回,盤做一圈。 一般的縮回,整做一圈。 突聽一聲大喝:「住手一 我說了一

落裏龍起,慢騰騰走了出來,正是方寶兒,他

不知何時已醒過來了?

你知道什麼? 金河王嶽了鐵眉,道:「就是你這小鬼?

鈴兒與珠兒大喝一聲,道:「寶兒,你說

句話,方自大喜,因爲這孩子若是什麼都不知 金河王還不信這孩子會知道什麼,聽了這

買糖吃!」伸手想要去摸寶兒頭髮,怎奈他生寶兒身旁,笑道:「乖孩子,快說,爺爺給你道,鈴兒怎會如此着急?當下身子一掠,掠到 得比寶兒還要矮上一截,那裏摸得着?

爺爺?」 方寶見眼睛一瞪,大怒斥道:「你是誰的

是別人的爺爺。」 金河王怔了一怔,大笑道:「好,好,我

這才乖,大哥給你買糖吃。 方寶兒嘻嘻一笑,道:「長鬍子的小弟 金河王又自一怔,似是勃然大怒,却又不

出聲來。 已極。鈴兒與珠兒如非心事重重,此刻早已笑 能發作,只得不停的摸鬍子,那神情當真尷尬

誰那裏,你可想知道?」 封密柬,寫着他師兄的藏身處,那密柬此刻在 金河王大喜道:「想,想極了 方寶兒接口道:「紫衣侯死後,曾留下 ,快說!

無禮?」 方寶兒道:「哼!對大哥說話,怎能如此

下一陣亁笑,抱拳道:「大哥,就請你快些說出來前,要他叫祖宗看來他也一樣會叫的。當你說出來,看老夫不撕碎了你?」但實兒未說 金河王乾咳幾聲,暗罵道:「小畜牲,等

,今年特別多,長鬍子的老公公,趕着孩子叫 水天姬格格嬌笑,拍手道:「怪事年年有

大哥・」

這一聲笑過,想起種種憂煩愁苦之事,淚珠又鈴兒與珠兒再也忍不住「噗哧」一笑,但 幾乎要奪匪而出。 鈴兒與珠兒再也忍不住

走吧!」 但這些少女與你無冤無仇,你不如先將她們放

道,放她們走吧一 要知他不惜一切,也要尋着紫衣候師兄之

們手裏,扶起了她們身子

金河王更是連連頓足,連連喝馬

快,快,再遲就來不及了。」將箱子塞入少女

水天姬道:「對,侯爺本就要妳們走的

份,那「大哥」兩字怎會叫得出 隱處,別的事什麼都可放到一旁,否則以他身 黃金魔女動作迅速,片刻間,便將少女們 口?

穴道完全解開。 這些少女們,昔日雖然奪貴,此刻却已如

乞憐地望在鈴兒和珠兒面上 拉着破碎的衣衫,遮掩着身子,帶淚的目光 帶傷痕的嬌軀,似巳站立不穩,柔弱的雙手 伶仃的落花,一個個衣衫破碎,花容無色,滿 鈴兒與珠兒又何嘗不是淚流滿而?

頭,顫聲道:「妳們走吧」 那裏還忍再瞧第二眼?情不自禁,一齊垂下了 她們瞧見此刻的愁苦,想起昔日的榮華,

一併帶去如何?」 「角落裏的箱子,本屬她們之物,也讓她們方寶兒眼睛也不忍去瞧她們,只是大聲道

筏輕巧,是以划水無聲。

少女們放下小舟,輕啜着去了

是紫衣侯留下的珍貴 金魔女們已將箱子送到少女們身幹,箱子裏自 「容易容易… ……」揮手間黃

序。也受夠了任何女子都不敢再受的折磨與蓋 女子,而非倔强的鐵漢,只因她們實是吃過了 不願走,又不敢不走,只因她們終究是柔弱的少女們逡巡顧抖在穿愈而入的晚風中,雖

「容易容易……」揮手道:「解開她們的穴金河王牙齒咬得吱吱作響,口中却乾笑道 一 你要大哥說出,那也容易

妳們的,快……快走吧!

鈴兒道:「侯…

…侯爺不

……不會怪

给兒與珠兒面前,流淚道:「妹子們對……對

少女們身子一節,齊地跪倒在地,跪倒在

不起侯……爺……」

不走?等什麼?可是等着要再懵嚐老夫的鞭子

方寶見永生難忘。 督,但那目光中的悲痛與感激,却已足夠令 E不自禁,回頭瞧了方寶兒一眼,雖只匆匆少女們終於走出了艙門,每個人臨去時, 夜更深,濃雲沉重,掩去了星光。

的孔明燈光,自窓口筆直射入艙中,這些金色站或坐,斃附在船艙四面的桅杆橫樑上,强烈计機短小的金色人影,提着孔明燈,或 着金毛的暴猴,已被金河王訓練得頗通人意。細一瞧,才知道「他們」不過是十幾條遍體生 是金河王與他的黃金魔女們自岸邊乘來的,皮 人影看來似乎都和金河王生得一般模樣,但仔 十幾條短小的金色人影,提着孔明燈, 船舷旁海水中有十餘條輕巧的皮筏,想必

哈一笑,道:「那密柬在離身上,老兄此刻可 晚風中猶殘留着她們悲痛的哭聲,似是暮 金河王早已等不及了,此刻衝着方寶兒哈

說了吧?

,道 …在你身

奇特,似是譏嘲,又似得意,口中緩緩道:「 方寶兒雙目凝注着他,目光中的神情極是

嚐滋味?」 金河王獰笑道:「小畜牲,你可是也要嚐

走那張紙,只因那張紙方才已被我吃下肚子裹殺了我,吃了我,切碎我,焼了我,但却拿不 方寶兒微微笑道:「你這金猴子,你不妨

自淚下,這眼淚却是爲方寶兒流的,誰也想不 鈴兒與珠兒又驚又喜,又是傷感,目中又

到他小小年紀,竟有如此心腸,如此大胆! 大喝一聲:「小畜牲,我剖開你的肚子!」 金河王如被雷擊,呆呆地愕了半晌,突然

他身形雖小,但這一抓竟將方寶兒舉了起

方寶兒早已抱定了必死之心,面上不但全

免有些酸楚。 無驚怖之色,反而仍然帶着微笑,只是心中不

着你… 鈴兒顫聲道:「寶兒,莫怕,你死了我陪

聲大哭,話也說不下去。 珠見道:「我……我也……」跟着放

金河王獰笑道:「等老夫剖開他肚子再放突聽水天姬大喝道:「放下他!」

水天姬道:「剖開他肚子,可是要我做寡

金河王又是一怔,道:「什……什……

他,如今他便是我『聖水神宮』的小主人了 你敢殺他麼?」 水天姬悠悠道: 「他是我丈夫,我已嫁給

情

巳有些紅了,顯見水天姬這番說的話,

M112

…胡說胡說……笑話笑話……」 畜牲會是你的丈夫?哈哈… 金河王仰天大笑道:「你會嫁給他?這小 ……放屁放屁……

說,更不是笑話。 天姬神情之鎮定,已知道這既非放屁,亦非胡 只因他見到鈴兒與珠兒淚痕中的驚笑,水

到後來終於只剩下喉頭咯咯作響,再也笑 他笑聲不禁越來越是勉强,越來越是微弱

他?」 不出來。 水天姬望着他嫣然一笑,道:「還不放下

是無處發洩的,好姑娘,妳讓我殺了他,我一我殺了這小子吧,我若不殺這小子,這口氣實 輩子忘不了妳的好處! 聲,柔聲道:「好姑娘,求求妳,求求妳,讓 金河王咬牙切齒,連連頓足,忽然强笑一

麼捨得讓你殺他?」 糊塗了麼?你可別忘了,他是我丈夫呀?我怎 水天姬嬌笑道:「哎喲,你老人家莫非老

我阿姨都行,妳……妳要我下跪也行,只要 金河王道:「好姑娘,從今以後,妳算是

水天姬搖頭笑道: 「說什麼都不行的。」

說得兇,但見了我娘却連屁也不敢放一個!」 高,但見了我娘却半分施展不出,你此刻話雖 ,只有老夫武功最高,老夫殺了他又怎樣?」,臭丫頭,妳莫忘了,五行宮大大小小數十人 衆人只見金河王緩緩垂下頭去,耳根都似 水天姬嫣然笑道:「不錯,你武功的確最 金河王突然厲喝一聲,大属道:「死丫頭

也現出一絲笑意,別人雖想不到如此兇狠毒辣黃金魔女們偸偸交換了個眼色,目光中竟

清清楚楚。 的金河王會對那「聖水宮」女主人如此畏懼。 黄金魔女們却想必早巳知道,而且知道得

折磨,慢慢地逼這小子說出那密東中所留的地將你們兩人捉住,禁閉在個隱僻之處,慢慢地

點麼?」

是老夫動的手?」 「老夫若連妳一齊殺了,妳的娘又怎會知道 過了半晌,金河王突又抬起頭來,獰笑道

金河王道:「爲何不敢?」 水天姬笑道:「你敢麼?」

能出口氣了。」

侯的屍身,但將這艘船毁得七零八落,多少也

金河王狂笑道:「老夫維然尋不着那紫衣

水天姬面色驟變,初次現出了驚恐之色

怕我使出這同歸於盡的一着?」 的破法,只因嚐過滋味的人都已回老家了,木 前也要螫你一口,那一口世上再也無人知道它 着『無水黃蜂針』,就算你能殺了我,我臨死 動手了,只因你再也不會忘記『聖水宮』那一 水天姬嬌笑道:「你不敢的,你若敢早已

頭向艙壁撞了過去! 寶兒,咬牙切齒地大喝道:「氣煞我也!」 金河王又呆住了,呆了半晌,突然放下方

,竟生生將艙壁撞開個大洞,木屑紛飛中 那船艙造的是何等堅固,但他這一頭撞去 ,他

鈴兒與珠兒見他如此功力,都不禁瞧得舌

你……

仰天大笑起來。 壁,也破了個大洞,金河王自洞中飛身而入, 又過半晌,只聽「咚」地一聲,另一邊艙

撫摸,輕輕道:「痛不痛?」此刻,抬起頭來 ,道:「你老人家氣出夠了麼?」 水天姬早已扶起方寶兒,在寶兒身上輕輕

是條笨驢。 水天姬嬌笑道: 「原來你老人家到現在才

金河王大笑道:「笨驢笨驢,我老人家真

失雖不能將你兩人痛痛快快地殺死,難道不能 金河王也不理她,自顧狂笑着接道:「老

,一齊撲到猶未回醒的小公主身上,眼睛却 但此刻兩人驚惶之下,再也顧不得這麼多 前不敢去瞧小公主,便是生怕別人覺察她們的侯屍身還在船上,小公主也未離開,她兩人先

關切之態,而發覺小公主便是紫衣侯唯一的後

將這船毀去,還要將船上人殺得乾乾淨淨一 是這小丫頭 瞪着金河王,顧聲道:「你… 金河王目光一閃·獰笑道:「老夫不但要

將她養大了 「這小丫頭看來必是紫衣侯的孽種,老夫却要 他伸手一指小公主,笑容更是得意,道: 鈴兒牙齒格格打抖,道: ,作老夫第一百九十 「你……你… 九房姬妾。」

佛一 忽然間,艙外竟響起一聲佛號:「阿彌陀

極 ,接着,一個極是奇特的聲音冷冷道: 這簡簡單單四個字 却被此人說得生硬已 「誰

也動不得這船上一草一木!」 語聲響處,還隔着甚遠,但說到最後一字

得人牙根都要發軟。 人却已就在船艙門外,冰冷尖銳的語聲,聽

金河王又鱉又怒,大喝道

衣赤足,膚色漆黑如鐵的枯瘦僧人,自艙門下 艙外冷冷道:「你可認得貧僧?」一個臟

陰影中緩緩現出身來。

早已被江湖中人傳說過不知多少次了,金河王過他,但他這種奇異的裝束,奇異的形貌,却

一眼瞧過,便已知道。

王?」要知伽星法王名傳天下,金河王雖未見

金河王面色微變,脫口道:

「可是伽星法

十年仇恨惡向膽邊生 一往情深難撼鐵石心

朱羽傑作

在他的周圍有土豪,惡覇,俠女,歌妓重重叠叠;逃得出難關,却走不出情關·







論?」 我佛普渡衆生,慈悲之心,豈能與貪念相提並 他傳道,其他紅塵之物,老僧一介不取,此本 世武功從此失傳。是以趕來取他武功秘笈,代

伽星法王合十道:「阿彌陀佛,善哉、善 金河王道:「如此說來本宮倒失敬了

悲的老和尚,那紫衣侯武功縦要相傳,他自己 有的是後人,也輪不到你呀!」 伽星法王目光閃動,道:「誰是他的傳人 金河王突然放聲大笑,道:「好個慈腸心

金河王道:「艙中的都是。」

的,尤其那一把比身子還長的金色鬍鬚,更早

,怪模怪樣,江湖中亦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已成了他的獨家招牌,伽星法王自也一賭便知

主,竟也識得貧僧。」金河王這一身奇裝異服

牽動了一下

一而已

只見他雙手合十

徐徐道

「不想金宮魔

但這微笑之中,却無半分笑意,只是嘴角微微

伽星法王枯澀的面容、露出一絲微笑」

越俎代庖,將紫衣侯武功秘笈全都取去了。」 ,實不忍令他盛名死後被汚,今日說不得只有必爲紫衣侯門戶之蓋,老僧與紫衣侯神交已久 這五人天資都不佳,若是傳了紫衣侯的武功, 鈴兒、珠兒、小公主身上一掃,冷冷道:「 金河王道:「你這老和尚明明要想偷別人 伽星法王銳利的眼神,在方寶兒、水天姬

之事?」

素來井水不犯河水,不知大師爲何要來管本宮

金河王乾笑道:

「好說好說,本宮與大師

伽星法王大怒道:「你竟敢對老僧如此無

武功,又何必說得如此冠冕堂皇,豈不令人齒

有禮又怎樣?無禮又怎樣?別人怕你,本宮可 金河王道: 「今日你我少不得要打一塲

伽星法王道:「老僧也想瞧瞧金宮秘技

得自己想法子。」

鈴兒道:「什……什麼法子?」

水天姬嘆了口氣,道:「現在我也想不出

年,誰也沒安着好心,咱們要想脫身,還是

知道今日到這船上來的人,

都是黃鼠狼給鷄

水天姬走過去悄悄道:「妳失望什麼?我

禁大感失望

期望之色,此刻聽他竟也是不懷好意而來,不

鈴兒與珠兒見到有人來救,面上本是滿懷

關,只是這艘五色帆船,乃是老僧屬意之物,

伽星法王道:「你要生要死,都與老僧無

無人動得。」

枯瘦,金河王却矮小一尺有餘。 死之搏鬥 · 搏鬥,心中不僅泛起一陣與奮激動,還不衆人見這兩大絕頂高手,又將展開一塲生 陣風吹過,寒意更重,風勢也較前猛烈 兩人目光互瞪,對面而立,伽星法王雖然

動

然也妄生貪心,要來强奪別人所有之物,難道

金河王冷笑道:

「不想大師身在方外,居

不怕被我佛如來怪罪麼?」

伽星法王道:「老僧只是不忍令紫衣侯絕

可說堂堂正正。

原罕覩的天竺異功,究竟有何神奇之處? 奇之心,想瞧瞧那從不外傳的金宮秘技,和中 的武功,是以人人都滿懷憂慮,仍不冤大動好 動手之前誰都不知道他兩人將要施展何種怪異 武功,也俱都各走蹊徑,怪異百出,在兩人未

日大不一樣。

妙事。伽星法王與金河王身子仍未移動。 點好處,這兩人若是落個兩敗俱傷,才是絕頂 ,而此刻這兩人的勝負,却無一人放在心上 只因他兩人無論誰勝誰負,都與別人無半

抽在伽星法王身上。 金綫,又自飛射而出,風聲破空,「嘶」地,突然間,金河王手掌飛揚,隱藏在掌中之

閃,任憑那金綫抽在身上 以巧妙之身法閃開,誰知伽星法王竟然不避不 鈴見與珠兒都曾嚐過這金綫的苦處,只道

無其事,漆黑的肌膚上,那有半點傷痕?神情 伽星法王此番想必將皮開肉綻 又誰知伽星法王雖然挨了一鞭,竟仍然若

金河王挫腕收回,伽星法王索性閉起眼睛,誰法王的身上,密密層層,竟纏了十餘圈之多。 ,突然不再收回,綫頭一圈,蛇一般纏在伽星 金河王面露獰笑,手腕一震,抽出的金絲 泣鬼神,但兩人只是以絕世之劍法相爭,打的 只因紫衣侯與白衣人之門,雖可驚天地而

除此之外,衆人觀戰忘情,還有一點與平 而此刻兩人却都是奇詭怪異之人,身懷之

紫衣侯與白衣人之勝負,天下

水天姬等 人目光也無一個移動。

金綫出勢雖快,但衆人算定伽星法王必將

間更不似有絲毫痛苦。

伽星法王似乎是呆了,任憑他打,動也不 金河王手不停揮,霎眼間,已抽了四 鞭。

方寶兒悄悄回到鈴兒身旁,壓低了聲音

「大頭叔叔要我問你,紫衣侯藏書之處在

人莫不關心 瞧瞧。」

宗中之高手,入水不淹,入火不傷,甚至被活 成了勝負之關鍵。再若能將「忍」字做到極處 相爭,武功若是相差無幾,「忍」之一字,便 受之事,他們却可以若無其事地忍受下。兩人 埋在地下數十晝夜也無關係,別人萬萬不能忍 功夫,最最精奧之秘訣,便是個「忍」字,密 竟到此刻還未綳斷。 伽星法王仍是不動,原來天竺瑜珈之密宗

似有些搖盪,但衆人全神俱都貫注在這一塲比愈外狂風怒吼,如此巨大的五色帆船,竟 賽上,誰也未曾覺察天氣的變遷。 金河王額角已漸漸開始沁出了汗珠

是侯爺方才進去的那重門戶 那裏?」 鈴見彎下身子,俯在寶見耳畔,道:「便

也動不了他分毫。

身子總不動彈,焉能勝得別人?」 「伽星法王這功力雖然厲害,但與人交手, 衆人瞧得又驚又奇,珠兒忍不住悄悄道 他

是不知……」 鈴兒沉吟道:「我瞧他必有取勝之道,只

水天姬冷笑道: 「管他有無取勝之道,管

他誰勝誰負,兩人一齊死了最好

你要幹什麼? 方寶兒悄聲道:「大頭叔叔在喚我 手拉着的方寶兒突然一揮,水天姬道: ,我去

金綫,琴弦般糊得筆直,但如此柔細之金綫

我日日都食碧玉珠, 唔係邊度會 咁好面色咁生猛!

女人唔補, 老得好快嘿!

發,活力充沛,因 發,活力充沛,因 一瓶見效。 一個是康,容顏鮮 一個是康,容顏鮮 一個是康,容顏鮮 調崩,專由,上,漏產始名四條 病用艷身 是後欠補,E 日醫處方,E 日為她們長 日為她們長 腰頭用期級

背暈名用 目貴碧

峨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嵋 葯 廠 出

女之寶

